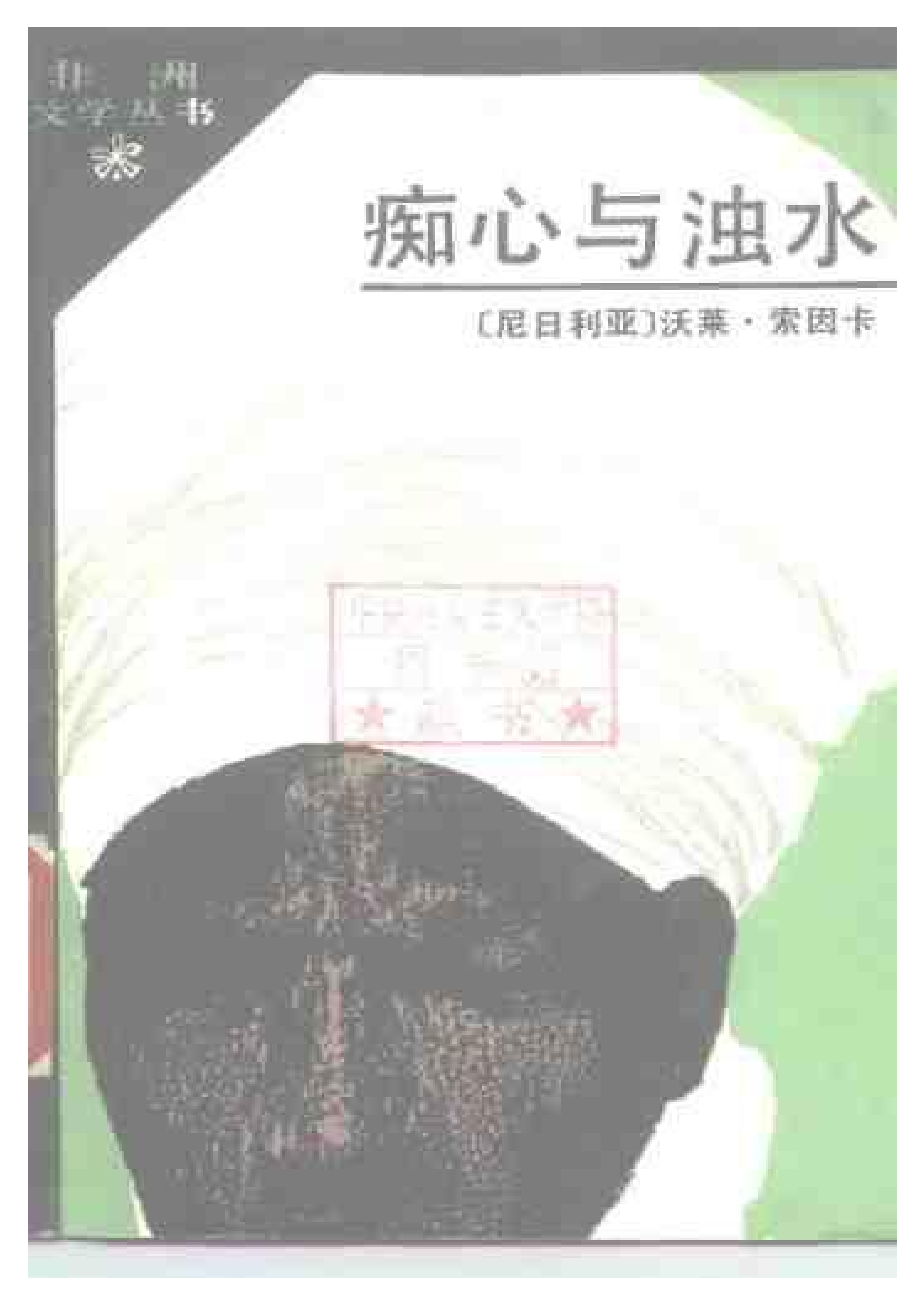

非洲
文学丛书
痴心与浊水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

译本序

一

民间口头文学丰富多彩的非洲大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书面文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大批中青年作家脱颖而出，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如果说战后拉美文学硕果累累，那么非洲文学也是成绩斐然。一九八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拉美作家加·加·马尔克斯获得，一九八六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非洲作家沃莱·索因卡荣膺，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都以独创的精神产品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

在非洲现当代文学中，知名作家为数不少，如：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钦努阿·阿契贝、詹姆斯·恩古吉、桑贝内·乌斯曼、穆罕默德·狄普、理查德·里夫、纳吉布·马哈福兹、西普里安·埃克文西、陶菲格·阿里·哈基姆、阿索尔·富加德、费丁南·奥约诺、纳丁·戈迪默。这些作家在文学创作上都有很多建树。那么，这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为什么是沃莱·索因卡呢？原因可能是这位作家在文学独创性上更为突出，尤其是在戏剧创作上作出

了具有新意的重大贡献。正象瑞典文学院所说的："索因卡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和诗意般的联想影响当代戏剧。""在语言的运用上，索因卡也以其非凡的才华而鹤立鸡群。他掌握了大量的词汇和表现手法，充分用于机智的对话、讽刺和怪诞的描述、以及素雅的诗歌和闪现生命力的散文之中。"

沃莱·索因卡是一位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导演、演员、教授和社会活动家，视野开阔，异常勤奋，坚韧不拔，笔耕不辍，在二十几年的创作活动中，已经出版了大约二十部作品，其中包括诗歌、戏剧、小说、评论等。他的作品大都反映传统与现代化、新与旧的矛盾，具有反殖民主义、反保守、反恶习、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鲜明色彩。

二

沃莱·索因卡原名阿肯旺德·奥鲁沃莱·索因卡，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出生在尼日利亚西部的阿贝奥库塔城。他的父母属于不同的部族：父亲属伊德热布族，母亲属埃格巴族。索因卡就是在约鲁巴的这个中心城市度过童年的。阿贝奥库塔意即"岩下"，因为这里耸立着奥鲁摩峥岩，旁边有一条以奥贡神命名的河流。峥岩上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索因卡在这种传统宗教的气氛下长大，这对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和世界观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索因卡在阿贝奥库塔城念完小学和中学，一九五二年

进了伊巴丹大学。这是一所著名学府。非洲的一些知名作家，如钦努阿·阿契贝等，都曾在这里就读。一九五四年，索因卡前往英国，进入利兹大学的英语和文学系。他在这里的四年（1954—1957），正值乔治·乌·赖特领导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赖特实际上成了索因卡在戏剧方面的启蒙老师。在此期间，索因卡迷上了戏剧艺术，大量阅读各种流派的戏剧作品和戏剧论著，尤其喜欢荒诞派戏剧，而且潜心钻研演员和导演艺术。他自己承认还受到布莱希特的较大影响。

五十年代末，索因卡开始积极从事演出活动和创作活动，一面演戏，一面写诗。一九五八年，他写出了最早的两个剧本：《沼泽地的居民》和《狮子与珠宝》。前一个剧作首先在伦敦的大学生剧院里上演，作者本人扮演了主要角色。自一九五九年五月起，他的诗就不断出现在尼日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和诗集里。著名黑人诗人兰格斯顿·休兹曾把他的诗收进了《非洲文学作品选》。

在利兹大学毕业后，索因卡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先当教师，后在一个剧院里工作。一九五七——一九五九年间，是他努力积累戏剧经验、热烈进行创作的时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索因卡在离英回国之前不久，在伦敦演出了他写的独幕幻想剧《发明》。该剧受到英国报刊的赞赏。

一九六〇年，索因卡回国，投入了伊巴丹的戏剧活动。在这里，他写了剧本《杰罗兄弟的苦难》，交给大学生剧团排演。同年，索因卡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建立了自己的"一九

六〇面具”剧团，剧团成员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九六〇面具”剧团第一次演出了索因卡的宏伟剧作《林中舞蹈》。这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剧作，引起观众的热烈欢呼。该剧呼吁人们反对殖民压迫以及违背道德和人性的罪恶行为。《林中舞蹈》的演出给索因卡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使他成了著名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一九六一年，他成了伊巴丹文学艺术家俱乐部“蒙巴里”的创始人之一。一九六二年，索因卡在伊费大学英语和文学系工作。一九六三年，他担任拉各斯大学的英语和文学系主任。在四年中，他几次演出自己的和别人的剧作，发表政治评论和广播演说。一九六四年，他又创立了“奥里松演出公司”。

六十年代中期，尼日利亚政局动荡，危机四伏。他这时的两部出色作品都充满了不祥的预兆。这就是剧本《路》和长篇小说《痴心与浊水》（原名《解释者》）。《路》是一出哲理剧，从哲学和艺术上探索了死亡的实质，忠实地描述了非洲工人阶级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的压力，探讨了古代迷信对现代非洲客车司机的影响。剧情错综复杂，剧中采用了瞬间重现过去场面的手法；还有假面舞蹈，给人深刻的印象。此剧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艺术节上演，英美报刊纷纷加以赞扬。随后，在达喀尔举行的第一次黑人艺术联欢节上，该剧获得一等奖。《痴心与浊水》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之后，很快译成法、德、俄多种文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这部小说荣膺英国《新政治家》杂志颁发的国际文学奖。作者获得了国际承认，声望大增。

这时，尼日利亚发生了部族冲突，内战迫在眉睫。索因卡发表文章，呼吁团结，奔走于双方之间。在“从事间谍活动”的诬告下，他被警察逮捕，在狱里监禁了将近两年。就在被捕之前，他把自己的一部诗集交给了出版社，而且剧院还演出了他的讽刺剧《康吉的收获》。

一九六九年十月，尼日利亚纪念独立日时，索因卡由于大赦获释，担任了伊巴丹大学的戏剧系主任。一九七〇年，他在狱中写的剧本《疯子与专家》首先在美国演出，一九七一年又在伊巴丹上演。一九七二年，索因卡离开尼日利亚，出国旅行。在伦敦，他出版了两本书：《狱里的独木舟》和狱中纪实作品《人死了》。一九七三年，他获得英国利兹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一九八五年，索因卡当选为国际戏剧学会主席。一九八六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又荣膺尼日利亚最高的民族勋章。

三

尼日利亚于一九六〇年获得独立。在独立以后的年份里，由于当权者的腐败，社会弊端严重，人民依然生活在困苦之中。国内西部地区出现了农民暴动，各个政党的武装力量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一九六六年一月中旬，在首都拉各斯一群有改革倾向的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到了七月间，另一集团又发动了反政变，推翻了政变集团。同年五月和九月，象卡诺、扎里亚、乔斯

这些北方城市，都变成了大屠杀的场所。北部、西部和东部各地都叫嚷脱离联邦，实行割据。这个国家处于瓦解的边缘。

长篇小说《痴心与浊水》反映的就是内战之前的社会状况，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描述国家的政治局势，仅仅描述了人们的命运、人们的探索、人们的失意和痛苦，但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到大风暴已经日益临近。

这部小说所写的主要是五个欧美归国留学生的遭遇。这五个人物是工程师和雕塑家塞孔尼、新闻记者萨戈、画家科拉、外交部工作人员艾格博、大学教师本德尔。他们都是尼日利亚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希望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但在肮脏、邪恶、金钱和权势主宰的社会里，他们一筹莫展，只能陷入迷惘、苦恼和绝望的泥坑。

塞孔尼是第一流的工程师。回国之后，他想积极从事建设工作，向政府提出设计方案，冀图建一座发电站，使千家万户不再使用煤油灯，而用上电灯，让城乡充满亮光。可是，发电站刚要开始发电，上司却故意派一个外国专家前去检查，以捏造的理由把发电站拆掉了。其实，这是上司的如意算盘，他认为拆掉发电站比让它发电更能使自己捞到好处。后来，塞孔尼疯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惨死在汽车轮下。在五个归国留学生中，塞孔尼是个实干家，他的行动给别人以很大鼓舞。在思想意识上，这个人物既重视现代化，又很明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他认为传统文化必须不断发展，不能裹足不前。这种思想在他的雕塑工作上有所

体现。

在性格上同塞孔尼相反的，是新闻记者萨戈。此人机灵、活跃、勇敢、坦率，口齿伶俐，说话尖刻。在雨天的泥泞中，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四处奔波，寻找"解释"材料，借以充实自己的新闻报导，把营私舞弊的现象以及政客的丑恶行径揭露出来。可是，他揭发工程师塞孔尼受害的报导材料，却成了报馆之间暗中交易的资本。

他向报社求职之初，曾遇到报社社长向他索贿的事，而在报社里又碰到"高级厕所"和"低级厕所"区别使用的问题。此后，萨戈便经常谈起他的"排泄哲学"。萨戈的哲学叫做"Voidance"，这个词儿有几种解释，萨戈有时还故意模糊它的含义。他常常大谈特谈"Voidance"，旁人可能以为他讲的就是"大便"。其实，作者借萨戈之口发挥的这种"理论"，是有隐晦含义的，这同萨戈所说的"在尼日利亚最常用的两个词儿就是死亡和粪便"有密切关系，也同当时尼日利亚污浊的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排泄哲学"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但它含有尖刻的讽刺意味，意思是排除一切龌龊、卑鄙、伪善、邪恶之类的现象。

小说中的第三个人物是艾格博。他身体健壮，很有魅力，爽朗、直率、粗鲁、冷峻。回国之后，他始终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徘徊不定，进行选择。他可以在外交部里任职，也可回到家乡去继承酋长的地位，他一方面迷恋传统的非洲，打算回到家乡，一方面又觉得那是一条死路。他想到现在的时候，感到现在是卑劣的、可耻的，于是他又缅怀过去，以

为过去是宏伟的、诱人的。但是，归根结蒂，他害怕过去的日子。他认为事情的发展是循环的，他很畏惧循环，希望终止循环，跟死人脱离关系。画家科拉把他画在《众神像》上时，他气恼极了。他想跟过去一刀两段。

画家科拉的思想是曲折的，他把过去和现在溶到了一起。他赞成"循环"和"轮回"之说，认为时间是联系的、也是断续的。他在自己画的《众神像》上，赋予画上人物以可爱的形象。他把自己的几个朋友也画上了《众神像》，把现代的人画成了神。他的创作意图是想让古老的神话溶入当代的现实，同时又用古老的东西来衡量当代的现实。因此，画上的每个人都是神，而每一个神都是现代人。这表现了画家对时代潮流的超乐观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在作家索因卡的其它作品（如《林中舞蹈》）中也有所表露。

这部小说对大学教师本德尔着墨不多，这条线索不太显豁。然而，如果仔细看看，这个人物在小说情节的拓展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几个朋友都引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阶段。比如，他充当了塞孔尼雕塑品的模特儿；画家科拉通过他认识了漂亮的英国女人莫尼卡；由于他，艾格博邂逅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女大学生；他把萨戈领去参加了奥古阿左教授的晚会，使得萨戈在晚会上充分地表现了自己的性格。全书情节的主要变化几乎都同本德尔有关。乍看起来，本德尔的作用不过是把分散的情节连接起来，但实际上是重要的。此人富有同情心，反对假仁假义的作风，向黑人上流社会挑战。

全书五个主要人物的五条线索是在发展中彼此交叉的。小说中还有其他人物的其他线索，比如“预言家”拉撒路及其小使徒的故事。拉撒路对他的教徒们和五个主要人物都很有吸引力，都对他们产生了催眠的效果。其他的人物，如戈德尔、莫尼卡、德亨娃等，都对作家发挥自己的创作思想起着一定的作用。

四

《痴心与浊水》这部揭露性的讽刺小说，内涵是深厚的。作者本着探索的精神，凭借敏锐的观察力，运用意识流的手法写出了这部反映现实的作品，在非洲和欧美都受到赞扬。这部作品是西方艺术成就和非洲民间文学传统相结合的成果。但是，本书有些情节比较怪诞，尤其是穿插了《圣经》故事和宗教的描写，而且表现手法又很奇特，初读时可能不太习惯；不过，只要细细品味，还是能够觉出其中妙处。

在这部小说中，故事发展的时间是不连贯的，是跳跃的、回旋的。整个故事好象是一些碎片的粘合，断线的连接。然而，这种艺术手法不仅可以反映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而且能够揭示人物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活动，使时间相隔颇远的一些事情在一个地方同时再现。这种手法造成表面上的叙述混乱，实质上却产生新的联结，把零散的片断结成匀称的整体，结果并不混乱。正象瑞典文学院所说的：“沃莱·索因卡的作品……尽管复杂纷繁，但是条理清楚，

强劲有力。”

沃莱·索因卡是戏剧家，也是小说家。他的剧作非常富有诗意，他的小说《痴心与浊水》也有其独特的色彩，表现了他那不同寻常的写作风格，可供我们了解、观摩和借鉴。

劲　力

一九八七，二，十四。

主要人物表

比欧登·萨戈　记者。

塞孔尼(外号“老教长”)　工程师、雕塑家。

艾格博　贵族后裔，外交部工作人员。

本德尔　教师

科　拉　画家

拉宋温　律师

德亨娃　职业妇女，萨戈和艾格博的儿时同学。

乔·戈尔德　美国人（黑白混血儿），教师。

奥古阿左　教授。

卡罗莱英　奥古阿左的妻子。

阿尤·法塞伊　大学实习医院的专家。

莫尼卡　法塞伊的白人妻子。

德林诺拉爵士(外号“不可一世”)　《独立见解报》董事长。

温沙拉　《独立见解报》社长。

恩瓦布佐　《独立见解报》总编辑。

马西阿斯　《独立见解报》通信员。

喜　媚　名妓。

妩瑟叶　法塞伊家厨子的女儿，白化病患者，科拉的模特儿。

拉撒路　白化病患者，教会首领。

诺　亚　窃贼。

第　一　部



一

“这铁桌子蹭过水泥地的声音刺得我的酒神经①都痛死了，”说话的是萨戈，他一面嘟囔，一面把手指塞进耳朵，免得再听到这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吱吱声。德亨娃蓦地跳了起来，枕在她腿上的萨戈的脑袋一下子落了空，几乎把脖子都折断了。本德尔的两条胳臂从来不会因为发生什么事就停下来，他就用这两条胳臂把桌子和椅子一拢就推到墙的紧里头去。一阵狂风扑来，跳舞的人四散奔逃，躲开那犹如变色龙长舌似的暴雨。不一会儿，就只剩下乐队在那里了。

噗噗的声音已经继续了好一阵，艾格博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脸厌恶的神情，抬头看了看漏雨的屋顶；然后，他一面把啤酒倒到雨里，一面咕哝着说：

“谁去告诉上帝一声，别在我喝啤酒的时候掉眼泪，我不需要他的怜悯。”

萨戈还在揉后脖梗子：“你真是天生的刽子手，那样冷不防地跳起来，大猩猩的脖子都会给折断的。”

“可我不能让头发淋湿呀。”德亨娃说。

① 萨戈嗜酒，自认为自己身上有根酒神经。

“她的头发！我的脖子还不如她的头发！你怎么不跟那些时髦女人一样，也戴个假发呢？”

“我不喜欢假发。”

“就你自己这几根头发，到处跑来跑去，人家会以为你是个秃子哩。”

夜总会有一处齐腰拦起一道竹墙，说是有个“让人方便方便的地方”——请用我们“坎班那夜总会”的小厕所吧。艾格博隔着竹墙，看见地上的水洼愈来愈满。啤酒在水里分解以后，冒出一团团泡泡。最后，这一团团白色泡沫牢牢地附在竹子周围，随着水往上涨。其余的啤酒从泡沫上头往下噗噗地流，愈来愈稀了。

“好，这是我自找的，没得可说。”

本德尔抬头看看艾格博。

“没什么。我在跟自己说话呢，也跟这爱说话的水洼聊聊。”艾格博说。

两只桨划破小河平静的水面。木船沿着河流荡到一条僻静的小汊里。河边的红树长满了疙疙瘩瘩的树胶。这是个不通风的地方。他们划到了一处，有一门生锈的大炮露在水面上。沿岸有几条朽坏的木船船壳，构成一幅旧时的褪了色的图画。但是木船和大炮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两个划桨人放慢速度，把船靠在大炮旁边。艾格博的手伸进了水里。他低头看着黑黝黝的纹丝不动的水，一直看到漆黑深处的河床淤泥。他的样子很平静，低头只顾自己想心事。

"也许你们已经猜到了。我父母就是在这里淹死的。"

木船开始向一旁浮动开去。

"当然啰，你们那些中国圣人会说我这话不对。今天这里的水不是去年的水，甚至也不是昨天的水，怎能说我父母就死在这里呢？眼前的水甚至不是一分钟前我说话时的水。可我外公不是哲学家，他把一门大炮沉在这里作了个标记。可见，我父母就是死在这里的。"

他们低下头，转过身，不知说什么才好。从那倾斜的炮身旁边，爬出一只好奇的螃蟹。看样子，它想在太阳底下伸伸腿。它从大炮边滑下去，微微漾起一个水波。同水色一样的大弹涂鱼，一条接一条排在船骸旁边，它们都是这几艘曾经不可一世的战舰上的房客。头顶上，红树的枝桠纵横交错，遮天蔽日。科拉打破了沉默，说道："红树总是让我觉得气闷。"

"我也是，"艾格博说，"我好象永远躲不开水。可我不喜欢死的东西。我记得，在奥朔博①的时候，我最喜欢奥沙丛林，常常一躺就是几个小时，在水边静静地听。这些小河有个特点：让你觉得平静、安心。我躺在那里，深信我父母会从水里钻出来跟我说话。那时，我相信他们已经变成一对船家夫妇了。所以我盼着他们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出来。奥顺②也同这里一样，永远是灰濛濛的。我一夜又一夜地到那里去，呼唤他们。我把耳朵贴到水面上，贴到靠岸

① 在伊巴丹东北部。

② 这里的奥顺和奥沙是两个地方。

的水边。"他笑了两声。"我天天跑得累死累活，倒挨了不少揍。我的监护人都怪我整天在奥顺转悠。我问你们，我对奥顺又有什么用呢？"船划过去的时候，他从水里拔起一把水莴苣，将那长长的白色根须编织起来。

"当然，那不过是一时的事。可我确实向往黑暗。我喜欢静止和神秘的生活。假日里我把书本带到那里去看。后来我走得远些，走到那座旧吊桥旁边。那里的水流得畅快，流过石头和白色的沙子。那个地方有阳光。那让人震动的情景也有深度，至少我觉得我是从无拘无束的天空掉进了黑暗。我在那个地方的体会和在丛林中的体会完全不同。在丛林里，我觉得自己陷进了深渊，可是到了桥上，那个深渊就变得不可捉摸了，你得象只鸟儿似地飞速穿过它。"

他突然不安起来，变得灰心丧气，而且有点困窘。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希望显得多一点坦率，少一点模棱两可。

"我想给你们说说，为什么回忆起以往的事也没能把我留在自己的部落里。从我父母去世之后，我就没有到这里来过。我姨妈偶尔带我来过一两次，当然只是为了让我外公知道我还活着。最后一次是我十四岁的时候。我真希望那是我到这里来的最后一次。"

艾格博看到本德尔皱了皱眉头，于是问道："为什么皱眉头？"

本德尔只是摇摇头，没说话。

"你不同意吗？塞孔尼，你说呢？如果死人不那么强大，不能永远在我们眼前存在，难道他们不该死了就算了？"

“这一这一这样分一分一分得清清楚楚，就会破一破坏周一周一周而复始的大苍穹，而生一生命就一就是这个大一大一大苍穹。”

“那么，我们应不应该继续跟死人友好、接近呢？从死人方面来说，为什么他们怕跟在世的人说话呢？”艾格博接着说。

“这一这正是我一我们必须接一接一接受这辽阔无边的苍穹的原因。因一因为根一根本没什么方一方向存在。那桥就一就一就是宗一宗教的苍穹。这一这座桥，不一不只是从一从一从这边到那一那边，桥也要向后看。”

“象你这样虔诚的朝圣进香的人，多有几个才好呢，老教长①，”艾格博说。“你们所有的人把寂静都破坏了，可是你不保持缄默却是有目的的。”

瞌睡虫爬到了他的身上，不知不觉地传染了别人。每句说话声都象是黄昏时分站在寺院塔顶上召唤人们去做晚祷的一声声呼叫，在远处回响。突然出现在远方的河边小镇，还笼罩在正午浓重的烟雾中。小镇的猝然出现破坏了他们内心的平静，使他们好一会儿都不愿开口说话。仿佛突兀的动作会破坏小船周围水面的平衡似的。科拉慢慢拿出画笔，同时用手轻轻地碰了碰一个靠近他的划手。小船放慢速度停了下来。

艾格博喃喃地低声说道：“是的，我记得，这是现实的一

① 这是塞孔尼的绰号，因为塞孔尼(Sekoni)的音与老教长(sheikh)相近。sheikh是穆斯林宗教组织的神职人员。

段插曲。”

水上竖着一些泥黑色的柱子，柱子上面是平滑的、有灰白点子的墙垣。墙垣上面又盖着成百堆茅草。柱子顶上铺着木板，许多弃置不用的木船泊在木板下的水面，很显眼。它们是旧时代的遗迹。当年为了争夺捕鱼权，人们经常打仗。这里的鱼正是靠战死者掉到河里的尸首为生的。现在，这些船只正在等着一年一度的船赛，等着再比个高低。周围是浓重的荫影和太阳下熏蒸的水汽。白光闪烁，时而耀眼，时而静止不动。在这种情景中，奥沙丛林昏昏欲睡。后来，从隐蔽的支流里划出一条浅底小木船，划到这一排浮在水面的船只边，船里就走出一个粗矮的人。他身躯半裸，腆着肚皮。肚皮上有一层薄薄的油光，好象他刚才吃饭时流到肚皮上的油散了开来。即使那么远，他们也看到他长得很结实。那船家不费力地把船拖到岸上，肩膀上扛起一个口袋，便消失在树荫里了。

划手们本来已经开始划船，但是艾格博叫他们停下。

“等一等。”

刚才那不相识的人打破了时间的外壳。越过时间的界限使他想起了往事，艾格博看见两个侏儒坐在一位酋长脚下。他前面聚着一群人，听他训话。他那死神般的笑声使那群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姨妈把艾格博推到这人跟前，不顾他的威严，挨在他的耳边喊道：“我把您的外孙带来啦。”艾格博还记得，这个壮实的老头子顿时改变了态度。他那吓人的笑声变成了真正喜悦的笑声。突然有一股力量使老

头子跪到地上。艾格博又一次接触到外公那震慑人的男性力量。他的双手摸遍了艾格博的脸颊和头颅，特别是摸他的头。他感到老头儿的手指伸到了他的头发里面，按住他的头骨。这种抚摸似乎透过了他的颅顶，摸到了他脑子的皱褶。老头子又捏了捏他的肌肉·摸了摸他的胸膛，于是他听到了外公旋风般的满意的笑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这时，他眼前出现了一些幻觉。在幻觉中，酋长离开了那群听他说话的人。他虽然自己也能走得很稳，而且步子迈得比那两个永远伺候他的侏儒还大。但是艾格博感到，是两个侏儒在领着酋长走。酋长把双手轻轻地按在他们的头顶上辨认方向。艾格博细细地重温这些往事……

科拉正在速写本上画画，头也不抬地说："在奥沙这样的环境里，……这个地方的一切事情，都紧紧抓在你外公手中，他的目的是当人中之神……我想象中，你那个老爷子就是这样的，还有一头白发。"

"我想他现在也瞎了吧？"艾格博转向那两个划手以提问的方式说道，他们不自然地哼哼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艾格博意识到这里面大概是犯了什么忌讳了。他还感到这两个人对他有一种疏远隔阂的态度。他对他们说："可我是他的外孙啊，又不是外人。"

然而，划手们还是不说话。艾格博追问道："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还小。那时，他的视力已经很差了。他现在完全瞎了吧？"

年纪较大的一个划手用句俗话来搪塞，"有人问参议

员们，为什么要用皮革把思想包住，参议员们回答：'国王说他已经双目失明了'。"

几代人的幽灵出现在艾格博的眼前。虽然他不断地被死去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想回到部落去，但发现自己总是往后退缩。这时小船已经接近目的地，但他还在等待，在边缘上犹疑不决、畏缩不前——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不是把死了的过去重新挖掘出来吗？而这过去还不如忘掉更好。为什么不早想想：我是什么人？有什么权利插足回去？我是什么人，能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而这理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了解而且鄙弃这个想要切断他和他身世之间的联系的现时代。

艾格博意识到存在着某种对他外公的人身威胁。但他并不怀疑，老头子已经了解政治上的风险，因此逆来顺受，同意变革。艾格博希望，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好了。只要斗争限于政治范围，不涉及别的。但是艾格博一直在老头子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感到有一种大丈夫的气质，一种残存的高贵风度。而他知道，这种气质正在被破坏，被那些人不人鬼不鬼的吹牛家骗子手破坏。艾格博说："我还保有我的种族骄傲。不管怎么说，我是艾格博族人。"

那么，他就留在这里好了。奥沙地方的族人联合会天天派他们的代表来缠住他，要他回去继位。他们得了一种热病，要有一个"开化的领袖"。渐渐地，艾格博开始把这位原始部落的酋长同外交部那些埋头在灰色公文堆里的呆板的脸孔两相比较。他心里渐渐升起一团怒火。他惊惶地从

这精致的陷阱里退缩回去。他们要求他干什么呢？他们怎么敢提出要他承担责任的要求呢？在他们的每一次请求中，他都能听到一个陌生人已经停止了的呼吸声——他对艾格博是个陌生人，同艾格博隔了一代，这代人也一样软弱无力。那就是他的父亲。父亲划着独木船在各个村落之间来来去去，传播福音。不管接纳的仪式如何，传播的福音总是一成不变。父亲的轻率丧生给人留下了一个对信仰的大疑问，这疑问比他一辈子传道使人得到的信仰还要大。母亲是艾格博族的公主。她留下的担子现在由他担负起来了。她的担子就是继承他们的宗族血缘。她自己已经沉没在水底。留下的，除了一门生锈的大炮，什么也没有了……艾格博已经放弃了从精神上继承血缘关系的努力，身上只留下了他们家族那暴烈的性子。

船桨不时点一点水，使船儿逆流靠近岸边。塞孔尼将头垂到胸前，昏昏沉沉睡着了。但是，其余的人渐渐怀疑他们这次闯到这里来的动机。

"我们到底去不去见你那位老爷子呀？"

"我也不知道。"艾格博回答说。

因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情况就不同了。他想同本族永远断绝，但又不能断绝，现在等着上岸。在这里进行思想斗争，就和在远处有一种幻灭感不同了。对自己尊贵的出身和将要成为暴君而耗尽精力的恐惧感也更现实了。最后他承认，这是一个死亡的地方。他也承认，这个地方把他引过来的，就象一场孤独的梦。他闻到了这个地方有一种气

息，那就是原始社会的危险和激烈的暗流，他无法否认它那阴沉沉的生命力。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也不知道？你把我们从老远的地方带来，说声‘不知道’就完了吗？”

“那边有个双目失明的老头和一个部落。他们在等待我们这一代掌握的神话一般无所不包的知识。可是天晓得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能向我提供什么？”

本德尔说：“只要你对付得了，你愿意要多少老婆就可以有多少。这算一条吧？”

“哦，是的，这算一条。我承认这一条很有力量。”

“还有权力？”科拉说。

“权力不过是一种消遣罢了。家里劝我回去的人给我的印象是，回去以后有的是权力。是的，有权力。要权有两个办法：同新贵们结成同盟，或者把他们抓起来，索取赎金。奥沙这个地方扼制着许多极重要的走私的道路。直升飞机和快艇都拿走私的人没办法呢。政府只拿走老头本来准备牺牲的东西。这个地方很小，却是这些河边小镇中最富的。左邻右里也都会秘密地弄点儿油水。从古代交纳贡物的时候开始，他们同奥沙走的就是一条路。”

“可是他们都垮了，是吗？早晚的事儿。”

“我不愿看到这种情况出现。”

“可谁阻止得了？你那精疲力竭的老爷子吗？”

“他不行。但是我们阻止得了。”

“我们想去阻止吗？我们会动手阻止吗？”

"不会。太忙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搞清楚我们都在忙些什么。这正是我经常问的一句话：忙些什么呢？除了支持那些不干实事、专吹将来的人（那些人吃得肠肥肚满，可是心里奴性十足），我们能够做成什么？你们难道从来没有感到，你们的一生可能象河水一样，只载负着一些蠢人？只不过是一段旅程，只能用手反映其它事物？你们浑浑噩噩的一生，只是纯粹由外界刺激因素所左右，自己能控制吗？"

本德尔耸了耸肩，说："我不在行政部门工作。"

"但你默认了这个制度。你在这个制度下生存。你不是助长了它吗？"艾格博说。

"这就是权力对你有吸引力的原因吗？"本德尔问。

"我只是想摆脱河水而已。"艾格博说。

"从叛教者中摆脱出来？"科拉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你是问叛教者是什么意思？这种人的面孔我画不出来，即使很想画也画不出。你知道，那是一种绝对中性的脸。"

有个划桨的人用手摸了摸水流，焦急地说："黄昏时潮水要变向了。"

"怎么变？从岸边退去？"

那人点点头。

科拉假装天真地问道："你那老爷子有几个老婆？"

艾格博一时没听清楚。后来他笑了："我已经承认那是一个很有力的条件。我想过这件事，想的时间很长，很认

真。你想想看，不光要让屋子里住满了女人，而且还要当得了丈夫。我不知道老爷子有多少老婆。但我告诉你，对这件事我不会马马虎虎、小里小气的。"

"你用不着。"

"噢，我梦见自己有那么一个家。这种梦做了十多次了。我还梦想过这个国家的传统将来发扬光大，成为改造世界的榜样。"

"你是这一代人中第一个真正的复古主义者。"

"正相反。一夫多妻制完全是现代的概念。当然，我不否认这种实践古已有之，但是当时有谁管它叫一夫多妻制呢？"

"好啦，好啦，我们到底上岸不上岸呀？"

他好象没听见，说："我有时怀疑我从反面的极限曲解了客观性。有时我自己问自己，那丑陋的弹涂鱼，在港口的污水里呱呱叫的癞蛤蟆，两者之中哪一个好些呢？它们又有什么不同呢？"

"没有。"

"如果我抵挡不住诱惑，回去继位的话，这正是我害怕得出的结论。是的，没有。有时我甚至于想：'我那老爷子是什么人？不就是个美化了的土匪吗？'就算这样想也没有用。当个美化了的土匪也比当个絮絮叨叨的奴隶好些。"

船家指指水面。水流已经变得象一条快要睡着的大蟒身体里看不清的、呆滞不动的血管。那船家要说，美人鱼就会带着无限的羞涩和母性的温柔，用她那妖娆的双臂摸掌

你，把你卷到水底最深的洞穴里去的。“还不到时候，”艾格博说，“不会那样快又有一个艾格博投到你怀里去的，你这深渊里的妖女。”然而，到底选择什么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回答。他还没有作出选择，至少没有一个已经意识到的选择。

“好啦，走吧。”

“走哪条路呀，老兄？你还没有说嘛。”

也许，艾格博希望他们随便走去，卸掉他要作出选择的负担。但是本德尔的脾气就是这样，虽然没有什么动机，可是什么都要问个究竟。因此艾格博只好简单地说了句：

“随着潮水走吧。”

科拉咧嘴笑了：“象那些离家叛族的人一样？”

他脸上微露愠色。对于未能最后埋葬他那半途而废的探求，他很生气。特别是因为他还有回部落去的一条后路。他在夜总会里到处观望，想找一个能够鼓动起来的对象，然后又让对方充沛的活力激起自己的热情。但是，周围只有那个政客律师拉宋温。这人总跟着他们，想挤到他们当中去。他偶尔来到这种挥霍的场所，成了个什么都吃得精光的饭桶。来者不拒，从不挑剔。艾格博一声不响地看着他又吃又喝。他慢慢地吞咽，那大学生领带就成了个活的东西，仿佛领带给自己勒住了他那上下移动的喉结。他被啤酒一下子呛住了。啤酒掉了个头，拉宋温的两个鼻孔便象消防队的水管子冒出两股水流。艾格博再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

看到，拉宋温满不在乎地向对面一个熟人笑嘻嘻地打招呼。

突然，一阵雨从侧面斜飘过来，他们前面的人逃开了。这阵雨淋湿了萨戈坐的桌子。本德尔伸过一条瘦长的腿，用脚尖推倒了人刚走散的那张桌子，靠它挡住雨点。萨戈突然一阵哆嗦。德亨娃焦急起来。

“你怎么在哆嗦呀？”她摸摸萨戈的额头看看有没有热度。

“没事儿。只是因为身上湿，”他说，“我不是哆嗦，只是不习惯身上湿漉漉的。”

“胡说。你昨天感冒了。”说着，她转向其他的人。“他昨天又到阿帕帕公路上去了。你们猜他去干什么？对那些抛锚的汽车得意洋洋地吹牛呢。”

“哪儿的话。我在路上的坑洼里勘探石油。”

“真有意思。”

“你是到马路中间去找汽车里漏出来的汽油吧。那里就有这个。”

“那样的天气，骑辆自行车，难怪人家管你叫共产党。你的名字是黑名单上的第一名，知道吗？”

“至少还得等那法案通过吧。”

德亨娃还是护着他，气哼哼地转身对本德尔说：“他回得家来，头昏脑胀，鼻子流水。活该。”

萨戈生气地用她的披肩捂住耳朵。好一会儿没有人说话。

在黑夜中，小号吹出最后一个挑战似的音符，萨克斯管

偷偷地溜到暗处，象受伤的大蛇一样发出越来越低的难听的嘶嘶声。科拉逼着服务员拿纸餐巾给他画画儿，把餐巾都画光了。这时，塞孔尼也和他一起，在画满画儿的纸餐巾上找空隙乱涂一气。他指指纸上一个小小的角落，科拉摇了摇头。“连颗豆子也画不下了。”他举起餐巾摇晃，想叫服务员过来。塞孔尼拿过他手里的圆珠笔，在空白的小角落里画了个东西，形状象棵洋葱头。

没有服务员理他，科拉只好算了。那些服务员都轧堆儿在酒吧柜台旁边——他们呆呆地看着客人们已经看腻了。其中两个受到屋顶泼下来的阵阵小瀑布的催眠，进入了完全昏睡的状态。科拉瞥了塞孔尼的洋葱头一眼，便转身对艾格博说：

“你刚才要说什么？”

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响。那是涂漆的梁柱顺着纹理断开的声音。他们都屏息等着听那铁皮屋顶倒下的声响。声音很近。他们越过低矮的屋顶，向刚才发出声音的地方竭力望过去。塞孔尼的眼睛象猫眼睛一样尖。“那—那边，在那—那—那边。”话未说完，哗啦一声，一段湿透了的砖墙砰地倒了下来，接着又是生锈金属板倒下的声音。

“掉下一颗牙齿，”艾格博说，“从老天爷烂掉的牙床上掉下一颗牙齿。”塞孔尼口吃得更厉害了：“他—他—他们今—今—今天晚—晚上·[illegible]·无—无家可归了。也—也许我们该过—过去看—看—能不能帮—帮—帮点儿什么忙。”

萨戈轻蔑地哼了一声。在正常情况下，来了暴风雨，艾格博会十分激动，脸上的表情也会异常热烈。可今天晚上呢，他只是恶狠狠地看着天空，嘴里含糊地骂着："在我心里不痛快的时候，用不着你夹进来幸灾乐祸。"科拉用左手当纸，又开始画了起来。本德尔象一只壁虎那样，舒舒服服地缩在一个角落里。

有个词儿叫"犟头"，象是一种秘密武器。艾格博认为，这词儿是用在性子执拗的孩子身上的。艾格博对他当初的无能感到悔恨。别人把他从水里救上来的时候，就说他是个犟头。别人指的就是那些大人、过路人，都是些聪明人；他们把他从水里救上来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词儿。那时，他的神智是完全清醒的。他们说："这小子真犟。"可是另外两个就不行了。一个是他那传教的父亲，一个是酋长的女儿。这两个人的尸体过了好几个小时才捞上来。从那以后，他就从这家寄养到那家。因为抚养他的姨妈总是东奔西跑，忙个不歇。直到现在，她的脸是什么样子，他还没看清楚。他的第一个监护人是中学教师，经常揍他，鞭子都不知打断了几根。后来，他的姨妈突然从达荷美回来，一眼看见他身上的鞭痕，便把一只墨水瓶摔到这教师头上，把墨水瓶砸得粉碎。于是，他又给送到奥斯霍格博同姨妈合做生意的人那里去。老板娘在旧鞭痕上添上新棒疮。打他的原因之一是他不肯照管店铺。"我姨妈同你合伙做生意，怎么就该让我给你收拾店铺？"

还有更大的罪名。那老板说："看见长辈时，你得匍匐

下跪。"艾格博问："你要我肚皮贴地趴下吗？"老板说："就要你肚皮贴地趴着，你这魔鬼的儿子。"艾格博低声慢语地说："我父亲是个受人尊敬的基督教牧师，他可没有教我趴在地上。"店主抓过皮鞭就往艾格博身上抽，一面喊道："你这小子，我要叫你尝尝鞭子的味道！"过了几年，他去住宿学校上学，只是假日才回到商人的家里。但是，他的这个监护人还在等着他。监护人那大肚子向下耷拉着，好象一根皮带上勒着软绵绵的面团。艾格博放下箱子，鼓起勇气走上去，站着和他打招呼。鞭子呼地从椅子底下飞了出来。不同的是，他现在是用知识分子的论点来为自己辩护了。"我只向上帝下跪，为什么要向你下跪？"商人受这当头一棒住了手，发起抖来。如果上帝听到了这话，也许会站在艾格博一边呢。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好几天功夫，这商人走路都蹑手蹑脚，说话都压低声音：等着上帝把他那不敬的思想连同他本人的存在忘掉。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平安无事。三个星期又过去了，还是没事。慢慢地，商人的胆子又大了起来。只是艾格博的观点还在那里起作用。他能再把这当成孩子的话而不予理会吗？但是，要找艾格博的新的岔子并不难。有一次，他们发现这孩子半夜跑到奥沙丛林去，躺在水边，一只耳朵贴着地面。"你在那里干什么？"他们问。他说他在祈祷。于是他们又打他，说他有异教徒的倾向。"好孩子都到教堂里去祈祷，不会跑到野蛮人住的鬼丛林里去！"店主婆嚎道。

他们等着雨停了就走。一个个都在打瞌睡。

萨戈动了一下，把德亨娃的头扳过来，悄悄问道："听着，老实告诉我。我的样子也和别人一样显得空虚吗？"但是他的声音很大，本德尔听到了，接过来说："是的，一副茫茫然的样儿。"艾格博也说："就象记者招待会上的政客。"德亨娃说："这两个人不是还挺活跃吗。"她指的是科拉和塞孔尼。一个手掌心上涂满了墨水，一个在打鹅卵石，天晓得是搞什么名堂。关于鹅卵石的荒唐故事，事实上是塞孔尼自己编出来的。他一辈子待人真诚，甚至到了使人厌烦的程度，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表示出反常的幽默："我一我一我还是个孩一孩一孩子的时候，喜一喜一喜欢咽石头子儿。所以现在一打嗝一嗝一嗝儿，小石头子儿就上一上一上来堵一堵住我的嗓子，我就说一说一说不出话来了。"塞孔尼一激动起来，他的嗝儿就打得更凶。当他编造这段故事的时候，显得很兴奋，他的听众也许比他还兴奋。这话出自塞孔尼之口，就成了大幽默了。它使大家听得目瞪口呆。他费了大劲才说出这些话来，弄得他好象被人强迫喂东西的孩子，挺着脑袋反抗。他反抗的是接受思想。凡是稀奇古怪的、不可理解的、平凡陈腐的、激动人心的思想，包括他自己说过、做过、甚至每天视为当然的事情，他都反抗。什么新鲜事到了他的脑子里，他都坚决反抗。

有好儿秒钟功夫，萨戈紧紧地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他前后摇晃着身子，做出蛇窜上去咬人的动作。德亨娃求他："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别动了！"可他不理她。最后，他向艾

格博的脸猛地冲过去，在离对方的脸一呎远的地方停下。艾格博宽容地看着他，还醉醺醺地、傻乎乎地朝他咧开嘴笑，鼓励他。

"你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了吗？"

萨戈摇摇头，叹口气说："多大的浪费！"

只有德亨娃才会干这种事，她对喝醉了的萨戈刨根问底，非要搞个明白不可。她问："什么浪费？"

他们好不容易才听出萨戈的抱怨："你们看见艾格博的脸是深蓝色的吗？这个夜总会真有点儿气氛。"

金鱼缸里蓝色灯泡的亮光射到了艾格博身上。拉宋温脸上也有一些抖动着的光点子。这些光线好象起到了使肉体增加柔嫩度的射线作用。他嘴角周围和脸上的肌肉都松弛下来，科拉给他画像时想描得好一点，也没有用。德亨娃还在追问："可什么叫浪费呀？"

"这气氛，姑娘，气氛。我们应该是一对儿情人。可我们是什么？五个糊里糊涂的酒鬼。"德亨娃正要反驳，萨戈就用她的披肩把她象个木乃伊似地裹了起来。本德尔在一根柱子后面打盹醒来，睁开眼睛看了看这个情景。

"那么说，还没停？"

"你说的是雨吗？没有。"

塞孔尼忽然呵呵地笑了两声。他经常是用这种简单的方式退却的。科拉停下笔，抬头看看他，但没追问他笑什么。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可笑的事，于是他又埋头画画儿了。没问题，塞孔尼一定是想起了过去忘了的什么事情。事

情发生的时候，他是不会当场就笑的，他的反应往往是警惕的，同时显出担心的样子。周围的人如果不熟悉他，反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麻木不仁的病症。但有一点是一成不变的，塞孔尼事后受到其它一些事情的启发，或者身上有个什么回忆反省的装置开动起来，他就会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呵呵一笑。短促的、怪里怪气的笑。

鱼缸里的鱼开始做出小小的登陆动作，乱蹦乱跳。忽然间，它们又从一块石头后面窜了出来，瞪着它们后面的看不见的东西。拉宋温瞧着这些鱼，酒后伤感起来。他摆摆一个指头，对着鱼缸训话似地说："我们人类也有点象你们，住在一个永远逃不出的牢笼里。四面都是路，看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出口，逃不出去。"那些愤怒的鱼游着游着便停下来，蹦出了缸口。塞孔尼勇敢地用石头子儿去打鱼，但是没有打中，他露出一副怜悯的样子，不赞成地摇摇头。艾格博干脆抓住拉宋温的大学生领带，把他的头向前一拽，口里骂了声："上帝惩罚你。"

萨戈终于坐了起来，叫服务员："来瓶白兰地止止我的哆嗦。"

"不给了，不给了。你喝醉啦。"德亨娃说道。

"你是我们这一伙里唯一的女性，应该检点些才是。在男人堆里，不能让人听见你说话。不能，不能。"

"瞧，你喝醉了不是。"

"不，我的情绪不好。妈的，确实情绪不好。这都怪那该死的乐队。他们一开始演奏，我就不痛快。从非洲西部

的舞曲一下子又转到淅淅雨声似的南美响葫芦，时间又拖得那么长。雨声的节奏太复杂了，我很迟钝，跟不上。你也一样，我的宝贝。”

“你的话太多啦。”

“你才不该张嘴，我不是说了吗？不管怎样，我就是不跟其他这些人一样垮下去。你看看他们。如果那老教长不是全副心思在玩石子，他也照样爱说话。”

“好啦，你坐起来了，就把肩膀转过来吧。”德亨娃靠着他的肩头很快就睡着了。萨戈警惕地向四周望望，生怕只剩下他一个人去和塞孔尼打交道。跟一本正经的老教长打交道！他装作无心地在桌子底下踢了踢艾格博，可是艾格博只是把双腿缩了回去。他又小心地看看本德尔半闭的眼皮，只见那双眼睛用他所熟悉的温和神情看着他，然后说道："别发愁，我没有睡着。”

萨戈隔着桌子探过身去，压低声音说："他让我烦透啦，我本来就够难过的了。”

“你怎么啦？”

萨戈笑了："说了你也不信。这是因为我们那位已故董事长德林诺拉爵士。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会为他掉眼泪。”

“过去当过法官的那个？”

“嗳。律师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不可一世’，过去他一直是不错的，后来让政客们收买过去了。很有意思。可他活着的时候，我却瞧不起他！”

“我还以为你已经摆脱了那些可怕的思想呢。”

“那倒是真的。是老教长怂恿我那样做的。”他压低了声音。“真的，老教长的一本正经样子促使我那样做。再说，你根本不知干什么好……好象从一辆小汽车里钻出一个瘸子，你不知怎么去帮他的忙才好。用手去搀扶他呢，还是让他去，光给他开开门？要不就把他的双拐拿出来递给他？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老教长就那么死脑筋？真要命！我没法适应他。”

“你用不着去适应嘛。不管他，由他去好了。”

“说来容易。也许你行，我可不行。有时我打断这位老教长的话，知道他还在挣扎着要说，我就觉得自己好象掐着他的脖子似的。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掐着他，可又不掐死他。真不知科拉怎么对付……”

“科拉护着他，不让他碰伤……”

科拉当然听见了他们的说话。他第一次想到自己是在起这样的作用，可又觉得不是那么回事。萨戈接着说：“嗳，告诉我，他怎么老说‘苍穹’、‘苍穹’的，他和苍穹到底有什么关系？”

本德尔急忙回头到处看看。虽然塞孔尼没有听见，可他还是说：“回头再说吧，回头再说吧。你问科拉，他说得清楚。”

不去管塞孔尼，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你要用很长时间才能把他那些怪念头忘掉。

一支新的乐队来到场子上，但不是来同雨争高低的。这支演奏约鲁巴① 音乐的小乐队慢慢地也象大饭店里的欧式

乐队那样了，那些大乐队奏着弦乐三重奏、四重奏和小提琴独奏，专门为鼓囊囊的钱袋唱赞歌。这是一支巡回乐队，常常吃不饱，靠赈济为生。平时，他们在街头、集市或者人们家里演出。在人们家里演出，有时也能小小地敲一笔。谁家有什么事，他们的鼻子最尖，早就闻到。孩子还未出生，他们就为命名日作好了准备。他们的胆子愈来愈大，了解到城里人的需要，教新来的白种人学这里的习俗。鸡尾酒会上愈来愈少不了他们，好象少不了摆上用牙签插着的橄榄果。先是他们的唱调，然后是他们的乐器——尤其是他们的语鼓②——逐渐闯进了夜总会。后来他们重新组合，于是唱调、乐器和他们的人，一股脑儿利用了正式乐队休息的时间和其它的间歇时间进行演奏。这个乐队这时就是这样干的。只有一个盒式吉他，还有三个似乎是从胳肢窝下长出来的鼓。鼓下的控弦有如弱音器，把鼓声调得愈来愈低、愈来愈含糊，歌声也悠扬地奏了起来。他们调音定调，也和职业乐队一样。他们自己说话，但不说给听众听。如果听众不愿意听他们说什么，就不听。风气变了。抱否定态度已经不合时宜。在听过那华而不实、好出风头、咋咋唬唬的非洲流行乐队之后，这种乐队重新唤起了对感情的追求，流露出一些深意，这种深意在前些时候他们自己也是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流露出来的。

没有人跳舞。夜总会经理忽然怒气冲冲地走了出来，

---

① 西非地名。

② 非洲部落传递信息所用的鼓。

挥着胳臂喊道，“是谁让这些人进来的？”但他只是试探一下那些有钱的主顾，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客人们向他摆摆手，叫他别做声，他便笑呵呵地回到酒吧柜台后面去了。大事化小，自然知足常乐。

“雨后的信使，”艾格博说。这时他已经完全醒了，开始兴奋起来。科拉抬起了头。

“你说什么？”

那些服务员仿佛又活了。科拉又拿到了一些纸餐巾。

萨戈呻吟道：“我一定要躺下了，肚皮朝下躺着。我知道你们都不信。可是那鼓声真的叫我闹肚子。”

德亨娃说：“哟，萨戈你真是……”

“可我说的是真话。是那颤音。我一点儿也不骗你，告诉你。音乐没问题，是我的肚子受不了它。”

“你的毛病太多了，真不知你是怎么活到这样大的。”

“别说了，你们俩！”艾格博喝了一声。

沿街演出的乐队歌手和着雨声唱起一段曲子，内容是很久以前的旧事，勾起人们最朦胧的回忆。这时，几个男人的歌声已经不是一种受难的歌声，而是一种灰沉沉、懒洋洋的腔调了。听众一个一个地动了起来，有点厌烦了，但还是顺从地听着。忽然，艾格博耐不住了。其他的人也耐不住了。塞孔尼又开始扔石子。他的苦恼是显而易见的，他虽挣扎了半天，还是吐不出一个字儿。艾格博瞟了瞟他，等着爆发。

“虚—虚—虚—虚无主义者！”就象自行车车胎拔掉气

门芯儿放气一样，终于迸出了这几个字儿。“害一害一害怕善一善良。对一对一个有一有知识的人来一来说，怕一怕善，怕一怕美，就一就是胆一胆一胆小鬼。”

“不能先听这些卖唱的唱完了再吵吗？”

艾格博把科拉丑化了人家的画拿过来，仔细地看了看。科拉只说了句“她让我烦死了，”好象这就解释清楚了他为什么把画上女人的脖子画成个大颈泡，而且把她的脚画在一对威灵顿大雨靴里。画的也许是一只鸭嘴兽。这时，艾格博才第一次转眼看那图画的真身。她独自一人在舞池里。显然，除了科拉和塞孔尼，谁也没有看到她一个人独占了空无一人的舞池，而没有舞伴。她是个特大块头，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有占据一切的架势。她的身体把整个舞池都占满了。她有一种把周围一切都看成多余的神态。她的动作缓慢、认真，周围是歌声和潺潺的雨声。她的舞蹈使乐队变了调子。因为这时乐队配合她那抒情的舞步和心绪，开始为她伴奏。

他们看她跳着跳着，就渐渐沉醉了，忘却了自己。她往后仰着脑袋，好象想同那些棕榈树叶、芭蕉树叶以及别的什么叶子悄悄地交谈。那些叶子是在舞池中心作装饰用的，为了使舞池染上热带的鲜明色彩。在第一鼓手的指挥下，她随着鼓声自如地抖动着身体。在这夜总会里，蓝色和桔黄色的灯光在雨中形成一道道彩虹，绕在她的身上，到了张开的“大伞”边缘，颜色就愈来愈淡了。支着伞的柱子四面嵌着镜子，她的影子在这些不平的镜子里是歪歪扭扭的。风

时而稍稍改变方向，把雨点吹在她身上，但她还是继续跳舞。雨飘过来时，鼓手往后退了退，赶忙用身子擦擦鼓面，恢复它的音质，但他的歌声始终跟着她。

从黑暗的角落里伸出一条又长又细的胳膊，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本德尔的胳臂。拉宋温正要把画扔到湿地里，这只胳臂便轻轻地从拉宋温手中把画儿拿了过去。艾格博说："你还不如让他扔了哩。"

"它是属于那污泥潭的。"拉宋温说。

"你比它更属于那污泥潭。该把你扔到那里面去才对。"

"喂，让律师也表示一点意见吧。"萨戈说。

"我倒没什么，"艾格博说，"可他太过份了，还想表示一种感情。"

本德尔哈哈大笑："让拉宋温去吧。别说他啦。"萨戈也说："你让他去吧。他生来就是那种样子，他自己也没办法。"

本德尔把画递给了萨戈。萨戈说："都一样。老教长是对的。你是个他妈的专门挖苦人的人。好啦，咱们听他们唱吧。"

"我有什么不对呀？"科拉说。

"甭管那鸭嘴兽了，也别去看那双穿着大靴子的脚了(那靴子大得象条船，可以住上一家人)，跟那双脚没什么相干……"萨戈说道。

"怎么不相干？你看看那舞池的地上。你也不想想，要

不是那双脚，她怎能在那水潭里跳啊？"科拉说。

艾格博把画扔了回去。"该有人治治你的脑瓜才好。"这时歌手唱起一支如泣如诉的歌，唱的是个古老的传奇故事。歌声使他想起了自己将要挑起的担子，于是他集中了注意力。

他向后靠在墙上，转向那个舞女。受到她的感染，他也沉醉了。但是，科拉的速写又来打扰他，象一幅幻灯片印在他的视网膜上。他一面暗暗咒骂科拉，一面挥手，不让这幻影来捣乱。"怎么说呢，太眼花缭乱了。那女的扭成一团，不光扭扭屁股。"

她还在独舞。她的脚踩在水潭里，她那天鹅绒长裙的一角湿漉漉地随便掩在脚旁，长裙上印着曾经风靡一时的花样。这种花样叫"阿沃利比"。因此，艾格博就管她叫阿沃利比。他嘴里轻轻地不断叫着这个名字：阿沃利比，阿沃利比，一直叫到德亨娃听到了，她喊了起来："对啦，我正在想那花样叫什么呢。"但是艾格博没有听见她的话，因为他正在想法透过那舞女的眼皮看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慢慢闭上，看不见漏水的大伞缝隙。雨水流过她的身体，就象流过两座隐蔽而神圣的山峰。她宽容地随它流去。艾格博想，她的脚踝应该戴上珊瑚串珠，她的乳房上应该有浅浅的牙印儿，还应该有两个环儿套上，压出两条浑圆的沟沟。今天这样的夜晚，小铁铃叮叮地响，刨光的鼓儿咚咚地敲，连老婆子们都会把她们那干瘪皱巴的大腿朝天张开呢。那舞女掉过头来，她的眉毛弯成了一道彩虹。她身上的小山小沟

露了出来，显得十分清楚。

“她那身子活象河水淹没了的白薯堆。”科拉说。

艾格博闭上眼，不去看舞女在雨水和雾气里的身体某个部分。他真想把肩膀靠到她的肉体上去。

“她身上的水不都是雨水，”科拉继续为自己辩护。“还有汗。大部分是汗。她的肌肉是很疲劳的。要不然，你以为那么大的块头会全部自动化吗？”

本德尔又眯起眼睛看那画儿的真身。

“灯光使人产生错觉，”科拉坚持说。“我承认她的脸是安详平静的，可是……”

“平静！”艾格博吼叫起来。“平静！哈，平静！是超出理解范围的平静！是远处的神像脑袋那种超凡绝世的平静！雷电之神的使女失身之后的平静，神魂颠倒、你欢我爱之后的床上的平静。平静！那深邃、广阔的爱情中心是平静的吗？”

“你一你一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塞孔尼说。“她一她是个美一美一美丽的女人。”

“你就会说这个？”艾格博说。“你眼前是黑色上帝的一切欢乐所在，可你却说……”科拉把一张修改过的女人画像扔到他的鼻子底下。

艾格博认真地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十分严肃地说：“你这不信上帝的蹩脚画家，有时我真想杀了你。”

科拉把笔一扔：“怎么啦？那里面有什么触犯你的地方？”

“什么地方？那两座紧挨着的黑沉沉的山峰哪儿去了？云雾的隙缝哪儿去了？你倒画了两只橙子。”他说得对。在那张纸上，两只橙子也离开了她的身体凸了出来。

“老兄，那你就拿枝笔自己画一张吧。”

“我不会画，”艾格博说，他变得十分泄气了。“我不会画。正是因为我画不出来，才该把你活活淹死。”

拉宋温说：“我看不出那两只橙子在那里起什么作用。这张画至少比原来的好一些。”

“王室法律顾问批准了。”萨戈说。

“你用不着事事都去损别人，”拉宋温开始发火了。“画画儿你又懂得多少？”

“没多少。就懂得艾格博想跟这画儿的真身睡觉，想得要死。”

“跟她？”拉宋温哈哈大笑起来，使得好几个脑袋都转过来向他这边看。“跟那堆肥肉睡觉？”

艾格博问：“为什么不？”

“没什么。只是她胖得叫人恶心。哎唷，我都快听见她那屁股扭动起来的响声了，就象科拉画的这两只橙子。”

“你真是个粗人，土包子。”艾格博的眼睛死死盯住那女人的屁股——微妙得很，它好象独立于身体之外。萨戈也盯着看。“让我想起天空中轻轻闪动的两颗紧挨着的卫星。”艾格博怒视着科拉，科拉想平平他的气，又说：“我说，如果白种女人的屁股也那么大，就糟了，就叫人恶心了。可是黑种女人，呃……”

"又是你那毫无根据的概括。"拉宋温说。

"不见得那么毫无根据吧。两种肤色的女人，我都在她们的本国见到过，我的话不是乱说的。这个女人就是个例子。她很丰满，但不臃肿。她利用了她每盎司的肉。她很有女性的肉感。"

"可是你能跟她上床睡觉吗？"

"你拿我试试看。"萨戈说。德亨娃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艾格博的眼睛还是盯着那舞女。"我愿意把我的头夹在她的两个乳房当中，把耳朵也塞进去。让全能的上帝喊艾格博吧，我会回答说：'过一会儿再喊我吧，不管你说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见。'"

塞孔尼马上吓坏了，挣扎着说："不—不行，你可千—千—千万别这样说。女人……是宗教的化身，你可不能去冲—冲撞她……"

萨戈赶快紧张地插话："老教长，别太顶真了。说句笑话都不行吗？"

塞孔尼摇摇头，愈摇愈厉害。本德尔安静地说："瞧你，弄得更糟了不是？"他们又等了几秒钟，塞孔尼终于挣扎着说了出来："亵—亵—亵渎神—神—神明！"

艾格博的眼睛还是盯着那舞女。"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以为我是说笑话。"他又盯着她的乳房，把它们看成辽阔空间中的两段时间。他渴望把自己的头埋到那时间的空间中去。"既然大雨把人留下，"他自言自语地低声道，"把世

界隔在外面，把你交给一个情人，”他又转身对塞孔尼说，“那么，去尝尝上帝自己种下的丰满的果实，把世界丢开，又有什么不好呢？”

塞孔尼极力想回答。但是这时他的眼光落在那张纸上，刚看到科拉改过的画儿。他几乎不顾一切地把纸片抢到眼前，激动得险些闭过气去。“可—可……这是……我—我不知道你改—改过了。象—象—象多—多了……”

科拉张大了嘴瞪着他：“真没法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老教长。”

拉宋温也同样惊讶：“这么说，你赞成那两只橙子似的东西？”

“橙—橙子，南……南瓜都—都一样……都是含—含水的苍—苍穹……都—都有女性美。”

萨戈大笑起来：“他可没画出什么女性美来。纯粹是科拉的肮脏货——不信问他自己。”

“不—不对。啊，不—不对。科—科拉是对的。归根到底，生—生活和爱—爱情，是通—通向宇—宇宙—苍穹的道—道路。而含—含水气的苍—苍穹是一条捷—捷径，是人—人道主义的观—观点。科—科拉干的是用他富—富有创造性的符—符号。记—记住，女—女人是爱—爱情的苍—苍穹。她是宗—宗教的苍—苍穹……”

塞孔尼是个好工程师。他每天从海上回家的时候，总在船栏杆边眺望。海上的浪花在他眼前构成了各种桥梁和

医院的形状。船尾的后浪好象是那蔑视人类意志的震耳欲聋的瀑布。但是，他能把它抓到手中，让水在他的掌纹中流动，引着它向森林边缘的原始巨树流去。然后他又合上手掌，抚弄着力量的波涛。有一次，他坐在一个高高的喷泉边上，比最高的树还要高，在低低的云层深处。他又放眼望去，只见一望无际的起伏山峦，一排排巨石。这是从永恒中掉落下来的神圣的化石。如果山峦不肯过来，就让我们过去吧，以真主的名义！群山里面有个囚徒拚命想出来，塞孔尼向那汩汩流来的力量伸出了手。一股股力量推着巨石，沿着巨石的隙缝，在人类狂喜的喘息中，开出路来了。抚育我们的大地母亲献出所有的力量，在塞孔尼的脚下铺成了精致的几何图形。塞孔尼把这些图形象洗纸牌似地重新安排，它们便重新组成了有魔法的图案，变成一片连绵不断的海港。把群山劈开，便可以用石头从陆地的这头铺到那头。用电机开出一千哩长的隧道来。塞孔尼用他那富有经验的、善于选择的目光扫视群山，仔细做出一个个标记。于是，拔地而起的井架便改进了自然生长的逻辑；蛇患和其它的森林威胁便因铁路的铺设、公路的延伸和一条电缆的架起而得到缓和了。塞孔尼匆匆忙忙走下船上的跳板，好象求婚一样，寻找那同他一样对静电火花感到兴趣的伙伴，同他携手合作。但是这只手很滑，他没握住。这只手指向他的书桌……

"就在这里。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就请吩咐吧。这是叫人铃。"

还有空调设备。塞孔尼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

“先生，这是请您签字的信件……”

“能不能请您看看这些请假条，开个花名册……？”

“预付自行车费……预付自行车费……让我想想，那该是C/S429号卷宗上的。我去S. M. E. K. 办公室查查 Bu 档案。还有，能不能请你负责……”

“请付早餐费，先生。喝点茶，还是自己拿杯咖啡，先生？”

“请你参加五人预审委员会，审议一下申请当三等雇员的申请书……”

“请别忘了去开董事会。您是我们的董事嘛……”

就在那次董事会上，他离开记录和议题，滔滔不绝地发挥起来。人们都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能相信。

“你可能昏了头了，塞孔尼先生。”

“我只知道，董一董事长先一先生，我再也不能继一继一继续干这种签一签发保证书、签一签发信件和自一自一自行车津贴这一这一这一类事了……”

于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只有老练的董事长保持镇静，善于应变。“请你到外面去等一会儿，塞孔尼先生。”

“他疯了吗？”

“他算老几呀？”

“我们干嘛要雇用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呀？”

“对，对，对，”董事长安抚大家。“显然需要调动一下他的工作了。他太认真。”

于是，塞孔尼就给调到伊吉奥哈去了。“你不是要动手吗？就在那里动手吧，干到你背上起泡。”塞孔尼盖了一座实验小电站。董事长咯咯地笑了，说道：“我早知道，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把那个流亡来的白人专家给我叫来。”那位流亡专家深为“专家”这种有利的评价所感动，于是就来了。既然是局外人，当然也就没有偏见。

“你自己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研究一下我们在伊吉奥哈那个发电站的工程。那个电站没有经过批准的经费预算。”

“是运转起来不安全吧？”他眨巴眨巴眼睛。这样眨巴眼睛，正是这位流亡专家的特色。

“对，运转起来不安全。你把它用技术语言写下来吧。”

于是，流亡专家来到了伊吉奥哈，看了一看，便提出了指控。

董事长看了报告，说：“这专家果然不辜负我的期望。”专家不厌其烦地用了大量技术术语指出这个工程浪费了资金，条件十分危险，材料也不合规格，运转不安全。

“把申请注销工程的卷宗拿来。”董事长哈哈大笑着说。

于是，在国会答辩的时候，在一片“疯子工程师的胡闹”声中，这项工程便给注销了。

“我们按照禁令制止他，好不好？把高级文职人员82/7制止法条例给我拿来。还有负责伊吉奥哈工程的总工程师塞孔尼的那份机密档案。”

这位董事长的子公司是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侄女的名字注册的，而这伊吉奥哈工程则由这子公司独家承包。这位

董事长当即拨款几千镑作为给予公司的赔偿，此外又行文申请了几千镑。“我不是常说吗，注销工程比完成工程还能赚钱。”他又对塞孔尼说，“专家说，这是骗人的假货。工程师，这是假货。”

塞孔尼急了，反复说：“假—假—假货？假—假—假货？”

从那叠文件里，也传出了“疯子工程师的胡闹”的一片喧嚣。

塞孔尼在伊巴丹的街头躲开人们独自乱走，在科拉画室的画架之间拖着沉重的步子蹓跶。他茫茫然，也不作任何评论，只是等待下次董事会对他的命运作出裁决。过去，他经常到处视察他负责的几个发电站，听惯了他亲手造成的马达的嘀响，听惯了他拆洗过的无数零件组装的机器发出的轰鸣。与其说他象个总管的高级工程师，不如说他更象收废品的大车。他在破烂的汽车、货车、拖拉机堆里钻来钻去，挖掘寻找，在火车站的场院上东张西望，到处搜寻。啊，是的，什么都满口答应的承包商，只要有一纸政府征用文书，就连天空也愿意提供，管它有没有预算。塞孔尼记起了他。他很喜欢他。

“假—假—假货？”董事长管这座发电站叫假货。可是这发电站还没有作过运转试验呀。比这个城市大的城市还在用油开动冷藏库和冰箱，而塞孔尼的发电站只要一开动，就会让霓虹灯给伊吉奥哈的姑娘身上披上彩虹。听到这个，村长乐得抿着嘴笑。塞孔尼兴奋之余，开始计划建一个供水系统，说是发电站一完工就动手兴建。村长在高处观察之

后不怎么相信。他说，如果干成了，他就送给他三个老婆，其中包括他的一个女儿在内。

可董事长却把这叫做“骗一骗一骗人的假货！”那炉膛里还没点过火呢！

在伊吉奥哈发电站里，砖墙边的野草已经长得很高。一簇象草长进了锅炉的通风口，好象搔人的耳朵。有那么一会儿，塞孔尼好象听到墙后传来一阵笑声。有个脏巴巴的头探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一个。孩子们看见有人发现了他们，便跑掉了。他的四周又是一片寂静。一条草蛇盘在一个涂了石灰膏的壁架旁边。有几个水桶锈在传送电缆上。沿着这几个水桶，他来到一台碎煤机旁。这台机器把煤送进一条倾斜的滑道，然后直接进入炉膛。他对这个装置相当满意。他向操纵室走去，发现门上的锁旁又加了几个螺栓。墙上有人用两种文字刷了“危险勿靠近”几个字。他四处看看，想找个重的家伙。他看到了一块大石头，便弯腰拾起它来。

“哦，原来是你呀，工程师。”

塞孔尼转过身去，正好和村长打了个照面。

“我吓了你一跳吧？孩子们来向我说，有个生人在这里转悠，我想该过来看看。”

生人！不就过了两个月吗？塞孔尼认得那几个孩子，他们也该记得他。村长仿佛知道了他在想什么。“准是因为你的胡子。你原先在这里的时候没长胡子嘛。”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摸了摸下巴颏儿。他把这事忘了。不

对，准确地说，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的胡子。于是，他开始把这当成一个新问题，考虑怎么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怎么从来没注意到它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

村长有点害怕地看着工程师，蹑手蹑脚地绕着工程师走，不敢太靠近。有些事情他不大拿得准，这事他要小心。

“你也不回来跟我们道别一声。”

“我……我不是回来了吗？”

“噢，对，对。这里的许多人还常常念叨你呢。”

“我，呃……我是来这座发电站试一试一试车的。”

一开始，村长以为自己听错了，怀疑地看着他，指指电站。塞孔尼点点头，好象很自信。

村长把话说了出来：“你要开动这家伙吗？”

塞孔尼更热情地点头：“他一他一他们说动一动一动不起来。那一那都是胡一胡说。”

这时，村长对他的敌意表示得清清楚楚了：“他们不是说它动不起来，而是说它不但动得起来，还会爆炸呢。它会爆炸，连村子一起炸平。”

塞孔尼语无伦次地说了起来，脑门上青筋爆起，脖子也涨红了：“别一别一别相信那种话。别一别一别相信那种话。要是他一他们让一让我试……”

“朋友，你要是想试，就把这玩意儿连根拔起来带走好了。到那边灌木丛里试去吧。要不就到你的老家去试。电力是政府的事，我们都知道。白人懂得这玩意儿。有个白人来过，是他告诉我们的。他们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

"胡一胡扯。胡一胡一胡扯。他一他们管这叫骗一骗一骗人的假货。假一假货！我一我没有叫那一那个人来。"

"好啦，听我的劝告吧。快走，别让人看到你。"

塞孔尼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只要有木一木一木柴就行了。只要你们让孩一孩子们帮我拾点儿木柴。我一我可以不一不一不用煤。"

"朋友，回家去吧。"

"一个孩一孩子拿一捆。你就一就会看到它运转起来。只一只要你给我找到柴一柴火，你就会看一看到那柱一柱一柱子上发出亮光。"

"多谢啦。我们一直用油灯也很好。等到政府准备好了，他们会给我们盖个好的。"

"只一只一只要试一一一一一次就行。一次。你最一最好自己亲一亲眼看看。"

"得啦，别等人来……"他抓住塞孔尼的胳臂。塞孔尼突然挣开，捡起一块大石头。村长大叫救命逃跑了，头也不敢回。他没看见塞孔尼捡起石头就去砸门。锁、门栓和六时长的钉子都从门上掉下，门一下子开了。村长带着救兵回来的时候，看见塞孔尼正在给机器加油呢，还在检查各种仪表。他转过身，看见村长便问："你拿柴火来了吗？"

奇怪的是，他竟让警察把他带走，没有反抗。又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但是到了那时，塞孔尼已经躺在疯人院里了。

三

天快亮时，他们才离开了夜总会。艾格博催促他们动身。唱歌的走了之后，他紧跟着那孤单的舞女。到了外面，她身上的魔力便消失了。

“你在太空有个约会吗？”萨戈问。

“走开，少来缠我。”

“在太空，当然。你说呢，我的小秘书？”萨戈对德亨娃说。

“艾格博至少还算明白。咱们都该回家了。”德亨娃说道。

本德尔站起来。萨戈问他：“你什么时候到伊巴丹去？”

“起来就去。我比他们两个走得早。”

“我很怀疑。老教长要早点回去。要是你在我之前走得了，他可以坐你的车走。”

“好吧，要是在你走之前我见不到你，你就把事情交待给那个管事的佣人好了。”

“你不会回来的。再见，德亨娃。别让他开车。”

“别耽心，我不想自杀。”

“你的意思……”萨戈一半身子靠在德亨娃身上，她推着他走过泥潭，上了小轿车。

“劳驾，”萨戈说，“把车开到海边去吧。我需要一点带咸味的风，让头脑清醒清醒。”

“你当然没问题啦，你是个记者。可别忘了我早上八点还得上班呀。”

“真是个有事业心的姑娘。可千万不能跟这样的姑娘相好。”

汽车开了一段距离，他们都没说话。后来德亨娃转过身对着他。萨戈虽然啤酒喝多了，但他仍然听得出她的话音里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你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跟本德尔说什么来着？”

他很明白，但是反问：“什么？”

“你刚才说，你可能在他们离开之前见不到他和其他的人。”

“那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他们跟你住在一起，对吗？”

“我把我的套间给了他们。”

“你知道我的话的意思。”

“亲爱的小姑娘，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比欧登①，别再啰嗦了，你不能住在我那里。”

“你怎么这样多疑起来？我不过让你送我去海边。”

在下一个拐弯的地方，她故意报复性地来了个急转弯。萨戈倒向车门，车门一下甩开了。“对啦，”他说，“把我摔死

① 萨戈的名字。

吧。就为了一点疑心，摔死我算了。”

还未开到海边，萨戈就睡着了。德亨娃给他开车门时，他给摔了出去。德亨娃本来希望他能下车走走的。这一跤把他摔醒了。他喃喃地说：“沙子，不下雨，下沙子了吗？[①]”

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德亨娃突然吓得心里发冷。她向周围望望，在风声中听到四处都有强盗在鬼鬼祟祟地走动。“这是哪儿，德亨娃？”

“海边。”

“海边！这个时候！”

“不是你要来的吗？”

“我要来的？说不定我的朋友德林爵士会从海里出来。那我们往哪里跑？”

“他都死了，你就不能让他安静安静？”

“你是说，该尊重死者？”

“咱们走吧，比欧登。”

“呵，呵，这女的怕鬼。”

“比欧登，走吧。”

“不要再说我食的野兽和小偷强盗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扑到我的身上来？你知道，即使在最佳状态下，我也不如艾格博，甚至不如胳臂象猩猩那么壮的本德尔。”

“你早该想到了。”

“是该想到，”他敞开嗓门迎着风喊，“你们听到这美人

---

① 萨戈摔得满身都是沙，所以他说是在下沙子。

鱼说的话吗？她说我早该想到了。”

德亨娃站了起来，害怕地向周围望望，说：“咱们走吧。”

“看，她被我唬住了，虽然我想不出原因。德亨娃，你运气还算好。他们顶多拿走你的财宝。可我呢，我说不定要丢命。至少丢一只耳朵，象那个到这里来作乐的政客一样。”

“政客带来的那个女人跟坏人有勾结。”

“有些来寻欢作乐的人，是的，嗯。那些人靠不住。谁知道你同他们有没有勾结？说来说去，我要的你给过我吗？你不让我靠近你，吊我的胃口，这是为什么？”

她抓住他的肩膀，想把他拉起来。“再说，你故意在我既不能防卫又不能跟你干那事的时候带我到这里来。我是说，早晨五点钟，只有咱们两人在海滩上，可到你回去睡觉的时候，你的身子还没有破……”

最后，她总算把他弄到车上去了，按下车门的保险销。她吓坏了，拚命开快车，一直到了看见第一道桥上的灯光。萨戈倒在方向盘上，她只好使劲掰开他抓住方向盘辐条的手指。

“你知道那阿帕帕乐队吧，他们伤风败俗。”

“他们怎么啦？”

“没别的，就是伤风败俗。半夜三点多钟，又下着烦人的雨，不该用颤音搞坏我的肚子，对吧？”

德亨娃把他的手从方向盘上掰开。

“对吗？你是个明白事体的姑娘，你说，他们那样做公

道吗？”

“不公道，萨戈，不公道。”

“所以，刚才我喝多了。”说完他马上睡着了。后来，德亨娃把车开到了一条胡同，越过一个个坑洼，车子连连颠簸，他才醒了过来。

“小心点，小心点，你在干什么？”

“这路又不是我修的。”

“你把我的酒神经弄疼了。”

“你又啰嗦了，把车窗关上。”

“我要是光喝啤酒就好了。威士忌把我作为非洲人的自豪感烧得精光。”这时车子又一颠，他的头撞在车顶上。“你确实知道我们的车子是在马路上开吗？”

“就过去了，打起精神来吧。”

他忽然举起双臂喊道：“到你的帐篷去吧，姑娘。”

德亨娃把车停下：“到家了。”

萨戈缩回座位：“哪个家！”

“你的家。”

“我不下车。”

“比欧登，放理智些。你不能在我房间里过夜。”

“我家住满了。三个大男人在里面，你说咱们往哪儿睡？”

“他们干嘛不让一个人到拉宋温那里去？”

“跟他老婆和两个孩子睡在一起？谁敢沾他那老婆的边？再说，艾格博又出去了。你自己不是见过那女人吗？她

睡张双人床还嫌小，得加宽。”

“不行，比欧登。你得下去。”

“如果你怕的是那个事儿，我答应老老实实的，好吗？你瞧，我身体也吃不消呀。”

萨戈又开始哆嗦起来。德亨娃着急地摸摸他的脑门儿：“比欧登，你病啦！”

“没有，没有。只是身上湿。你知道……”

她生气地开着车回家去。他不断地嘟哝：“你该照顾照顾我的酒神经，你老是震动我的酒神经。”

车子开到不同的路面，他也没有醒过来。德亨娃只好推醒他。“距离车房还有一段路，你先下车，到我房间里去，我把车停好了就上来。”

萨戈下了车，摇摇晃晃，靠在车上。德亨娃赶快开了门，又跑到他跟前去：“我扶你上去算了。”

“不用，不用。我能走。”

“行吗？”

“当然。说真个儿的，我的酒神经恐怕出问题了。你知道这玩意儿长在什么地方吗？”

她匆匆忙忙地说了声“知道”。她不愿听他的解释，她早就听过了。再说，他也没有气力解释。“人生来都有酒神经，但是你得去找。等你变得内行起来，你就认得你的酒神经了。这时，它会发出一种微妙的颤音，你就知道它在什么地方。第一次，它好象是告诉你有这么一根神经……这是真正有宗教气氛的时刻。……”

她轻轻地推着他向楼梯走去。“别老这么搀着我，把我当成个残废人。我能走，告诉你。”

“好吧，我就回来。”她跑过去就把车子开走了。

萨戈慢吞吞地爬上楼梯，因为头晕，走走停停。他艰难地把门打开，却发现房间里好象有人。楼道上的灯光照到室内，照见了扶手椅上坐着个人。好一会儿，他站在那里挪不动脚。然后，他慌忙砰地把门关上，嘴里咕咕噜噜地说：“对不起，走错门了。”他身上不知从哪里忽然来了股邪劲，飞跑下楼。险些儿撞倒了德亨娃。“什么事？”

“开错门了。”

“你真要折磨死我了。到了这会儿，你该认得我的门了吧……”说到这里，她住了口，觉得很奇怪。“可你说你把门打开了呀。”

他把钥匙递给她，说：“你自己看去。椅子上坐着个黑乎乎的东西。后面好象还有几个。我站了一会儿，什么东西把我推着跑，我就跑下来了。”

“你真是着了魔了。”这时他俩又到了楼梯的过道上。“你开的是这扇门吗？”

“你开吧。那些东西象是特大的蝙蝠……也许还是女巫呢。”

“别啰嗦了。”

“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可我看到的那个还挺清楚，象个女人……”

德亨娃手里拿着钥匙，站在那里琢磨起来。“女人？你

看清了是个女人？"

"有那么一小会儿象个女人，过了一会儿又象个长着翅膀的动物，特别象夜里出来活动的那种动物。你那房间象个山洞。"

她嘟哝说："可能是我妈。肯定是她和几个亲戚。天啊，我真累死了。"

她打开门的时候，黑暗中有个人站了起来，从身上滑下去一条黑色披肩，露出一个大头巾，竖在那里。萨戈吓得往后一倒，头撞到栏杆上。他眼前顿时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好啊，德亨娃。原来你们这些人在拉各斯干的就是这种事呀？谁见过一个大家闺秀这时候还在外面乱逛的？"

"啊，妈妈，还有，姨妈……对不起，你们等久了吧？"

"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儿？"

这是因为萨戈在尖声叫喊："别让她们过来，别让她们挨近我！"

谢天谢地，没等她们挨他一下，他就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没错儿，喝醉了，"她说。德亨娃听惯了她母亲表示嫌恶的尖刻语调。"灌醉了。你还把他带回家来。和这种人来往，你信得过他吗？"

过去有几次，德亨娃睡下之后，她们总是敲门叫她起来。可这一次她们是怎么进来的呢？当然是公寓佣人给她们开门的啦。她们知道佣人的住处。有一次，她母亲来看

她，深夜到了这里。这一次德亨娃转了转脑子，推测母亲这一次来的原因。家里遭了祸吗？有什么急事？她想到了长期住院的爷爷。不是这类事。这一次不是，哪一次也不是。

母亲又坐好了，问她屋子里有没有茶。但是在此之前，她先去把卧室门锁上。萨戈躺在那里，不是失去知觉就是睡着了。她从来不会独自一人来。也许她已感到情况变了。有时，在决定问题的时刻，有个姑姑阿姨在旁，从道义上支持她会有用处的。自然，那得是个穷的姑姑阿姨或者表姐表妹，可以随叫随到，陪她到拉各斯来。这种穷亲戚总是坐在旁边叹着气，应声说："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听着，孩子，你妈说的都是为你好。我们小时候可没有人跟我们说这样的话呀。你真有福气。"

茶沏好了，姨妈又要沙丁鱼夹面包。"我没来得及吃就赶来了。我的孩子有了事，我还能先吃饭吗？哪能呢。戳你妈心的事，也戳我的心。我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哦，再来点儿焖肉吧，要是没有沙丁鱼……"

姨妈象用稻草管儿那样吸着热气腾腾的茶，继续说："你妈的阿拉杜拉教派的教友，得了个有关你的神梦。"母亲更加紧张起来，脸上流下了大颗大颗的汗珠。姨妈拿面包蘸着辣胡椒吃，也同情地流出了汗。"你妈担心得很，她租了辆出租汽车，就到我那里去要我陪她来。瞧，我们这不是来啦。我们来就为了这事。"

"那神梦说什么呀？"德亨娃问。

"那教友看见别人把你抬到床上，你给我生了个外孙。"

德亨娃忍不住笑了："那么，他看见了孩子的父亲吗？"

空气更紧张了。这是流言蜚语造成的压力。姨妈拿她那套假惺惺的话作掩护，恭敬地甚至带点哭腔地对着她母亲说："听你妈怎么说的。我知道她为你们孩子受了多大罪。你可得听她的话啊。这是为了你自己好。"

"好的。你告诉我不行吗？孩子的父亲是谁呀？"德亨娃问。

母亲打起精神，准备战斗。说到点子上了。半夜到这里来为的就是这件事。"我的教友没说。可是经常有人跟我说，你交上了一个北方佬。"

姨妈插嘴："我们都特别难过。"

"这个地方就没有男人啦？嗯？德亨娃，你说，难道体面的、模样好些的男人就那么难找，非要跟一个豪萨佬①？要是有人看见你跟一个豪萨佬混，你知道名声有多难听吗？"

"妈妈，您别去听那些闲话好了。下次他们再要说，就告诉他们别多管闲事。"

姨妈正吃了一半，张着嘴闭不拢了："你看这孩子说的是什么话。人家是跟你妈好才说的，倒叫人别管闲事。"

"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事。"

"啊，不对，不是你自己的事。你是我女儿，我不能让你喜欢跟谁就跟谁。这事得听我的。我当牛做马挣钱送你去

---

① 豪萨族人，多半住在尼日利亚北部。

英国，辛辛苦苦走后门给你在海军机关里谋了份好差事，到头来你就给我生个豪萨佬外孙吗？"

"妈妈……"

"哼，你爸爸给你什么了？他不肯为你拔一根毫毛，却把几个儿子全送去了英国。到了你身上，你记得他说过什么吗？记得吗？你哪会记得啊。姐姐，你告诉她吧，她爸爸是怎么说的。反正那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他到处说。"

姨妈点点头："他说，他才不送女儿去英国呢。她去那里不到三个月，就会搞大肚子。"

"这就是他的话。我只有做个小买卖，从买卖里一点一滴攒下钱来送你去。"

这时德亨娃也有点生气了。她们又拿出老一套，她真听腻了。"好吧，妈妈，好吧，我尽快攒钱就是。我不等结婚就把钱攒够还你。"

于是，母亲哭了起来。哭女儿忘恩负义，哭自己辛辛苦苦干的事没人稀罕。于是，女儿表示后悔，答应听话，说她还是爱母亲的，又作了小小的让步。母亲说："我倒不是考虑你的婚姻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你没看到这都是为你着想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用处了。上帝让我们活了这么久，只是为了让我们照顾你们这些孩子。"

语气变得轻松了。大家都在哭，都很伤心。好几个月前，在同样的情况下，德亨娃开玩笑地说："妈妈，说真的，以后不要半夜里来了。要是真有个男人睡在我这里，怎么办？"

母亲立刻止了泪。怀疑又慢慢地代替了满意和信任的心情："你说什么?"德亨娃眼看事情就要弄僵，赶快改口，省得伤了和气："得啦，妈妈。我是开玩笑嘛。"

"我听到了。我听到你说什么了。你不是开玩笑。要是有个男人睡在这里?嗯?你给自己安排的就是这样的生活吗?上帝可怜我吧，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女儿!在这种不尴不尬的时间里，要是我从你屋子里找出一个男人，我要让他知道我们家是名门大族。晚上有个男人在这里?我要骂他不识羞耻，叫他当众出丑……"

但是，今天晚上的事情处理得变通些。双方都只当萨戈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把他象脏床单似地锁在里面，不叫她们这些体面人看见。不过，母亲并没有完全忘了这事，姨妈也慢慢地掂量掂量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有没有危险——母亲是不是等着她去开门呢?她是一条跟着跑的狗，但在这种场合下，她的使命是很困难的。现在到底是休战了，抑或战斗又要开始?她掸去碟子上的面包屑，躲开母亲的眼睛。德亨娃硬起心肠，准备最后的行动(这种行动一定会使她们闹翻)。妈妈和姨妈们为了爱她，这种午夜来访以及她们那明显的动机和装出来的着急(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狠心)都让她烦透了……

三

莫妮卡·法塞伊经常丢面子。在大使馆接见厅的入口处，她丈夫停下了脚步，上上下下地把她仔细打量了一番。他觉得没什么问题了，才点了点头，快快地正了正自己的领带。他笑了笑，按照规矩正式吻了吻她的前额。

"你现在该戴上手套啦。"

"什么手套？我可没带什么手套来。"

法塞伊以为她在逗他，莫妮卡也以为他在逗她，虽然这是违反他的性格的。

"得啦，戴上手套吧。"

"算了，别开玩笑了。你看见尼日利亚有谁戴手套？"

法塞伊不再开玩笑。他一把夺过她的手提包。里面没有手套。"你是说你没带来？"

"没带什么呀，阿尤？"

"当然是手套啰，还有什么别的？"

"可我根本没有手套呀。我到这里不久，就把手套送人了。"

"我不是说两年前的手套，我是说今天晚上你带来的手套。"

"我根本没有买手套。阿尤，你这是怎么回事呀？"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你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星期之前，我不是把请帖给了你吗？”

“给了呀，可……”

“亲爱的，我还给了你一张十五镑的支票，让你去买要用的东西。”

“我以为你只要我买件新衣服。”

“天哪，那么手套呢？”

“可你没说手套的事呀。”

“还要说什么？不是在请帖上写得明明白白吗？白纸黑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封套，从中抽出请帖，递到她的面前。“看吧，这不是？看吧。”

莫妮卡看了请帖的最后一行。“可是阿尤，那上面说正式被引见的才戴手套。他们并不正式引见咱们，不是吗？”

阿尤捧住脑袋。“就是要正式引见咱们啊。”

“你没告诉我，我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花了两个星期想法买通他们，得到这次引见，你却说你不知道。要不是为了引见，我们来干什么？”

“对不起，”莫妮卡说，“我怎么也想不到……”

“你什么也想不到！”

本德尔和科拉躲在树荫下面呼吸新鲜空气。他们不愿偷听别人的私房话，可是已经来不及走开了。

“你认识他们吗？”

“他叫阿尤·法塞伊，在实习医院工作。”

话题有了某种转移。法塞伊说："可你自己也该动脑筋想想吧。即使不引见，你也知道有重要人物要出席晚会呀。"

"对不起。"

"亲爱的，如果女王陛下参加一个花园舞会，你会不戴手套吗？"

"我说过'对不起'了，阿尤。我确实觉得对不起。要不，我就回家去算了。"

"回答我的问题。你会不会？你参加女王陛下的宴会能够不戴手套吗？"

"我真的不知道，阿尤。我没有进过这样的社交圈子。"

"亲爱的，你真叫我吃惊。这都是些简单的社交基本要求，有点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看看自己的手表，赶快开动脑筋，烦恼地咬着嘴唇。于是他心生一计。"当然，妈妈会帮忙的。她准会有双手套在家里。"

声音柔和的年轻太太说："不用了，阿尤。我干脆回家，事情就简单多了。"

"要是我不同太太一起被引见，引见又有什么用处？咱们必须回去拿手套。"

"等到咱们回来，仪式早就结束了。"

这样一想，法塞伊当然就不去了："好，走吧。可是叫到我们时，你可别来。"

"当然。我真抱歉，阿尤。"

他们进去了。本德尔和科拉躲在那里半天不敢吭声，

这时才松了口气。

"这是一幕夫妻对话。"

本德尔叹口气："明天我就得源源本本听这事发生的经过了。"

"谁跟你说？"

"法塞伊呀。他跟我很熟。"

"哦。这种事常发生吗？"

"每逢有社交活动，至少都得有一次吧。包括他们在家请客的时候。"

"要下雨了。"科拉擦掉胳臂上的一滴雨点。

"这雨根本就没停过？"

"不知怎么搞的。过去，季节是比较有准儿的呀。雨季顶多四个月。有时五个月，今年怎么下个不停？"

"倒——霉。"本德尔用他的男低音说。

"上星期，我忽然特别想看五色的光彩，所以黎明时分我早早地起来去看日出。升上来了，绝不骗你，真的升上来了，象个其大无比的菜汤盘悬在那里。"

"得了，别说啦，进去吧。"

萨戈紧紧地跟着大使。在执行任务过程中他道貌岸然，身穿一件借来的晚礼服，记者的派头完全不见了。萨戈不顾一切想搞到一条"独家新闻"，这就需要有多年训练出来的谨慎和经验呢。

"哦，萨戈先生，我得失陪一会儿了。我要去欢迎新来的客人……"

萨戈一头冲到外面去的时候，在门外正好撞上了科拉和本德尔。“他怎么啦？”

“他可能没有得到他要的报导材料。嗨，萨戈，等一会儿……”

“等你们回了家，我再去看你们。”他回头喊道。

“他一定很泄气，还没等喝醉呢。”

大使朝法塞伊夫妇走过去，旁边一个服务员捧着一托盘香槟酒。莫妮卡摇摇头，法塞伊当场就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大使友好地表示怀疑说：“法塞伊太太，你不是一点酒也不喝吧？”太太回答：“不喝，只是偶尔喝点棕榈酒，那是我们的伙食管理员发善心的时候。”大使笑了起来，还做了个遗憾的手势：“太抱歉了。要是我们有棕榈酒就好了。”

有个服务员捧着一大托盘香槟酒走过，听见了大使的这句话。这时，法塞伊走回去找引见仪式的司仪官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看见莫妮卡手里正拿着一杯棕榈酒。法塞伊的一个同事问她：“莫妮卡，你手上拿的是什么酒呀？是普罗旺斯[1]酒吗？”

“你从哪儿搞来的？”法塞伊喝道。

“一个服务员送来的。他听我们说到棕榈酒，便从家里拿来了。这人多好，是吧？”

法塞伊急忙向本德尔走过去：“你看，她又开始出洋相了。”

---

① 法国普罗旺斯地方酿的酒，闻名于世。

本德尔摆出一副无限耐心的面孔。"她又干了什么啦?"

"拒绝喝香槟已经够不象话——,虽然我本来就觉得喝香槟没有必要。这里有多少女人沾过她们杯里的酒?只是手里拿着杯子装装样子罢了。可话说回来,那也没有什么不对。"

科拉轻声地说:"没有,没有,当然。"

法塞伊感激地望着他,对他充满了爱。"可是你看,那还没完。她还不满足。在鸡尾酒招待会上,她居然向人家要棕榈酒。你听说过这种事情吗?要棕榈酒喝!"

本德尔严肃的外表一点也没有给他以安慰。

"如果她是从伦敦贫民窟来的野姑娘,我倒也能够理解。可她是受过教育的呀。她见过世面呀。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喝棕榈酒丢我的面子?"

"哦,"科拉显出关切的样子,"你是说她真拿到了棕榈酒?"

法塞伊一转身,"不信的话,你看看她。那不是她吗,正在那边喝棕榈酒呢,哼。我看见她的时候,已经有人走到她旁边看见她喝的是什么了。我敢打赌,这人已经把这事传开,现在谁不知道!"

"噢,也许那人还不知道那是棕榈酒。"

"他知道。他还哼了一声,问:'这是普罗旺斯酒吗?'"

"你该向他说'是的',"科拉说。"不管怎么样,那会让人觉得好理解些,以为你太太突然不舒服,需要喝点普罗旺斯酒。"

"对……我想是的……我想是的。我要是想到这一点就好了。可麻烦的还是莫妮卡。她一不小心就会捅了出去。本德尔，帮帮忙吧。你要是听到什么闲话，可得告诉我，好吗？及时知道人家在说什么总会好些，可以采取一点措施。还有……"法塞伊靠得近些，悄声说道，"还有她的衣服。"

本德尔问："你说什么？"

"你没看见她的衣服穿得不成体统吗？"

"我没注意。"

法塞伊眼睛里突然露出一线希望。"你说没注意到吗？好，这我就放心了。也许多数人都没注意到。"

"恐怕不对吧。"科拉说。

"啊。那你注意到了？"

科拉改了口："不是我。我对衣着懂得不多。可我听见那边的一堆人在议论她。"

他转身对本德尔说："你瞧！"

"我不大注意这些，"科拉接着说。"这种心怀恶意的人到处都有，还有那些人，"他悲哀地摇摇头。"算了，我不用说了。你也知道有些人能恶毒到了什么程度。"

"不，不，他们不是恶毒。他们是对的。嗳，他们的原话是怎么说的？"

本德尔把话岔开，又把法塞伊支到他太太那边去。他们还未走到莫妮卡跟前，法塞伊就喊了起来："看见了没有，你让我们出了多大的洋相！你自己回头看看。连穿本地服装的都戴着手套呢。"

本德尔抓到了一个机会，就赶快溜回去骂那不知悔改的科拉。“干嘛造那些谣，给他火上浇油？”

“那人喜欢发愁。我不过给他提供一点材料罢了。”

本德尔摇摇头：“别在莫妮卡身上浪费你的同情心。这两个人我都很了解。”

“不是同情心的问题。”

“她说话似乎很随和，事实上不然。我还没见过比她更泼辣的女人呢。”

“她看上去非常年轻。”

一个官员，就是那“引见仪式司仪官”，手里拿着一份名单，在客人中间找那些被引见的人，领着他们去完成简单的仪式。法塞伊跟在他后面，斜着眼看。按照字母顺序估摸快到他时，他又溜到本德尔那里去了。莫妮卡把这个诡计看得很清楚，她低着头喝棕榈酒，假装没有看见。

“啊，你在这里，法塞伊先生。请你同你夫人跟我来。”

“啊，我太太她……呃……她有点怯场。我只能自己一个人去了。”

“胡说，哪能这么干？我去跟她说说。”

“别，别，别，没用。请你相信我。整个晚上我什么都没干，就在劝她，但是没用。咱们走罢，完了事就算了。”

过了几分钟，本德尔拽拽科拉的袖子：“你看！”

司仪官正在说：“阁下，请允许我引见……啊……对，这样好，法塞伊夫人，你总算鼓起了勇气……对不起，阁下，现在请允许我引见大学实习医院的法塞伊先生和夫人。”

科拉被弄糊涂了，吃惊得脸都歪了："你那朋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据说他是非洲大陆上最好的X射线分析专家。"

"那和这次引见有点关系吗？"

本德尔耸耸肩膀。

引见仪式过去后，法塞伊脚步沉重地走了出去，莫妮卡跟在后面。五分钟之后，他一个人回来了。过了一会儿，莫妮卡也回来了。她表面上泰然自若，装做在找法塞伊。本德尔拉住她的胳臂："到我们这里来吧。"

"阿尤在哪儿？你们看见他了吗？"

"他就在这附近……哦，他在那边和奥柯特议员一起呢。我去叫他来好吗？"

"不用，不用。没关系。"

"对了，你认得科拉吗？"

她脸上露出明显的敌意："我是阿尤的妻子。"

"科拉在美术学院讲美术课。"

"哦，是的，当然。我丈夫刚才告诉我了。他说你听到有人在议论我，说我是半裸体。有那回事吗？"

科拉觉得这种直率值得钦佩。可是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时，她的声音又流露出真正的着急："我给他惹了什么麻烦吗？"

本德尔笑着说："听你的声音，你好象还很着急呢。你把杯子放在什么地方了？我还要喝一杯哩。"莫妮卡指了

指，本德尔就大步走开了。

“你和本德尔认识多久了？”

“本德尔是我们的好朋友。阿尤的母亲不在这里的时候，阿尤有了烦恼就找本德尔诉苦。”

“什么烦恼？我不懂。”

“你当然懂。他刚才一定在你面前议论我了。不然，你怎会说起听见有人说我？”

科拉不吱声。

“要不，你就是个专门爱说别人闲话的人。咳，我丈夫的朋友多数是这种人。他们自己也承认。我这么说，真正生气的只有我丈夫一个人。”

“我想也是。当丈夫的有权要求对他的朋友表示一定的尊重嘛。”

“可他们都是些爱搬弄是非的人。他们心里的是非真多，是不是？你不肯承认吗？可你当然是知道的。”

“你到这里来多久了？”

“两年。你觉得两年的时间还不够做出结论吗？”

“噢，够了。有时，一个星期就够了。”

“是的，在这种事情上。我刚来的时候吓得要命，可是很快就习惯了。事实上，我现在反而欣赏这种事呢，我爱听我丈夫的同事们说话。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在大学的圈子里生活过，我还以为样样事情都高过我的头顶呢。但我发现，和我那个师范学院完全一样。”

“那么，你觉得我们是英国乡村小学的一伙女教师吗？”

“哦，不是。我不是故意对你们无礼。”

本德尔拿了酒回来。她还接着说：“要我告诉你，我听到别人怎么说你吗？”

“不用。我实在没有好奇心。”科拉说。

“噢，你有的。谁都想知道别人是怎么谈论自已的。你问阿尤好了。”

“好吧，你听到别人说我什么了？”

“我说对了吧。好，先说一点，他们说你有个朋友，他们都认为他是疯子。”

“不是说我的事吗？”

“我说的就是你的事呀。你正在画一幅其大无比的油画，上面可以画所有你的神明。我想去看看。”

“没什么好看的，我刚开始画。”

“你还没开始画呢。不是说有个模特儿的母亲，因为女儿给你当模特儿，已经把你的画室砸了？噢，这事我全听说了。”

“是的，看样子你的消息很灵通。”

“这么说，我可以去看看吧？”

“坦白地说，不行。还不到可看的时候。”

“好吧。也许过些时候。”

“是的，过些时候。”

“我该去找我丈夫了。失陪了。”

本德尔等着她走开：“怎么回事？你们两个好象并不很友好。”

“不。没什么事。”

“听起来你还挺急躁。”

“不，有什么可急躁的？”

“你自己知道。不管怎样，我们明天必须去他们家吃午饭。法塞伊刚才邀请了我们。”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也请了你。事实上，主要是请你而不是请我。你不了解法塞伊。他非要你把你听到的都说出来不可，而且等不及。”

“好啦，我什么也没听说，这他就可以放开我了吧。”

“他的母亲要来——你很快就会看到他的规矩了。演了今天这一幕之后，他一定会叫人去接他母亲来说说莫妮卡。她俩的关系非常好——我说的是婆媳关系。不管怎么说，过几天打一次牙祭总不坏嘛。法塞伊老太太做的菜好吃极了。”

“那就祝你好运。你自己去大嚼一顿好了。”

“你有点不对头，科拉。”

“有什么不对头的？别胡猜了，一点儿事都没有。”

次日下午，莫妮卡给他们打开了门。“等着吃吧，”她说，“我婆婆在做饭呢。”

法塞伊只呆了一会儿，嘴里说着“科拉还没见过妈咪吧……”就到厨房里去了。

“我去拿点啤酒来，”莫妮卡说着，转向科拉。“在尼日

利亚，总是啤酒啤酒的。自从我来到了这里，在尝过棕榈酒之前根本不喝酒。现在什么都喝了。”

法塞伊从厨房回来：“对不起，妈咪说她正在做饭，脱不开身。本德尔，我跟她说你来了。”

“那她要加倍卖力啦，”莫妮卡说。“母亲最喜欢本德尔。阿尤的其他朋友，她一个也受不了。”

“亲爱的，你怎能这样胡说八道？”

“好，等母亲来了，咱们问她自己。”

“不许再说这种废话了。我不要你和妈咪谈论我的朋友，不是告诉过你吗？”

厨房里传来圆润、洪亮的叫声：“莫妮①！”

“母亲大概要我去搭把手。”莫妮卡说着就到厨房里去了。

过了几分钟，永远坐立不安的法塞伊对本德尔做了个手势，把他拉到阳台上去。只是在最后一分钟，法塞伊才想起说了句“一会儿就来，科拉。随便点，别客气。”

科拉在房间里，听到法塞伊刚刚走过阳台门，就便迫不及待地问本德尔：“他跟你说了吗，他还听到些什么？他问清楚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吗？”科拉故意不听，所以后面他就听不见对方说什么了。

一会儿，只有科拉一个人。莫妮卡来过一次，问了声：“他们呢？”他便指了指阳台。她“哦”了一声，好象就明白

① 莫妮是莫妮卡的昵称。

了。两个人都觉得奇怪，而且对法塞伊的做法心里不舒服。她在门道里站了一会儿，迟疑了一下，最后又进去了。

法塞伊和本德尔在阳台上谈了很久。科拉开始觉得啤酒的劲上来了，慢慢地打起了瞌睡。后来，他听到外边的门轻轻地打开，背后有个软绵绵、毛茸茸的东西在动。一个黄色蛾子似的东西挨了挨他的脸颊，挤到了他和前面矮桌子之间，凑到他手里的玻璃杯上，往里看了看，然后喝起里面的啤酒来。尝到啤酒的苦味，这小东西皱起了脸，之后又把脸靠到科拉另一只手的手指上。科拉打瞌睡时，手指是松开的，拿着的花生栗子之类的东西快要掉下去了。这小东西背靠着他，用那编成短辫子的金黄色头发搔搔他的面孔。这是个白化病① 小姑娘，是个文雅、柔弱、搅得人心烦意乱的孩子。

莫妮卡早就进来了："妩瑟叶！你怎不讲点规矩？到这边来。"

科拉眨眨眼睛，简直不能相信。

"妩瑟叶是我们厨子的女儿。"莫妮卡说。

"他是白化病人吗？"

"不是。那是个奇迹。他和他妻子都不是。他们俩都和你一样黑。噢，说黑，你不反感吧？"

"使我反感的是'非白种人'、'有色人'等等委婉说法。"

"我知道你会反感的。我发现在这里必须非常小心。为

---

① 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患者体内缺乏色素，毛发都呈白色，皮肤呈粉白色，眼睛怕见光，患这种病的人，俗称"天老儿"。

什么多数人那么敏感？啊，你看我又说这些了。我刚才在说妩瑟叶。她有四个兄弟姐妹，其中三个是白化皮肤，包括她在内。现在她母亲又怀着第六胎了。她爸爸吓得要死。”

“她看上去身体很弱。”

“妩瑟叶的视力最差。她是近视眼。”

“我注意到了。”

“我觉得，她是看见我才进来的。你瞧，这是肤色的偏见。”

“她简直是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好象刚出壳的小鸡。妩瑟叶，来再喝点啤酒。”

“啊，不行，别让她喝了。”

“喝不坏的……喝点白兰地可能更好些。看她喝了以后面孔会不会红起来。”

妩瑟叶又喝了点啤酒，还露出一脸苦相。接着，她又挨近看他的脸，在离他的衣服约摸一吋远的地方，上上下下地看他的衣服。他忽然为她害怕起来："天啦，她过马路怎么办？"

“她得戴上眼镜。我和配镜师傅约好了给她作检查。”

妩瑟叶对他既有吸引力，又有排斥力。“象一只刚生下来的鸡蛋，”他说，“壳还没有完全变硬……又象婴儿跳动着的天灵盖……啊，别管我。有时，我看见这种毛茸茸的东西是会激动的。”

她有点奇怪地看着他，使他不自在起来。“你说你看见毛茸茸的东西会激动？”他想避开这个话题，但她又说，“到

窗户这边来吧。”

窗户对着后院。“你看那边……看到那树桩了吗？她近视眼看不清，竟跑过去跟它说话哩。”

“你们怎么一直不想办法呢？”

“阿尤总是答应办。问题是我自己没有车，何况我又不会开车。”

“那没什么。我……我来想想办法好了。”

“你来带她去好吗？”

“当然，我自己来。”

“谢谢你了，”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问：“昨天晚上我得罪了你吗？”

“得罪我？——怎么得罪？”

“我的意思是说，你昨天的态度几乎可以说很不友好。你也是不赞成不同种族通婚的人吗？我知道阿尤的一些朋友不赞成他同我结婚。”

“难道这不是你自己和你丈夫的事？”

“我很高兴你带妩瑟叶去。也许你觉得我在利用你？”

“当然不会，不要多心。”

“我还是觉得我利用了你。可我并不觉得抱歉。”

“我也不。那咱们就别再谈这件事了。”

妩瑟叶又在仔细看他的手掌纹，眼睫毛不断地扫他的掌心。科拉呆呆地望着那棵树桩，竟不知莫妮卡什么时候离开了房间。忽然，他的眼光收了回来，又靠近一些仔细看那孩子，禁不住轻声地发出惊叹。长时间以来，从附近的孩

子当中，他想找个模特儿当天花娘娘奥巴露维伊的小侍女。现在，妩瑟叶好象是天赐给他的一样。肤色和相貌都完全符合他的想象。他看着妩瑟叶，想象她坐在奥巴露维伊脚下，皮肤象是透明的月亮宝石，反映出那神圣的天花降临到她身上以前的状态。那时她的皮肤是洁白无瑕的，没有天花瘢痕。

同时还有另一件事情，一种不知不觉开始的热望。……在这样的时刻，当然不是某种柔情削弱了他的创作规律……正在这时，他听见阳台的门开了，本德尔在叫他。

他急忙转过身去，没来得及想一想，便飞跑地离开了屋子。

四

连孩子们都知道喜媚①。妻子们跪下祷告，希望自己的丈夫哪怕和一百个女人犯一百次罪，也千万不要被喜媚那冷漠的眼睛勾去了魂。这一步走错，男人就没有活路了。他们在喜媚那里懂得了生活，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就把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看成是鬼怪，把一家人抛到了脑后，自己却掉进吃人的陷阱。喜媚毁了多少男人，破坏了多少人的友谊。喜媚天真无邪，不会衰老。每个男人都觉得自己背叛了她，从来不感到她对不起他。但是，女人们从来也不觉得她天真无邪。她们气疯的时候，男人们却袒护喜媚。有很多歌唱喜媚爱情片断的歌曲。在歌子里，赞美交织着辱骂。然而辱骂的从来不是喜媚，而是胆敢亵渎喜媚这位宁静女神和蜂后的那些女人。这位女神的皮肤显出轻淡的土色——卡诺城土地的颜色。人们唱歌赞美她的时候，她从来都不付钱，而由男人们付钱。但是这些歌者多半是自动对她表示敬意的。诗人们看见了她，也会情不自禁地唱出赞歌。

有人的时候，喜媚总是坐着不动。她对一伙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毫无反应，只是安静而冷漠地坐着。但是，

---

① 一个名妓的名字。

她却在注意他们，等他们大吵大闹完了，钱包倒空了，男子气概没有了，她才作出自己的选择。因为喜媚能够陪着男人们一杯杯地喝下去，还能保持她的神秘感和魅力，而男人们却一个个地被掏空了身子，软绵绵地、声音沙哑地被领了出去。他们走时比来时更伤心，但却永远不会学得更聪明一些。喜媚那冷漠的眼睛是从来不露声色的。

"过来，过来，小艾格博！"叫喊的是地理教员，这位以研究悬崖峭壁为业的老师，是唯一能从被人讨厌的艾格博身上找出一星善良火花的人。老师抓住他的新上衣，把他拉出教室，仔细看他那蓝色的衣服和胸前的校徽；校徽是刚刚开始得到自由的标志，因为只有高年级学生才有资格佩带。艾格博早就在等待毕业离校的时刻了。"小艾格博，"教员说，"你真是个奇迹。你知道自己已有六次差点被开除了吗？初中几年就有六次！小艾格博，你一定得请我给你写一份鉴定书，因为这样一来，对任何一个思想正常的人就会有个深刻的印象了。"

"是的，先生。"艾格博不安地扭着身子说，因为只有这位老师才会使他发窘。

"是的，你真可算得上创纪录了。好，再听我说说这件事吧。要是见到性欲狂的人，我是认得出来的。现在我看到的就是站在我面前的你。离女人远点儿吧，明白吗？得了，走吧，你这讨厌的可怜虫，走吧，别让我看见你。"

这老师有个夸张的习惯。因为艾格博是以害怕接近女

人闻名的。一星期之前，关于那一夜放荡的故事传到了老师们耳朵里。这次越轨行为不仅包括艾格博在内，而且因为他在其中，流言就传得更广。快要毕业了，自由了，在一场暴风雨中，六个胆大妄为的小子，终于冲破学校的专制规定，第一次不顾脸面地闯进夜总会去，狂欢滥饮。到了那里很久，同伙们才发现艾格博根本没有起来跳舞，也没说一句话。他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方向。

"你们看艾格博，嗨。你是不是没见过女人?"

"一眼就看得出来，这牧师的儿子专干这种事，是个天大的色鬼。"

经过毕业考试，把最后一篇读书报告扔给了逼死人的老师，他们就有时间松口气了。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总是又干又冷，不那么粘乎乎的，使人产生一种轻快感，暂时忘记了时间，也不感到周围空间的存在。在大自然中，在尘土里，在一片片烧焦的叶子上面，普遍呈现出随随便便的样子。清晨和深夜，空气已经很冷，但还未到寒风刺骨的地步。到了正午，几只鹰在浓烟上空盘旋，等着从浓烟中逃出来的麻雀或者老鼠。但是这种天气特别使皮肉敏感，大概还是由于夜的刺激。艾格博好象走在灌木丛中的小径上，大象草在身旁摇曳，搔弄着他的身体；三哩路的步行使人喉干舌燥，空气象斋戒十天之后牛角杯里的纯棕榈酒，这酒当然使艾格博醉醺醺的了。

他坐在桌旁，一切窘态都消失了，因为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陌生人。荳蔻年华的喜娟坐在一堆男人的中

心，艾格博很快就和这伙人混熟了，在这些人当中，她对谁也没有多看上一眼。她所在的那张桌子上不断响起笑声，笑声空虚，这也不假；喜媚似乎完全无动于衷。艾格博自言自语地说："她的眼睛象鱼儿。"旁边那堆人便说："瞧，这河边部落的乡巴佬找到他的水妈妈①了。"

有一次，喜媚抬头看见了他。他看着那双眼睛时，心里想到了肉铺里的新鲜猪肝，看到了冰冷的眼珠的深处，这似乎很荒唐可笑。好长时间，喜媚正视着他，使得他惊慌失措起来。他慢慢地站起了身，血液全都跑到他的头上去了。他搞不清楚她那眼光是什么意思，也想不出她为什么看着他。他只知道喜媚抬起头来，看见了他。他的双手粘冷汗湿。他跌跌撞撞地到了街上，象瞎了一样走过一堆堆卖小吃的贩摊。那些摊贩笑着说："看，又出来了一个，喝得烂醉。"艾格博事后想起，在回家的路上，他好象大病初愈时听到了模糊的声音，又好象在漆黑之夜听到了远处蟋蟀的鸣叫和什么东西鬼鬼祟祟的索索响动。艾格博昏昏沉沉，好象被毒蛇疯狂地咬了一口，但他欢迎毒汁流进他的血管。

第二天早上，艾格博在教室里跟别人说了这件事。他说："如果我在写动物课的读书报告前见到了她，我就能解答关于蜂后的问题了，得把教科书里的说法彻底纠正过来。"

老师们总是能够听到这些事的。"小艾格博，过来，你这

① 因为艾格博的母亲是淹死的，所以称她为水妈妈。

早熟的色情狂……”

后来，艾格博向喜媚承认：“这是我第一次真情实意的行为，也是我的最后一次了。”他立刻离开了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攒钱。他省吃俭用，心想，要是打算当个河上的牧师，这种锻炼对他最有用处了。他吃的东西仅够果腹，上图书馆成了他唯一的乐趣。衣袋里装着十八英镑；一双后跟三吋高的波纹塑料底皮鞋，为的是显得个子高点，增加点自信；一套条纹精纺纯毛衣服；一条领带（边沿硬得硌人的浆过的白色衣领）——艾格博就这样直闯到伊巴丹来了。喜媚还在那里，人们象众星捧月一样包围着她。找到个合适的东道主自然是头等重要的事。艾格博想起了一个和他同岁的同学。看来这人很理想。可是，等他走到这没有半点疑问的理想的东道主门前，他却踌躇起来。用图钉钉在门上的卡片写着：伊·阿尤·德吉阿德，基督教布道会秘书。入内请敲门，上帝处处与你同在。

他本想立刻逃跑，但是德吉阿德已经开了门。“嗳，是艾格博！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艾格博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他用指节骨敲敲卡片。“你不是在继承你家的衣钵吧？”

“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干才好呢。”德吉阿德是他亡父同事的儿子。当初老德吉阿德竭力想收养他同事的儿子，至少把他交给教会去照顾。但是艾格博的姨妈听都不要听。她说：“你和他那魔鬼外公都别想把他带走。我要自己带大他。”

德吉阿德的学生卧室墙边摆满了镶边的经文和《圣经》，显出了对罪恶生活的恐惧；艾格博看到，这下子希望德吉阿德对他将要采取的行动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了。德吉阿德说："那样的支持是不道德的。"即使友谊也打动不了德吉阿德。"我留在这里为你祷告，就表示我对你的友情。"

"不要荒废你的书本，"艾格博说，"别管我的事了。"

"我埋头读书之前总是先祷告的，"德吉阿德说。"十一点钟，我要歇歇，喝点茶。如果上帝答应我的祈祷，你就会豁然醒悟，看见光明，等你回来的时候，还来得及和我一起喝茶。"

这时，艾格博真正感到恐惧，好象知道德吉阿德的祷告已被上帝听到，他就沮丧地回家去了。他走过校园的时候，心里更害怕了。突然间，他觉得德吉阿德的信念似乎是有道理的。朋友的虔诚再一次制服了艾格博。他想起了《圣经》的魔力，吓得汗流浃背。他慌慌张张地拚命祷告起来："上帝啊，今天晚上忘了我吧，忘了我卑微的存在，祝福我那用心读书的朋友吧。上帝啊，使他成为一个光辉的榜样吧——但别让这榜样的光辉照到我的身上。"

他自己辩解道：在自我牺牲中也有虔诚的心。他的祷告不就是一种虔诚的表现吗？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别的呢？

艾格博去了三个夜总会，才找到了喜娟。他没有马上看到她，但是一看见那堆围着的人，就知道她准在那里。整个院子里都是喜娟，冷冰冰的、不动声色的喜娟，和往常一

样，什么都引不起她的注意。有些人夸口说，喜媚把爱情给了他们，说喜媚为他们活着，但是没有人相信。因为喜媚是不让人近身的，这使她能够保留清白的身子。她同这个世界似乎从未有过接触。那些和她睡过觉的男人，除了极度兴奋的感觉，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事后他们想起，他们碰都没有碰过她。在喜媚冰冷的眼光凝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成为一种亵渎行为。因此，男人们永远不能占有她，也就永远不会厌倦她。在她身上所抱的幻想，使得他们疯狂，使得他们的追求永无休止。

艾格博认为她是个蜂后。男人们得陪她跳舞，逗她笑。艾格博站在那里，顾不上找张桌子坐下叫一杯酒。他站在那里，打算鼓起勇气乖乖地让伏在那里的猛兽把他吞下。他想起很久以前有一次在沃雷机场上的情形。那是一个修得简陋粗糙的机场。那时，刚刚开始有民航航线。艾格博也在那里等着那不结实的"鸽子"① 把他吞下。他和他的姨妈在一起。他默默地想着饱经风霜、野心勃勃的姨妈的蛮干劲儿，她考虑她的布匹买卖比考虑他的生命危险还要多些。再想想父亲和母亲那不可思议的死亡吧。那是约翰逊神父② 和他的妻子艾格博公主。姨妈在他的第一本练习本上粗犷地写上了"艾格博"三个字，那他就是艾格博了。等到他再长大一些懂事的时候，他发现他不能不用约翰逊这个姓。可他还是艾格博。"你还得去上学，"姨妈说。"象文明人那

① 指飞机。

② 艾格博的父亲。

祥到拉各斯去上学。你那异教徒外公只会教你数你有几个老婆，教你计算你走私得来了多少东西。等到长大有了出息，闻不到那水边的湿气，你害怕的心情就会消失了。”上飞机的时候，他挣扎地又踢又咬，抓住栏杆不肯走。进了机舱，他还想打开一个舷窗跳下去，引得乘客们哈哈大笑。飞机开动的时候，震颤使他安静了一些，随后他又大喊大叫起来。但是，他看见飞机飞起来，就象他平时假装飞行那样，就突然安静了。他向下看见了那条河和往后飞快退去的红木树林，竟高兴得在位子上蹦跳。他头顶上的天空好象巨大的孔雀冠毛开成的扇子。艾格博转身对他的姨妈说：“姨妈，上帝就住在那里吧？”恐惧完全消失了，象一只死鸟一样掉到下面的河流里消失了。艾格博睡得很香，一直睡到飞机降落。

艾格博坐下。他担心地摸摸衣袋，摸到了那叠钞票。有个小男孩走拢过来。孩子的尖脸上长满了麻子。他站了半天，艾格博才知道他是管这张桌子的服务员。“来杯威士忌。不，白兰地吧，加点柠檬。呃……请你拿双份，柠檬也要双份。”

孩子走后，艾格博站立起来。别慌，别慌，还没开始喝一口呢，但他觉得该行动了。别慌，别慌，别等她抬起头来，等到她认出他，否则他就会紧张得再也鼓不起勇气来了。

他很吃惊，怎么这样容易。他请喜媚跳舞，喜媚立刻站起来跟他走。她漫不经心地站起来，什么表情也没有，什么意思也看不出来。只是站起来（她好象一直在等着别人请

她，总有许多人请她），跟着他走。艾格博请她原谅他的手心不断出汗，一面领着她优美地跳狐步舞。他对高年级学生的舞蹈班很有兴趣，跳舞的水平高于一般学生。他想，我抱着她，这我已经很满足了。甚至把她搂得稍微紧一点，他都不敢，觉得进一步的要求就会破坏整个晚上的欢乐。他计划得不好，太仓促了。这事得慢慢来。等水到渠成，就根本不用请她了。也许到她家去看她？等到他能跻身到喜娟那令人钦羡的圈子里，然后再到她家去？

他怎会说出下面这句话，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问："我送点什么酒到你的桌上去呢？威士忌好不好？或许杜松子酒？"

"你还年轻，"她说，"别乱花钱。"

他一下子泄了气，便把她送回到她的男人堆里去。这时他才发现，她的桌子上摆满的酒不是一杯杯，而是一瓶瓶。但他只叫人给她送去一小杯。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他什么都没看见，只是长时间地守候。来来往往的都是老练的人，做大买卖的，当律师的。医生是最神气的了，因为那时这是最好的职业，说明你最有才气，胜过最优秀的人。只是最有天才的白人才能获得这样深奥的知识。然而整个晚上，喜娟还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萤火虫在她身边飞扑，都烧死在她的脚下了。

她周围还有许多捧场的。她容忍那些能当她护身符的人。他们熟练地给她跑腿，千方百计取悦于她。他们痛饮那永远存在的希望之酒，期待得到她的青睐。艾格博坐得

远远的，被妒忌和仇恨折磨得精疲力竭。他不动脑子地喝着白兰地。白兰地使他的胸膛燃烧起来时，他便憋住气。等到他多少冷静下来之后，便想离开这个地方了。他开始真心盼望午夜去同德吉阿德一起喝茶。德吉阿德，啊，他那里才有真正的安慰。

“快把找头给我，”艾格博对那侍候他的孩子说，孩子就跑开了。

白兰地给他的幻觉染上了黎明前热带的烟雾。艾格博发现自己已在想入非非，走到了自我毁灭的路上。他想起自己毕竟还是童身，那为什么不找喜娟呢？为什么不能由喜娟第一个把他引入生命的奥秘之门呢？他自思自忖。他想，不对，他的愿望远不止此。想到这点，他取消了打退堂鼓的念头，象疯了一样惊得跳了起来。原来他要的远远不止这点，他这极其简单的想法使得他全身充满了力量。啊，这才是他追求她的真正原因：他到这里来，是想把她从这里带走，让她离开这个环境。他要娶她为妻！他记起他上次那一往情深的行动，想到他过去隐士般的生活方式，他对其他的女人就毫无兴趣了。啊，这一切难道只是为了今夜一夜？仅仅为了今夜一夜？不是的，他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过一夜就了事。喜娟一定得跟他走，跟他成个家。

他又走过去请她跳舞。她一定已经说过十几个“不”字了，但是艾格博没听见。“不，我不想跳舞。”但艾格博什么都没听到。“我告诉你，我累了，我也不喜欢这种舞步。下一次，好吗？”可她现在怎么不想跳舞呢？他现在有那么重要

的话要对她讲啊。过一分钟，她可能就不在这里了。他了解喜媚，知道她常常会神秘地藏起来，好久都不露面。是的，这一分钟喜媚还在众人围绕的中心，下一分钟她就会走了。跟谁走了呢？接着又是好几个星期，不知她的去向。

喜媚怎么可以这样折磨他、打击他，对他说："这次不行"呢？下次等待的时间可能比这准备来找她的时间还要长！他死死地站在那里，被吸在她旁边的地面上。他忽然意识到，他想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并且坚持说："我有话要跟你说啊。"

"在这里说不行吗？"她的口气很温和，不是很耐心，也不是不耐心。

艾格博，一动都不能动……喜媚真是造物主造出来的奇迹。你的脸这样光滑，就象潮汐冲刷过的河底淤泥。但是没有螃蟹想在它上面爬过，没有顽皮孩子想在河的女儿洗浴时在她身上乱涂……海的女王啊……水神耶莫迦的女儿……

"听着，小伙子，回去吧。你没听见这位小姐说她不想跳舞吗？"

这是个陌生男人，他不认识。这个男人与他毫不相干，却站起来代她说话。我再也不会这样幼稚了……再也不会……我要同所有这些人争一争，同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争一争……我这是想干什么啊……？束手无策地让人这样抓住，让捧场的人为她说话，让这人用一只沾上威士忌的湿手捏着我的手腕，把我的手从她身上掰开，把我推走……

艾格博听到自己的声音压过了音乐声："放手！"谢天谢地，这里没有人认得我。要是我让他在醉汉吐出来的脏东西上面打个滚……

"你自己放开手吧，朋友。"这人又拉他。"你是什么人，胆敢在这里大喊大叫！"接着又上来了两个保护人，准备动手。

喜媚拦住他们。"算了，算了，放开他。你们干嘛跟这孩子过不去呀？"

孩子！倒真是那么回事！孩子！

他总算回到座位上了。座位比门离他近些。再说，这个时候可不能走。等待已经不是磨难，因为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他连她离开都没看见。

过了好几个好几个钟头，也许只有几分钟。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张尖瘦的小麻脸，这是第七次了。"好的，好的，还要一杯，这次要威士忌。"

"好，先生。小姐要你去。"

"嗯？"

"小姐要你去。"

艾格博慌张地四处张望，几乎不敢相信喜媚已经不在那里。他生气地一把拧住孩子的耳朵，使劲拧他的耳垂。"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孩子痛得脸都歪了，分辩说。

"说吧，哪个小姐？在哪儿？在哪儿？"

"那一个，在出租汽车里。"

艾格博尽量使自己清醒清醒，想赶走眼前的幻觉。但孩子是在那里，他说的是实话，这是明显的。

“先生，找给你的钱。”但是艾格博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出租汽车的车门是开着的，喜媚坐在外侧的座位上。艾格博站在那里，好象被钉住了一样。

“好啦，上车吧。”

艾格博笨手笨脚地跌了进去。

这是我忘不了的喜庆日子，忘不了的喜庆日子……他想起了一些在女色上老练一点的孩子对他的警告，他们说到那又是渴望又是焦急又是担忧的关键时刻的心情，说到紧急时刻可能……会硬不起来？上帝呵，在我受到考验的时刻，可千万不能作弄我，让我……让我出丑啊……

“你不该去跟那些大人物顶嘴。你只会吃亏。”

可是，艾格博看都不敢看她。他只想找个办法逃走，渴望此刻不在这里，而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德吉阿德的房间里会得到永恒的安全。与其眼看就要到来的出丑，不如接受宗教的考验。难道他真可能这么傻？除了听过别的孩子吹牛和第四班的一堂课之外，对男女之事一点也不懂，他就跑来找她？课堂上听到和同学们说的那些事情，和面前这崇高的现实相比，显得太下流淫秽了。

出租汽车停下时，他赶忙掏口袋。但是，喜媚按住了他。她把手放在他鼓起来的裤子上，艾格博缩了一下。“省下吧，”她说。进了屋子，她便把门锁上，转身对他说：“不要

太着急。你不是很有经验的。事实上，你一点经验也没有。”

……如果我一开口，我肯定憋不住会射出来，如果我说话，刚刚硬起来的又会软下去了。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一眼看穿男人？是不是她们把男人的底细知道得清清楚楚……？

她走进了一间内室。艾格博四处看看这个房间。除了看到喜媚无处不在，别的东西他都看不到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

喜媚又回来了。他尽量压抑愈来愈厉害的兴奋。

……上帝啊上帝，如果这是罪恶……上帝啊，让我永远沉沦吧。但是今天晚上，只是今天这个晚上，我要在这里顶礼膜拜，除了她的光芒启示，让我再也看不到别的光芒吧……

“你还没脱衣服哩。别动了。我来给你脱。”开始时他没有感觉，因为他把牙关咬得紧紧的。“你真年轻啊。”她说。这时他站着，她跪在他面前，仰脸看着他。艾格博忘记了自己，低头看着她，很害怕。他感到心里很痛苦，莫非这就是爱情？但是这种感觉马上就消失了，因为她顽皮起来——就在她开玩笑的时候，她也是一副严肃的面孔。“你看你的心快跳出来了。别着急呀。”她浑身上下抚摸他，他身子飘起来了，脚下没有了根。

这时，他觉得危险临近。为了避开他自己害怕的事，他问：“哪个男人你都不爱吗？”

“嘘——”

他咬紧牙关，匆忙地胡乱说了一大堆自己都不懂的废话。这纯粹是为了自我保护。

……他飘飘然了，脑子闪过沃雷机场上一丛丛老高老高的草，一阵疾风吹过上面，我就是风里面鼓胀胀的袋子，躺着一动不动……

"亲爱的，你在说什么呀？"

"……鼓胀胀的袋子，在一阵疾风里，飞机场上长得长长的草，躺着一动不动……

"你说什么呀，亲爱的？"

虽然这件事又微妙又复杂，但它意味着痛苦。他长时间以来已经作好了准备，现在更是准备好了一切。但在这个时刻，他却发现自己好象用手指紧紧抓住悬崖峭壁的边缘吊在那里，拚命想留住这个时刻。他心里感到又恐惧，又痛苦，可是又甜蜜。过去的生活在他脑子里一幕幕闪过，不知道现在这件事对他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上帝呀，让我在黑暗中吧……

"哦，亲爱的，你说什么？"

因为欢乐是有罪的，而过度的欢乐就该入地狱了。可是，德吉阿德，德吉阿德啊。他明天要告诉德吉阿德：你的生活是单调的。那么单调，那么死气沉沉。

……在隐蔽的水流里，一条包着茎皮的独木船分开了芦苇丛，无可翻悔了，上帝啊，不能回头了。一条朽坏的、笨拙的大船……

"可是亲爱的……"

……一个孤零零的豆荚，在尖细的大腿间钻进那棵猴面包树，树秃了，浓雾围绕着它。朦胧，震撼人心的骚动，他一时停住了……

“亲爱的，告诉我，你怎么啦？”

……进去了，水淹没了它，水淹没了它。男人享受花须，女人则享受块茎。朵朵云彩在等着上帝选中的人……

……一条黑黑的木船，把下面的雾拨开……让我躺在黑暗里，在黑暗里哭泣吧……

五

挑选这样一个早晨来惹恼这位姑娘真是太不知趣了，不过萨戈还只看到衣柜（他以前从未进来过这间卧室），对德亨娃跟姨妈、妈妈之间的纠纷也一无所知。德亨娃终于把她们俩送到了公共汽车站，现在冲进屋子来，几乎要把房子掀翻，急急忙忙梳妆打扮要赶去上班。喧闹声把他吵醒了，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珠和她衣柜上的圆把手正好形成"四目相对"。

他终于问道："这是你自己买的吗？"

"什么东西？"

"那只衣柜。是你自己买的吗？"他大声嚷嚷就为了要响过外面的雨声，是啊，又下雨了。声嘶力竭地喊叫把他的头都要炸裂了，但他绝不罢休。

"假如你的意思是说没人养活我。"

"当然不是由我来养活你。"

"你也养活不起我。"

"这也没什么好吹牛的。"

"听着，我连觉都没睡，现在又得去上班，你有什么侮辱人的话都留着等我回来再说吧。"

"在这个该死的国家里，所有的女人都那么热中于被人

侮辱。"

她把一件紧身衣硬套在身上，那种一扭一扭的样子活象一条被逮住的鱼，可是萨戈笑不出来，因为刚才的大声嚷嚷使他头痛欲裂。德亨娃摸到衣柜的把手拉开柜门，挡住萨戈的视线。柜门靠近他打开，他厌恶地一缩身。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话。这讨厌的东西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吗？"

"是的，怎么样？你就尽管损我吧！"

这时萨戈才想起刚才那两个女人。直到他感到天旋地转、四周一片漆黑的这个时候，刚才的情景才又慢慢回到他的脑际。他渐渐从这种情况中恢复过来，现在神志清楚了；想到自己不知给德亨娃添了什么麻烦，他心中不免有些内疚。他小心翼翼地问道："刚才那两个女人大概是你的亲戚吧？"

"不，她们是从我老家来的两个吸血鬼。究竟有什么好叫你大嚷大喊的？"

"我……不知道……她们真把我吓昏了。你知道，特别是那个女人，摆出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派头。"

"那是我母亲，住嘴！"

"哦，我的意思只是……"

"用不着说你的什么意思了，"这时她不是用粉扑轻轻地搽脸，而是在脸上使劲地乱拍，结果香粉飞得到处都是，都沾到她头发上了，还在她灰色的衣服上洒上厚厚的一层。"瞧你把我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没让你这么干呀，假如真是由我引起，那就抱歉了。”

现在他比较客气地说：“出什么事了吗？”

她根本就不回答。他探过身子想碰碰她，她却躲开了。“好吧，至少告诉我，是不是她们给你找麻烦了？”

她走过去把衣柜门关上，柜门轻轻地碰着他伸出来的胳臂。他猛地向后一跳，不禁使她大吃一惊，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你怎么啦？”

“我没什么，都是那该死的衣柜。”

“衣柜究竟碍着你什么了？”

“碍着我什么？我的天啦，你的意思是说你一点儿也不明白？”

“我得上班去了。”

“不，不，等一等。否则，我发誓，在你回家之前我要把它拿到外面去烧掉。”

“请吧，在这种雨天里，它烧不起来的。”

“那上面滴滴答答都是油，也烧不起来？不过现在你还是把真相告诉我吧。你是不是迫不得已留着它？它是不是你姨妈或者奶奶的礼物，所以你不敢把它扔掉？”

“是我买的。”她气得忍无可忍。“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就把不喜欢放在肚子里，用不着乱嚷嚷。”

“这个女人准是瞎了眼……但你至少可以感觉到吧。你打开这扇门，是不是？你一定碰过它上百次了，难道你从来没有觉得这壁虎似的皮怪恶心的？”

"谢谢。我想我们又重弹旧调了。你总不让我们忘记你去过美国，使用过那些未来派的家具。"

"这还不是个式样问题。你怎能忍受去碰这把手？"

"把手？可它是这柜子最好的一部分。"

"那你的感觉一定是僵化了，就跟这讨厌的东西一样。你到底为什么要买一个假花形[①]的把手？瞧它那漆，我告诉你，我觉得恶心极了。"

"是呀，你昨晚喝得太多了。"

为了报复，她狠狠地把门砰一声关上，以惩罚他酒后的胡闹。他一下子觉得身体内部又象开了锅似地翻腾，只是现在还不太利害，可怕的衣柜已经使他有些麻木了。

在西雅图，有一天上午，他喝得酩酊大醉之后，曾看见一粒小石子被他前面的一辆汽车压得弹了起来，慢慢地滚动。他本能地赶快躲开，可这小石子毫不含糊地穿透他汽车前面的挡风玻璃，打在他左边的太阳穴上，他的头立刻破了一个洞，如同挡风玻璃被打穿了一个洞一样。他忍着痛等待整个车子砸下来。幸亏脑壳没有伤，他只觉得脑子里转呀转地在等着接住灰色的碎片，因为它们应该裂成碎片。等待中的萨戈觉得这事很不人道，就象住在楼下的人在等着另一只鞋掉到地板上似的[②]。他就这么睡着了，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阴沟里。

萨戈突然紧张起来，等着阵痛过去……肚子里象有一

① 这个把手是花朵形状，萨戈称为假花，是后文他看到假的水果不能忍受之情的伏笔。

滩烂泥在翻腾③，喝威士忌酒的夜晚总要发生一次这种事情……萨戈呐呐道："我的结局和开始一样都在石头上……至于衣柜，这是谁那么缺德想出来的馊主意？"

这个叫人心神不定的家具是鸡心形的。廉价的木头漆上一层清漆，漆好象老在滴落。柜顶倒很巧妙，鸡心的顶点是正常的尖形，朝着天花板的方向，可是门一打开，就看得见里面原来是平顶，上面放着皮箱和帽盒。那天早上，里面只有一只帽盒，他马上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只帽盒上，头也就不痛了。很奇怪，看见这只帽盒，他就想起了一位爵士，他皱紧眉头拼命回忆他究竟是谁。

这一用力，他又感到一阵眩晕，躺倒在枕头上，豆大的汗珠从前额流下。这时，他希望德亨娃没把他一个人撇下；尽管她实在叫人生气，但她有一双温柔的手……啊哈，想起来了，德林诺拉爵士，这是董事长的名字。他歪着头看看那只帽盒，向它眨眨眼。德林诺拉爵士，当然啰，这就是你的名字。

房间完全暗了下来，越来越闷。萨戈发现自己老把眼睛瞄着那只讨厌的衣柜。

---

② 这是一则古老的故事，住在楼上的人脱下一只鞋，砰地掉在地板上，住在楼下的人一惊，睡不着了，于是他就等着第二只鞋再掉下来后再睡。谁知楼上的人已觉悟到自己的莽撞，就轻轻地放下第二只鞋，这样住在楼下的人就再也听不到这第二声"砰"的声音，他就永远在等待中，永远睡不着。

③ 萨戈老在闹肚子，这些描绘都是后文他发表"大便哲学"、"厕所理论"的伏笔。

向你致敬，德林诺拉爵士，向你致敬！哦，可是你这四脚蛇，德林爵士①，尽管你的皮肤象水龙头似地哗哗流着臭油，但它还是疙瘩累累，难看死了。

显然，接见这位爵士幽灵的时刻到了。哦，他终于死了，戴着他的帽子和假发，德林诺拉爵士死了。窗帘猛地往里吹了起来，飘在他的脑袋上方，象一张灌满了湿风的帆。萨戈没有起来去关窗户，雨点很清凉，还滴了几滴在他的嘴唇上，他美滋滋地舐了舐。窗帘在窗边飘呀飘地逗着这只帽盒，就是没让它掉下来。萨戈又想起一份报纸上登载的德林诺拉爵士戴着礼帽的照片，那是在他沿着圣詹姆斯花园街走去接受皇后授予他爵位时拍的。

"不，"萨戈大声说道，"他们夺不走你的爵位的，德林爵士。他们会把它同你一起埋葬掉的。但是这顶礼帽，让我们想想看，这顶礼帽，我们现在该怎么处理这顶礼帽呢？当然除非你戴上你那顶法官的假发。萨戈想起人们怎么给德林爵士起个"不可一世"的绰号，禁不住咯咯地笑了。

德亨娃的衣饰毕竟有些份量。帽盒仍在原地巍然不动，衣柜的门慢慢推开，非常慢，尊敬的爵士本人从里面走了出来。除了胸前罩着德亨娃的胸罩外，全身一丝不挂。萨戈突然假正经起来，张口大骂。

"德林爵士，你要干吗？你简直不象话！"

"不可一世"非常严肃："哦，你错了。你大错特错了，

---

① 德林是德林诺拉的昵称。

先生。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对不对？其实这只是一条小虫。”

“我抗议，德林爵士，是不是所有的董事长全是这种德行？想想看吧，你一度还当过法官！”

“别提了。这些政客，你永远不能信赖他们。唉，他们是怎么出卖我呀！”

“是吗？”

“你们年轻人什么也不懂。不过没关系。有朝一日轮到你们来领导这个国家……算了，不说这个吧。你知道不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方法埋葬我？你当然知道我的心情。”

萨戈固执地说道：“你必须回去。至少穿点什么。把自己遮严实了，或者把爬在你大腿和肚子之间的小虫子甩掉。”

“年轻人，现在衣服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萨戈点点头：“这倒是真的。德林爵士，你从来就不怎么需要衣服。”

“是呀，即使现在，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原则。服装并不能造就一个人。你知不知道报纸至今还在引用我这句话？”

萨戈把耳朵掩起来：“别说了，德林爵士，你忘了当时我在场。”

“不可一世”歉然点点头：“当然你是在场的。我常看见你，我怎能记得清楚哪一天我得罪哪一个人了？不过我希望你别记恨在心。我是凭良心做事的。”

萨戈哼哼哧哧地看了他一眼。

“可是，总之，我不是付出代价了吗？另外一伙人一掌权就把我撵走了。唉，我知道我是辞职的，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有那么许多年轻人来接替我！”这个“不可一世”开始笑起来，古怪的瓮声瓮气的笑，这对萨戈火辣辣的酒神经倒起了镇痛作用。“所以你看，你不能把人看扁了，我毕竟还是个有爵位的人。这也是我还戴一只胸罩的缘故。”

萨戈承认他没看到其中的联系。

“至于说到勋章，年轻人，勋章。你知道，他们授予你爵位的时候，就在你身上别点什么东西。所以我确实还保留着爵位。”

“德林爵士，我倒要责问你这一点。勋章跟衣服怎么分开的呀？”

“算了，算了，年轻人，别想用法律论点来难倒我。我懂得法律，我的法官同事也承认这一点。假如不是那些政客把我引上歧途……”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尊敬的爵士，我的意思是，比如说你的哲学，是不是那个假发使你成为一个法官的？”“不可一世”吃了一惊，他那空洞的眼窝里，法官的眼睛好象进了沙粒似地眨巴得利害。

萨戈毫无恻隐之心地追问：“那么一个勋章如何造就你呢？”

“不可一世”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有好长一段时间，玩着他下巴颏底下的胸罩。这个时候他真是名副其实的“不可一世”，他的外号就是这么得来的：在恐怖的法官席上，他

一副阴森森的神态，把眼镜架在鼻子上，高高在上地瞅着犯人。这时，他说话的声音就象坟墓里发出的阴森森的声音：“但是，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所有的东西……”

“是你自己选择的。”萨戈说道。

“不可一世”突然警惕起来，汗毛根根竖起，象要跟人打架似的：“唉呀，我们被人看见了，”说完就钻进衣柜里去了。

接着，萨戈看着德亨娃推开门进来。

“你在跟谁说话？”

“我在祈祷。”

“听起来，你象是跟人聊天。”她说。

“也许跟我自己。”

“你病了。”

“我知道，都是那个衣柜作怪。”

她开始在碗柜里翻找东西，又到处喷上水。他的眼睛跟着她转，不知道什么事叫她这样心神不定。突然她把床往外一拉，从他身上弯过腰去。萨戈真被吓着了，喊了起来：“别碰我！”

她一直弯过腰去看看床和墙之间到底藏了什么。萨戈皱着眉头说道：“天哪，你何必气势汹汹呢？”

她只是把床推回原位；床和墙一撞，他同床上的东西全都颤抖起来。

“谋杀犯！谋杀犯！”

现在，她只是盯着他看：“你是不是最好去看看大夫。”

“我没什么事，你走开。”

“你为什么大喊大叫，你以为我会打你吗？”

“我以为？你一个早上除了打我还做了些什么呢？就看看我的手吧，哼，看看它们。”他说着就举起手来。

“是呀，它们在颤抖，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酒，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那跟这个没关系。你把床往墙上捅，你等我把头伸进门洞就砰地关上门，你穿着木屐踩在我的酒神经上走……你干吗不干脆拿把斧头把我劈死算了，你这坏女人？”

他好象伤心极了，而德亨娃却在想，男人真跟小孩儿一样。他们真是一点痛都受不了。她坐在床边，突然非常温柔地扶起他的头枕在自己膝盖上。萨戈起初还听话，渐渐就对自己的虚弱感到难为情。“走开，”他猛地把头挪开。“你干吗回来呀，假如你想拥抱我，至少把手擦擦干呀。”

她的反应使他大吃一惊，因为她几乎是立刻眼泪盈眶。为了掩饰，她又开始满屋找东西，那气势汹汹的样子是她从来没有过的。

“有没有可能，也许我看到过你要找的东西？”

“一把锉刀，我昨天带回家来的。”

“办公室档案①？”

“不，是指甲锉刀。”

“用不着那么挖苦人。只要告诉我上面有没有打上‘绝密’记号？”

① 英文里的案卷、公文夹和锉刀都叫file，所以这里两人虽然都说file，却各有各的意思，说不到一块儿，又引起了误会。

“你看见它了？”

“没有，但是我有特异功能。”

“求求你，比欧登……”

“在汽车前座下面。”

“可是……”

“是我放在那儿的。我在铺子外面等你的时候看了里面的内容，差点儿被你发现，我就赶快把它塞到座位底下去了。”

她看着，好象不知该怎样杀掉他才好。“我觉得那里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他开玩笑道，“不够编一篇丑闻报道。”

萨戈从头到脚都绷紧了也没能挽救自己。她把门打开，能开多大就多大，得意洋洋地看着他。她让他等呀等呀。然后使尽全身气力把门砰地关上，把他的头夹在那个转动的绞链中间。象这样的女人……你应当把她们打死……萨戈忘了自己身体的虚弱，只一步就解脱了，在她后面跳了起来，顶着衣柜支撑自己，然后用两只手去抓那两只眼睛似的把手，它却把他弹了回来。对自己熟悉的身体居然虚弱到这种地步，他实在感到很意外。通常喝醉了只是脑袋瓜不管事儿而已。他真希望自己能恢复到往常的状态。记得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他曾爬到一座三层楼的窗台上，直到一个纽约警察拿枪口顶着他，把他带下来。他们误会了。“我是想法回到自己卧室去的，”他说。可是这位警察向他笑笑：“当然，当然，不过你还是乖乖地下来吧，黑鬼。”

德林爵士那天上午又出现了一次。萨戈睡了一小觉之后，情况似乎更糟了。他看见德林爵士倒退出来，这位爵士背部那种波动起伏的模样实在太滑稽了，他不禁大笑，推知头上马上挨了一巴掌，就如窗帘噼噼拍拍的声音一样响亮。

“这是你年轻的夫人吗？”“不可一世”问道。

萨戈不想再聊天，所以假装睡着了。

爵士好象有点顾影自怜的样子说道：“你不愿跟我聊天了吗？你知道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你的朋友？”

“是呀，唉，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其实，过去是一定要提的。你过去是我的朋友。至少你现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你知道，最近，这事实真相开始对我变得至关重要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谈事实，是不是？”

“是呀，那时没有时间谈。”

“现在，除了事实，我一无所有了。我现在唯一做的就是，日夜盯着你们。这就是为什么……等一等，我要把这个脱掉。”他脱下胸罩。“现在你满意了吧？”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记得吗，那是你的哲学？我恰巧是喜欢衣服的。”

“你是对的，现在我满意了。他们要埋葬我就这样埋掉，连寿衣也不要。”

“我懂你的意思，穿上寿衣也不能成为尸体。”

德林爵士理解地点点头，他一路眨着眼睛走进了食品柜。

很难想象德林爵士是个死人。萨戈第一次站在他面前的时候，是一个申请工作的人站在面试委员会面前，这位爵士就象正人君子似地把他训了一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不但得到了这一份工作，并且一直维持到今天。不仅德林爵士一个人，而且整个《独立见解报》，都反对他的光临。当然，通讯员马西阿斯是例外。假如有“吉兆”这个说法的话，马西阿斯就是一个。萨戈上任之后，马西阿斯继续玩他那奇迹般的把戏，把萨戈钉在办公桌上；他就象一条猎犬，巧妙地把所有的事实真相都摆在萨戈面前。或者，准确地说，是萨戈把马西阿斯关在办公室里，然后说：“你这个无赖，现在再把事实真相讲给我听吧。”

因为毕竟是马西阿斯让他等待这次面试，所以萨戈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差遣他去买啤酒来庆祝一番。

“把门锁上，马西阿斯，”萨戈从马西阿斯手里接过啤酒，倒满自己的酒杯。“你喝另外一瓶。”

马西阿斯挺窘地说：“谢谢您，先生，”然后转身准备出去。“你想去哪儿？就坐在那儿吧。我想你只好直接就着瓶子喝了，我只有一只杯子。”

“好吧，可我能不能去食堂喝？”

“为什么？我要你跟我一起喝。是不是因为我在场倒你的胃口？我知道你相当敏感。”

马西阿斯声辩说，他很愿意同萨戈作伴。

“要是这样的话，别坐在椅子边上。别那么紧张，老兄。你怎么啦？我要跟你谈谈。”

"好吧，我是怕其它办公室的人叫我，报馆里的通讯员是很少有闲功夫的。"

"作为这里新来的一员，总得有人告诉我这里的规矩，是不是？"马西阿斯点点头。"好，就为这个目的，我打算今天一上午要独占你。喝！马西阿斯。"

"是，先生。"马西阿斯恭敬地服从了。

"请不要再用'是，先生'来回答我。"

"是，先生，唉，对不起，好吧。"

"这就对了，但是别忘了。"

"是，先生。"

萨戈愣了一下，马西阿斯不禁大笑起来。

"啊，你倒挺有耐性的，好吧，这样做还得慢慢习惯呀。"

萨戈拿出他的公文包，从里面拽出一大捆书，"喂，马西阿斯，跟你认识是我回国之后碰到的第一件好事。要不是你，我永远得不到这份工作。我能否待得长，就全看你的了。"

"怎么会呢，呃？"

"这就是我要向你解释的。你瞧，你和我是同胞。"

"同胞？好吧，不过我不懂。"

"马西阿斯，我不能让你也叫我比欧登，因为我觉得公事上的礼节还是需要的。不过，你这口口声声的'好吧'，跟'是，先生'一样无聊。"

马西阿斯有点不耐烦了："好吧，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该怎么称呼您？"

"叫我'萨戈先生'就行了。"

"行,先生。"

"象我刚才说的,马西阿斯——哦,对了,你想知道什么叫同胞。嗯,这就是,让我瞧瞧该怎么说、哦,对了,这就是说我们要平等相待。"

"啊哈,我懂了。"

"你记得我第一次来谈话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萨戈没有立即回答他,而马西阿斯的眼睛突然张大了。"我敢肯定你是指公共厕所那件事?"

"对极了。"萨戈把那一本书打开,递到他面前。"为了解释我的看法,我想每天给你念一段非常重要的演讲稿,这是我研究哲学时的著作。每天我在这里的时候,都给你念一点,假如你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假如我们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可以组织几次讨论会。"

"是,先生。"

"这是我那论文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的指导教授不接受我的这个论题。我想,他大概觉得这个论题太深奥了。我需要有个朋友,马西阿斯,因为,你瞧,我觉得我是提着脑袋来这里工作的。不过,假如我们每天读一读这篇论文,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把它作为我们的圣经,它会给我们力量和安慰。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对宗教有兴趣吧?"

马西阿斯严肃地点点头,萨戈又向他那瓶酒指了指,"喝吧,马西阿斯,对你有好处的。它会帮助你产生一种希望接受新思想的情绪。"马西阿斯听话地喝了,一只眼睛向

门口瞄了一瞄，心中在琢磨什么。萨戈的声音把他叫了回来。

“瞧，马西阿斯，你是天生的排泄……”

“先生？”

“排泄……呃，算了。你是白纸一张，经过一段学习时间之后，你自会懂得，不用着急。这不过是掌握这个规律的一些基本原理的问题罢了。但从精神上说，我的朋友，你已经入门了……”

“啊呀，等一等，我已经搞糊涂了。”

“马西阿斯，这没有什么难懂。你只要好好听着，就能弄懂大便的哲学。”

马西阿斯咧嘴笑了，萨戈清了清嗓子。

“……这些日子我在研究各种主义，从顺势治疗主义到存在主义。假如说我是专谈个人私事，那是因为在叙述我个人历史的时候，我泄露了自己在哲学研究上的秘密，仅此而已。因为排泄是一种大典，前人没有这种理论让我师承，我只能感激全人类给我的启示，这是我不知其起因的一种景象，而我只知道它是自然界不变的法则。假如说我专谈个人私事，那是因为，在人类的生存中，排泄必须列为最内在的哲学。排泄是生理机能上的、精神上的、创造性的、或者具有典礼气派的活动，排泄是真正以自我为中心的纯哲学。至于定义，女士们先生们，这样说就够了：排泄不是一种抗议运动，但它确实提出了抗议；它不是革命，但它确实是造反。排泄——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是难以预测

的事情。排泄是创造力中最后一个未在地图上标明的矿藏。在它的自相矛盾中蕴藏着创造的核心——排泄就等于生育。我不是弥赛亚救世主，但我不禁觉得我是生来充当这个角色的。我由于先天失调，初次大便时是很痛苦的，但是大便一拉出来，就有一种飘飘欲仙的解脱感。我天生有一个爱使性子的肚子：我生气了，肚子就痛；我饿了，它就闹翻了天；我挨骂，它也有所反应；我倒霉的时候，它就越发不可收拾了。它总是焦虑不安，紧张得不得了。一到我考试的时候，它又来劲了。我谈恋爱的时候，它也总是发动突然袭击。我的好朋友，一个预言家有幸……人们常常怀疑我装病，借以逃避工作，而惩罚又来得很快；一个爱使性子的肚子对不公正的待遇是极其敏感的。另外一个影响我排泄反省的，是我小时候的情人的姨妈，她有时来我家做客，总象个野兽那样放屁。更精彩的是我母亲也有这种毛病。她是个虔诚敬神的放屁大王。她曾这样夸下海口，即使在她死到临头的时候，上帝也不会忘记让她放个屁而死。无论哪一天晚祷之后，上帝总要让她放出一声响屁，这时她就要叫全家来亲耳听听，于是大家就都说一声'阿门'。我对祈祷场所的概念一定是那时开始形成的，我去厕所的原因，与其说是生理上的需要，不如说是心理上和宗教上的迫切要求。我想可以这样说，在我的一生中，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就有了这种献身的意识，就是献身于系统研究和观察一个敏感孩子的消化行为。我赞成那种快速使劲、快速结束的众所周知的姿势。不过另一些时候，我也经历了那种紧张

的、不调和的情况，肚子不断叽哩咕噜，使劲，来啦，哗，拉下来了，终于达到精神上的解脱……①”

萨戈停了下来，看了看马西阿斯耷拉着的下巴颏，把书拍一下合上，说道："今天就讲这些。马西阿斯，我们第一课结束了。"

马西阿斯憋出一句："是，先生，非常感谢您。"让他的论文见鬼去吧，他不自然地拿起啤酒瓶来掩饰自己急着要走开的意图。

……萨戈等待面试委员会对他作出全面鉴定的时候，曾对整个报馆作了一次全面的游览。根据马西阿斯的说法，选择这个地方纯粹是政治上的策略。每一个喧闹的城市都有自己的贫民区，在这方面，伊萨埃科象征着现代非洲的首都远胜于欧洲各国的文明。有一些外国人喜欢猎奇，他们总能在伊萨埃科找到不寻常的色彩；在这个黑色的迷宫里，他们承认自己的经历是独特的，在垃圾堆中有人在玩"跳房子"游戏；心脏不好的人可以找到僻静的地方，同家庭主妇的锅碗瓢勺隔离开来。《独立见解报》在贫民区拥有一座大厦，报馆本身就是一个党派机构。它的馆址就是本地暴徒的安乐窝，而伊萨埃科则是富裕的发祥地。

马西阿斯解释道："现在本地泥瓦匠要来修理内部了，墙已经全部腐烂，所以他们请了胖女人来推倒它。从前这里是私人房屋，现在他们把墙推倒重新盖起来，把这房屋变

---

① 描写大便的情况。

成一间办公室，他们用人的身体把墙推倒，而这些人却不是他们自己的妻子。"① 他怒吼了好长时间。

萨戈从后窗望出去。墙完全倒在一条运河里，这条运河是通向浅泻湖②的。这里的水是污浊的、黏糊糊的臭水。大量的粪便一堆堆地浮在上面，随着水的流动往墙上贴。他回过头来问马西阿斯："你怎能在这种臭地方工作?"

"啊，第一次谁都会这样说，可是你看，我在这臭味中不是长得挺胖吗?"

萨戈叫马西阿斯带他去食堂看看。他买了一杯咖啡，可是没法喝。杯子是由两半黏起来的，裂缝的地方积满污垢。还很难形容是什么东西使食堂发出这样特别的臭味，油腻的水里还泡着昨天吃饭的盘子，可能就是这个满身汗臭的姑娘，最多十八岁吧，恍恍惚惚地给职工上菜，她的动作使人联想到厚厚一摞月经带。她在二十八天的周期中老是这样无精打采。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眼皮黏在一起张不开来了，她唯一的下意识动作就是用胳臂擦额上的汗，这就让人看见她胳肢窝底下一道白一道黑，又是粉又是污垢。她那抹白了的脸更证明她日常的梳洗只用白粉而不用清水。

萨戈冲动地问道："你听过电话吗?"

"嗯?"

---

① 马西阿斯没有文化，说话不清不楚，缺乏逻辑。

② 尼日利亚沿海略带咸味的浅水叫浅泻湖，其主要河流有流入拉各斯后面的浅泻湖里的奥贡河。参阅(英)伯恩斯所著《尼日利亚史》。

"我问你，你有时是不是也当电话接线员？"

"我，我自己？"

"是呀，你有时是不是在……哦，算了。"萨戈失望地放弃了问话。因为他无法向她解释，他有两次打电话给报馆，听筒给脏水溅湿了，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另一头听起来就象是她那钢琴键般的胳肢窝发出的声音。

他在门口碰到了马西阿斯，后者说，"好呀，我叫您别走远了。"

"我现在正要走，马西阿斯。不能再等下去了，等你们的面试委员会接见，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唉，别这样，他们马上就要来了，事实上温沙拉社长已经来了。其他的人跟着就会来到。"

机器的声音加上刺耳的咳声把他俩吓了一跳，一种窒息的声音把萨戈吓得钉在那儿一动不动。这声音是从接待台的方向传来的。可是那里已经没有接待员，也没有柜台了。萨戈看到的只是一个室内帐篷，用安哥拉帆布缝制的"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式"的帐篷。他惊讶地看到马西阿斯在检查这个把戏，并且自管自地咯咯发笑。声音又来了，一种水流的声音；这一次，萨戈看到一把办公室用的刀子，刀口正在帆布缝接的地方割开一条长道，一个女人的头从这个伪装的帐篷里钻了出来，用窒息无力的声音喊道："救命呀，他要卡死我了。"马西阿斯站在那里，手里捧着一只茶盘，上面有两杯咖啡，叫了起来："啊呀，啊呀。"就象化装舞会结束时一样，帐篷突然往后一掀，一顶猎帽①的长口袋荡在眉梢

上，大约离地面有七呎高。

"那个小妖精在哪里？"温沙拉社长问道，他把约鲁巴大宽袍一抖开就盖满了整张桌子，"她刚才还在这儿，我抓住过她。"他在宽袍里摸呀摸的，就是没能抓到那个刚才被他袍子罩住的女接待员。

象是神经错乱似的，这姑娘又开始在宽袍底下挣扎，她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把头伸到外面来透气。又是一阵咳嗽声，更难听更长，她的手找到刚才撕破的地方，于是温沙拉国庆节穿的大宽袍上的一只袖子被扯了下来。

"瞧，在那儿，这个狡猾的小妖精。现在到我这儿来吧，我的姑娘。"但他现在抓不住这个女接待员了。他拿这大块的布又想把她罩住的时候，她却钻到桌子底下去，从他的双腿中间利索地爬了过去，那一天就再也看不见她上班了。

"那个大怪物是谁？"

"不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温沙拉社长吗，他整天泡在酒瓶里，就象大卫和戈利亚特②。"

他嗜酒如命，但是对一个醉到这种程度的人来说，温沙拉社长倒还能保持镇静。他坐在摇椅上尽量往后仰，他那么大块头能够作此表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西阿斯走上前去："社长，社长，我不知道该跟您怎么说。"他背后挨了一下重揍，便把话缩了回去，咖啡也全撒在盘子上。

"那女人今天怎么啦，嗯？"他见马西阿斯吃惊的样子，

---

① 非洲有一种猎帽，顶上有一个口袋挂下来。

② 《圣经》所载，巨人戈利亚特被大卫所杀。

不禁大笑，笑完后才这样问道。

“社长，那是新来的接待员，您大概不知道。”

“新来的接待员？怪不得。”他又在摇椅里大摇一阵，马西阿斯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凑了过去。

“好啦，咖啡全撒了，我向校对员怎么说呢？”

温沙拉社长很了解自己的下属。他把手伸进衣服深处抓出一把小硬币：“你真是个混蛋马西阿斯。去给这里的每一个人买一杯咖啡——还有每一个女人。说得明确一点，就是给每个女人两杯咖啡，加上腊肠包子。走呀，滚！”

半小时后轮到他了，萨戈想——德亨娃有时候是多么正确，我们只蔑视小罪犯。他被带进来的这个房间很象宴会厅。一张豪华的地毯全印上了三吋长的鞋底印，与建筑物本身相辉映；这座建筑物是匆促之间盖起来的，而由一个受贿的贫民区检查员在第二次检验时就通过了的。这间董事会办公室却是另一个世界，与其它办公室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这座建筑物中唯一有空调的房间，墙是木镶板的，但在木板后面可以隐约看到刷着白粉的灰泥，而且在空调机不用的时候，上面还罩着一小块帘子，颜色同墙纸相配。

每一个座位都是一张往后倾斜的转椅，桌子倒是最好的红木做的，钉子在上面一刮就会留下一道白色的痕迹。每一个座位前面都放有一本金边的拍纸本，摆得与桌边成一定的角度。在一个角落里，放有一架搁置不用的电唱收音机，上面没有唱片，只有收音机在使用，不过也仅限于听听

新闻广播而已。收音机有九个不同颜色的闪光灯，还没有人发现它们到底说明什么。这是业务处长最引以自豪的东西。在他作第十一次环游世界执行任务到达德国的时候，这富丽堂皇的东西强烈冲击着他，使他只会呐呐地说："真高级，真高级。"女售货员一昧地恭维他的鉴赏力，他当场就用旅行支票买了下来。"顺便说一声，"他说道，"请一定到我住的旅馆来一下，示范示范怎么使用它。"

"我们不是要替您海运回去吗，先生？""当然，当然，"业务处长说道，"我的意思是，带着说明书来，给我解释一下，因为我不懂德文。"

"说明书上也有英文，"姑娘说道，"还有法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他的后面照例跟着长长一班人马，他回过头去同自己的私人秘书说道："瞧这些德国妞儿，多笨！"

萨戈停了下来，从一扇半开着的门看到里面一间房间。他回到走廊里，那里还有另外五个候选人在等着，他替面试委员会叫了一名进去，然后自己跑到校对间去找马西阿斯。

"厕所在哪儿？"

"啊，还没有叫到你吗？"

"还没有。快告诉我厕所在哪儿？"

他想起这一桌子没有教养、假仁假义、呆笨迟钝的癞蛤蟆，就考虑自己是不是还要去接受这个考试。他们把他从上一季度的壅塞池水中赶出来，赶到这没有出路的地方——来到这表面上的花花世界。花花世界，对，就是它，他还在回

味这个词儿的时候，马西阿斯匆匆地带他向厕所走去，一边说："你如果只要小便就在这儿，如果要大便可以到后院去，那里的残泻湖已经成为公共便池了。"

"不，马西阿斯，我要正正式式地'静坐罢工'。"

"静坐什么？我不懂……哦，唷，我知道了，您太有意思了，天哪，我可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马西阿斯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马西阿斯在头里走，可是萨戈的鼻子早比他们看到那些东西以前就到了那儿。他们看到湿漉漉的沾满尿的报纸小碎片，就知道要找的地方到了。从他回国之后，只有电台的厕所才能有效地禁止人们乱来。而这里的便池都结成了块，不能畅通，它的墙壁极脏，同电台厕所里的墙壁没法相比。肮脏、混乱，什么都全了，这使得萨戈的大便缩了回去。

马西阿斯不解地问道："我想，你说过要大便嘛。"

"不，不，那玩意儿已经不见了。"

"嗯，您的意思是说它罢工了？"萨戈已感智穷，他担心大量呼吸这里的空气会有害健康，就拉着马西阿斯拚命往外跑。"我们走吧，我们到别的地方去笑吧。"

"我走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让你坐下来①。有时候那玩意儿会回来的。"

"坐在哪儿？"

---

① 指坐下来大便。

"坐在哪儿?您说呢?象您这样的人是要坐下大便的。"

"你就不用管了," 萨戈觉得自己要是把真相讲出来就可能失去一个朋友。"我的肚子有时就是这样,无理可讲。"

马西阿斯没有被他骗过。萨戈愤愤然的话音已经把真相暴露了。"啊哈,您是不喜欢这个地方。真对不起,我们没有管理好它。"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再没有其它的厕所了?"

"有一个妇女用的,那在楼上。"

"行,我们去试试。"

马西阿斯无可奈何地大笑;现在,他终于认识到,他的这位伙伴是个好开玩笑的人,他只好带着他往回走,说:"其实还有一个厕所,那是给董事会和高级职员专用的。钥匙在总编辑手里。那里干净多了,没有乱七八糟的人。如果有人去偷用,我就警告他们别让人听到。有时,总编辑会去抓他们。"

"那么,这里只有三个厕所了?"

是的,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一个给董事会用的中性① 厕所。

这就有办法了。根据萨戈的原则,一个董事会,由于对排泄的虔诚信仰,把一间厕所锁起来专供自己人使用,那也是无可厚非的。萨戈怀着对这些长官的新看法,再一次走进董事会办公室;里面坐满了人,全体董事以及职工权利委员

---

① 这里作者故意用"中性"这个名词,意思是男女合用。

会的委员都在这儿。

失败的选举，补缺的任命，招募暴徒，财政支援，行政人员的裙带关系，行政人员的拉皮条行为，一般的善后工作，行政人员的姘居问题……萨戈最初几分钟让每张脸对号入座，发现其中一张脸比较突出。这张脸没有一般人那种茫然的表情。这张脸安详地出现在桌子的顶端，一对黄色的眼珠从老式眼镜的银框上方审视着四周。不过他自己也有一点怪，这就是他的帽子。这是一顶普普通通的约鲁巴布帽，两边有护耳，但这两只护耳已经破旧不堪、前后扑腾，已经不能正常地盖住耳朵。这圣人般的怪物有一个狭长的脑袋，越往脑后越尖，就象木刻双胞胎[①]的一个头，一个真正骨相学家的收藏品。萨戈瞪着眼睛看，他因刚刚回国，所以还没听到这个“不可一世”的著名头盖骨的故事，以及围绕着它的一系列传说。从来没有不添油加醋的，有人说他的头盖骨末端是个洞，又有人说它的末端是三相[②]，是它自己的避雷针。还有更好奇的人，想找到他的理发师来问个究竟。奇怪的是，这位德林爵士并不是白痴，而他的外表却象白痴。

“请坐下。”

萨戈还在琢磨，德林爵士为什么要戴这种约鲁巴帽子呢？而第一个问题却叫他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

---

① 西非木刻双胞胎小雕像，通常总夸张地把它们刻成长脑袋的形象。

② 这是物理名词，即多相交流电系统。这些都是挖苦德林爵士的话。

这个问题来自坐在温沙拉社长旁边的那个人，社长的大手正捧着一杯威士忌。萨戈看到这个公开的内阁会议，温沙拉社长是这些人当中唯一自得其乐的一个人。他同社长四目相视，这个老混蛋还眨了眨眼。不知什么原因，萨戈觉得温沙拉会投那个把威士忌放在他旁边的人的票。

萨戈颤抖了一下，心想这些人难道不知道空调设备是可以调节的？他朝提问题的人掉过头去。

这个无声无息的电唱收音机和业务处长，真象是一颗大豆的两瓣。萨戈试图不去理睬其中之一的孪生兄弟，但也没有用。除温沙拉社长外，现在大家都在使用那套精致的茶具喝茶。这套茶具是业务处长在去中国执行第十次经济任务时买的。他指着它向大家说："你们知道，从上海回来的契克也有一套，跟这一套完全一样。"

"怎么样？"业务处长看看四周，知道大家都认为已经等了够长时间了。"回答问话，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

"我不知道。"萨戈说道。

反应是一致的，大家都觉得这回答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他们在多年的职业董事生涯中，还没碰到过萨戈这样无知的人。

"你是说不知道吗？"

萨戈点点头。

看来，这次面试还没开始就结束了。这种情况破坏了步步紧迫的正常程序①。整个房间里充满了挖苦、愤懑的情

① 面试的程序应该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逼问应试者。

绪。唯独温沙拉不露声色。

“好呀，好呀，”他说，“这才是人们所谓的坦率回答。”

德林爵士对轻率的温沙拉社长狠狠盯了一眼，后者便赶快同别人搭讪去了。业务处长随便说：“好啦，假如应考人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来应考，我想我们也不会知道他为什么来？”

现在德林爵士开口了：“年轻人，我想你不会认为你是来浪费我们的时间吧。”

“不是，先生。”

“那就让他走吧，董事长。我们怎能跟一个对这事如此不严肃的人谈下去呢？”

“等一等，年轻人，我看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吧。”

“大概是，先生。”

“我可以肯定你还是个很有才智的人。”

萨戈不置可否。“用不着客气，我能肯定，你也自认为很有才智。”

“这全看我跟谁在一起。”

德林爵士语塞，但他决心不予理会：“现在跟我讲实话，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假如我们互相换个位置，你问我为什么要干这份工作，我说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想呢？”

“我会认为，你大概已经开始感到自己犯了个错误。”

业务处长快气炸了，他的毛孔涌出来的油腻腻的汗珠，汇成一股浊流，他通过破锣嗓子讲出极不明智的话：“你以为我是来忍受你这种傲慢、粗鲁行为的吗？你，一个小孩

子，是自己来这里求职业的。"

"我不是来乞求的。"

"不许在我讲话时插嘴，否则你就给我滚出去，我们要的是懂得尊重上司的人，不是象你这样自以为是的小孩子。就算你不是来乞求的，那是谁对这事有兴趣？你的长辈在请你走开或者坐下。"

"请原谅，"萨戈站起来准备走了。

"赶快走开。"他长嘘了一声。"这些小东西，全都以为别人非常需要他们，就因为他们有学位……"

德林爵士庄严地插话说："学位并不等于取得资格。"

这话对刚才的议论起到了平息作用。业务处长不响了。整个房间发出一片嘘声，让大家肃静下来。"这是这些孩子的通病，记住，学位并不等于取得资格。"

温沙拉社长在新的气氛下变得很有创造性，由于重新发挥老一辈人的智慧，他感到心情舒畅。他和董事长之间好象有一种默契关系，象圣人和被保护者，温沙拉看来急于想讨好，献殷勤地说："董事长说了，一棵树并不等于一座树林。"业务处长点头赞许，可是董事长打断了他，尽管脸露宽容的微笑，却坚决地摇摇他的圆锥头。"不完全一样。温沙拉社长，我的意思是，外表是不可靠的，他一进来，我就肯定他正是我们需要的人。"

"啊哈，董事长先生，你对人的性格缺乏判断力。"业务处长说。

德林爵士好象被人奸诈地刺了一下，被打蒙了。但是

业务处长对自己能说出这种话的盖世睿智还自鸣得意，他看不到由于痛苦的回忆掠过德林爵士脸上的变化。他，德林爵士，对人的性格缺乏判断力？假如不是有这种本领，有这种神奇的力量，除了从一个人的服装、假装的谦卑和悔恨的外表来判断一个人，那他这些年在法官席上又能有什么成就呢？假如不是神谕能看穿人们的内心，而把他们隐瞒的恐惧与嗜好都揭露出来，那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是无可指责的，因为除了上帝，他的话就是最后的判决。甚至于……有时候……是呀，有时候，大家所熟悉的人道主义也在他面前发抖，有时候，在人们极度绝望的时候也会一时性起，对他的尊严进行轻微的攻击。在他打败他们，以他铁面无私的外表狠狠震慑了他们，以他高度的客观性打倒他们和粉碎他们的时候，是呀，在这种时候，他就揣度上帝是否比他更利害。象今天早上这个头号人物，竟向他"不可一世"挑战！这些过去的日子①……德林爵士把帽子的护耳拉了下来，好象这护耳能给他的颈背搔痒，使他感到舒服。这些律师都很明白这个动作……当"不可一世"拉下他脑后的假发，把领子在这上面慢慢蹭的时候，就是要大声嚎叫的信号，因为德林爵士感到窘极了。这就是他要对使他黯然失色的人大发雷霆、大肆辱骂的时候。

萨戈出现在走廊里，觉得肚子又在作怪，又想大便了。

---

① 这是德林爵士的回忆。

有人追着叫他的名字，萨戈反而加快了步伐。马西阿斯，无所不在的马西阿斯，从一扇门里走了出来，就在离他三码远的地方硬要他停下。“啊呀，怎么回事，不是打架了吧？”

追赶他的人赶了上来，喘着气说：“萨戈先生，天啦，萨戈先生，你是运动员吗？谁都会以为你在逃避瘟神似地跑呀跑呀。”他停下来歇口气，伸出了手。“我叫恩瓦布佐，我就是总编辑。”萨戈一言不发地同他握手。“我对刚才发生的事深感遗憾。”

“噢？”这时萨戈想认出这张脸，恩瓦布佐却先开口了：“是这样，我刚才没在那儿，但我还是听见了。你知道，我必须听听。你到我办公室去一下，好不好？”

萨戈想忍住大便给他的压力，但是未能马上见效。恩瓦布佐误会了，只看到他显然烦躁不安的样子。“好，我们等以后再谈也可以。实际上，我也必须马上回到里面去，听他们在谈些什么，也可知道我事后应该跟谁打交道。你能理解吧，是不是？请你留个地址，要是有电话，也把电话号码留下。”

马西阿斯自告奋勇：“我把它记下。”

萨戈说：“我刚从国外回来，所以住在饭店——艾格塞尔希奥饭店。”

“好极了，好极了。你千万别把刚才发生的事放在心上。他们把最好的人撵走了，这个董事会！其实这是我负责的事情。我大小是个总编辑吧，可是他们不让我参加面

试。我不得不在门外偷听，设法自下结论。现在对董事会真正的游说开始了。这就是我维持工作的办法。”

萨戈呐呐道：“原来如此。”

恩瓦布佐又向萨戈伸出手说：“我不耽搁你了，最迟明天我会打电话给你，也许我们能交个朋友。”

萨戈已无心听他的，因为肚子里闹得不可开交，简直要拉出来了。“跟你实说吧，”他坦白了，“我正赶着去找一个最近的旅馆，我急着要上厕所。”

“真对不起……天哪，我拉着你谈个没完。不过，何必千里迢迢去找旅馆呢？马西阿斯。”

“是，先生。”

萨戈赶快插话：“不，谢谢你，我已经看到厕所的情形。”

恩瓦布佐做了个鬼脸：“我不是要火上加油，马西阿斯会带你去我们锁上的那个厕所。”

“噢，谢谢你。”

“我保证最迟明天晚上给你打电话。马西阿斯，你知道钥匙在我办公室什么地方。带他到你用的那个厕所去。”

“我，先生？”

“你用的那个。我有好几次都看见你。拿了钥匙带这位先生去那儿。我得赶快回到那些大人物身边去。”

马西阿斯的狼狈相也怪可怜的。他象个被误解的人那样叹了口气，带着这个忍受剧痛的弯腰曲背的家伙往“中性”厕所走去。由于被揭露，他显得非常沮丧，竟忘了叫他

去编辑室拿钥匙这件事，也忘了找什么借口和理由，就直接走到厕所门口，从自己的口袋里拉出一串钥匙，挑了一把插进锁眼，这时他才想起了这些事，不禁腼腆地咧嘴笑了。

"唉，今天上帝真打得我够呛。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这儿大便，我就不能？这儿当然干净一些。有时大便急得要拉出来了，我也只好来这儿了。为什么他们就该把这间厕所搞得象客厅似的？"他打开门，一挥手，"请吧，看到了吧。"

萨戈点点头，马西阿斯强调说："瞧我们今天这麻烦劲儿！为什么有人就该在这铺地毯的厕所里大便，这里还不仅仅是打蜡地板呢！为什么我就不配！？"

"那你为什么又弄了一把同样的钥匙呢？"

"他们要到这儿来看报，这是全办公室最安静的地方。这里的味道比伊萨埃科的随便哪个地方都香，就是董事会办公室也没有这儿香。"

"谢谢你，马西阿斯。"

萨戈终于把门砰地关上。把门闩咔嗒闩牢。一股香风立刻吹到他的脖子上，弥漫在这设备豪华的厕所里。这是业务处长第七次到瑞典执行经济任务时带回来的自动净化装置……萨戈急速跑过厚厚的地毯，到了凹室里，坐在粉红色胶木盖的抽水马桶上，不无遗憾地叹了口气，觉得业务处长这个人和马西阿斯都是被埋没的天才。

但是，还有不可避免的余波。

温沙拉社长以最诚挚的态度到艾格塞尔希奥饭店来拜

访他。萨戈出来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一开始，萨戈假装根本不认识他，温沙拉却觉得挺好玩。

“哈哈，原来你就是萨戈。坐下，来，坐下。怎么回事，你不认识我吗？”

“恐怕不认识，因为我刚回国，谁也不认识。”

“哈哈哈，这我知道，你的整个举止态度都说明一个年轻、卤莽、刚回国的生手，哈哈哈！”

“我不明白。”

“你会明白的，你会明白的。让我提醒提醒你，前天早上你是受我们面试的一个人。”

“你说你们的什么？”

“我们面试的一个人。我是董事会的一员，你是看了我们的广告才来的。”他举起杯子，里面是空的。“顺便说一声，我喝荷兰杜松子酒。”

萨戈道歉一声，就喊服务员。

“早上我喝威士忌，晚上喝杜松子酒，下午我什么都不喝，睡觉，哈哈哈哈哈。”

萨戈耐心等着。

“现在让我们彼此认识认识吧。我得向你说，那天早上你可是个淘气孩子，非常淘气。不过，你们刚回国的孩子都是一个样。你是从英国还是美国回来的？总之，这使你自视甚高。”他瞧了瞧饭店四周，啧啧一声，“嗯，你的父亲一定是有钱人，才能让你住在这样高级饭店里。”

“他确实是个百万富翁。”

"好呀，好呀，是吗？我还不知道尼日利亚也有百万富翁。"

"他没有登广告。"

"他非常聪明，非常聪明。而你却要工作，你也很聪明。年轻人需要自己独立，不依赖父亲，走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杜松子酒送来之前，萨戈就听他东拉西扯。这些话要引到什么题目上去，是显而易见的，他也就顺从地听着。直到喝完杜松子酒，温沙拉的态度才开始明朗化。"萨戈先生，我是个直性子的人，喜欢奋发图强的年轻人有所成就。不幸的是，事情总比人们的愿望困难得多。我想你已亲眼看到，有多少人要求这个工作啊。"

"很多吗？"

"是呀，昨天来的还要多。这是事实。随着独立，所有的白人都被赶走了。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过去，学位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谁都有学位。学位值几个钱？因此，所有的人都在争抢工作。学位不再是可靠的保证了。"他在这方面真是训练有素，萨戈没有看到他叫服务员的动作，不一会儿服务员又送来一杯杜松子酒。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你自己也许不知道，你对这个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在那天的会议上，编辑告诉我们，你实际是攻读……呃，诸如建筑或者什么来着……哦，对了，土地测量。"

然后，他长时间没有开口，这是老谋深算的表现，以这种表示不赞成的停顿来诱使无能的牺牲品陷入困境。萨戈

耸耸肩膀，……哪儿来的这个“土地测量”……反正这没有多大关系。

“你当时确实惹得董事会很不高兴，特别是董事长，不过……呃，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噢，就看你自己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温沙拉又举手示意再来一杯。然后他伸出手来，咧嘴笑着说：“你愿意象个好儿子一样孝敬孝敬老人吗？”

“要多少？”

“我们一共四个人。假如只是我一个人……”

“要多少？”

他笑着举起酒杯说：“英国人没有教会你多少外交手腕。你更象美国人，直性子，我也是这种人。你知道，我喜欢美国人，他们不象英国人；英国人太奸诈了，太会耍外交手腕了，他们说‘是，先生’或者‘不，谢谢您’的时候，似乎更坏。哈哈哈哈哈。我喜欢直性子的人，我就是这脾气。”

在萨戈和他同龄人的身体内部都有一个因多吃蓖麻油而留下的疮疤，杜松子酒接近这个黏糊糊的地方，就会变成世界上最难吃的饮料。作为尼日尔河①流域老人们长生不老的秘方，杜松子酒也许是闻名于世的，也是沼泽地带治疗风湿症的唯一药剂，但是很难想象它这样无节制地灌进老人的肚子会有什么好处，也许对他们的软关节比较合适一些。萨戈每次看到温沙拉咂嘴就觉得倒胃口。

---

① 西非境内的一条河流，经尼日利亚流入几内亚湾。

"你就直说了吧，要多少？"

温沙拉不再去舔嘴角的酒滓，又装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你是新来的，我们就把它算做酒钱吧，就……五十镑，怎么样？"

逗弄他的方法是很多的，可以使他满怀希望而垂涎三尺；萨戈想过一个个办法之后，就把它们全都排除了，最后，杜松子酒的味道实在叫他受不了，他就说道："要是……要是我告诉你，我接到过总编辑的电话，仅在十五分钟之前他已经答应给我这个工作，那怎么样呢？"

温沙拉一下子傻了。他的自信也化为乌有。真是这样吗？这也可能只是个花招。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在爱情插曲中笑容满面的温沙拉，闭着眼睛，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前腿不着地，这种姿势足足摆了六十秒钟。"我的孩子，千万不要欺侮老年人。一只小豹子要给一只羚羊让路，首先还要看看老豹子是不是就在树后。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假如你愿意，我们可以打个赌，看谁是正确的。星期一你会再一次接到编辑的电话，告诉你董事会拒绝对你的任命。瞧吧，最后还是我们说了算。你知不知道我来这里之前，当然是跟恩瓦布佐谈过的？我早就知道他要给你打电话。那个职位还空着，就看你如何弄到手了。"

萨戈这时正在专心研究这个人的嘴脸，他看到了杜松子酒的信号。穿着绿背心的服务员似乎也很了解他的主顾，几乎在温沙拉熟练地歪头之前就有反应。萨戈再次感到为

难，知道温沙拉是不容易被吓倒的。他再也受不了这个人的气。在服务员走近之前，他站了起来。

"我去看看我房间里还有多少钱。"

"这就对了。卫生检查员往床下看的时候，他要找的是可口可乐，而不是蚊子的幼虫。"

随着萨戈出去的是酒的香妹，而他正需要一杯放着柠檬片的浓酒。

萨戈走到阳台上，深深吸了一口戗泻湖的新鲜空气。天开始黑下来。街灯在变幻莫测的电力下闪闪烁烁，忽明忽暗。它会挣扎到半夜，也许值班技师正好发现哪一根电线坏了，就把街灯全部关掉，于是街上就会漆黑一两个月。

一辆长长的美国轿车几乎就停在阳台底下。这克铬米的外表好象很眼熟……不，不止这个。后窗台上的东方垫子也很眼熟，是一个土财主的标记。萨戈想起那地方了——《独立见解报》馆。他在离开那办公室的时候，曾在这个庞然大物[1]和墙壁之间挤着走过去。是温沙拉社长的？萨戈再仔细看看，后面座位上影影绰绰有个人影，大概是司机吧；这个人正在睡觉，脑袋垂到胸口。那帽子，错不了，约鲁巴帽子的三角护耳在他脖子上方支了起来，没错，哦，是德林诺拉爵士，董事长！

萨戈没有立即把董事长和那坐在休息室里的同事联系起来。但是，这种光景无情地、赤裸裸地证实了他们之间的

---

① 指轿车。

关系；看见这些人的严酷的暴露，萨戈深感不安，而这些人的年纪是需要他尊重的。德林诺拉睡得很安稳，而萨戈却觉得自己蒙受了耻辱。他感到内疚，因为他侵犯了永远不该暴露的秘密。可这是怎么开始的呢？温沙拉毕竟只要五十镑。这对他当然是一大笔钱，可是对德林诺拉爵士也有用吗？也许是二十镑给温沙拉，三十镑给德林爵士。他脑子里反复掂量正确的、不偏不倚的数目。可能一个月两次的董事会，也还有其它的机会①。外快——一个月六十块，不需要纳税。有道理。这倒是值得闭眼睡在空调汽车里，让一个厚颜无耻的小丑，象温沙拉这种人出面讨价还价。那天晚上，他们一定还访问其他的人。一个似乎可以老喝杜松子酒，另--个则在汽车里老睡他的大觉。萨戈想起这个又觉得恶心起来。这样看来，温沙拉倒象是光明正大的，他满不在乎地表明自己是个什么货色，而底下那个"不可一世"爵士……

萨戈走进房间躺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愣。他叫客房服务员送一杯掺水的杜松子酒来，另外还要一杯新鲜柠檬水。

好久好久以前，在一个星期吃了一次泻药之后，萨戈不能再喝柠檬水了。在主日学校里的时候，艾格博曾和他一边用铅笔在桌上乱涂乱画，一边讨论这件事：

"最好有所准备。我母亲今天会去你家，她不准我再喝

① 这里指他们每月都有一两次勒索的机会。

柠檬水。"萨戈说。

"为什么?"

"不知道,不过对你也一样,不准再喝了。"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艾格博的监护人结婚了,萨戈的母亲把照料这些孩子作为己任,孩子生病时,她照料他们,还特别注意预防疾病。每星期吃一次泻药,或者至少两星期一次,是其中的一个办法。星期六对萨戈来说是可怕的,现在又来个吃了泻药不许喝柠檬水的威胁,那就要不停地呕吐了,舌头就会难过得象蛇那样在嘴里蠕动。这种情况实在太可怕了。

"用明矾代替柠檬水怎么样?"艾格博在桌子上这样写道。他没怎么为这事担心,因为他的监护人(老板)的妻子(师母)有点怕他。不过萨戈的母亲总在旁边,她劝这位师母说:"艾格博是生来供做健康试验的。就把明矾用在这小家伙身上试试看。一个月后,看看究竟会起什么变化。"

萨戈考虑用明矾了:"对,这可能有效。不过到哪儿去弄到它呢?"

"我们家里有。老板把它放在药柜里的。"

"多吗?"

"足够。"

书桌上现在摆满了东西,就是没有橡皮。但是答案已经出来了。这时萨戈想起一个问题,这问题困扰了他很久,不能再等了。于是他从《天路历程》① 的书边扯下一块来,在

① 约翰·班扬所著的宗教寓言小说。

上面写道：

"上帝怎么样？"

老师发现了："出去，萨戈；还有你，艾格博。带着你们的书出去！"

萨戈显然很失望。"上帝怎么样？"在主日学校里，最笨的孩子对这个问题也能作出合理的、甚至很好的解释，于是萨戈不再追究了。可是，那张纸片上写的还是令人怀疑，于是他只好求助于书本。德亨娃坐在他们旁边，她坚决拒绝把书借给他们，尽管他们威胁说，下课后要给她颜色看看。其实，他们对她的惩罚很轻，只要她在下次主日课前背出两页《天路历程》。

后来，有一个问题总算解决了。"你的意思是问，上帝也喝蓖麻油吗？"

"是这意思。"

"他不吃也不需要。"

"假如我整个星期没吃，我母亲就会来灌我吃。她能肯定我没吃那最后一剂。"

德亨娃赶上他们，他们没理她。"泻药更坏。星期日我又到期了。当然艾格博最幸运了，他没有吃蓖麻油的计划表。"

"我只是在胃痛的时候或者放屁太多的时候才吃。不过，即使在这种时候，师母还得找你母亲来帮忙。"

这时只闻到一阵臭味，德亨娃问道："是你在放屁吗？你得注意点。我的姨妈也老放屁，可她反而骂我们孩子。不

过，我总能知道她什么时候又要放屁。只要看她把屁股一歪，所有的人就都赶快跑开了。”

萨戈有一种优越感：“我的母亲倒是很有规律性的。她总是在每天晚祷之后放个又响又长的屁。轰过去之后，她总说：‘感谢上帝’，我们所有的人就得回答‘阿门’。”

德亨娃说道：“你的母亲好不害臊，在客人面前还那样。”萨戈用《圣经》打她，她却轻巧地躲过了。

他们来到艾格博家的门前，萨戈说：“别忘了明矾。”

艾格博站住说：“现在我想起来了，你们知道药剂师是跟我怎么说的吗？他说现在他们把蓖麻油做成圆形的药丸子了。”

“真的？”

“他给我看了。几乎是圆的，就象蜥蜴的蛋一样。”

萨戈颇为高兴了一阵，马上又摇摇头：“对我没有用，妈妈会说那不如液体的有效。”

“要是药剂师说……”

“药剂师也会同意她的看法的。你们知道，他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德亨娃轻蔑地一昂头，离开了他们几步。

这两个男孩子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为这件绝望的事伤脑筋。

“别忘了明矾。”萨戈加快了步伐，从德亨娃身边走了过去。她却跟在他后面骂：“就因为我不肯借给你书……”

没一会儿，有个陌生人来把他叫醒。萨戈吓得跳了起

来："天哪，几点了？"

"七点半。"

"唉，才七点半？我以为我睡了好长时间……"萨戈突然住了嘴，本德尔轻轻地笑了。萨戈伸出手来按了叫人的按钮。他们就这样四目相视地站了整整一分钟。然后，两人突然抓住对方的胳臂，没有说话。这时科拉冲了进来，萨戈跳过去和他拥抱，寒暄了一番，也没想到自己说什么："你一点儿也没变。"然后听到对方回答："你也没变呀。"萨戈高兴得不得了，把本德尔拦腰抱起，距离地面有一呎多高，差点儿没碰到天花板。萨戈把他放下后说道："天啦，这不是巨人阿拉古古吗①？一点儿也没变矮，还是跟英国贵族一样严肃。"

本德尔坐到床上："你是最后一个回国的。塞孔尼比你先三个月回来。"

科拉问道："你为什么躲起来？坦白！"

"我慢慢再解释。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科拉笑了："你难道不知道你有一份档案吗？"

"档案？那是做什么用的？"

"在外交部里。你不是共产党吗？"

"嗯……"

"艾格博在外交部工作，是他告诉我们说你回来了。"

"真他妈的……"萨戈啪地打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笑了。

① 传说中巨人的名字，因本德尔长得高大，所以萨戈这样亲昵地称呼他。

"档案里面就这样记载，说我溜回国又溜出去，自以为无人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

"有关你的文件塞满了整整一个档案柜。——艾格博会讲给你听有关你的许多事情。"

萨戈搔搔头："可是艾格博怎么啦？他至少应该给我打个电话。"

"唉，我们都以为你自有保密的理由，所以我们想等一两个星期看看。"

"唉，也没有什么坏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就是不要我家里的人知道我回来了。你们知道，我是想先把自己安排停当，决定找个工作或者不找工作，作些礼节性的拜访，然后结束。各干各的事。"

本德尔摇摇头："不那么容易。"

"可能也不容易，可我要试试看。"

"艾格博来过吗？"

"没有，我还没见着他。"

"我们约好七点钟在这里碰头，好让你意外地高兴。我们在伊巴丹路耽搁了一些时间，那里出了可怕的事故。"

"来呀，让我们到楼下酒吧间去吧。你今晚有什么计划？"

"今天晚上全由你作主，你说你想干什么。"

萨戈走完最后一级台阶，才发现房间里异常安静。他们吵吵闹闹地进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萨戈愣了一下，才想起退沙拉社长的访问。他们进来似乎正赶上看一场拙劣

的表演。酒吧设在休息厅里，一群穿绿背心制服的服务员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往一个方向看。

"怎么回事?"

"等一等。"

温沙拉社长睡着了。一个服务员默默地待在他身旁，等着他的指示。指示突然来了。约鲁巴大袍的袖子举了起来，向他这边一挥。显然，服务员等候的就是这个。他机灵地走了，一边嘟囔："好呀，你总算回答我了。"其他服务员在旁边看热闹，这时大声地笑了。

看来，这场把戏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温沙拉口齿不清地说道："你要是不给我拿酒来，就别走近我。"

"行呀，可你先把刚才喝的付清了再说。"

温沙拉面前有半瓶酒，现在歪倒在一边。

饭店酒吧服务员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嘟囔地说了些"喝酒不付钱"之类的话。这个愣头青又走上前来了："怎么样，我求您……我要打烊了。"

温沙拉破口大骂："你这人真啰嗦，你再唠叨没完，我就要让你受到解雇的处分。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在等朋友。现在，走开!"

本德尔看到萨戈脸上的表情，问道："你认识他吗?"

"等一等。"

温沙拉内心深处相信，萨戈一定会带着五十镑钱回来的，或者带来一半，答应其余的以后再给。他以同样的信心抓住机会再要了一瓶杜松子酒，一下子就喝掉一半，可是萨

戈迟迟没有回来。

愣头青往前伸出茶盘，绕着温沙拉转，可他好象终于睡着了。

“嗨，您睡着了?”愣头青想看看温沙拉帽子底下的眼睛。温沙拉忍无可忍，扬手打翻茶盘，正好打在愣头青的鼻子上，然后茶盘啪地摔在砖地上。

愣头青缩了回来，受了伤，立刻换了一副嘴脸。他那些愤怒的伙伴发出的嗡嗡声把事态扩大到了不相称的地步。这是目前唯一能够听得到的声音，他们逐渐聚拢来向一些烂水果出气。休息厅里有身份的客人都转过身去，没敢看一定会随之发生的丑事。服务员们动作灵敏，一个大人物差一点儿被浇了一头大粪，大家都等着那个受伤的服务员发作骂人。

现在，这只愤怒的球已经踢到愣头青这边，他不慌不忙，慢慢地热身，他可不是新手，清楚知道什么时候冲动会消失，什么时候愤懑会变成虚张声势，是假装的。

“我不能容忍任何人这样对待我。我只是在这儿工作，谁也别想象鞭打牛马那样鞭打我。”

在他后面是一片赞许声。

“我要把这件事交给警察。顾客可不该把茶盘往我脸上摔。我在这里是为上等人服务的。谁都没有资格把茶盘往我脸上摔。”

温沙拉社长的庞大身躯缩成一团，他失去了自信心，如坠五里雾中，只好听任丢脸场面出现，听任别人的辱骂。他

自怜地摇了摇头，只是默默地对自己说了一大堆过时的谚语……

要尊敬老人……孩子看见父亲光着身子，可不应该觉得这是好玩的事。要尊敬老人……聪明的阉人[1]要远离女人；饥饿的办事员紧勒裤腰带，上面罩着衣服，谁能说他的肚子是瘪的？但是，当伪装的外衣被当众剥去的时候，他还能求助于什么隐身法来保护自己呢？人们会不会告诉他，这只是魔术师的戏法于他不适用呢？唉，应当尊敬老人。当巴尔[2]去借用马尾巴[3]的时候，他派了一个仆人去，当仆人空手而回时，他却问，是我叫你去的吗？[4]奸夫在一间只有一个出口的房间里幽会的时候，他不是叫人把自己的阴囊拿去喂奥贡的鱼吗？要尊敬老人……[5]

"不许这些大人物再到这里来了，因为我不愿意再挨打。大人物自己不自尊，当然也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萨戈发现自己在向前移动脚步，并且把茶盘捡了起来。他直起腰的时候，突然听见一阵衣服的窸窣声，就猛地回头朝大门的方向望去，看见德林爵士正站在半截汽油桶里的

---

① 20世纪初期，尼日利亚仍然盛行奴隶制，奴隶主常用奴隶作为活人祭或当阉人。

② 瑞士西北部的一个城市名为巴塞尔，法文称为巴尔。这里指人。

③ 昔日土耳其作为军旗或督旗用，其数目之多少表明文武官员官阶的高低。

④ 这里暗指温沙拉是受德林爵士的派遣去向萨戈索贿。

⑤ 这一段是温沙拉受困时自怨自艾，同时又在埋怨德林爵士。

棕榈树旁边。萨戈永远不会忘记德林爵士脸上的表情。除了惊恐之外，他那愤愤不平的样子还显出犹豫不决的苦恼。他是来看看什么事耽搁了这么久的时间，正好撞上了钩。开始的时候，他吓得有点发傻了，好象在温沙拉社长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认识到自己失去了自尊，也认识到要挽救自己已为时过晚，越拖延就越来不及了，而他每前进一步又都担心萨戈回来会看到他原来和温沙拉社长是一伙。最最重要的是，德林诺拉爵士对即将面临的遭遇确实无能为力，他帮不了什么忙。现在，他看到了萨戈，就想躲到棕榈树后面去。他们四目相视，都无计可施。还是萨戈先转移了目光。

"怎么回事？"他把盘子塞在服务员手中，问道。

"我只是叫他付清这些饮料的钱。"

"那你应该请经理来。"

"经理不在。这种事，我可受不了。在我工作的时候，就是总督本人也不会打我。"

"你知道他是我的客人吗？"

"要我等着吗？我不能不按时停止营业。我告诉了他，我……"

"把这些饮料费都记在我的帐上，别对我大声嚷嚷。"

他把手放在温沙拉社长的肩膀上，说道："我们走，好吗，先生？"温沙拉谦逊地站起来，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态完全没有了。本德尔过来搀着他的另一只胳臂，可是萨戈突然扶他转过身去："我们乘另一部电梯吧。"

萨戈用眼角瞟了德林爵士一眼，看到后者松了一口气的样子，然后离开大家走进电梯。

恩瓦布佐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萨戈，简直有点不敢相信地说道："你是不是从美国带回了什么符咒？董事长叫我一定要给你这份工作。说实在的，你是怎么对付他的？告诉我，你是怎么对付他的？"

六

“马西阿斯！马西阿斯！到这儿来，马西阿斯！”

通讯员在门口看了看：“是您在叫我吗，先生？”

“马西阿斯，你还是我的学生吗？”

“怎么啦？”

“我不名一文了。酒吧间的服务员跟你很熟吗？”

“是我的老乡。”

“要是那样的话，你去赊个帐大概没有什么困难。”

“恐怕不行。这是另一码事。一牵涉到钱，谁都六亲不认了。”

“马西阿斯，现在就去，要是不跟平常一样带回两瓶，你就别回来了。”

“好吧，我告诉您……”

“马西阿斯，今天是读《圣经》的日子。去。”

“好吧，我去试试看。”

萨戈同总编辑的会谈简短得令人痛心。恩瓦布佐把他叫进办公室，说道：“我要你听听我打的这个电话。”他手里拿着一摞纸页，这是萨戈写的有关塞孔尼的报道，题目叫《这场越轨行为是谁策划的？》事实已经很清楚地列举出来，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了。

在等电话的时候，恩瓦布佐告诉他说："顺便告诉你一声，你那位白人专家朋友走了。就是写报告指责发电站的那个人。"

"你说'走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走了。职工权利委员会批准他关于因公负伤请求赔偿的报告。你猜他领走了多少钱。"

萨戈摇摇头。

"八千。再加上两千的合同注销赔偿费。"

"原来是这样。"

"别失去信心。你的报道不会没有用的。至少不是……我们如果想证实的话，可以有几种方法。"

"可你不想去证实？"

"这要看情况而定。等一等，让我解释……喂……"

萨戈站了起来。"我最好还是不听什么解释。那是两个星期非常艰苦的工作。"

"坐下，坐下。好，你当然是不喜欢等的，是不是？喂……喂……我是恩瓦布佐，请叫董事长听电话……"

"说实在的，这事我知道了，也就算了，不去管它。你知道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萨戈说。

恩瓦布佐说："这是错误的新闻学，我的朋友。你很快就会发现的。总之，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你为我们报社写了这份报道，剩下的就由我们来负责。你的态度……喂……喂……"他把发话口捂住。"快，把桌子上的分机拿起来听。"

另一头传来德林诺拉爵士清楚的声音："是恩瓦布佐吗？"

"是的，先生。关于那份'揭发'，我们现在能用它吗，先生？"

"不，把它归档。"

"你的意思是延期吗，先生？"

"不，我们已经用过了。"

"我知道了，"显然，为了做给萨戈看，他加上这么一句，"那么他们同意考虑了，先生？"

"我不愿意在电话里谈这件事。"

"当然不，先生，对不起。"

"顺便问一声，这工作是谁搞的？"

"是一个新来的人，先生。"

"你的意思是，呃……那个从美国回来的小伙子？"

"是的，先生。"

德林爵士停了好长时间没有讲话。恩瓦布佐说道："他干得很出色，不是吗，先生。"

"是的，我很满意。"

萨戈大吃一惊，因为恩瓦布佐明显地是在嘲弄对方。"我们终于雇了他来不是很幸运吗，先生？"

德林爵士的声音突然变得很粗暴："你忘了是我叫你雇用他的。"说完他啪地一声把电话挂断。

萨戈慢慢地放下电话，面向恩瓦布佐。总编辑挥手叫他坐下。"瞧，就这么回事。现在你明白了吧。"

“现在我明白什么？”

“你闭上你的嘴，我闭上我的。简单明了。你把董事长从尴尬处境里救了出来。”

“什么？”

“事情一直在这样进行。你瞧，这是官官相护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刊登这种揭发材料之前，必须先去见见我们的律师。律师又回过头来同董事长商量。那我们就不管了。”

“说下去。我很想听听。”

“董事长就让另一方知道他抓住了他们的什么把柄。假如他们觉得经受得起，他们就会说‘请便吧’。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说：‘好呀，实际上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你们那边某某人的一些材料，’于是他们就送来了一份副本。我很清楚德林爵士陷入了什么境地，不过你的报道来得正是时候，这就使双方都不作声了。”

“那么关于我朋友的事呢？”

恩瓦布佐耸耸肩膀，意思是：我有什么办法？

萨戈站起来说道：“我希望你不反对我把报道送给另外一家报馆。”

“萨戈，听着，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三十年了，我也曾有过这种想法。我从这家报馆换到另一家，都是在忍不可遏的情况下离开的。可是，老兄，在这里，新闻业也只是一种行业而已。你就按照老板说的去做吧，萨戈，听从我的劝告。”

萨戈拿起手稿，“我就是要把它送给另一家报纸。”

恩瓦布佐失望地摇摇头：“不过，比欧登，你是我们雇用的。你用的是我们的时间，这是我们的财产。”

“假如我辞职的话，这就不是了。”

“不，不，没有那个必要。听着，我告诉你，别家报纸也不会用它的。会出现同这里完全一样的情况，因为他们知道，在这种事情上，彼此之间是有君子协定的。”

“既然这样……”

“别，别，别，别再说什么把自己搞得不可收拾了。忘掉它吧。我知道你觉得自己欠了朋友的什么情；请相信我，你什么也没有欠。到头来你会发现人人都只为自己着想。”

“这倒是对人生的异乎寻常的看法。”

“是异乎寻常的，但也是唯一正确的。听着，你的朋友会找到另一个工作，你也很快会忘掉……”

门砰地一声关上。恩瓦布佐边工作边想：“他会镇静下来的。”

萨戈把那四开本的报告带了来，随便翻阅一下。

“进来，马西阿斯，运气怎么样？”

马西阿斯走进来，两手各拿着一只湿漉漉的酒瓶。“服务员说他不能等到月底，假如这个周末能够还清，他才让我赊帐。”

“行，坐下。”

“先把它打开，怎么样？”

“谢谢你。”他等到啤酒满出来了，才把那本书递给马西

阿斯。"打开。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行。"

马西阿斯象一个已经习惯于受赏赐的人似地恭敬不如从命。

"好，现在喝了它就开始讲课。"

"……清静对于排泄之重要犹如鸦片烟之于神秘的东方人。在英国郊区的一座房子里，厕所静悄悄的，因为全家人和邻居们都下地干活去了，于是客人就独自大便起来。这是一种能感觉到的寂静。在法国，当然，那诡辩的神话只不过是浅薄和笨拙的故作姿态——就象正在产卵的癞蛤蟆。在那里，我找不到清静的环境；最后，为了逃避闹得人发昏的招待所厕所，我只好带了一本书和一把铁锹躲到附近的小树林里去——总算还有这样一个补救办法。树林有好几亩大，我在这里搭起一个簾架，从此就经常到这里来遐思、读书，或者只是听听法国鸟儿唱歌。我承认，在这里，这种痉挛性的排泄一点也不舒畅，完全是肌肉的松弛。更糟的是，我正专心致志的时候，突然感到一片湿漉漉的草贴在屁股上，我就吓得跳了起来，害怕这是蛇来舔我的蛋蛋。但这湿润、沉闷、鸟儿穿插其间的清静给人一种神秘的感受，被阉割的危险也就成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了。现在，我的朋友，我得告诉你一件丢人的事。有一天，有两个学生偷偷跟在我后面，想看看我每天拿着一本书一把锹究竟搞什么名堂。我现在想起这事还很生气，我在干一个人最隐私事情的时候被人看到了！不过，他们倒是很有趣的学生；他们在一家小酒馆里，为了赎偷看之罪，一个下午就花掉了三天的生活

费。我饶恕了他们。我酒后慷慨陈词，向他们仔细介绍了‘排泄的奥秘’。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我记得，他们确实改变了什么想法，但是那对我都无所谓。他们也断言，在那湿润的土地上，潮湿的灌木丛和蔓条之中确实能够痛痛快快地排泄。我大声喊道：回到大自然中去吧，排泄是需要人类的艺术和科学的。要选择看不见亮光的地方。要选择适当味道的净气器（因为它们有各种香味）。还要选择适当的书和适当的画，这样，改变思维方向的愿望就不致于失败。扩音器要广播精选的音乐，而不是广播什么怪诞的季节性迁徙的消息。整整三天我们脑子里都灌满了有关排泄的辩证法理论。这两个学生喊道：你是个资产阶级排泄论者！（你们知道法国人就喜欢辩论）我回答道：你们才是虚无的伪黑人自豪感者！你们这些政治上偏离正道的傻瓜，你们难道不明白吗，气氛必须象在教堂里一样是创造出来的？我的‘书楸’之游只是权宜之计。他们引用安德鲁·马韦尔[1]的诗来责备我，反复骂我是‘绿荫下的天真想法’[2]。拿他们关于纯洁的大自然和森林中的排泄的幻想相对照，我提出有关蛇的威胁的警告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在欧洲大陆播下排泄理论的种子是令人满意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个小小的失败，因为我对他们该死的退步无能为力……”

萨戈庄严地合上书，两人继续沉湎在深思之中。

---

① 安德鲁·马韦尔（1621—1678），英国诗人及讽刺家。

② 这是马韦尔的《在花园中的思考》一诗中的第六节末一行诗句。

“我知道，马西阿斯，你是未经雕琢的人，其实你有超人的洞察力。没有多少人能弹奏出同自己的灵魂这样合拍的调子。”

“如果您这样说的话……”

“我是这样说的，马西阿斯。缄默。就是它，缄默。在缄默中观察，这才是天才。马西阿斯，我的好朋友马西阿斯，你是注定要把我从这疯人院里搭救出去的，我比我的好友老教长幸运多了。现在他要去的地方……”

“别说了。”

“不能不说，马西阿斯。你知道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已把自己整个卖给这里的董事长爵士了。你看，他们告诉我，不，他们甚至没有告诉我，他们只是很镇静地硬逼着我，说：你是属于‘不可一世’的，现在回去干工作吧。”

“别这样看我，我听着呢。”

“因为要给德林爵士面子，他们就把老教长坑害了。我没关系，马西阿斯，我知道我为自己感到惋惜，可又不知是为了什么。象塞孔尼这样的人反正都是这个结局，可恨的是，我不应该替他们火上加油。”

马西阿斯把自己那瓶酒喝完，说道：“现在一切都要恢复正常了。”

“缄默，马西阿斯，缄默。我了解各种各样的缄默，但现在是要更多地了解它的时候了。”

至于恪守缄默的誓言①。比所有其他事都重要的是，要

恪守缄默的誓言。不论是爱，是需要，是极想泄露秘密，都不能随便乱说。即使受到良心的责备，也不能对身在远方的塞孔尼的父亲说起这事，到他死都不能说。这个居然还是基督徒的女人[②]！这个罪孽，这样深重，这样不孝，这样亵渎，都不再在阿尔哈吉·塞孔尼的记忆中留下烙印，誓言总是誓言，当欲火中烧之时，自尊也会使他挺住。五年前他曾站在婚姻登记处门口，要求惩罚这个背叛亲人的女人，他同李尔王一样感到愤怒、哀伤和绝望。"我将永远不再跟你说话了，假如我再跟你说一句话，愿真主惩罚我！"[③]

现在，阿尔哈吉·塞孔尼带着离异的痛苦来到医生的门口。他的朋友对医生说：他怎样了，大夫，告诉我，他怎样了？他会恢复健康吗？记住，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假如你要把他送到国外去就医的话……不吗？人们不是说瑞士什么都是最好的吗？大夫，当然会有我能帮忙的事，我一定要做些什么。他在说什么？他在说谁？他提到什么名字吗？不，不，我只是在想……他有没有特别想见什么人？你说没有吗？我只是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常常想见某某人。是不是有个护士整天守在他身旁？可应该是……假如他想看……呃，什么朋友，或者……呃，什么亲戚，现在这个样子不是不太合适吗？他既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唉，假如有什么情况，也许换换环境有好处，你是大夫，你看怎么样？

① 对于塞孔尼的疯病和与妻子离婚的事要保守缄默。

② 塞孔尼的妻子。

③ 这是塞孔尼在离婚时对妻子说的话。

换换环境，度度假，常常能起一点作用。是不是？

大夫知道，这正是这位中年病人所需要的，只要他走，病情就会好转。这正是接近朝圣的日子，不过，当他的儿子不是带他朝伦敦和维也纳的方向走，而是带他去麦加时，塞孔尼就知道自己的病是治不好了。他那双创造奇迹的手①在抚摩耶路撒冷的废墟，而不是在抚弄神圣的石头②的时候，他感到双手沉重，但心中却充满希望和对往事的回忆。……穿过出售假文物和纪念品的商场，远离他身后的是成千穿着白袍子的朝圣者，他们正绕着暗淡而坚固的神龛奔跑。在这一片混乱气氛中，塞孔尼的手指又在抚摩这古老的耶路撒冷的颓垣断壁……突然他心中充满敬畏之情，不能言谕的无限的敬畏。

塞孔尼一回到家里，几乎立刻投入了雕刻的工作。他疯狂地在一块木头上雕呀刻呀，他把他这第一件作品叫做《摔角者》。他并没有请本德尔或者其他什么人来做他的模特儿，但是从这穿着朝服的雕像的脸和它的主要神态上看，无疑就是本德尔。结实的肌肉，紧张得近乎痛苦的样子，令人窒息。整个作品既灵活又紧凑。好象时间不够用似的，他近于疯狂地全力完成了其余的部分，整个创作过程花了他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他的工作室旁边，科拉又为他盖了一

---

① 塞孔尼的手会建造发电站，会建造桥等等，所以称他的手为创造奇迹的手。

② 因为塞孔尼在建造发电站、桥等等工程的时候，总要跟石头打交道，所以石头对他是神圣的。

个小棚子，并且敬慕地注视着塞孔尼把一块木头变成有个性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温顺姿态是深藏于力中之美。显然他有意规避本德尔的脸，但又不可避免的逼真。只有本德尔那种独特的体魄才能随意雕琢。科拉大声喊叫乔·戈尔德，后者正坐在那里给科拉的《众神像》这幅画做模特儿。乔·戈尔德，这位美国人正长时间地默默盯着这件雕刻品，要求购买它，塞孔尼只是摇摇头继续工作。现在他正全神贯注地在做最后的修饰，非常细腻，与最初的酝酿形成强烈的对照。塞孔尼那自信的样子倒使科拉怀疑他对人是否有充分的理解，怀疑他一生除了这件作品外是否再也没有雕刻过其它的东西了。“喂，乔，”科拉说道，“让我们回到《众神像》来吧。”“唉，他不卖吗？”乔·戈尔德悲叹道。科拉感到不耐烦，带点妒忌的情绪高声喊道：“美国人真是贪得无厌，去你的吧！”

科拉发现自己确实心怀妒忌。《摔角者》虽是塞孔尼一生中唯一的作品，但他确实是一个艺术家，一直等着发挥自己的特长，最后终于成功了，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当然，塞孔尼对自己的手艺也不怀疑，对这第一次尝试就没有表现怀疑。乔·戈尔德的判断也是一样。科拉在画布上随便涂了一会儿，这一天他不准备再画下去了，说是：“塞孔尼的《摔角者》扰乱了我。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扰乱了你？为什么？是自我鉴定吧？”戈尔德说。

“但愿如此。不，也许只是纯粹的妒忌。”科拉终于发作了。“真该死，你自己也知道这张画花了我多长时间！”

"可你还没画完呀。"

"这不是主要的。你就知道在工作的时候看塞孔尼。结果怎么样呢？你心里却在想，瞧科拉这个人什么也没画，只是在发电站旁边涂上乱七八糟的东西。"

"别胡思乱想了。你是一个很出色的画家，科拉……"

"别跟我来这一套。"

乔·戈尔德走向画布，可是科拉不让他过来，"现在你还不能看它。唉，我知道有些地方还是不错的。可是，听着，乔，那玩艺儿，就在皮带底下，你肚子上被什么东西挺着，就是那么不对劲，我晚上常常回来在上面找找看，想把握住即使刚开始的情形……"

"你怎么知道你能做到这一点呢？科拉，这是你自己画的，你怎能希望你对它的感受同你对别人作品的感受会一样呢？"

"这我知道，但我看着那结结巴巴的黑马①在工作的时候，确有什么东西叫我不寒而栗……"

"唉，我认为这纯粹是妒忌。"乔·戈尔德说道。

"我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

起初只是半开玩笑，乔·戈尔德对塞孔尼雕刻品怀着女性般贪婪的姿态，使得科拉的愤愤然的恐惧心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乔的讹诈起初只是试探性的，现在他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已经使科拉感到悲观失望，已经使科拉变得不

---

① 指塞孔尼，因为他说话老是结结巴巴地。

负责任，并且自私到了危险的地步。

“你要是不替我把这尊雕像弄到手，我从此不再给你当模特儿了。”

“我可没有心思开玩笑。”科拉说道。

戈尔德却回答道：“我不是开玩笑。”

第二天下午，乔·戈尔德没去画室。科拉跑到图书馆，然后去职工俱乐部，哪儿也找不到戈尔德。戈尔德不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但科拉还是去看了一下。最后他才想起音乐室，听到洪亮清晰的男高音嗓子，就知道乔·戈尔德准在那儿。

他一看到科拉就停止了歌唱，说道：“我在排练。”

“你昨天可没排练呀。”

“是呀。这是今天，你明白。”

“别打哈哈了，你很清楚我是什么意思。”科拉大声嚷了起来。

那位伴奏的英国女人，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把乐谱归拢说道：“得啦，反正我们也差不多快结束了。请原谅。”她说完就走了。科拉恨得咬牙切齿，心里非常清楚这女人对他会有什么看法，因为谁都知道乔·戈尔德是干什么的。

“行啦，你不来让我画了吗？”科拉等这女人走了之后说道。

“你让你那位朋友把雕刻品卖给我，我就来坐着让你画。”

科拉扑通一声坐在椅子上：“看在上帝面上，你到底怎

么啦？你难道不知道你脸上的伤好得那么快，它马上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乔·戈尔德，美国人，四分之三是白人血统；他恨自己的脸，就在脸上使用了各种可怕的办法想改变它。作为科拉的《众神像》中的埃林莱①，有一天，乔·戈尔德好象在脸上贴着皱巴巴的报纸似的来到画室，——这是下午的太阳曝晒的结果。“你到底搞的什么鬼名堂？”科拉快气疯了。

“你们这里的太阳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

科拉绝望地把调色板扔到一边。“你真以为我会画你这样的脸吗？”说着，他就停了嘴，因为他虽这么说，眼睛却在密切观察戈尔德的脸，发现这种讨厌的样子自有一种新的特征。乔·戈尔德一变丑，他各方面就完全改观了。他的眼睛显得异常大，大得不成比例。有时，他的整个脑袋活动起来，就象是肚皮底下有一根看不见的缰绳牵着的惊马，好象患了癫痫症似的。他犹如一个十足的非洲黑人，因为晒不到太阳而生气、自卑，从而变得更丑了。科拉还没动手画这幅《众神像》之前，就断言戈尔德会非常精彩地变成众神之一；不过，在他终于开始这项庞大工程的时候，戈尔德只是充当了埃林莱的角色，仅次于显赫的艾格博扮演的奥贡②。现在，乔·戈尔德，满脸皱皱巴巴、斑斑点点，可谓体无完肤，活象屠宰牲畜上的羽毛粘在脸上，露出狰狞的面貌。科拉再次抓起画笔，在调色板上又挤了一些颜料，迅

① 动物精灵。

② 探险者、武士或创造之神。

速画了起来。

“你不洗洗脸吗？”他用祈求的口吻问道。

“一碰它我就受不了，你简直想象不出有多痛哩。”

“你什么时候才能放弃变成黑人的念头？”

“只要能有四分之三象黑人就行了。我就象以扫①，要出卖我的继承权。”

“你就象雅各②，满脸毛皮似的。”

以后几天是充满了近于绝望的情境；乔·戈尔德的脸出现迅速脱皮的现象，画室里吹进一股习习凉风，就会有一片皮掉下来，嘲弄似地飘到画架上，在空中转了几圈之后，就飘飘然地从敞开的窗口飘了出去，戈尔德觉得挺好玩地看着它，而科拉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直至有一大片对脸盘几乎至关重要的卷曲的黑皮，象土耳其拖鞋的样子，从颧骨的地方掉下来，科拉才忍无可忍地对它发动了进攻，用笔尖抓住了它，啪地一声把它摔在画面上，正好变成埃林莱耳朵上的一个瘤子。

接着，两个人又因搽凡士林吵个不休。乔·戈尔德真是孩子气，就那么怕痛。可他的脸还是被科拉无情地擦干了，抹上了一些油膏，借以减低脱皮的速度。

“痛死了，”他挡住脸不让科拉的手指去碰。

---

① 圣经《创世记》里的人物，以撒的长子，他把自己的长子名份即长子继承权出卖给他的孪生兄弟雅各。

② 雅各生下来时浑身有毛，如同皮衣。见《创世记》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五节。

“当然痛啰，谁叫你把自己的脸拿去晒太阳？”

现在，科拉盯着这张脱皮的脸，发现戈尔德的善良本性对他很有吸引力，但却本能地升起要弄他的念头。戈尔德坐到钢琴前空着的凳子上，弹了一首他刚才排练的黑人歌曲。科拉飞快地跑过去把钢琴盖合了下来，打在他的手上，痛，但又不太痛。

“你来吗？”

“不。”

“那好吧，我看，你这种样子敢不敢去什么夜总会。你上一次的经历跟你所要得到的恐怕就无法相比了。”

戈尔德惊了一下，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而科拉则充分利用他对暴力的恐惧要弄了他一番。

“别忘了，这里我很熟悉，你却不熟悉。随便哪个夜总会，我看你敢不敢去。”他说着转身走开。乔·戈尔德却犹豫了。没有下等酒吧间音乐的伊巴丹……他随科拉走进画室。

七

现在德林爵士死了。萨戈试试自己的腿力，还行，也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觉得非去看他的安葬不可。人们期待他的长篇报道吗，也不尽然。他的摄影师会去的，致悼词者会提供一份演讲稿——萨戈可以人不离床而填满主要的版面。不过，他觉得还是应当亲自去一下。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向窗外望去。天公不作美，滂沱大雨把外面世界的最后一点火花也消灭殆尽。空气凝滞。他听到门外传来锅碗瓢勺乒乒乓乓的声音，知道德亨娃下班回家了。这个母夜叉，这个狗娘养的母夜叉，她是存心把家什敲得震天响来吵醒他，这一点他能肯定。不过他还是觉得舒服多了，睡眠起了很好的治疗功效。

门打开了："哦，你没死呀。"

"几点钟了？"

"快四点了，你还想吃什么吗？"

他站了起来，试试这只腿，又试试另一只腿。"我能站了。"他说。

"我问，你要吃东西吗？"

"假如你劝我吃，那就吃。可是我得先洗个淋浴。"

萨戈在浴缸里坐了很长时间，心中充满了说不清的不

满。他听到德亨娃喊了他几次，但他不愿意回答。而德亨娃却想："天啦，他又晕过去了，"她冲到门边推开了门。萨戈坐在空浴缸里，愁眉不展地盯着手中一段橡皮管。她砰地把门关上，萨戈却自顾自地咯咯发笑。

"为什么一只浴缸，德亨娃，为什么这样的公寓只有浴缸，而没有淋浴设备？"

"你手里不是拿着可以拆卸的淋浴器吗？"

"这玩艺儿？这个！这是一个洒水器，一个滴水器，一个阉人的秘密武器。你难道不知道淋浴器是什么样子吗？我还以为你上过住宿学校呢。"

"这公寓又不是我建筑的。"

"昨天你说你没有建筑公路，今天你又说你没有建筑这座公寓，我看你也没有制造那个叫人做恶梦的衣柜吧。"

她没有作声，这却惹恼了他。

"在每一座新的建筑物里都有这种设备。这种软不机机的东西总是跟龙头对不上套。水总是从旁边流出来——瞧，又来了，我早就知道了。然后它自己弯了起来把水流堵住。总之，它太短了。我如果弯着身子，又怎么洗干净呢。我需要大量哗哗的水浇在头上，把我的酒神经浇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他停了下来，"你在听吗，宝贝？"

"我能想象出你老了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怒气冲冲的老头子。"

"行啦，只要你知道你要遇到的是什么就行了。"

"那没问题，我当然知道。"

“另外一件你要看到的东西。我希望你喜欢它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呀？”

“刚才你开门把你吓得魂灵出窍的东西。”萨戈高兴得尖声大叫起来，透过墙壁他能感觉到德亨娃无言的愤怒。

“象你这样有教养的姑娘怎能如此克制自己，我真不明白。”萨戈又说道。

“别忘了，你那玩意儿是为美国中学的女学生准备的。”

“你用不着嘲笑她们。她们至少不会使自己的未婚夫当着她们的面捧着小肚子叫痛。”

“显然，还不只是她们的未婚夫，也许你也同她们搞过吧？”

“那又怎么样？你得留点神。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了，然后你就会被人强奸，姑娘，被人用老式的方法强奸。那时你的母亲会怎么说呢？”

几秒钟后，萨戈吟味着这个想法，不禁大笑起来。“哦，天哪，天哪，我好象就能听到你在说：我怀孕了，妈妈，我被强奸了，可这不是我的过错。你亲爱的妈妈会说：你活该。我没告诉过你别跟那些北方佬鬼混吗？顺便问一声，你还没告诉我，跟你出去的这个北方佬是谁？”

“一个英俊的部长，他有一艘私人游艇。”

“别胡说八道，他不可能三者兼有。”

“有一个好管闲事的女人，她的豪萨语的尾音就是‘萨戈比’，她听说过你的名字，也以为你是个北方佬。”

"但愿我真是。到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她就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突然晕过去。"

"好啦，好啦，"德亨娃说道，"对你的门第，我可不会说这种话的。"

"你随便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亲爱的姑娘。我讨厌闲言闲语者的厚颜无耻，我就是这样当面说她们的。"

"总之，别打搅我妈妈就是。"

"你告诉她也别打搅我。"

"她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千里迢迢从伊巴丹赶来，就是为了向我提抗议。这种干涉是出于关心。顺便问一声，你没把实情告诉她吧？"

"没有，有那必要吗？"

"唉，谁知道你呢。被她的痛苦打动了，你就可能把一切都坦白出来。你是最容易被你母亲的眼泪欺骗的，这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想，实际的办法是，"他等着德亨娃上钩，"我一定得让你的奶奶跟你谈谈，她，她才是那种老练、成熟的女人。"

"哦，是呀，她会投合你的心意的。"

老祖母久久地看着德亨娃，十分关切地审视着她①。你怎么这样瘦？你从白人的国家回来的时候很丰满嘛。"老祖母突然抬起头来，盯着德亨娃的眼睛，然后既宽慰又恶作剧地摇摇头。"不，"她咯咯地笑道，"我想不会。可是，听着，

① 以下这一大段是萨戈想象中去见老祖母的情形。

孩子，我知道你们现代姑娘新的生活方式，但是你别跟着她们学坏。假如你怀孕了，那就把孩子生下来。孩子是极美的东西，生下吧。要紧的是，应该知道谁是父亲。不管你母亲会怎么说，我永远不会因为有了孩子而感到羞辱，何况你年纪也不小了。”德亨娃感到很窘，指着萨戈说道：“奶奶，至少别在他面前说。”“为什么？他是你的心上人，是不是？肯定是的，要不，他会这么老远跟你一起来伊费？年轻人，我希望你比她头脑清楚些。假如生下孩子，那就来叫我，我会来给他祝福的。”她突然停了下来看着他们俩。“你们究竟还等什么？你们为什么不结婚？不，不，别打岔。我就是想知道。你们应该结婚，给我生好多孙子……”

萨戈从浴室里出来，身上围着一条毛巾。“请吃饭吧，”德亨娃说道。

“对不起，我觉得现在咽不下东西。把它捂起来别凉了，等我出去散散步回来再吃。”

“好吧，”萨戈吻她的肩膀，把他的湿脸在她脖子上擦了擦，然后捏了她一把，她痛得叫了起来。

“你真是我前所未有的、屁股丰满的机要秘书……”

“你说什么？”

“……瞧你的，小气鬼。”

有四天了，太阳没有露面。萨戈呻吟道：“我能忍受随便什么黑人的办法，只要能叫我暖和就行。”他记得他从欧洲和美国回来的时候正值雨季。他不但没有得到暖和，反

而发生过几次触电事故——有一次他的脚趾碰到浴缸里的龙头；有一次他的手指拨电话机号码，好象都触了电。他告诉马西阿斯的时候，后者这样回答：

"没有严格的标准。政府不肯把三个部门——水、电和交通合并在一起，他们排斥这种意见。"

萨戈以此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他的那一栏里，还打赌说：在这三位部长中，哪一位能击败另外两位，就能取得这新的三结合的部长职位。这篇文章为他赢得了第一批家庭成员的赞赏——萨戈不认得的十一位堂兄弟。他们请他谨慎小心，请他不要树敌过多。

德林爵士葬礼的时间快到了。也许追悼会已经开过了，阴惨惨的送葬行列开始出发。萨戈决定步行去，即使错过了墓前的仪式，他还可以站在那里看掘墓者填土，甚至可以加上一把。

什么东西突然打了他一下，他用一只湿手把裤子拉到腰际，哼，整整一大块泥饼。

"混蛋！你这卑鄙的混蛋！"他有充分的理由生气，因为他觉得这是个阴谋。萨戈走过五六辆空车，就这样迎着雨向这伟大的平等主义者致敬。溅他一身泥的原来是一辆公共汽车。"这欺侮人的混蛋！"他突然想追上这辆公共汽车，搭乘上去，这么一来，他的腿又隐隐作痛，好象有成百只蚱蜢扎进他的脑壳。他靠着一根灯柱镇定了一下。看到自己这一塌糊涂的裤子，他反而不顾一切地重新往前走了，大大咧咧地踩着泥浆，让泡在水里的石子硒痛自己的脚踝。他认

为这是要淹死人的日子。上帝从天上洒下水来洗涮那可恶的厕所。在大雨滂沱中走路的景象，的确有那么一点滋味。一滩黄色的水漂着一层油，一层棕榈油，淹没了一个食物小贩的房屋，但是萨戈却说："当然啰，这是蓖麻油。"

还不到五点钟，萨戈已经开始遇见掏粪工人。他认为，除了死尸，粪便算是我们亲爱的祖国最有代表性的气味了。仅仅一个月之前，马西阿斯告诉他的一个消息简直叫他难以相信。"光是谈谈恐怕还不够，最好你亲自去看看。"萨戈带着一个摄影记者去了。马西阿斯早晨上班路过这里，他坐的那辆公共汽车突然猛地一拐，避开了一摊粪便。就在复兴中学的拐角上，距离进入阿比尔伊杰沙的第一个公共汽车停车站几码远的地方，萨戈首先看到了弃置在那里的粪车和拖斗，在它后面是溅得满地的粪便。想想当时的情景吧——粪车舱门大开，司机没有迅速停下车来，于是二十多码的路上就溅满了粪汁，二十多码的路上都是滴滴答答掉下的粪便；其中有老百姓和政治家的粪便，有本地人和外国人的粪便。就在这柏油路上！恩瓦布佐以很奇怪的理由，把摄影师拍下的照片从版面上撤去，说是这会冒犯一般的读者。"可这是事实，"萨戈说道，"粪便还摆在主要的马路上，就在一所学校的门前，一个住宅区里！"五天之后，萨戈怀着一种瞻仰现实的心情又去朝觐了那个地方，又拍了许多照片，拿给恩瓦布佐看，后者怎么也不肯自己去看看，还是蛮横无理地不予理睬。不可否认，粪便逐渐消失了，首先，狗对这些东西颇感兴趣，再则，有些司机不够机灵，开着车从上面辗

过——然而，这黄色的东西从来都是同斑疹伤寒为伍的。

在牙巴的大街小巷中，掏粪工人继续在房屋背后的矮窗底下，在不知名的看门人面前，放轻脚步走着，在清扫地面的繁忙工作中送走了黑夜，迎来了黎明——新鲜空气的珍贵标志。萨戈遐想德林爵士在这些扫帚形成的拱门下走向坟墓的情景，但是想到这些人多么亵渎排泄神，这种遐想就消失了。

又下起了毛毛雨。萨戈突然觉得很疲倦，招手叫了一辆出租汽车。萨戈刚开始觉得轻松一些，就看到了司机脖子上闪着的水花，看见他的肌肉鼓了起来，好象泡在油质绝缘体里的电缆。他不开车的时候，替哪个暗杀团效劳呢？突然，萨戈好象有什么预感似地把手伸进口袋。没有皮夹子！现在他想了起来，他曾在德亨娃的梳妆台上看见过它，当时他曾想拿起它的。还是不要那么肯定吧。他摸了一个个口袋，哪儿都找不到钱，一个钱也没有。

"您要去哪儿，去奥巴朗吗？"

"去警察局。"

他知道这些出租汽车司机是什么样的人。对不花钱就想坐车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处理办法，看见第一个警察时，就把汽车停在他面前告状。现在，这个司机急忙向四周看了一下，做了个错误的假定，以为萨戈是个警官，他的态度立即变得卑躬屈节起来。

"好吧，先生，那么，看来尼日利亚警察，对这讨厌的雨也会束手无策。"

有一瞬间，萨戈几乎暴露了自己，接着他明白了过来，就不再担心了。“你说什么？”他的声音里还有一种威胁的口气，“你的擦窗刷坏了吗？”

他正好说对了。“先生？您是说擦窗刷吗？先生？”

萨戈可不愿屈尊俯就重复自己的问题。

“是呀，这些公司就是那么讨厌，今天我把车子开出来做生意，雨就开始下起来了，现在瞧我这狼狈相吧。这刷子就是不肯动。”

“你也没有计程表呀。”

“嗯，是呀，您看淋湿的人有多难过。干这种活，他们只付给我十六镑。除非我们非洲人全给外国厂家开车……”

“停车！”

“是，嗯，您说停车吗？”

“我说停车，停车！”

“哈，是，别生气呀……告诉您也没关系，我因为只用一只灯，法院里还挂着案子呢。”

“你聋了吗，马上停车！”

他终于停了下来，现在有点害怕了，怕没有立即听从这位“警官”的命令而得不到饶恕。于是他就在车子里趴了下来，绞着双手请求宽恕。现在他明白过来了，原来路边有块“不准通过”的牌子，那些混蛋警察扛着十几块这种牌子。

萨戈钻出汽车，久久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司机笨拙地趴在车内，然后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司机等了一会，以一种发生了奇迹似的心情也开车走了。他的手里还捏着

一张皱成一团的五先令票子，这是准备递到敲诈勒索者手中的。

车子一闪而过的时候，萨戈曾看到街角上那家卖橱柜的商店，它坐落在不再使用的阿拉戈梅吉公墓旁边，中间有一条没铺柏油的小路。这家的衣柜上的把手也是那种假花的图形。

“要买什么吗，朋友？”

“不，不，我不买什么。”

“我们什么都有。任何一种家具我们都可以办理订货手续。”

“不，我只想看看。”

同衣柜、书桌和其它柜子并排放着的是棺材，有的平放在木架上，有两个竖起来让人可以看到盖子上华丽的铜饰。他往外面墓场上看了一眼，那里放着玻璃花圈，有许多已经裂了或者破碎了，嵌进了水泥板，他再回过头来看看衣柜玻璃把手下的假花，现在他才明白过来，木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了灵感的；这是一种驱邪的意识在作怪。同样，他想做点什么来迎合德亨娃的口味。

萨戈不知不觉走完整座卡德尔大桥，他的疲劳感完全没有了。僵硬的棕榈树和光溜溜的海岸都跟平常不一样。浅泻湖就象是搅拌黄油的水槽，阿可树干盖成的蟑螂窠就那么弯弯曲曲地绕在水边。他发现桥上没有人，总算松了一口气，又不禁想起今天这个日子好象是专门为淹死人而创造条件的，他本能地往水中盯着看，很希望看到一具漂浮

的尸体，被水泡得胀鼓鼓的尸体。

天奇迹般地放晴了，岛上也许早就不下雨了。在他离开桥上的时候，天空突然大放光明，呈现出壮观的晚霞景象，给死亡涂上一片五彩缤纷的颜色，展现在萨戈面前，有点象是一个鲁莽的小孩，伸出湿淋的舌头。他站在一家法国商店外面，看着各种各样瓶酒，心里觉得很奇怪，自己怎会不为这些华丽的陈列品所动；突然，他看到橱窗玻璃上的死神影子，就转身大喊："开什么玩笑！"

一辆旧车——象是1945年的沃克斯豪尔牌汽车——开得很慢，使得车后两个人的小腿老是撞着汽车的保险杠。这是在死神面前演出的最伟大的滑稽剧。汽车同一队步行者一起向前挪动，从车上伸在外面的是一口怪恶心的棺材。整个行列只有十一个人——他忍不住数了数人数。他们那样子可不好看，但他们的悲痛似乎是真诚的。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这十一个人都是大汉，可我敢打赌他们全哭过了；事实上，有几个人至今还在掉泪。领头的两个实在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狼狈，他们的小腿简直就没离开过保险杠。他们两人走在伸在车外的棺材两旁，这棺材既粗糙又难看，比他早先在阿拉戈梅吉橱柜商店里看到的粗糙多了；它镀上了一层最廉价的金属，象打了蜡似的发出火红色的亮光，看上去完全象是喜吃可乐果者的舌头。

这些可怜的笨蛋，萨戈老在呐呐自语，你们为什么不把棺材绑在车顶上？这对死人没有多大关系，你们何必把死搞得这样不光彩！

他们穿着白上衣和白裤子，每一件穿戴都不协调、不合适，网球鞋上没有鞋带，领子邋里邋遢；每一个送葬者都是一派罪孽深重的猥琐样子，好象应当为死者多做一些事情才能安心。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跋涉去伊科夷公墓实在丢脸，况且死人还向他们吐出舌头，拚命抖动，好象请求这些送葬者让他死了算了，别折腾了。

萨戈眨了眨眼，发现把着方向盘的是个白人。车后载着那么一个怪物，这白人也没多加思索，只是跟着大伙的步伐往前开车。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莫罗内桥大街，正朝那座短桥前进；由于它坐落的地点，它就变成了近似象征性的桥，变成了生死的分界线。萨戈把伊戈郊区的移民也算在死人当中；留下来的白人和新来的黑白混血儿都住在这里的移民区。

萨戈跟着这乱七八糟的送葬行列又走了一段路，突然清楚地听到灵车车轮的隆隆声，千百人的脚步踩得大地颤动起来，萨戈的双脚也感觉到了，不知道别人是否也感觉到了。尤其那个把着方向盘的司机，他是那么哀伤地开着车子。萨戈想，是不是应该赶上去告诉他一声，另外一队送葬行列就要来了，让他稍微加快一些速度。结果，萨戈什么也没有做，觉得还是站在那里看看好，看看这两队人马在桥上碰头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真的碰到一起了。萨戈维护的这一行列，出于穷人对富人的尊重，下意识地停了下来，而另一个长达一哩的车队和送葬者的队伍浩浩荡荡地缓缓走了过去。至少有四十辆汽车跟在手推的灵车后面，所有的

车上都堆满火红的康乃馨花，灵车本身被埋在花圈底下，送葬者的胳臂上还额外地挂了一些。萨戈说，感谢上帝，为我们安排了这样热闹的葬礼。假如他是个自由作家，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就知道有什么地方可去了。是呀，还可以参加人家的婚礼、孩子的命名礼、订婚礼、鸡尾酒会。葬礼就更忙了，彻夜的守灵、四十天的翻动尸体、送葬，突然又来个毫无理由的纪念会餐——一个人可以把一生的时间都花在纪念死者的宴席上。也确有许多这样的人。

在领头的一辆车子里，有一张强作悲伤的脸，他正集中精神看一张纸——他无疑是致悼词者。萨戈再一次对步行送葬队伍感到失望。假如他们刚才看上去很愚蠢，现在简直就是白痴了。他们无疑正沉浸在悲伤中，但一小时走四哩的、长达五哩的队伍，以显赫的姿态在他们面前走过，要保持镇静是需要更大能耐的。他们对这壮观的队伍没能做到无动于衷，他们扭动着身体表示不安，每个人都看着前面人的网球鞋后跟，借以掩饰自己的不安。歪歪扭扭的保险杠则给为首的两个人做掩护。

但是，两支送葬队伍都无法为对方遮掩，德林诺拉爵士最后强加于他的同胞的是，他敢于转移他们盯在前面挡风玻璃上的视线，他敢于转移他们为自己的葬礼寄予期望的意图，使他们也一起来送别他这位正直的天之骄子升天。德林爵士的送葬队伍使交通阻塞达三小时之久，人们可能会夸大地把它说成六小时。但是有一个警察，德林爵士的送葬队伍刚在他面前走过一半时，却来解救步行的护柩者，他

挡住了群众，让这稀稀拉拉的队伍先走过最后一座桥。在墓地上，两个尸体之间隔开有一百多座坟墓，现在他们将接受同样的命运，走向同样的归宿。

萨戈走进德林诺拉爵士的送葬行列，他硬挤进去，一直挤到一大堆花圈旁边，公然拿起一只玻璃花圈和两个新鲜花圈，呐呐道："这只玻璃花圈献给圣灵，其它两个献给儿子和父亲，'不可一世'爵士，你至少欠我这个人情，我想你不会在乎。①"

他再一次艰难地往外挤，想及时看到另一拨人怎么从行李车上卸下棺材。萨戈把几个花圈递给就近的几个人，什么也没说。这时他才看清那个司机根本不是白人，而是白化病者。他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突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反感——因为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徘徊在他们之间，完全是因为觉得其中有故事可写，以便充实自己的版面——他转身离开他们，这时正好那个白化病者刚刚走到他的身边，可能是想谢谢他送的花圈。

他走得很快，差不多是冲出墓地。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刚才扩音器里致悼词者向成千吊丧者朗诵悼词的声音。萨戈飞快地奔跑，四周一片寂静，寂静中唯有这样的声音……

……德林诺拉爵士的生命是我们的灵感，他的理想是我们的希望，他的精神常在我们之间；这种精神是尼日利亚未来的希望，是道义上的民族统一主义和民族的新生。

---

① 指萨戈拿了德林爵士墓前的几个花圈。

八

逃吧，可怜的黑人，快逃呀——这是萨戈过去在一个所谓有“个性”的刊物里读过的一首打油诗。这早就忘得一干二净的诗中叠句，此时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成为艾克塞尔希奥饭店阳台下一片喧哗声的伴奏。事情发生在白人市场后面。刚才在那里避雨的无所事事的人，又都出来了，在那些看管不严的货摊之间游逛。他们靠偷点儿、扒点儿过日子。一群抓小偷的人跑了过来，把闲人都吸引了过去。接着，四处招徕生意的掮客也跟过来了。卖手表的小贩把冒牌的十七钻手表一把塞进口袋，也挤进了追捕的行列——逃吧，可怜的黑人，快逃呀——那首打油诗的作者把诗中的逃亡者描写成基督的形象，而这个白人市场里的小偷的模样也确实不相上下。身穿浆洗得笔挺的制服的庞比斯·比拉多①正在值勤。对于该不该管这件事，他迟疑了一会儿，就为责任心所战胜，转过背，继续在车水马龙中执行任务去了。因此人群在他身前背后蜂拥而过，涌进了停车场。有些人滑倒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又爬起来，虽然弄得浑身泥土，却很快活。有人乘机顺手牵羊偷了个把钱包。这就是艾格塞尔

---

① 《圣经》中曾经审判耶稣的总督。此处借喻市场里的警察。

希奥饭店周围蹲满了人的、凹凸不平的空地上的西洋景。

萨戈跳下公共汽车，加入了蜂拥的人流——逃吧，巴拉巴斯②，快逃呀。兔死狐悲嘛，快逃吧。你这小偷，抓住了你，大强盗们可就要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把你绳之以法了。萨戈跟在人群后面……逃吧，巴拉巴斯啊，你也是属于这群人的，而正是这群人将改造明天，将会对刚执行第二十次经济任务出差回国的大盗欢呼捧场；正是他们会象狗一般用牙齿把他的火车拖出泥潭。

被追赶的年轻人无路可走，只好拚命朝着浅泻湖这块也不见得安全的地带跑去。

哦嘞！哦嘞……嘞……嘞……嘞！

拉各斯每天都上演这种追逐剧，天天都有倒霉的扒手和无聊的人群。这是一种精神示威，指望不分皂白地打人一顿就是这一切的动力。小偷是小孩子还是成年人呢？好象都不是。他好象在分辩什么。在这之前，他几次想说话，可是只要一放慢逃跑的速度，又有一群人在他脚下冒出来，恐惧就又驱使他狂奔乱跑。他对着浅泻湖大声喊叫。

“我什么也没拿呀……我发誓什么也没拿……”

那个早晨，被人误认为纯洁的象征——太阳还没出来，他穿着柔软的丝绸罩袍和细腿宽松裤子，在秋天灰濛濛的早晨白得耀眼。他长得很俊。但是等到他们把他抓回来时，他浑身赤条条地只剩了一条黑色内裤。好一副精瘦柔软的身板，活象耶稣受难时旁边的一个不太圣洁的同伴①。萨戈

① 《圣经》故事中的一个小偷。

不再继续作比较。穿着白色罩袍，在任何人群当中都不会有人怀疑他。逃跑时，他展现在人前的是一幅耻辱和不义的形象。他在赛跑上不是个好手，这也许是由于恐惧吧。但是围在他膈肢窝下的那堆白色丝绸多少掩盖了他的窘态，驱使他两条精瘦的小腿飞快奔向想象中的避难所。他被押回来的时候，神色昂然。丝绸罩袍没有了，但他保持着沉默，恐惧的表情也从他脸上消失了。相形之下，他那瘦弱的身体竟成了对抓住他的那个胖家伙的谴责。那人毛碜碜的手死死地抓紧小偷身上的那条黑色内裤。

流血本来应该发生在追捕的时候。巴拉巴斯一开始就把追捕的人甩在后面。但是这时一辆汽车迎面开来。司机脸上凝聚着一副冷酷的神情，明白无误地表示，等年轻人从他车前跑过，他要撞断他的腿。巴拉巴斯纵身一跃，汽车的轰鸣声中充满了新的威胁，刚才松弛的神经又因恐怖而紧张起来。尽管这里是拉各斯，是大白天，但他照样会被压死。

“那司机想撞死他！”萨戈不禁喊出声来。

“压死这个狗娘养的！”他身旁的一个男人高声喊道。

这个逃跑的年轻人可能会死于人群中某种莫名其妙的、不假思索的默契。人群的这种冷漠激怒了萨戈，但也使他兴奋。这倒不仅是他想要教训教训这群人（他们能否吸取教训还是个问题），而是他已习惯于一种想法，这种想法

---

① 耶稣受难时，旁边同时绞死两个小偷。

就是使潜伏的问题激化。正象这群人的冷漠和野蛮心理一样，尽管他们自己每天都在忍辱受屈，一旦有人一时低于他们，他们就来落井下石。

萨戈跑进了饭店，一直跑上楼梯，出现在阳台上。现在，他可以越过人群的头顶看到巴拉巴斯了，看见巴拉巴斯正好闪开了一个扑来的人。那人肩膀着地，双脚朝天，仰面摔倒在地上。萨戈一阵振奋；但是，尽管大多数人把这场追逐看做一场球赛，人群中却没有人为小偷躲过了这一猛扑而喝采。巴拉巴斯拔腿就跑。就象《欧格波筑·欧德》①中在沙滩上恶作剧的小精灵，每跑一步，身边都聚集起更多的人。乱石没头没脑向他扔过来，他开始祈求早点让他解脱算了。

“可我干什么坏事了？啊……我干什么坏事了……？”

年轻人向折磨他的人们这样求饶之后，掉头就朝海边跑去。此时人群挡住了萨戈的视线。萨戈想起了屋顶花园，他喘吁吁地接连爬了四段楼梯，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顶层。一个男人站在那儿，双手轻轻地搭在栏杆上。萨戈惊讶的是，这个人刚才在下面就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萨戈绝对不会认错人。这倒不是因为这人有白化病，而是他不会看错这件系着腰带的长袍、这顶圆筒无边帽，还有这副墨镜。

楼下传来一阵“别让他朝海边跑……别让他朝海边跑……”的喊声。

---

① 约鲁巴文学的一部名著。

小偷，一个普普通通的窃贼，是个超人。他能从六层楼上窜出去，一口气渡过浅泻湖，因此无人怀疑他到了海边准能逃掉。

巴拉巴斯从风化的石头斜坡上向水边奔去。跑到最后几呎，他就踉踉跟跟地摔倒在地，但他很快站了起来，沿着湖边奔跑。岸边突出的地方挡住了人们的视线，十码内外就看不见他了。人们的眼睛都转向他该跑出来的那一边。他果然跑出来了，停下脚步，镇静地脱光了殉难者的袍服。离岸边不远的水面上露出一块石头，刚容一个人立足。巴拉巴斯双手把衣服托过头顶，使劲朝小岛蹚过去。他坐在石头上，谁也够不着了。他的意思很清楚，一有危险就跳进水里。

"其实，这孩子也许是无辜的。"

这声音离得这么近，萨戈吓了一跳。那个陌生人站得更近了，就在他的身边。萨戈犹豫了一下，决定以礼相待。

"不见得吧。"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看来你不记得我了！"

萨戈看着他，终于摇了摇头。这时他已经转过身，望着浅泻湖那边。"我们要是被无辜指控，也会吓坏的。这种事谁都会轮上。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吗？"

"群众很少会认错人的。不过他也许是无辜的。"

这时，人群给一个人闪开了一条道。"可能是个警察，"那白化病者说。"小偷就盼着警察来呢，否则，他是不会离开那个地方的。"

这人老跟着萨戈，萨戈火了："看来你很熟悉扒手的习惯。"

"哦，不错，"白化病者说。

刚来的那个人显然正在和小偷谈条件。接着，那人对着人群大声喊叫，让他们各自散开。人群发出一阵失望的唉叹声，然后往后退了几步。巴拉巴斯警惕地注视了一会人群的骚动，终于相信了那人的权威。他离开了他的安全岛，把自己交托给了那个人。

人群为他俩闪开了一条道。那人用手紧紧地抓住小伙子的裤腰，这是汗水湿透的身上唯一抓得住的地方。追来的人似乎失去了兴趣，几句奚落的话也没有得到他的多少反应。刚才追逐的威胁现在变成了一种抑制的好奇，因为人群中的大多数这时才第一次看清了这个小偷的样子。

萨戈忘不了想撞断他的腿的那个司机的面孔。他在人群中认出了那张脸：一副明显达不到目的的神情，但是还不甘心他那杀戮欲的落空。司机挤到人群前面，站在巴拉巴斯将要走过的地方。当他们两人走到他面前时，他喊了声"畜生"，一拳击中了小偷的面孔。顿时，一切克制都忘掉了，人群把巴拉巴斯从监护人手里拖了出来，无数只急不可耐的拳头漫无目标地向他打去。萨戈不假思索地转身奔向楼梯，朦胧地希望设法救救这个孩子。只是这一刻，他才意识到白化病者已经不在了。萨戈在第一段楼梯的口上停住脚步，突然有一种说不清的肯定的感觉，他转身回到屋顶花园，等待白化病者再一次在人群中出现。

"……我给了他一下！喝！真准，正中面门……"

"……嗨！给那杂种一巴掌！"

"……瞧见没有？妈的，正中那贪心家伙的肚子……"

"……借你的棍子使使，奶奶的……"

不一会儿，白化病者又出现了。他和另外那人一起护住了孩子。白化病者更加卖力，嘴巴骂个不停。人群也不客气，和他对骂。

"婊子他爹！"

"不是好东西，贼护贼。"

"你怎么不害臊？把眼镜摘下来，让我们瞧瞧你的德行样儿。"

每一句辱骂都引起一阵哄笑，但是没有人真正碰他一下……。"他们家缺少烧火的柴吧？你娘怎么忘了把你烤黑……"

那人把巴拉巴斯推进电梯，砰地关上门，嘴里骂他们的老娘专门给他们找野老子，还骂他们自己要烂掉鸡巴，不得好死——而且叫他们别忘了这些脏病都是从他们姐姐妹妹那儿得来的。被打败的人群拚命想向巴拉巴斯甩去最后的一拳。电梯开动了。

萨戈下楼跑到休息厅，站在电梯门前，想看看他们要把孩子带到哪儿去。旅馆外面，人群还在失望地嚎叫。用不了多久，这些人又会三五一群，在市场上无聊地闲逛起来，直到再有别的消遣，如象走过一队婚礼队伍或者出了交通事故之类的事儿。

电梯停住。他站到一旁，看那两人走了出来。萨戈现在又犹豫了，想起刚才白化病者硬要和他搭话的情景。白化病者离开那两个人，走过来对他说："我觉得我有点不近情理，因为我还没感谢你送给我们死去的弟兄的礼物呢。"

"我记不得了……。"

"两星期前在那次葬礼上。你送了花圈。"

想起来了。是白化病者开的车。

"我想去谢谢你，可你很快就走了。"

"你认人的记性倒很好。"

"其实也不怎么样。我是在你的报刊专栏上见过你的照片的。我那天就认出了你。"

"啊，是这样。"

"他是你的朋友吗？我是说我们死去的弟兄。"

"不是，我根本不认识他。"

白化病者糊涂了。"你不认识他？可是……。"

"请不要瞎琢磨。我的花圈是从另一个葬礼上拿来的。那儿碰巧有很多花圈。"

"原来是这样。你是上帝的使者。"

"是吗？"

"对。请听我说，萨戈先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到你的办公室去跟你谈谈。"

"什么时候都可以。你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里吗？"

"知道。我要跟你谈些重要事情。"

他握了握萨戈的手就走了。萨戈心里纳闷：他在想些

什么？从第一次遇到他，就没见他笑过。戴着墨镜，让人琢磨不透。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破旧的沃克斯豪汽车，露在车外的死者？想到他在搭救那个小偷时表现出的果敢，萨戈不禁有点胆战心惊。白化病者总使萨戈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似乎有着和他不同的生理上的素质……萨戈看着他走进休息厅，本能地选了一个黑暗角落。他拉出一把扶手椅坐了下去。萨戈这时只看见他脖子后面的那块白皮肤。那块白皮肤向前一动，便忽闪忽闪地停在椅子后背上。他一说话，那块白皮肤就动来动去，象阴暗角落里一只苍白的蝙蝠。萨戈决心不去想他了，决心在他来找他之前忘掉这个人。

九

在本德尔的房间里，在这安全而有理性的环境中，对艾格博来说，奥沙虽然是个必须朝觐的地方，却又是个毫无意义的地方了。在这儿，在对他没有过多要求的环境中，对他内在的力量泉源没有过多要求的气氛中，他再一次确信了声音的存在。探索人们内在的力量源泉，就象钻探油井一样冒险。人们最需要石油的时候，可能发现井里没有油。譬如说，在他去办公室的路上，喧嚣的唱片声，乱按的汽车喇叭声，怒气冲冲的店主和讨价还价的买主的叫骂声，用外交辞令写的公文档案和记录的副本，这些都使他大为分神。

对奥沙族人联合会的敷衍……老爷子和他艾格博之间的来往信息……所有这些都无形中加强了对艾格博的约束……老爷子还不断向他派出一些说客，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都是来试探他的……"这是命运嘛，"他们总是说，"你是命中注定……必须接受这一切，而且还要接受更多的东西……"他自己也强烈地需要同那种超出他日常生活常轨的生活方式保持联系……他一想到有个王国正在等待着他，只要他愿意就可以随时得到这个王国时，他就产生一种不正常的喜悦。这个王国是通过它的女儿① 传下来的，他

① 萨戈的母亲是这个王国的公主。

再也记不起她的面孔是什么样子了，他不知她是否有点象他的姨妈。姨妈象是从小涧里吹过来的一阵停不下来的风……可能是权力引起的微妙的兴奋吧。这些对他都不起作用。他感到，他还没有碰到问题的核心，这核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把握。现在这不是良心的问题，而是聪明才智的增长。至于他自己，则是选择不选择溺死这条路的问题。因为对艾格博来说，问题总是归结到对溺死的选择上……就象选择丛林中的黑暗，然后是另外一条河，上面有一座吊桥的河，有一瞬间，眼前的河水确实是停止不流的，不流的水却清澈可见，上面横跨着一座桥。他又再次陷入了远古的残渣余孽的假象，嘴里喃喃地说道："那些嫉妒我们的死人还要在我们中间待多久呀！"

"你怎么还在苦思冥想？"本德尔总是确切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在为回不回奥沙的事而苦苦思索。"你把自己带到选择的十字路口，早晚你总得做出选择。"

"选择也是衡量专制暴虐程度的尺度。人的生命应该是件独立的、不与其他事物相关连的东西。人的一切选择必须出自内心，而不应该受他的过去所左右。"

"你还是这样谈论过去，就象过去和我们毫无关系似的。"

"过去的应该死了。我不仅是说躯体上的消亡。不，我指的是社会上的活化石，活树上的枯枝，缠着树干的萎藤。不管怎么说，人死了，他的过去对我们就无关紧要了。死者对生者的责任，就是让生者很快忘掉他们。相信我吧，死去

的人不该有面孔。”

“你和萨戈应该意见一致。”科拉说。

“他是搞政治的。”

“指什么呢？你说哪个现代非洲人不谈政治？”

“你瞧，你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难道不明白，除非对过去的整个社会结构冷酷无情，你的全球政治或者全国政治实际上没有多少意义。”

“那你还埋怨什么呢？”科拉说。

“什么也不埋怨。我的脑子里没有什么可埋怨的。”

“但是，除此之外……？”

艾格博变得不耐烦了。他大声叫喊起来：“难道就不能把过去埋葬起来，随它去吗？让过去留在属于过去时代的地方好了，对谁也没有害处。需要时我们可以随意拿它来用，或者干脆由它去，不用它，不强加于人！人就要这样，尤其是现在，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是毫无意义的。要是说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可怜得连过去时代有过的一点勇气都没有了。”

“这又使我们回到奥沙的问题上了，不是吗？”本德尔轻声地插了一句。

“我现在说的是一般的情况。”

“当然，当然。”本德尔笑了笑，站起身去开门。门外的人这时不耐烦地砰砰敲个不停。

不一会儿，本德尔回来了，手里拿着几页书写纸晃了晃。“你瞧，我学生给我的礼物。昨天是交作业的最后期限，

可这是交来的第一篇作文。大家都想按自己的兴致安排这个世界。我该怎么办呢，其他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看着我也没用，"科拉说。"我又没有带你们坐着独木船到那吃人生番的河流上去逛。"

艾格博说："我只是说最好把死去的人扔到一边去，不应该打扰他们。否则，他们就会出来指手划脚，让活着的人左右为难。不该把他们的东西强加于我们。"

"可是不存在什么强加的问题呀。"

"我再说一遍，存在的。你被迫做出选择——别管强迫你的是什么力量，别管在什么情况下，也别管这些力量是多么微弱……"

科拉插话道："你故意到处抱怨别人。还是怪你自己吧。"

又一个学生敲门打断他们的谈话。本德尔叹了一口气："我猜还是作文。对了，咱们还是走吧，要不然乔的事就要晚了。"

"什么时间啦？"

"九点。老教长来吗？"

"老教长吗？"

艾格博朝边上一看，发现老教长一动不动地坐在唱机旁。"你知道吗，老教长，有时候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所谓的人。"

"现在几点了？"

"九点。"

"咱们走吧。咱们可以边走边争论。"

但是，老教长刚才一直在苦苦思索。他突然急不可待地接过话题："在宇一宇一宇宙的苍一苍一苍穹里，生一生命是完一完全统一的。生一生命就象是神一神性，它一它众一众多的现象只是一种幻觉。神一神一神性是单一的。生一生命也一样，死一死一死亡也是，两一两一两者都容纳在存一存在的同一个苍一苍穹……。"

他停下喘了口气。科拉站了起来："走吧，老教长，咱们路上再争论。"

"不，不，"艾格博叫了起来。"他还没说完呢。"

"咱们要是动作不快点，独唱音乐会可要结束了。"

本德尔回来，把一叠作业扔到桌上。"咱们到底去不去？喜媚怎么办？"

"我在这儿等她。"艾格博说。

"那你可要迟到了。"

艾格博笑了："那可要看喜媚什么时候来了，是不是？"

"你呢？我想你那玩意儿会来不及挺起来吧？"

"我其实已经这样了。好几个星期没沾女人的边了。"

本德尔客气地提醒他："阿沃利比的格喳格喳响的橙子怎么样啦？那不就是十来天前的事吗？"

"我已经把她[1]忘了。"艾格博承认。

科拉大声吼叫起来："已经把她忘了？她却已经向你裸

---

[1] 指夜总会里跳舞的那个胖女人。

露……”

“行啦，快滚吧。”

“也许艾格博发现她根本不是女人。”

“对，我现在想起来了，你再也没提起过她。”

“说得对。她不是女人，她不过是母权社会的象征……现在你可以走了吧?”

“至少争取下半场到吧。乔总是在快结束的时候唱‘有时我觉得象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本德尔，你能不能把这个蹩脚的艺术家带出去，不然我就……。”

“我这就走。你可一定要来。”

“我总会来的。”

阿沃利比？只是偶然碰到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回一趟家就把这件事给忘了。喜媚就不同了。但艾格博怀疑自己完全不想喜媚时，还有没有清醒的时候。他失去了“孤儿的童贞”，这是他认为他的失身①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你这女人，你得到了我孤儿的童贞，你还想要什么！”——童贞的失去使他猛醒；而且使他有一种犯罪恐惧感。他以为自己第一次乘飞机时已把恐惧抛到云层里了，不会再回来了。但在喜媚卧室里的那个晚上，这种恐惧又一次向他袭来。他当时感到一阵感官上的恐怖，不敢在心里再现那天晚上的初度体验，因为在那一刻，他的躯体完全同天地交

---

① 因为艾格博毕竟还是个孩子，他同喜媚发生性关系，他认为自己是“失身”。

融了。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感官的快感中升华，如同天崩地裂。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感觉他有过的感觉，没有人有权利象他那样在荆棘丛生的温柔乡里能反抗宇宙的法则。而他，终究不过是个小学生呀，还没有洗干净嵌在指甲缝里的泥土……

艾格博翻了个身，他才睡了不大一会儿。

“亲爱的……”

艾格博猛然惊醒，问道：“谁碰了我一下？”

“什么？”

“有人碰了我一下。”

“你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孩子。”喜娟说。

“有意思？你信上帝吗？”

艾格博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东拉西扯。他动了动，意识到了这一点，面对这不可避免的对生命的大胆挑逗，即使胆怯也要冲过去。他的胆量来自过去一小时为维护自身权利而作过深思熟虑的、亵渎神明的、报复心理。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喜娟问。

“你信上帝吗？”

“当然信。不是谁都信吗？”

“有人不信。在我上学的最后一年，差点就不信了。可我后来发现，每当我特别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我总是害怕上帝会阻挠我。”

“你总是想要什么就非得到不可吗？”

“哦，是的。我就是这样到你这儿来的。”

喜娟想了一会儿就明白了。她更温柔地抚摸他的脖子。

“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已经失去了身上的一些精华……现在，要是上帝生起气来，让天雷把我打死，我也罪有应得。”

“可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谁说的？”

“算了，别把你扯到这里面去吧，尽管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可我既然已经想起这句话，那么想和做都一样有罪。说出来，罪过要轻些，人们不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我不知道。”

这时艾格博只想回家。他从来也没有尝到过这种滋味，也不敢再想一想这件可怕的事了。他不敢再跨进这个就在他脚下使他升华的深渊。欲望是件陌生的东西，艾格博已经不记得有这回事了。他只向往拉各斯他的家，向往他租用的那个小房间，向往他办公室里的帐本和每月赊来的面包。更令他向往的要算是危险地骑着车穿过卡德尔大桥，在熙攘的人群和车辆中上班了。

“你干什么？”

“穿衣服。”

“干嘛穿衣服？”

“干嘛穿衣服！当然是回家啰。”

当她把衣服从他手里抢过去的时候，他的声音突然胆怯起来。“你是说……你，呃，想要我在这儿待一晚上？”

“我要是想自己一个人睡觉，还把你带到这儿来干什么？”

不能吹嘘了，艾格博低声下气地求饶：“可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呀。”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弄得太过分了？”

“可是，现在说已经晚了。我一定要休息一会儿。”

喜媚温柔的声音挑逗着他：“到底怎么啦？刚开始呢。我们还要相互认识认识呢。还有整个晚上，还有明天。你可以明天下午再回拉各斯去。”

“谁有这些时间？可你是说……你真的还要我接着来？天哪，我哪儿来的那个力气啊？”

“可你真是个有意思的人。你以为你和一个女人睡觉，这样一走就行啦？你难道不知道，对她来说，这才开始？”

“唉……那你真想把我一下子弄死算了。你根本不管我死活；要是这么来一年，我不垮才怪哩。”

“哦，你在沃雷机场上的那一股劲哪儿去了，嗯，啧，啧，你瞧，你啥也不懂……来吧，让我教你……你瞧，你什么也不懂……你听我的就行了。”

艾格博居然还有力气，他自己也很惊讶，难以相信自己身体内部居然又迸发出这股新的力量。一个晚上，第一次之后还不到两个小时呢。在第二次之后，艾格博感到自己简直就象埃比俄库塔的石坑，所有的花岗岩都炸裂了，只剩

下雨后的泥水填满了巨大的地下洞穴。

去拉各斯的火车开得很慢，艾格博开始集中精神，希望恢复体力。他生活中的某种平衡被打破了。那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上了火车，清楚地感到身体被掏空了，软绵绵的，神经紧张，忧心忡忡。有人一定知道，有人一定目睹了他的梦幻之夜，看到了女巫喜媚拉着他的手，领着他走遍了极度痛苦、又令人销魂的小径僻道。艾格博仔细看了看车上一个个乘客的脸，心想不知哪一个人会感到他的变化。但是，他们只是回瞪了他几眼。只有一个带着四个身穿星期日校服的孩子的女人，不断地送来煮熟的甘薯和玉米劝他吃，他愈来愈不耐烦地一次次谢绝了。查票员走过来问他要票，但他还是迷迷茫茫的。

每一次火车驶过奥罗克梅基大桥时，艾格博都为那车轮发出的沉闷的隆隆声所激动，总要探出脑袋去看远处奥根河的水冲刷着的礁石。大桥横跨奥根河，河边的巨石看上去就象埃格巴族那些粗犷的祖先在秘密议事。这是不屈的神埃格巴的奥卢木①黑人伸出来的脚趾。艾格博一直认为，神明从伊克雷席②把躯体伸展开来，穿过丛林，把巨足

---

① 1918年，埃格巴境内发生了一次极其严重的骚乱，由十二个警察护送装硬币的列车出了轨，护送队为了保护装运货币的这个车厢，奋战了一昼夜，有七个人受了伤。硬币安全地运到警卫力量较强的奥卢木火车站，被埃格巴人包围了好多天，终于被从拉各斯和北面打过来的部队解了围，埃格巴人的抵抗很快就被粉碎了。埃格巴人和奥卢木火车站的警卫均为黑人。

② 尼日利亚西南城市。

顶出了大地的柔软的腹部，因为他来此歇息，把走累了的脚伸到奥根河里，让湍湍的河水摩挲他那走累了的双脚。艾格博在奥罗克梅基下了火车，浓重的煤烟带着甜丝丝的酒味使他昏昏欲睡。在发现生活中的这些新鲜事情之后，他就觉得拉各斯非常遥远了，办公室也变得格格不入了。

今天他要在桥底下听听车轮的隆隆声。这就是他需要的。火车加水装货的时候，他沿着桥栏杆向前走去，顺着斜坡滑到了河岸边，哗哗地带下了一堆在地上松动了的石块和草皮。他身上还带着他失去与获得的东西。神秘的艳遇使他的身体变得软绵绵的。

也许喜媚还是会哭的，因为石块中间闪闪的水洼编织成了喜媚的眼睛。就这样，艾格博躺在岩石上，等待火车从他上面隆隆地驶过。从下面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就象是众神的笑声，要不然就象是众神深不可测的威胁。他昏昏沉沉，嘟嘟囔囔地说：我可以搭一辆卡车，在前面的车站赶上这列火车，甚至可以坐着卡车直达拉各斯。天一黑，坐火车就没多大意思了，他决定坐卡车走完剩下的路程……

他摆脱了睡意，脱掉了衣服。能在喜媚的泪水里游一游可真好，因为那双眼睛看上去好象是从来不会哭的。他只游了一小会儿。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疲倦过。他费力地爬上岸边，在一块岩石上四仰八叉地躺下。不一会儿，火车就从他头顶隆隆地驶过去了。但是，车轮的轰鸣在桥梁上和岩石间回荡，震动了喜媚悲伤的泪潭。艾格博的这些幻梦开始使他在岩石上辗转不宁。火车驶远了，艾格博独自

一人留在岩石之间和黑压压的丛林里。夜幕降落，遮住了他那裸露的身体。

他半夜里醒来，一时搞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在漆黑一团的深夜里，他四下胡乱摸索。没有星星，看不见萤火虫，河里刚才还流着闪亮湍急的河水，现在河水也变成了一团漆黑，黑得象染衣妇的大锅，黑得象晾晒的染布上滴下的靛青色水，滴滴答答地就象奥根河祖先血管里流淌的血。哪里是喜媚皮肤的光泽？哪里是河床上的黑色大眼睛？哪里是奥鲁摩①沉重的脚趾缝里紧夹着的细砂粒？

艾格博从童年时代攀上众神的领地以来，现在第一次知道并承认了恐惧是怎么回事。他一动不动地站在他新闯进来的地方。因为这里不是人类的住所，而他不过是几乎还未成熟的人类的一个果实，不久以前才成为一个男人……

他现在想起同喜媚欢爱时迸发出来的叫喊声……“让我在黑暗中死去吧……”他现在笑了起来。在巨大的大地裂缝里，河流静止不动了，变成一条哽住了的黑色舌头。他笑了，因为话好象还在嘴边……“让我躺在黑暗中吧……”他还哭泣……在黑暗中哭泣；他的老师不是常说，使孩子发笑的事也会使他哭？

他一直喜爱黑暗和寂静。但不是这种死亡的狂叫和失路的迷茫。在一个复仇的神明居住的黑暗洞穴里睡过了头

---

① 可能是在尼日利亚伊鲁根森林中的一个巨人石像或普像。

吗？是谁在远处策划的？是塞王①暗施微风拂肤的轻触？

他真的发火了。由于怒火与恐惧，他倒胆大起来。什么卑鄙的诡计！是谁在黑幕遮掩下哈哈大笑刺探他的苦恼？他的火气愈来愈大，他知道恐惧的心理在讹诈他。

难道这是罪恶？——他知道自己的软弱就是来自这种感觉，因此他也就不再恐惧了。如果这就是罪恶——那么——让死亡来临好了！

他又躺在岩石上睡着了。

天亮了，岩石中的矿脉和远处的一座桥梁显现出来。那是一道灰色的钢铁彩虹，岩石构成的桥梁架在地上耸立起来的支柱上。艾格博站起来四下眺望，一面洗澡，一面在想，生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感到自己好象再世为人了。这时，他觉得黑夜是神明孕育人的地方，是旅游者的通道……他祈祷说：记住你的誓言吧，记住你的誓言吧，因为今晚我活了过来。不要忘了我在这一夜里的恐惧。

离开那里的时候，他带走了一个说不上来是什么东西的礼物。有谁能公然闯进众神的领地而不带着神的恩赐离去呢？他把这个礼物称为知识，知识常常是获取美的一种力量，是一种觉醒，危险地把他变成一颗顽固的心灵，一个掠夺大自然的人。

他把知识作为他独占的活动范围，看做他虔诚膜拜的圣地。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她的歌声使水手忘了航路，海船因此触礁沉没。

“来，”艾格博说，“我要给你看一件好东西。”

他一个人在房间里。本德尔上课去了。一个羞答答的姑娘站在门口。她也许有十九岁。她伸出手，手里拿着几张带格的书写纸。纸上的笔迹潦草，字写得很大，不象女人的笔迹。艾格博没有接过她的纸儿，却在琢磨这样一个孱弱娇嫩的姑娘怎么会写这样一手可怕的字儿。

“我是来交作业的。”

“我听说过这件事。你昨天就该交，是不是？”

“我就把它放在桌上行吗？”

“你的老师不在。”

“我知道。”

“可见，你是专门等他不在的时候才送来的，对不对？”

姑娘想绕过他走进房间，但是艾格博用身体挡住了门道。“嗯，如果我不能进去，那你收下行吗？”

“不。我不会给懒学生帮忙的。”

“你的朋友也不见得勤快。我们的作业本，他要等到学期末才发还给我们呢。”

“哦……这个不敬师长的学生，嗯？你怎敢这样说你的老师？我要告诉他给你打个不及格。”

“告诉他好啦。他知道我说的是真话。要是有可能，他准会把床搬到教室里，躺在床上讲课。”

艾格博庄严地鞠了一躬：“我不得不说我同意你对我朋友那很有见地的观察。”

“那么，现在我可以把作业留下了？”

“在作了评论之后，当然可以。”

艾格博看着她把作业放在桌上，等到她又走到门口他却说：“留下来跟我聊聊天吧。”

她停下脚步，皱着眉头。

“也许是谁不让你这样做？”

“没有让不让的问题。但我不能留下。非常感谢。”

“为什么呢？我一个人喝酒，没意思。我觉得寂寞透了。”

“别费神跟我来这一套。没用。”她似乎突然成熟起来。

“我的上帝，你们这些学生都这么厉害？”

“我们也不全是笨蛋，你知道。”

“好，好……好。”

她快活地挥挥手。“那么，再见啦。好好喝你的酒吧，可别喝醉啦。”

艾格博看着她走了出去，突然有一种深沉的失落感。他刚才喝得半醉上床睡了，因为喜媚终究还没来。他醒来以后在想，不知喜媚是否真正满足了他愈来愈强烈的需要，不知喜媚是否还没变心……他下了床，对着镜子呆呆地看了看下巴上长出的胡茬。他额头上现在有皱纹了，一个月前，喜媚还从他头上拔掉五根白头发。这件事使他着实吃惊，他把五根白发平铺在一张黑色的复写纸上。他怎么老得这么快？二十八岁就有白头发了！

艾格博急忙走几步赶上了那姑娘。“嗳，你还没问我那

个好东西是什么呢。”

“什么好东西？”她看着他，觉得很有趣。

“你不记得了？我刚才开门看见你站在这儿……”

她停下来。“噢，对。你说过，‘我给你看一件好东西……’好象是那么说的。”

“你还没问我指的是什么呢。”

“我还以为你是个疯子。”

“真的吗？”

“要不你就是在背什么台词。”

“这样说还好听些。那么，现在你愿意跟我来看看是什么吗？”

“不，谢谢你。你把我当什么人啦？”

“一个巧合罢了。”

她皱起眉头：“这话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我是想重访自己给自己建造的圣地。今天早上一起床，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别的什么也没想。自从我上次去朝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嗯，可是怎么……？”

“等……等，宝贝，我会告诉你的。”

“你算老几，叫我宝贝？”

“求求你……先让我说完。你瞧，我不过是希望能和谁一起到那个地方去一下。我以前一直是自己去的。我可妒忌啦，守着它不让人知道。如果是在一个星期前，带个人去的念头简直就是亵渎那个地方呢；但是现在……唉，就这

样，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正好在你来之前，我希望能带个人一起去。”

“为什么单找我呢？”

“为什么不找你呢？你跟别人一样合适。”

“哦？”她嘲弄地行了个屈膝礼。“荣幸得很呀。”

“那么，我们走吧？我先把车开出来。”

“哦，乘车兜风。是想拿这个来勾引我？”

“该死，姑娘，还有你那该死的疑神疑鬼的反应。”

“谢谢你，色狼，还有你即兴的编排。”

艾格博停下来，无法掩盖自己的喜悦。“你这人还真有那么点意思。其实，我觉得和你在一起是很快活的。我认识的多数学生都不是这样。”

姑娘又开始向教学楼走去。

“喂，你到底去不去呀？”

“我有事要做，快考试了。”

“期终考试？”

“不是，还没到呢。但也很要紧呀。对我来说，考试都很要紧。”

“你真是个非常认真的姑娘。”

“在这种环境里，只好这样。”

“不管怎么说，去兜兜风吧。我保证要不了很长时间。”

她神色严肃起来，似乎在考虑什么别的事情，和他没关系的事情。她看上去在担心什么。

“也许你信不过我？”

她低着头，摇了一下："不，不是因为这个。"

有一种想犯一下亵渎罪的需要——艾格博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很长时间以来，他就想秘密地带一个人来看看他的这个隐蔽所。这是他那第一次尝试的最后一个据点。他需要有人同情他，分担那天晚上他在桥下的苦难。喜娟不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事情是由她引起的。从一开始，她就不象是属于这里的人。如果向她提出，她的反应会是不敬的，她不会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同的特征。从急促欢快的湍流到众神的墓地，蓝灰色的水旁的草坪上面竖立着许多巨大的花岗石墓碑，这些她都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喜娟吓过他一次，后来他就明白了。他知道应该让她留在她自己的环境里。因为在那个环境里，她是不会犯错误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女皇。喜娟要的是四堵墙围成的房间、一个两用电唱机、一条厚实舒适的库尔德地毯，而不是森林深处铺满松针的泥地，身旁密密麻麻地爬着一串串蚂蚁，头上是风吹过结满松果的松树的呼啸声和隐藏在淋过雨的树身上湿透了的金黄色透明的松香球。他有一次用干透了的松香球给喜娟做了一条项链，而她只说了一句："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孩子。"

姑娘问他："你是干什么的？"

"在外交部工作。他们那里只雇用靠得住的人。"

"什么叫靠得住的人？"

"嗯，这可有点复杂，可以归纳成这么几句——你可以在妓院里过夜，只要你找的都是本地货就行，但你可不能和

外国大使的女儿说话。"

他们在曲曲直直的公路上行驶了十二哩，到达了伊鲁根。艾格博不断默默地想，我只把她当作陌生人领她去一次。以后再也不去了。他也承认，我需要一个同伴，这并不奇怪，真正是始料不到的。这也是她所要的。她也只要个兴之所至一时找来的伴儿，她可真是个有主见的人。"有一个条件，"她一再说，"你以后可不能再找我。"

"当然不找。"

她很快抬头看了他一眼，不相信他的话。

"你不要把这不当成一回事。再说，我也没法指望你不这样。反正你已经拿到了学位，我浪费我的时间，对你当然是无所谓了。"

"这话不公道。"

"我的朋友们就碰到过这种事，我不是随便说说的。"

"好，好……好，随你怎么说吧。"

他们在伊鲁根停下。艾格博买了一些刚在文火上烤好的新鲜野味。艾格博从座位下取出一只空桶，这是他的老伙伴。艾格博慢慢地开着车，望了望道路两边的树丛。

"是有人在这儿等我们吗？"

"对。可他不知道我们来。我们就等着他下来吧。"

"从哪儿下来？"

"从神的脖子上。弯弯肋骨的主就是从棕榈树上下来的。"

她给逗得咯咯地笑个不停。"最好别当着他的面笑，"

艾格博警告她，“除非你不想分享他带来的牛奶。”

“那就是你，”她说，“你不是带着那个大坛子吗。”

“准备好，随时准备神明的降临。在这些小路上，人们不知道水是什么东西。因为这里有的是棕榈酒，就是从树上流下来的棕榈酒。在城镇里，人们发明了水，哎，甚至在村庄里也是一样。可是棕榈酒却在这荒野里滴滴答答往下流。他①独自站在那里，在他和他的神明之间除了空气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不敢使圣餐有所减色。”

她拍起手来：“绝妙的一堂课，亏你想得出来……停，停下，这儿有一条路。”

“一桶酒，烤野味，一本书，还有一个神秘的你在荒野中跟我作伴……②”

“你喜欢奥玛·卡亚姆吗？”

“我也只喜欢这首四行对白诗——是这么叫吧？”

“可是，神秘的你，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叫你了，对不对？”

路几乎没有了，但是艾格博拎起沉重的小桶，拨开左右两边高高的灌木和藤蔓。

“要是小桶滑掉或者摔坏，那就活该。”

“相信我，棕榈酒不会背叛自己的。”

---

① 指上面谈到在那里等着的那个人。

② 这段话引自波斯诗人作家和天文学家奥玛·卡亚姆（1050—1123?）的诗《Rubáiyát》，原文为：“一条面包，一罐美酒，还有你在荒野中为我歌唱。”

他停住脚："瞧。"

"快到河边了吗？"

"离河边还有一段路呢。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他似乎在丈量一棵树与他的距离。量好之后，他在一个地点分开树丛："跟我来。这次当心点。我不想留下一条路。"

"什么东西？"

"一会儿就知道了。"他一直为自己的自私感到内疚。有一百次了，他觉得应该把塞孔尼带来看看这个奇景，可是每次都自己答应自己："下次一定带他来。"他俩走进了无人来过的树丛。在这儿，他指给她看那儿座荒芜的"小教堂"①。这都是大白蚁筑成的，现在又把它们抛弃了。地面上慢慢升起一些新的"小教堂"，这些建筑物几乎就立在他们眼前，上面爬着千百只软软的蠕动的白蚂蚁，真是一堆忙碌活动的小山。

"象是许多忙忙碌碌的和尚。"她说。

"看上去好象毫无意义，因为它们最后又会把这些丢掉。到这儿来吧，我给你看一件杰作。"他在不远处拨开树叶，站在那儿，等她鉴定，犹如向世界展示一件他自己的作品。"怎么样，"他近乎焦虑地问，"圣母与圣婴，对吗？"

一个呈佛焰苞形的宽大的壁龛里显出两个人形，逼真到了神秘的地步，就象空中行云构成的面孔。风的吹打使得它表面粗糙，呈粒状。壁龛就象碧绿晶莹的露珠上一座

---

① 指蚂蚁窝。

褐色的墓穴。凹穴形成一个壁龛，里面是圣母与圣婴。在他们背后升起第三个平面，呈方尖塔形，在微风中晃动着的穗须象是在对它顶礼膜拜。

"现在，我也许要把老教长带来了。"

"把谁带来？"

"老教长。他的真名叫塞孔尼。他是搞雕塑的。"

"对，你应该把他带来。"

"要是你不害怕，可以等到阴影拉长一些的时候，天黑时，你会看到壁龛里的人形显得更有立体感。"

他们随后朝河边走去，涉过乱石铺底的水洼，到了一块平整的、象海豚脊背似的石块上。这是艾格博最喜爱的床铺。艾格博向奥鲁木蹲伏着的地方望去，奥鲁木被二十哩绵长的森林挡住了视野。"别把你那讨厌的脚趾伸过来，"他说。"我有一个客人。"

她一面吃，一面露出苦相："没烤好。"

艾格博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酒，然后托起小酒桶，她张开嘴让他往喉咙里灌。"当心，当心！"他说，"这酒是不能用手或水去动它的。"

他看着酒流到她的下巴，流到她的胸脯上。被酒沾湿的衣服贴在她身上。艾格博赶紧把目光从她小小的乳房上移开，心里一阵颤栗。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好的棕榈酒。"

"整天待在图书馆里，是喝不到这种好酒的。"

这话使她变得严肃起来。"昨天，不，即使今天上午，如

果有人说我会坐在奥根丛林里，喝着棕榈酒，吃着半生不熟的烤肉……。”

艾格博看了她很长的时间，然后她问：“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艾格博把那天晚上桥下的恐怖情景告诉了她。

她坐着，双脚搅动水塘，低头听他诉说。他重新踏上了黑暗的小路。

“你从来没有带任何人到这儿来过，甚至那个女人，喜娟？”

“没有。那一晚，我独自一人有了许多发现。比方说吧，早晨醒来，我心里感到获得了一件大礼物，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接受了。我经常到这儿来领略这件礼物的意义，借以减轻我的痛苦。我发现，比起我所有的朋友来，我更需要它。他们都在忙他们的事，可我似乎只是做完一件事又做另一件事，好象生活只是这些事情似的，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我到这儿来总有一些发现，这就够了。可以说，我到这儿来，为的是一次又一次证明自己无罪。也许有一天我会发现，来一次就足够了。”

“你这次来是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又要来证明你……”

“证明我无罪？不行，现在谈这个还太早。”

“别以为我不懂。有的男人常常到别的男人那里去，希望他们帮助他消除疑虑。”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他们还不如我在行。”

“你并不差。”

“你心肠很好，不过你说错了。谁敢说自己很在行呢？”

“可以在行。有必要在行。”

“你即使得了一级勋章，也不能这么说呀。你即使以为自己老于世故，也不敢这么说呀。”

“那么，至少应该完全相信自己。”

“对，我感觉到你有这种能力。比方说，和我一起出来就是证明。你对自己的选择非常自信，你敢于让自然会有的怀疑和不安去见鬼。”

“不，不，你可不能相信这种事。”

“但事实不是这样吗？哦，这可是孤独者的标志，我对此充满敬意。”

“不是的。咱们别再说这个吧。我不喜欢你看问题的这种方式。”

“瞧，我又说中啦，你的直觉告诉你，你是对的。我们要是这样继续谈下去，也许最终会把自己暴露得太多了。”

“对，随便说点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得换个话题。说说外交部吧，说说你的外交公文，随便什么事，什么事……”

艾格博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她的硬气只是一层外壳，是她自卫的防线。但在他那渴求的双手下，她的防线崩溃了。无瑕的花芯滴下殷红的血，滴在上帝的脚趾上。后来，他用河水替她洗净，一面羞怯地说明自己是无罪的。艾格博自己承认，从那晚同喜娟在一起以来，他还不曾有过这样

紧张、这样害怕的冒险经历呢。

她说："下个月我就要考试了。你可一定不能再来找我。"

十

本德尔手中握着弹簧锁钥匙，迟疑了一下说："我忘了预先告诉你，我有个客人，你可能不喜欢他。"

"要是能有幸躲开拉各斯，"萨戈说，"我愿意接受任何折磨。他是谁？"

"一个记者搭便车走了大半个非洲。他带了一大整套摄影设备，我连见都没有见过。"

"英国人？"

"不，是德国人，可他自认为是美国人。"

"是吗？"

"你也许觉得他叫人不能忍受，我就不能忍受。"

"如果情况坏到不能再坏，那我可以到科拉那儿去。"

"我劝你还是别去的好。他对《众神像》着了迷。作为一个群居的人来说，这是不能忍受的。"

楼梯上有如群象奔窜的声音，还有人呼喊："是你吗，本地利？①"他们感到有人从第五级楼梯上跳下来，正好撞着门背。有几秒钟，门把手一直在动，这声音似乎在告诫他们要耐心，用不了多少时间门就会开开来的。这该死的门到底

① 此人因喝醉酒，口齿不清，把本德尔叫成本地利，也可以说是昵称。

怎么啦，谁知就在这时，门突然开了，一张醉醺醺的圆脸向他们咧嘴笑着，毛茸茸的手使劲握着他们的手，又拍拍他们的背。"喂，老兄，你们好吗？"他又把他们手里的袋袋夺下来，"这是你外交部的朋友吗？"然后把他们猛推进起居室，每人手里拿着一杯啤酒。

接着又是一阵动物园里野兽一样的咆哮声冲上楼梯，"我刚才还在想，你今天晚上大概不回来了，你的朋友对美国怎么看法？他一到芝加哥怎么就不同那里的人讲话？"刚才那个醉汉说。

"这是恶作剧吗？"萨戈问道。

"我不知道。"本德尔回答。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本德尔只是耸耸肩膀自管啜啤酒。萨戈接下去说，"喂，这是你的家，不是吗？你现在倒私下藏着一个小丑。"

"我是同乔·戈尔德一起在矿工居住区里认识他的。"

"乔·戈尔德又是谁呀？"

"对不起，美国讲师，讲历史的。你总有一天会碰见他。总之，其次我知道的是，乔·戈尔德逃跑了，把这小丑交给了我。"

"是你邀他跟你同住吗？"

本德尔难过地摇摇头，"不记得了，反正他来了。"

彼得象刚才一样又下来了，这一次他规规矩矩作了自我介绍："我叫彼得，咳！"

"你是美国人吗？"萨戈问道，除了继续坐在原地，他别

无选择，因为彼得把两只手按在他的椅子扶手上，把脸一直伸到他的脸前，然后用各种各样口音说话。

“是，唉，也不全是，我是个德国人，可我用的是美国护照。我那时正好喝醉了，所以没能跟大家一起来拉各斯。可是我同一位部长有个约会。你知道，我是一名记者，我想本地利已经告诉你了。昨晚你是不是把这个城市描绘得天花乱坠了？你们的部长真好，邀我去他的乡村别墅度周末。”

“你去吗？”本德尔装出冷淡的样子，使萨戈觉得非常有趣。

“当然去，不胜荣幸之至。”

“哪个部长？”萨戈问。

“哪个部长都有可能。有点海外宣传味道，免费的嘛。”

“直到最后，这些部长才会发现他们的谈话被错误地引用了。”萨戈说。

“接下来这些部长就会说，‘赶走他们，赶走他们，他们算是什么东西，胆敢用新殖民主义、新资本主义的反动歪曲的宣传，来诬蔑我们的主权完整！把这些混蛋驱逐出境，尼日利亚，我们向你致敬……’”

冰箱异乎寻常地猛烈颤动起来，萨戈想起彼得还同他们在一起。

“你的朋友真有意思，他刚才算不算大发牢骚呀？”

萨戈放低声音说道：“我看你倒象是对被压制的雅利安人①的兽欲无能为力。”

彼得大笑："你先是大声嚷得房子都震动了，现在你的声音又小得叫人没法听见。"

"这是我的天性。"萨戈歉然说道。

"嗨，在外交部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最近没有什么间谍，你怎么样？"

彼得在某一方面使萨戈想起了温沙拉社长，特别那笑的样子。"本地利，你的朋友真是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最有意思的人。你认为我是间谍吗，本地利？"

"不，我并没有认为你是间谍，彼得。"

"他可不象你。本地利是挺严肃的，而你的朋友却那么自以为了不起。怎么也想不到他会从事外交职业"。

"我很佩服你的洞察力，只是我并不在外交部工作。"

"本地利，说，他是不是……"

"你弄错了，彼得，这位叫萨戈，他在一家报馆工作。"

"你不是在等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吗？"

"他的飞机晚点了，他要等一会儿才能来。"

萨戈感到莫名其妙。他看看本德尔，后者却做个手势暗示等一会儿再向他解释。

"哈，原来我们是同行！"他走过来又使劲握萨戈的手。"好呀，我现在才真正感到无拘无束了。"

本德尔有点害怕的样子。

---

① 雅利安人指德国人，希特勒和纳粹分子认为日耳曼诸民族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对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你不该马上暗示我们之间的亲密友谊。"萨戈呐呐道，这时彼得口中的臭气正喷在他脸上，他赶快转过脸推开他说道："我要上楼去洗个澡。"

"我们今天晚上怎么消磨呢，本地利？让我们去为认识你的同行朋友而庆祝一番吧。"

"其实，人家已经邀请我去参加类似的宴会了。"

"那好极了，我们都一块儿去吧。"

本德尔有些为难的样子："唉，你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家庭，你知道，这实际是个家庭聚会。"

"那你带我去吗？我对家庭很感兴趣。我觉得我就是个尼日利亚人。你知道吗，我在这里真觉得自在极了。我没有觉得我跟别人有什么两样。我在大街上交了很多朋友，我也象一般尼日利亚人一样在路边的小摊上吃东西。"他停了下来，看着萨戈从后门走出去。"你的朋友上哪儿去？嘞，去浴室不该走那儿呀，那儿上不了楼的。"

"那儿走得通的，"本德尔耐心地解释道。"他只是想去洗个淋浴，那只在仆人住处里有。"

"唉，真是个好人，你的朋友，一个真正的好人。你知道，我喜欢那种不拘礼节的人。哈，本地利，我想起一个主意。我们先去你说的那个宴会，然后我们再到哪个小酒店去找几个妞儿玩玩，你说呢？"

"行，彼得。"

彼得试了几种酒之后，最后选定了威士忌，接着就把酒瓶往嘴里塞。"我就是喜欢美国佬这个样子。你知道，我去这

里的夜总会，总有人盯着我看，因为我拿起酒瓶就喝。美国人可不去浪费时间倒酒杯，他们都是这样对着酒瓶喝的。"

本德尔叹了口气，心中暗暗地把这瓶酒报废了，因为他再也不愿意把剩酒拿给任何称得上朋友的人喝。萨戈自言自语地又走回房间里来，"都是那个讨厌鬼让我把肥皂和毛巾都忘记带了。"

在他还没有走到楼梯顶层时，彼得已经跟着上来了。因为钥匙掉在地上，萨戈来不及把浴室的门锁上。而这时，门已经被彼得那个大块头封得死死的。没有办法，他只好转到小柜子边开始刮胡子。他生气地把肥皂沫涂在下巴颏和上嘴唇上，这样就可以不必张口，同时心中想着这个混蛋究竟有没有听见他在做什么？

"喂，我想你在刮胡子的时候，一定想喝一杯，要吗？"

萨戈摇摇头。

"这是什么？呀，胡须水，啊呀，威士忌可比擦皮肤的玩意儿好多了，你来喝一杯吧？怎么回事，来呀，来喝一杯，我在成家之前总是喝得烂醉。你也知道，家庭总是古板的，非常古板。"

"把酒瓶从我面前拿开！"萨戈说。

本德尔只管咯咯地笑，也在替彼得说话。

"嗨，你的朋友可真是个难对付的家伙。他有什么心事吗？"

"问他自己。"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非生气不可。到底怎么回事，唉，

我只想让他喝一杯，没别的意思。"他自己又喝了一口。"你喝吗，本地利？"

本德尔摇摇头。

"来呀，老兄，让你我好好喝一杯吧。"

"我已经喝啤酒喝醉了。"

"那没关系，你再来喝些威士忌掺啤酒，嗯，来呀，老兄，大家都怎么啦？"

他把酒瓶塞在本德尔手中，本德尔没拿稳，掉在地上碎了。本德尔平静地又喝他的啤酒去了。

彼得跳了起来，拿起拖把在浴室门口嚷嚷："瞧你的朋友，简直疯了。浪费了那么好的酒，这算什么意思？"听上去他确是感到很难过，他开始拿拖把擦掉那些酒，头脑里却在不断想着怎样来描绘这个城市，还描绘它的夜晚，把它描绘得天花乱坠。

到了汽车房，本德尔停了下来问道："你真想去参加那个宴会吗？"

"只要能躲开彼得，我哪儿都愿意去。天哪，再过五分钟，这家伙又要缠住我没完了。"

"那好吧，我们走。"

"他发现我们自管自走了，会怎么说呢？"

"唉，他自会找台阶下，他脸皮厚着呢。"

"你刚才说飞机是怎么回事？"

"只是想摆脱他而已。我说我有个朋友在加拿大搞外事工作，现在他一家都回来了，要住在我这儿。"

“艾格博来吗?”

“他现在难得来了,有一个小妞简直把他毁了。”

“我真不敢相信。”

“你自己瞧吧。”

“不,我就是不信。”

大宴会厅外面的车道上全挤满了车子,萨戈说道:“我们还是把车子开回去,再步行来吧。”本德尔摇摇头。

“那狗会冲着我们叫的,甚至会咬我们,以为我们是服务员。”

“是呀,狗就是势利眼。那他们怎么对待骑车的人呢?”

“那要看情况,服务员可以过去。对讲演的人,就是说,共产党人,它们就短短地叫两声。”

“真有意思。”

在车上仪表板的亮光下,看得清楚本德尔板着脸,毫无表情。“这有什么,假如你驾驶一辆大型车子,那些狗就会躺在马路中间让你压死。”

车道上传来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笑声,知名人士把他们迎进这举足轻重的家。从大酒钵那个方向传出一声刺耳的叫声(这是哪个英国部落的古怪方言)。“然后她突然对唱情歌的那一组发生了兴趣,所以约翰说,还是看个究竟吧。”先是一阵嗤嗤笑声,然后是深沉的说话声,“我确是觉得她去伦敦非常突然。”窃笑者觉得这话又在准确地暗示什么。①

---

① 这些都是萨戈和本德尔听到的别人的交谈。

“你认为我们必须喝完这瓶酒吗？”

“我们只要把它稍稍向前推一下，就会有人来把它撤走。”

“等一等，我看到黑人的脸了，他们是尼日利亚人吗？”

“外表会骗人的。跟我来。”

在几盘小吃中，有落花生、串肉，还有不可少的橄榄，萨戈看到一盘新鲜水果，大声喊了起来：“去他妈的爱国主义吧，本德尔，世界上没有任何水果能比得上欧洲的苹果了。”

“你上当了，”本德尔说，“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萨戈怒冲冲地回来：“这个国家里，有谁需要这种塑料水果呢……嗨……嗨，等一等，本德尔，等一等……”现在他看到了房间里的装饰，他一边转着看，一边嘴里发出啧啧声。

“你这是干什么呀，还在看那水果？”

“用马西阿斯最喜欢用的表达方法——哦—科—科—科。”萨戈说。

一束束柑桔绕在看不见的铁丝上，从天花板挂下来。一副栩栩如生的、水灵灵的样子很说明问题，它是假苹果一类的东西。墙上还挂有象海滨帽子式样的花盆，常春藤攀在这些花盆上，沿着一个画框盘绕，这些都是塑料的，天花板上也铺满塑料的青苔。萨戈起初忽略了，现在才注意到，特别展出的一只柑桔、两只梨，和一抱香蕉都是来自欧洲的蜡

制品。

“我好象觉得是在石树林①里驰骋。住在这里面的人有毛病吗？”

“没有。”

“他们是不是让自己的头脑也僵化了来配合这些玩艺儿？”

从那一大堆闲聊者当中传来一阵说话声：“我告诉你，为了她，我不得不放弃离开这里的意图。尉弗里蒂特斯就是没法忍受非洲人。她是个那么敏感的小姑娘，我要是走了，谁来照应她呢？”

本德尔轻轻地把萨戈拽住他胳臂的手指拨开：“我听见了，别捏着我。”

“你真的听清楚了吗？我的意思是说，我听到的没错吗？”

“没错，没错，你就面对着桌子喝你的酒吧。”

“可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黑家伙是谁呀？那个穿着便服的、服务员似的人又是谁呀？”

“别那么大声嚷嚷，那是新来的教授，就是他请的客。”

“……我告诉你，她肯定是发风疹块了。是对非洲人有过敏反应。唉，她可真可——爱。”那位教授再次点头表示理解。

“不过，如果她是同她一样的白人说话，我能理解……”

① 美国亚利桑那州东部的一处名胜，它是由矿水久浸而变成的一片化石树林。

萨戈感到，从手指尖开始，直至全身，出现一种异乎寻常的骚动，这是一种暧昧的、危险的信号。

一个女人走过来。本德尔开始同萨戈说："我想，这就是你为喝酒付出的代价。你应该打条领带才对。"

"什么意思？"

"女主人来了。你好。"

"你好，本德尔，"这位女人说道，"我没看见你进来。"

萨戈全身的骚动越来越利害，结果他发现自己原来想小便。

"我来得很晚。我刚从拉各斯回来。"

"你的意思是说，你竟然晚上在那条路上开车？这太危险了，你知道……那些疯子。我总是让我丈夫带着司机一起走，假如他必须赶夜路的话。"

"我是决心不错过你的宴会。"本德尔说道，这时萨戈差不多已经喝完了酒。

"太感谢你这样说了。这是你的朋友吗？"

萨戈赶快抢在本德尔前面说："我们刚才在台阶那儿刚认识的，还没有时间介绍自己哩。我叫爱德华·阿金索拉，您一定就是女主人了？"但他心里却在说：……别看她从头到脚珠光宝气的，还别着一朵玫瑰花，说不定有狐臭呢。

她伸出一只手——戴着手套的手，手套长及肘关节："你好，我们从前没见过面吧，是不是？"

"我想没有。"萨戈拿起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您里面藏着什么呀，太太？一条滑溜溜的鱼吗？"

“你当然是新来这个大学的了?”

“我刚从美国回来。”

“啊哈,美国。这就说明问题了,当然。”萨戈等着她解释什么事说明什么问题,她不得不说:“美国人就是不拘小节,是不是?”

萨戈感到有些意外,不禁怒火中烧。“你开始讲课了吗?”她用这句话来阻止他可能给予的反驳。

“没有,我正在搞研究工作。”……我研究的起点就是,为什么你那又红又圆的肚脐眼会爆裂出一朵假玫瑰……

“我忘了,实际上讲课已经结束了,目前大部分是考试之类的事情了。”女主人说。

“可不是吗,就是考试之类的事情了。”萨戈说道。

她笑得挺可爱:“总之,你先得花点时间把自己安排停当。我相信,刚过完学生生活,很难安下心来。我总觉得,让学生一下子就去讲课,也实在太难为他们了。适应新环境确是很难。本德尔,带他来跟我们一起喝茶,好吗?”

“是,遵命,奥古阿左太太。”

“顺便问一声,你们找到什么东西吃了吗?这只是一次冷餐会,假如你们动作麻利一点,也许还能搞到一些……”

……是呀,谢谢你,塑料苹果很不错……萨戈只好压下火气安静下来,更糟的是,那个女人刚转身走开,本德尔却嘻咯咯地笑了。

萨戈发火了:“你他妈的有什么好笑?!”

“笑的是你。真是动人极了。”

“我可没觉得有什么动人之处。”

“唉，别生气。你表现得还不错嘛，但是，对这种人，你一定要有所准备。”

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靠近梯子那边，响起一阵咯咯声，原来所有的女宾都集中在那里等待什么。萨戈回过头来问本德尔，宴会是否结束了，这时，教授本人却朝他们走来。

“我以为卡罗莱英在这儿。”

“她刚才在这儿来着。”

“唉，那些夫人在等着她呢。”

正在这个时候，奥古阿左太太从一堆人群中走了出来，走到教授身边。

“卡罗莱英，亲爱的，夫人们在等着你呢。”

“我知道，我正在找你，要跟你打声招呼，我们要上楼去了。这里的事你照料一下好吗?”

“当然，亲爱的。”

“啊，我想你已经认识这位新讲师了，”——萨戈分明看到他俩会意地彼此相视——“我刚请本德尔带他一起来喝茶；他对这里的一切还不习惯。”

教授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些木偶旁边欠了欠身。他那轻蔑的态度太明显了，人们是不会弄错的。萨戈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不往下去看他裤子当中的扣子是不是没有扣上。

“来呀，亲爱的，”教授拉住妻子的手，说道，“我们不该

让夫人们再等了。”

卡罗莱英又向本德尔笑笑，他们看着她在衣服的沙沙声中走远了。

“我告诉过你吧，你应该打条领带。”

“我让你丢脸了吗？”

“是呀，你几乎不可挽回地犯下了错误。不过你忘了，你告诉那位夫人我不认识你。”

“那不结了吗，对这种事我有第六感觉，我还是别拿你的名誉开玩笑为好。”

“已经毁了，你还担什么心。礼貌是他们唯一能对付我的武器。”

“那你何必来参加他们的宴会呢？”

“你不是对观察人很有兴趣吗，特别是那些看见你就不能忍受的人？”

“这是个很古怪的嗜好。”

“不如他们的古怪。他们为什么邀请我？”

“假如允许我说，我觉得他们跟你之间似乎没有什紧张可言。”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文明，在这里我们都是有教养的人。”

大厅里的人都走光了。妇女们聚集在楼梯底下等着被请上楼。那些男人，训练有素，无瑕可击，在房间的另一头组成一个男人小圈子。有几个人确是需要教授的循循诱导，不过他的暗示几乎不露痕迹。咖啡来了，同时送上了香烟。

大家心照不宣地都没往楼梯那边看，一直要等到妇女们走光为止。他们做得那样不动声色，不能不叫萨戈叹服。教授轻轻地同他们说，现在楼下的厕所全归他们使用了，不过这事萨戈早就知道了，他憋得象狗一样都滴几滴下来了，在他把尿滋出来的时候，他身体里面有一种古怪的兴奋感，直到他觉得这事来得突然，否则他会发心脏病而死的。

上楼的行动花了不必要的很长时间，主要是受到了一个站在屋中央的年轻姑娘的妨碍。她正在向两只戴着手套拼命摇晃的手发表不同的意见。就在几分钟前，她正同几个男宾热烈地谈着什么，可是奥古阿左太太走来，在他们背后轻轻地咳嗽一声，他们就得体地走开了——用不着多说什么话嘛。但是这位姑娘不懂奥古阿左太太的暗示，太太只好向她解释那件事，她却回答说：

“哦，慢慢再说吧，谢谢你，奥古阿左太太。”

在萨戈听到这两个人的头几句话之前，局面已经相当尴尬了。

这位太太说：“我还不想去。”

女主人脸上的亲切表情慢慢地消失，“法塞伊太太，你让人家全等着呢。”

这位太太还是很有耐性地轻声说：“我跟你说，我不想上楼去。”

“亲爱的，你也太难了，这个时候所有的夫人都想上楼去歇歇，她们都在等你呢。”

“可我不愿意去。”

“这一般的礼节对你恐怕不会陌生吧。如果你确实不知道，只要注意一下别人，就跟着做好了。”她已经说得很简洁了当。

“十分钟前我刚去了楼下的厕所，我不想马上再去。”

“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她的嗓门突然高起来，但她赶快住口，往四周瞥了一下。有几个男人也赶快喷出烟雾，不让她看见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场面。萨戈不顾一切礼节，移近她们一点，想偷听一下。妇女们都断然转过身去，不看这位姑娘出丑。奥古阿左太太再次设法用甜言蜜语来说服她：“亲爱的，问题是，所有的夫人都想上楼去，也许你想重新扑扑粉什么的，或者……”

“可我不用化妆品。”

“你肯定想重新梳洗打扮一番吧，法塞伊太太，如果你不上楼的话，你就要单独跟男人们在一起了。”

“我才不在乎呢。”

“你简直不可理喻了，法塞伊太太，偏偏是你，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扫大家的兴？”

她睁大了眼睛：“我扫了谁的兴吗？”

“来呀，这才是个乖孩子，”奥古阿左太太挽起她的胳臂，命令地说，“现在一起走吧。”

姑娘没有跟她往前走，只是友好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道：“你带其他人上去吧，别把我撇下太久就行了。”

这事本来应该结束了，几天前这种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作为教授的妻子，这是她第一次请客，而刚才那个

场面——已经无法掩饰——已经公开化了。她，一个少数人种，一个教授的黑人太太，受到一个年轻的普通家庭妇女的挑战，一个只比小姑娘大一丁点的人，居然在她的家里公然向她挑战，礼节、道理都在她这一边，在奥古阿左一边！

“你马上跟我们一起走，”卡罗莱英说道，“否则你永远别想再踏进我的家门！”

这姑娘只简单地说一句：“哦，这我明白。”

还是那些女宾跑来打开僵局。奥古阿左太太准备走开了，而大厅却象变长了，要走到她们聚集的地方，好象有无限长的距离。大步跑过这空旷大厅来搭救她的，是骨瘦如柴的德莱文太太，妇科医生的妻子。

“我想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奥古阿左太太，”女主人抓住可亲可感的太太的手套，向那个无赖傲然哼了一声，然后带领四十多位道义上的支持者，走向吃饱了饭的夫人们非去不可的地方。

萨戈说道：“这位姑娘的丈夫在这儿吗？”本德尔点点头，他又说：“你愿打什么赌，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认出来？”

“什么赌也不打，也不用猜。”

那位丈夫汗流浃背地站在那儿，毫无遮掩，但愿地能裂开把他吞噬掉。他惶惶不知所措，把烟头用手掌掐灭了。

“他就要起飞了，”萨戈说道，“因为地不会吞噬他，所以他就只好自己起飞，坐在他那蝴蝶结领带的翅膀上飞走。”

“他已经准备道歉了，我知道阿尤的为人。”

他们听到这位丈夫的酒杯碰桌子的声音，法塞伊先生

挺了挺胸，显示一个受审的男人的决心。由于妻子的行为，他立刻就要来弥补了。

与此同时，本德尔和萨戈也向屋子中央移动。

"你还得跟他们相处，最好离远一点好。"萨戈坚决地把本德尔往回推。

但是，萨戈这样做也已为时过晚。科拉和艾格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好进来，他们一直待在门口看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看见科拉迅速走到完全孤立的姑娘身边，同她简短地说了几句，就开始随着音乐古怪地慢慢跳起西非的一种舞蹈，芭蕾音乐从看不见的扩音器里轻轻地传出来，萨戈又找回他的酒杯，厌恶地开玩笑说："这个地方怎么全是加拉哈德爵士①。"

唱片是从著名芭蕾舞曲中摘选出来的流行片段。这两个人按着《天鹅湖》曲子径自跳那慢步的西非舞蹈。在那边角落里，法塞伊大汗淋漓，坐立不安，犹豫不决。这位丈夫要等待，但是一个挺直的背影告诉他，那就是警觉的教授，于是他赶快向前迈了一步。

"法许②！"被叫的人停了下来，转过身，发现是本德尔，这才松了口气。"啊，喂，对不起，我刚要走。"

"跳舞刚开始，就走？"本德尔灵机一动问道，"你是不是要去把孩子们关起来？"

"呃，对不起……我……你说什么？"

---

① 亚瑟王传说中的圆桌武士之一，因其忠诚与高贵，所以找到了圣杯。

② 法塞伊的昵称或简称。

"别装模作样了，谁都知道你在舍湖学校找到了学监的工作。"

"咳，什么?咳?你从哪儿听来的?"法塞伊现在真变成了无赖汉，两面不是人。"你的意思是说你听到什么……"

"嗨，别装蒜了，法许……"唱片突然停了，教授庄严地把唱头放在一边，根本就不理那些舞蹈者的骂街。

萨戈并没有醉，可他又觉得一阵骚动。教授回到自己的一群人中，在正义盔甲的保护下，他家的尊严恢复了。

"好极啦。"萨戈的嗓门令人吃惊地高过一片嘘声。"让我们换跳符咒舞或者扭摆舞吧!"

这声叫喊使教授刚刚迈开的脚步又停了下来。男宾那一堆也愤愤地嘎然无声。举杯祝酒者拉长了脸，杯子还在空中悬着。这是一阵漫骂之后的沉默，萨戈觉得这是一种权宜的空虚的沉默。

教授终于又移动了脚步，他的脸严肃得倒使所有的客人都要问问他的邻座："但愿不是你把他带来的吧，"然后叹口气，对这位候选人并未失去被选入什么委员会的资格感到很失望。

但从一切迹象看来，奥古阿左正把整个事情抛诸脑后。新的教授职位需要新的品德，比如说——宽宏大量。他的脸部表情呼吁大家镇定、尊严以及面对野蛮挑衅的克制。大家响应了他的呼吁，开始慢慢恢复了聊天。艾格博在楼下找到科拉，萨戈几乎也立即加入，但是法塞伊把本德尔拉过去，询问有关学监的事情。都是谣传，本德尔坚持说，可这谣

传是有来头的。

最后，他邀请本德尔去吃饭。

三年级的讲师阿迪奥拉，竟然透露了几内亚总统来访本大学时吃饭的地方，然后又讲述了他们吃完饭后如何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是呀，是呀，我跟他一起吃的饭，同事们。"

恩诺杰克请求教授以父辈的身份给他出出主意，他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度他的年假。然后他又对四面墙上的铜枝形灯盛赞不已。"枝形灯？"教授问道，"哦，哦，对，对，"奥古阿左最怕显得无知，结果没看到人们给他设下的陷阱而回答道："这些灯非常昂贵，肯定是卡罗莱英太喜欢它们了。"

恩诺杰克又诱他说出更多的话，然后回到自己一群人中去传播了奥古阿左的最新消息。

这时，鲁莫耶大夫说："……这是绝密，你们应该明白。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女学生已经怀孕了？"众人愕然。"是二年级的学生，到我诊所里来问我能不能帮她个忙。去她的，这种事我才不做呢，我就这么跟她说。我劝她再等几个星期，放假了就回家去，让自己的父母来处理这件事。"

"这个女学生最不希望的就是让父母来处理这件事，因为这种人多半得不到家庭的任何同情。"

"可我告诉你，她从我这里也得不到同情。我可不能以我七年的光阴来换得别人的快乐。①假如我自己碰到这种

① 指为人堕胎要吃七年官司。

事情，我至少也要夸耀夸耀……”大家文雅的笑声淹没了香槟酒的卜卜声。

辛格教授玩着一只烟灰缸，奥古阿左面露喜色问他：“你喜欢它吗？”

“相当不错，真是相当不错。”

“给我妻子的生日礼物，一共有六个。还有墙上那枝形灯。”

“对不起……呃……你说什么？”

“就是那些铜玩意儿。家里有这些东西是很有用的。我对礼物是相当讲求实惠的。而卡罗莱英又特别喜欢枝形灯。”

辛格教授把剩下的时间都用于在墙上寻找枝形灯。

在德亨娃家里，她那衣柜的把手使人的头脑都僵化了，萨戈又抬起头来，发现墙上托架上悬挂着一串串绿色和黑色葡萄，与闪光的、常青的人造叶子相辉映。

阿吉罗博士否认把妓女带回家。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越过自己汽车房的界限；奥古阿佐正好在他背后，对这种事可没有兴趣。

“那些抒情歌曲。值得称赞的场面，你知道，而丈夫却开始怀疑最近的排练……”①

“他们说尤第多先生甚至付不起电费，他把钱花到哪儿去了？”

---

① 这些都是客厅里的闲谈。

“这些日子萨鲁比跟谁在一块儿了？我告诉你，那个小伙子可是个道德败坏的人。他甚至连学生都不放过。”

奥古阿佐说：“最近，参议院对他的不道德行为就要进行处理了。”

一个围着围巾的人，他的目标是本德尔，结果却发现自己同萨戈单独待在一起。“撵走这个人，假如办得到的话，”本德尔轻轻说完就消失在人群中。萨戈现在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内部的骚动了。灌肠之后，他总算把肚子里的脏东西排空了——办法就是用蓖麻油对付排泄神。

“你一定就是那个萝卜头吧，”萨戈这样打招呼。

“你说什么？”

“萝卜头。萝卜头。我已经看到苹果和梨，还有塑料的槲寄生①，但是，如果卡罗莱英站在槲寄生底下，那我就看都不要往那边看了。你呢？”

“你说什么？”

“我说，你就是那个萝卜头吗？”

“你是谁，我不懂你说什么。”

“你不懂？你不会说英语吗？”

“哈哈，我想我当然会说，会说英语也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如果这样的话，那请原谅，我认错人了。”萨戈说。

“没关系。我本来就觉得这事很奇怪。我的名字叫平

① 常用作圣诞树的装饰。

克肖尔。"

"红围巾①?"

"不，是平克肖尔，哈哈，你是新来的吧。"

"是，又不是，我是教授的女婿。"萨戈说。

萨戈觉得自己的责任到此结束；本德尔已经安全消失不见了，他对此人毫无兴趣可言。但是现在平克肖尔却缠上了他，他在大厅里走到哪里，平克肖尔就跟到哪里。萨戈起初以为自报是教授的女婿而会身价百倍，这真是大错特错了。平克肖尔对学校的教职员和他们的家庭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了解教授、院长，注册主任、校长、副校长、参议员，主席，他还知道这么一个事实：奥古阿左教授有三个儿子和一个五岁大的女儿，这是他唯一的女儿，而这个女儿却使他伤心痛苦，因为她是他和那个女仆的结晶品，他不能公开承认她，不得不把她藏在伊斯灵顿的一所私立学校里，可她偏偏又是他的宝贝疙瘩，他的掌上明珠……所以很明显，萨戈是个骗子，他是来偷银器的！平克肖尔本来打心里蔑视奥古阿左这位新提拔的黑人教授，可是现在他倒很想为这位黑人名流尽一点小小的义务，这总该是件好事吧。假如这些蠢驴喜欢奉承和谄媚，那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只要方法对头，我们就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

就这样，平克肖尔毫不掩饰地缠住萨戈，着了魔似地缠住他，萨戈已经绞尽脑汁想出最恶毒的办法来摆脱这个讨

---

① pinkshawl，红围巾，同此人的名字Pinkshore同音。

厌鬼。

突然，平克肖尔泄气了。他的嗓子眼里发出一种类似动物的声音，吓得眼珠都爆出来了。他往后退了三大步，撞到一小群人当中，萨戈立即使他恢复感觉，并且知道为什么。萨戈的手中还有一只苹果，他把它扔出去之后，又缩回手来拿起一个再扔。他隐隐地记得过去，他的手好象也是用这同样的动作……但究竟是什么时候，他已想不起来了，也想不起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抛掷行动的。两道闪亮的反光是平克肖尔眼镜在动，那个"围巾"弯下腰去把萨戈扔出去的东西拾了起来。他还没有伸直腰，又一个苹果被扔出窗外，然后萨戈从另一只水果盆里拿起一只梨。平克肖尔吓得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而萨戈却安详地啜着威士忌。

"你究竟在干……干什么？"

"在喂狗。"

"你开什么玩笑?!你扔出去的东西是教授的财产。"萨戈把梨又扔出去了。

"你疯了吗？你有什么权利把这些东西扔掉？"

"什么东西？"

"那些装饰品。你别假装听不懂我说的什么。"

"它们是水果，不是装饰品。"萨戈又把一抱香蕉扔出去了。

"不许再扔，否则我要去告诉教授了。"平克肖尔向他进攻了。

“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要把狗叫进来了。”

“你别耍什么花招！”

“花招？原来这就是你的看法，你还是小心一点吧，小心你的鼻子。这只狗可凶猛得很哩。”他决定把水果盆也扔出去，正在这时女主人走近他。萨戈抢先讲了话，他赢了。

“在宴会结束之前，我是否有幸向您祝贺您丈夫新任了教授职？”

“非常感谢你，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

“现在我明白了，这为什么是个便服宴会。刚才发生那种事也只配穿丧服。”

“只请你告诉我，你是谁？你为什么把装饰品扔到窗外去？”

“我告诉过你了，夫人，我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筑设计专家。”

“无聊，我不感兴趣。”她恶狠狠地瞪着眼。

“他一定是喝醉了，奥古阿左太太。”平克肖尔说道。

“胡说，你这没见识的盎格鲁人。”萨戈说。

“你是哪个系的，先生？”女主人问。

“建筑系。”萨戈回答。

她非常严厉地反驳道：“这个大学没有建筑系。”

“我一点也不奇怪，夫人。就看看这些建筑物吧，哼，全是出于外行人之手！”

“请你……”

“当然罗，你自己的房子可非常漂亮，显然是例外之

作。"

她摆动起浆得笔挺的衣服，萨戈看出她在找丈夫。对平克肖尔来说，她这行动意味着失败的判决，这样的局面似乎是专为他设下的。他又给萨戈一个莫须有的打击，开始说道："喂，我的朋友，我想你是个不速之客吧。"

"他当然是。"她猛地回过头来。

萨戈突然问道："你养豪猪吗？"

平克肖尔害怕地往后退。"因为，"萨戈笑容可掬，"我那讨厌的脊梁骨有毛病，所以我的脖子痒痒。"他说完有意向来宾扫了一眼，每次都有所悟地点点头。

平克肖尔轻轻说道："我们最好找个人帮忙，奥古阿左太太，我想他是个疯子！"

"哈，你是这样看，嗯？"萨戈的咆哮是疯狂的，象是从四十六层楼射出的最后一颗子弹。平克肖尔大声嚷嚷起来，至少有五十个脑袋都往他们这个方向转。萨戈看见教授在烟酒中向人们道歉，就开始考虑撤退了。

"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夫人，"萨戈弯腰鞠躬。"我要找回您的塑料水果。假如您这位管家是好人，而它们又都是装饰品，狗是不会去碰它们的。您这位管家才是真正难侍候的看家狗呢。"在奥古阿左夫人能猜到他的意图之前，他拿起她的手来吻了一下。

正在这个时候，奥古阿左来了。"祝贺你，教授，"萨戈奉承地说道，"祝你长寿。"萨戈犹豫了一下，认为主人其实并不是行政人员，所以不必吻他的手。他只紧紧地握了两

下奥古阿左的手，对自己这样做很得意。同时，他自己也想不到，他会很快弯下腰去，闻了一下别在奥古阿左太太肚脐眼上的一朵玫瑰，然后又跳了起来，鼻子朝天闻闻表示祝福。

“象真的，卡罗①，象真的。”萨戈疯了似地从房间里飞奔出去。

他走得飞快，希望后面有人追他，可又说不出为什么。他心跳得厉害，内部的骚动还没有完全过去。他又开始往回走，他象疯了似地往回走，真是义无反顾呀。他走到房子的后门，在作为奥古阿左房子篱笆的灌木丛中挤来挤去，突然滑了一跤，随即又站了起来，往下一瞧才明白了滑跤的原因，是踩了他扔出去的一只塑料柠檬，于是把它捡了起来。在黑影中，他弯着腰沿着房子走去，一直走到那扇窗户底下。他们还在那里，毫无问题，他们一定在谈论他。平克肖尔不时探出身来，看看花园里是不是有刚才被扔出去的水果。萨戈闭上眼睛说：平克肖尔，你实在不应该这样引诱我。萨戈要给平克肖尔一个公平的机会，于是嘴里开始数数儿，数到五，平克肖尔还站在那里没动，只是稍稍偏在一边，同奥古阿左讲话。萨戈爬近一点说：水果很轻，风呀，你别吹吧……于是把柠檬扔过去，打个正着，正好打在平克肖尔的嘴上。柠檬由于沾了草上的露水，所以有点湿，又软；这一下来得突然。平克肖尔脑子里转来转去，想立即找到

---

① 卡罗是卡罗来英的昵称。

这神秘、恐怖的答案——是魔女娥？蝙蝠屎？圆头棍①？是这些东西打着他的脸吗？……平克肖尔不知道究竟被什么打着了，只是一看见萨戈，他就昏过去了。

① 旧时南非本地使用的武器。

第　二　部



十一

五月的雨季到了七月，那雨就象是躲在滚滚乌云背后的牛被割裂了动脉，从成百万毛孔中洒泼下来，滋润了放牧地带。地面上却在进行一场汽车竞赛。大桥让满载货物的卡车优先通过；潮湿的柏油路，在这些开英雄车的司机看来，就象是一个没有速度限制的海市蜃楼，从而在悬崖底下为他们准备好了归宿地。在一个邋遢的夜晚，苍穹在近视眼塞孔尼的头顶上裂开。他看到那辆疯狂奔来的卡车时，已为时过晚。一个急刹车，那无情的带花纹的轮胎就猛然一滑！一大堆金属碎片和塞孔尼的尸体就突然躺在敞开的车门旁边了。四周撒满了玻璃片。他的胡子沾满了血污和湿土。

什么也安慰不了艾格博，他跑到桥旁的石头上愣着，一直等到葬礼结束了，才瞎弹一把伤心悲愤的眼泪。萨戈则关起门来喝闷酒，呕吐了一个星期；德亨娃对他的体温颇感绝望，在他大吵大闹说："你这讨厌的眼泪弄湿了我的全身"的时候，她还得竭尽全力使他安静下来。只有在她答应取回他的《启蒙集》、并且随便翻一页给他念的时候，他才肯安静一些。

"……我记得我儿童时代那一阶段的事情，在我们那巨

大的、永久爬行的独木舟上，画着一对天神的彩色肖像，戴着皇冠和珠宝，穿着镶皮的、镶金的、丝绒的和貂皮的衣服，手里握着宝球和宝杖，身后是个金御座。在我小孩子的眼睛里，这些肖像是无所不在的，客厅里和卧室里都有这种肖像，因为我家的人都是忠诚的保皇派——在我小孩子的眼里，这两个人物无异就是天使，或者就是上帝和他的妻子。这是我反省的主要方面，假如我所在的这个国家，种种设备俱全，我就毫无问题会逐渐变成永不清醒的精神分裂病患者了。因为这一对优美而不真实的形象的缺点变成了我的精神负担。他们有没有缺点呢？在一个降神会里，这答案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在纯粹是排泄性质的过程中，我终于认识到人类身体内部器官的这一部分，它们就是排泄器官，绝不是其他的什么！

小便是人皆有之，排泄是神圣的！

这就是生育，排泄的具体方式……"①

祭奠阿尔哈吉·塞孔尼的亡灵使本德尔处于极度痛苦的境地，他对塞孔尼的誓言永远不能兑现了，忏悔使他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困惑呀，他困惑地坐在那里，脑子老在转着忏悔、惩罚的问题，有的忏悔还要考虑，有的是需要忏悔受惩罚的。他实在不知道是哪一种，除非失去了塞孔尼就是

---

① 这一大段是《启蒙集》里的怪诞想法。萨戈的脑子里充满排泄理论，主要是在实际生活里多次遇到不清洁厕所给他的刺激，这一切都是迂回地批评了尼日利亚的不卫生情况和恶劣现象。

惩罚。塞孔尼没法说话了，也没有感觉了……

科拉一再提起画笔，在哀伤和怀疑的情绪中，哆哆嗦嗦地、盲目地在画布上乱涂。

艾格博晚上从河边回来时已经很晚了，看到本德尔在黑暗中坐着，还穿着到墓边去的那件衣服。他起初以为房间里没有人，看到这一动不动的人影不禁吓了一跳，正准备去开灯，本德尔制止了他。

"是我。别开灯。"

"本德尔?"

"是。"

"哦，对不起。"

"桌上有一张留给你的便条，是一个姑娘送来的。"

艾格博拿起便条，经过本德尔身边向自已的房间走去，让他一个人象石头般坐在黑暗中。

这是那个古怪的姑娘写来的。她写道："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个雕刻家朋友塞孔尼。对他的死，我甚感遗憾。假如你需要我的话我就来，但我相信你一定宁愿一个人待一段时间，我真是感到非常非常难过。"

她签了字，但他没法辨认。他这才想起他并不知道她的名字。

葬礼过后两个星期，他们大家又见面了，无精打采地听着一堆流浪艺人的表演，马尾巴的弓在弦上拉出尖长的哭

号声，还有葫芦音箱发出的嗡嗡声。

房间那一头，坐着一个白化病人，象一片影影绰绰的月光，但很不柔和。他脸上的雀斑倒象是吸毒的斑迹和黑痂，它们布满了他那鬼火般的皮肤。科拉一直在他那几条餐巾上画着什么，一会儿把细节抹掉一点，一会儿又把鸡油溶化成深黄色的颜色，抹在画像的面孔和眼眶上。最后，他把他全部涂掉，扔在另一条画有餐馆以及喧闹人群和玩火艺人的餐巾上面。余兴表演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熟悉的鼓声意味着喉咙沙哑的巫医就要出场了，这种巫医是外国影片描绘的非洲人物。

“我从来没能解答那个把戏的秘密，”科拉说，“玩火的看来是令人信服的。”

德亨娃又疑虑地看了那个白化病人一眼。“他认识这里的谁呢？他为什么老往这边看？”

萨戈没往回看，就问道：“你是说那个白化病人？”

“你也看到他了？”

“他要找的人正是我。我不知道他怎会发现我常来的地方。”

“你？他要找你干什么？”

“我也很想知道哩。可我现在没那个心绪。”

……奥耶科科毛尼朗……奥耶科科毛尼朗……奥耶罗巴，奥耶罗巴[1]……

---

① 这些都是表示听不清楚的一片胡言乱语声。

“在美国，”萨戈说，“有一个团体把自己取名为‘科科卡布拉的真正科布拉少女团’。如果我没回头看过，我会以为这些要把戏的就是那帮人。同样的乱喊乱叫，同样的胡言乱语，同样的小丑动作。唯一的区别就是服装；在美国，他们还去城里表演呢。”

……奥耶耶毛尼朗……伊亚乌①！

艾格博说：“但愿再下一场雨，把这些全消灭掉。”

玩火艺人把一团火放在他那长满老茧的脚上、亮闪闪的胳臂上、涂满彩色花纹的身体上耍来耍去，还让火焰在这些地方逗留片刻。

现在，他举着火把在大家面前转一圈来证明它的热度。在他走近、突然将火把往前一戳的时候，白化病人赶快用手把眼睛遮住，因为忍受不了这种亮光。科拉喊了起来：“快看他，快！”但是火把已经到了邻桌，有一个人用这火点燃了一支烟。

“怎么回事？”

“太晚了。你应该看看那个白化病人害怕火焰的样子。”

白化病患者终于恢复了常态，又同街上的霓虹灯一样惨白。他真象是水泡过的尸体，弯着腰坐在那里，似乎正在严肃地跟人争论什么。

“他一点也不象妩瑟叶，”科拉评论道，“妩瑟叶很纤弱，

① 同前页注①。

说实在的，很美。她就是到了七十岁也不会跟这个白化病患者一个模样。”

“但你说过，刚开始的时候她也让你感到恶心。”

“只是一点儿，很快就过去了。她是另外一种黏土塑成的，相当令人惊讶。我从来就琢磨不透她。可是那边那个人的皮肤好象是长期泡在黄色液体里的黄树皮，煮过以后晾干的。”

踮着脚尖旋转的玩火艺人突然跳了起来，从舞台旁边滑出去，滑到一棵香蕉树旁的一块泥巴上。他的助手赶快跑去搭救，他的火把只剩下了可怜的一点火星，喷出一缕烟和一股煤油气味。他身上的油画在晃动，这个设计可能是他从“科科卡布拉的真正科布拉少女团”主演的《泰山奇遇》电影上抄袭来的。

“夜总会营业员桑戈，”艾格博宣布道，“投奔到许多水神那里去了。”①

但是大家对这个节目都不怎么感兴趣，觉得平淡无奇。塞孔尼的死使他们感到一切都错了，都成了一团糟，这幅画面摧毁了他们对人生的看法，起初他们还有一个固定的观点，现在一切都粉碎了。他们着实吃惊不小，科拉想，这可一点儿也不象他今晚所完成的作品，倒象我的《众神像》中的五个人物。

只有德亨娃一个人心里明白——他们不该到这里来。

---

① 艾格博代为宣布下一个节目的内容。

回忆叫人不能忍受的时候，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习惯。塞孔尼是他们这个圈子中理所当然的一员，大家的关系太深了，这些都是具体的事实。差不多每两星期一次在坎班那的聚会，两个星期后在伊巴丹的聚会，本来只是偶然的聚会，后来就变成惯例了，这些都得改变。因为使人想起塞孔尼的事情太多了，较之以往的结结巴巴让人紧张，现在他更使大家的情绪沮丧了。

“他来了，”德亨娃轻声咬着牙说。萨戈回头看见白化人就假装很高兴。他到底要干什么呢？“啊呀，我还不大认得出是你。嗨，你到底还是找到我了，嗯？”

“很不容易啊，我最后找到了那个通讯员……”

“马西阿斯？”

“是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名字。他跟我说，这里是您喜欢消磨晚上时间的地方。”

“坐下，坐下，坐在我的椅子上。行啦，我可以再去搬一张来嘛。”

这位白化病人坐在德亨娃身边时，她几乎不易被人觉察地退缩了一下。

萨戈端了一张椅子回来，这个人几乎立即就说开了，说话的口气掺杂着歉意和很大程度的自信。“萨戈先生，假如没有必要的话，我一定不会来打扰您，不过，作为新闻记者，您是能够帮我一把的。”

他把手伸进自己长袍的口袋摸了一下，摸出一个皮夹子，从里面抽出一个塑料封袋，封袋里是一张褪了色的剪

报。透过这发黄的塑料袋可以看出，这张剪报显然已在书里夹了很久，折痕特别深。他大概担心这薄薄的重要文件容易破裂，所以把它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这办法倒很聪明，现在这张剪报既无卷边，又无看不清的字，使人读起来很方便。

萨戈把它放在灯下看，然后又看了看这个白化人，接着又把塑料袋递给本德尔。大家轮流看了一遍，但是谁也没有下评语，只是看看这位站在他们面前的人，心中很狐疑。他们都等着萨戈来处理这件事，这个陌生人毕竟是来找他的。

萨戈从德亨雄手中接过剪报，还给了他："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差不多六年了。"

"也许我应该先问一下，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为什么？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先知，你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

"是的，我的教会。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死里逃生，我的生命不再属于我自己了，我把它献给了上帝。"

本德尔平静地说："这张剪报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你能多讲一些情况给我们听听吗？"

"是的，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条新闻，确实如此，除了我和上帝之间的事情外，又能是什么呢？我死在一个陌生乡村的大街上。第二天，一些好心人把我埋了，但在他们把棺

材往下放到墓穴的时候，我醒了，于是我开始敲棺材盖。就是这些，这是大家亲眼目睹的事情。”

艾格博想猜猜这个白化人的年龄，但是猜不出。

拉宋温在想，怎么每天都发生这种事情呢？瞧，就在几天前，有个穷光蛋在太平间里醒过来了。这些大夫怎么那样粗心呀，天哪，太可怕了。

科拉的脑子里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为什么要为这个陌生人浪费时间，特别是塞孔尼刚死？……是呀，现在大夫甚至还说什么“似乎”死亡，这是什么意思，要么死，要么没死，比如说塞孔尼吧，我们把他放下墓穴时，也许突然会听到敲棺材的声音，听到塞孔尼结结巴巴地说：“让一让一让我出来，让一让一让我出来……”科拉发现自己正使劲盯着这个白化人的脸看，好象他能看到老教长的脸会从这张白化脸上蜕化出来……从这个斑驳点点的、可咀嚼的黄色根里挤出生命之汁来……

德亨娃真想靠在萨戈的胳臂上，心想：我知道他有些不太自然……好象他根本就没有天然的血……

萨戈突然一惊，好象想到了什么。他严厉地看着白化人，可是没说什么。白化人还在继续说话。

“我不知道我死以前是干什么的，是从哪儿来的，但是真正把村里人吓了一跳的是，在他们把我放进棺材之前，我跟你和你所有的朋友一样，皮肤是黑的。等我一醒过来，就变成现在这种样子了。”

萨戈指出：“可是报上没提到这一点。”

“他们怎么会提呢！”白化人说，“他们能相信这种事吗？你相信吗？我被放进棺材只有一会儿功夫，就变成白化人了！可他们都说，他们先是把我送到农村医疗中心的，那里的护士也是亲口对我这么说的。”

拉宋温叫了起来：“多可怕的命运呀！你们知道，对这种事情是应该有防范保障的。谁都可能碰到这种事情，你就想想看吧，被活埋！”

白化人把脸一沉，只有坐在他旁边的萨戈看到这个变化。“我不是被活埋，我是死了。”

拉宋温笑了起来：“你当然不会相信你是真死了，假如你现在是活的，你就不可能死过。也许是昏厥过去，或者诸如此类的情况，医学上对这种事情是有解释的。”

白化人对萨戈说：“我所要做的事就是邀请你到我们教堂做礼拜。我非常希望你能来，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礼拜。”

本德尔说道：“可你能不能说……能不能回忆起来——你当时是什么感觉？我的意思是，在你醒来敲棺材盖的那段时间里，你有什么感觉？”

“我很愿意讲给你听，但是总得有个合适的时间。这类事情怎能在这种地方讲；在这里，生命好象很不值钱。如果这个星期天你到我们教堂来……”

戈格博的眼睛一直没离开这个白化人，他的眼睛闪烁着一种病态的热烈的光芒，他同别人一样，也想从这张脸上提炼出这个人经历中的本质的东西。白化人站了起来。

"我也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他们也能帮助我们。"他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你的教堂在哪儿啊？"

"啊，我忘了，你不认得。可是又说不清楚。这样吧，到时候我派人来接你们。"

"你认识我的家？"

"不，但我们以前在别处见过，在艾克塞尔希奥饭店，就是有人把一个年轻人当做小偷追赶的地方。我们就在那儿碰头好吗？"

"好吧，什么时候？"

"我们的礼拜是早上八点钟开始，接你们的人七点半去。"

"行，我会在那儿等的。"

"请不要忘记，你和你的朋友都能帮助我们。假如你们都来，那我会感到非常荣幸。"

这个人已经走远了，拉宋温才说："他其实并不相信这事，你们说他信吗？他真以为自己死过吗？"

萨戈说："我想的还不止这些呢。我想的是那剪报根本没有必要提到他。"

本德尔点点头："是呀，这倒是真的。"

"对，"拉宋温叫了起来，"关于改变肤色的事就更神了。要是确有其事，报纸肯定会提的。"

科拉说："是呀，这口气难咽，可以说是骨鲠在喉。"

"喂，现在你们怎么看法呢？"萨戈问道，"他是个失败者

吗?”

“他使我感到好奇,”科拉承认,“他会不会是本地的一个预言家?”

“我只是在六、七个星期前碰到过他,他从一群狂怒的人群中救出一个扒手。还有就是在葬礼上看见过他。但他也可能是在广告宣传上玩什么新花招的又一个本地人。比如说那条新闻,他可能在什么日报上看到,就把它剪下来备用。目前宗教是个很好的行当。”

“反正都一样……喂,你怎么说,本德尔,你来吗?”

本德尔抱怨道:“你是说星期天再开一百哩路的车?”

“我开。”

“那时我还要睡觉呢。”

“哎,别他妈的那么懒好不好?”

“你为什么想去那种地方?”拉宋温问道。

“好奇,没别的。”

“你就是个宗教迷。”

“你呢,”科拉说,“就是缺乏想象力。”

“我就是这样,我们不能全是艺术家呀,能吗?”

“你想损人的时候,拉宋温,你就变得奇丑无比。”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认为损人也是一种艺术。我们可怜的律师没法跟艺术家比。”

本德尔平静地说:“够啦,够啦,你们两个是怎么啦?”

“我就是讨厌他那种永远正确的样子。在纸上画了那么几个人物,就象是多么特别似的。没有想象力!”

“哦，原来如此，是这词儿叫你不高兴了。好啦，你有想象力。你有水泡得发胀、沉重得难以想象的想象力。”

“你就是个浪费时间的人，是社会上最无用的人，这你应该知道。”

艾格博说道：“小心点，拉宋温。你要把萨戈这样逛来逛去的新闻记者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他除了满脑子的厕所理论外，其他倒没什么问题。”

“等一等，你这是指我的排泄哲学吗？”

“你是这么叫它的吗？”

本德尔心中好笑：“你们今儿晚上最好全离开拉宋温远一点，他正找碴儿打架呢。”

“他心里究竟搞什么鬼？”艾格博说道。

萨戈说：“科拉碰到他的痛处了，”这句话简直是火上加油，把拉宋温气得更加暴跳如雷起来。

“是的，我并不否认，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他算老几，总把自己放在宇宙间的一个特殊位置上？我也不是单单说他，他们那一伙人都是这样。每天在报纸上都看得到他们在吹牛，谈什么文化呀，艺术呀，想象呀，他们的态度太傲慢了，好象他们是在向一般的文盲、向野蛮的社会讲话。”

“也许，拉宋温，问题在于你不懂他们说的话，”本德尔淡淡的嘲弄就象是胡椒面撒在拉宋温的痛处。“不懂什么？他们又没说什么。胡说八道，纯粹的胡说八道。就象塞孔尼和那残酷的苍穹……”

他不说了，可是已经太迟了。科拉跳起来大叫：“你这

个口出秽言的混蛋!”可这实在没有必要，拉宋温已经泄气坐下，很想收回自己说过的话。艾格博想，那又为什么不收回呢？为什么不呢？这个人是不是死了，所以不说话了？艾格博可从来不知道科拉会这样火冒三丈。科拉站了起来，象屋顶边的一颗哆哆嗦嗦的雨点，然后倒在自己的座位上，把脸埋在自己手中。

十二

“我的名字叫拉撒路①，”那个穿花边长袍、一身白的男人说，“我的名字叫拉撒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在一个褐色浅泻湖边的小窝棚里，有一间用茅草和啤酒箱的木板搭成的小茅舍。这里的门窗是用一节节棕榈树枝拼接起来的，几根梁木长短不齐，屋顶葺着厚厚的茅草。从石灰水刷过的一条条窄木板看来，这儿可能是个磨房；板壁中不断透出象磨玉米的嗡嗡声，那是他们在举行礼拜仪式的声音。萨戈他们一直候到祷告应该结束的时候，一阵粗笨的板凳挪动声过后，才终于听到了拉撒路说话的声音。他们走进去，眼睛一起盯住那个站在临时搭成的讲经台上的人。他们偷偷摸摸地走到后排的一条长板凳旁边，但是立刻有人赶过来把他们又领了出去。此时他们才注意到门口整整齐齐的几排鞋子，这本来是他们进门时就该留心到的事情。

“我的名字叫拉撒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

他们脱掉鞋子；由于他们来到而引起在座者的注意，使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他们感到惶惑不安。艾格

---

① 《圣经》中的人物，耶稣使他死而复活，这里借用其名。

博的脚趾头一阵冰凉，他不免低头一看，地面是光滑的水泥地，还看得见干活滚草的工人们的泥铲留下的几道刮痕。萨戈他们还疏忽了一件事。德亨娃正要回头找长板凳时，却有人彬彬有礼地领她到另一边去；现在他们才看出，原来男女是不坐在一起的。领路人用手把别人挥开，为她在板凳上找了个座位；在另一边，领路人同样为这些男宾找了座位。他们就这样终于都落了座，艾格博心里在想，拉撒路答应这个星期日揭露真相，不知道这真相值不值得他来走这一趟，因为他已经对自己的唐突越来越感到不安。

"不错，基督起死回生了，可那是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基督。他复活了自己，因为他是复活了圣子的圣父，是复活了圣灵的圣子，是复活了圣父的圣灵。然而我，重新受洗的拉撒路，是仁慈的上帝使我起死回生。"

从茅舍屋顶漏进来的晨光，照射在拉撒路身上，他们从没见到过他比现在更有病容了。

"弟兄们，今天是我们弟兄① 去世的第十天，是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来超度他的日子。那些悲伤的人无疑要问，主耶稣不是允诺让死人复活吗？这个弟兄是我们教会中的一名使徒，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为什么今天他不在这里呢？"

我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不会死亡，他将会永生。②

只见一个男人从靠近圣坛旁边的一条长板凳上站了起

① 是拉撒路教会中的一个使徒。

② 这些可能是《新约全书》中的经文，也可能是模仿经文，下同。关于耶稣复活的纪事请参阅《新约全书》中的《使徒行传》等章节。

来，圣坛远离教堂中央，板凳上坐满了人。这个男人的一双眼睛盯住屋顶角落上的一个地方，看来他的话是在背诵《圣经》中的词句，并没有人提示他。

拉撒路点点头加重语气说："我是复活和生命……而我拉撒路，给你们这种保证是上帝向我个人应许的。因为上帝的手降临我的头上，主的光辉给我注入新的生命。

"当我们教会的一位重要教友去世时，就象你们大家知道的那样，我有责任向你们再次保证……"

要信仰；主与你同在。

"……在你出生之前，在我出生之前，在我们的祖父的祖父的祖父出生很久之前，主耶稣就战胜了死亡……"

你的苦痛在哪里，死亡呢？胜利呢？

"他和死亡搏斗，将它打翻在地。死神说'我们来摔跤吧'。基督掐着他的脖子，使劲掐，直到死神哭着求饶。但是死神从不吸取教训，他去拿来一副拳击手套。基督给他一下象迪克·泰格[1]那样的上击，他所有的牙齿就从卡杜纳[2]一直散落到幸福城[3]……"

他们看到死神躲起来了，在会众的庆贺欢呼中退缩了。本德尔已很高兴自己和他们一起来到此处，悄悄地笑得最

---

① 拳击运动员。

② 尼日利亚卡杜纳州的首府。1966年旧索科托苏丹在此被刺，触发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

③ 尼日利亚圣使徒村，成立于1947年，20世纪初期，居民在一位精神领袖统治下，不分家族地过公社生活。

利害。

“……即使这样，你们以为死神会就此罢手吗？不会的，朋友们，不会这样的。死神跑到自己的地里，拿起大砍刀，在基督背后就是一刀。基督活象一个杂技演员一跳闪过，接着就抽出一把锃亮的不锈钢长剑，把撒旦的大砍刀劈成两半。可是基督并不想杀死撒旦，于是就给他身上从上到下挑破了好几处，弄得撒旦象个幽灵似的走来走去，从头到脚趾头都包着绷带。我的弟兄们，他们还斗过好几场咧，可是死神现在碰上他的祖师爷——他必须服从的征服者了。而这个祖师爷就是基督。

“正象我们知道的那样，长期以来我一直关心的是，我们必须树立一些更美好的什么来向这个人致敬，他为了我们把死神打了一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的弟兄——一位虔诚的、积极的信徒去世不久，我就走进一个罪恶的、道德败坏的场所①。为了主的事业，不管他指向哪里，我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前往哪里。我去见的人今天就在我们当中……”

他们是陌生人，上百个人回过头来仔细瞧着他们。

“……感谢上帝，他来帮助我们，借着上帝的力量，我们将要建起这座教堂，使它适合上帝居住；在信仰和朋友②们热心的基础上，我们将要造起它来。”

萨戈发出嘘声：“这个人未免太乐观了。”

---

① 指夜总会。

② 指萨戈等这些人。

"就在我同他[1]谈话的时候，他的朋友中有一个人——这个人也在这里，感谢上帝，"大家又回过头，"他在此地，其他人也在，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们；当我让他们看我身上死亡的标志时，这个人说：'你肯定不相信自己死过？'"

拉宋温生气了，准备走出教堂，艾格博却拉着他的手，发出嘘声："别犯傻！"

"正是这位弟兄的话使我挑选了今天的经文。主耶稣听到拉撒路死时，难道主不也说过同一句话吗，只是措词不一样罢了？"

根据他的暗示，那位负责朗诵经文者朗诵道——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正在睡眠。

"兄弟，让我们再听一遍。"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正在睡眠。

"再来一次，唱出希望的祝词！"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正在睡眠。

"我的朋友们，我们的朋友拉撒路正在睡觉，不过我去……"

……好把他从睡眠中唤醒。

"亲爱的弟兄们，悲伤是一种自然现象，悲伤和忧愁是我们在世上的命运。即使是耶稣基督，这位人类的儿子，也不堪忧伤。他来到安放拉撒路的洞穴时，洞口有一块大石头，他们将拉撒路放在洞里有四天了；甚至死人的姐姐玛

[1] 指萨戈。

莎，在那位人类的儿子请她搬开石头时，也得用围巾捂住自己的鼻子，不停地发出噗噗噗的声音，说：

主啊，到这个时候他都发臭了；因为他已经死去四天了。

"是的，弟兄们，我们人类的命运是死亡和败坏，但是我们的主，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会从绝望中救出我们。弟兄们，让我们记住复活的祝词。

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去，但他将能活着。信我的人，无论是谁，将永远不会死亡。

"我愿意传给你们这个信息。忧伤，但不要绝望，因为基督也变得象你和我一样，象那十一位把我们亲爱的弟兄放到坟墓里的使徒一样，不过你们必须明白，天悯这两个字的含意。"

耶稣哭了。

"他没有绝望，他没有放弃希望，然而……"

耶稣哭了。

拉撒路不再说下去。

接着他打了个手势，示意那个站在旁边拽着他外衣的人让经文朗诵者放松一下。他坐了下来。拉撒路又接着说道：①

"虽然我走过死亡阴影中的山谷……然而正是在这个山谷中，我触摸到了上帝的手。我梦见我走过一块棉花地，一

① 下面一长段就是揭开拉撒路复活后变成白化人的过程，用棉絮来形容白色。

团团棉絮从棉桃中往上飘浮；然而那里无声无息，在我周围只看到棉桃轻轻地绽开，在我的脚下有似一片棉花的地毯，在空中，在天上，到处是无声无息地绽开的棉桃。轻轻挤出来的棉絮就象许多小枕头，被你的头压着时，棉絮就被挤出来那样，白花花的一片。问题是我找不到一条出去的道路。稍停，我开始感到惊慌，不禁大喊大叫，呼唤那些棉农过来给我指出一条出去的道路。可是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我开始东奔西跑，寻找一条走出这种境地的道路，因为棉絮越来越多，我知道我很快就会无法呼吸了。我已觉得很难将它们从我的眼睛、鼻子和嘴边弄开。突然，它们停止了；它们的一切运动都停息了，空气稍稍畅通了一些。

"我累了，喉咙发干，可能是由于大声呼喊，也可能是吸进过多的棉絮。我全身疼痛，头似乎要炸开。于是我说，我得歇一会儿，如果这种情况再度开始，我就必须清醒过来拚命跑开。我躺了下去，我一辈子也没有睡过这么柔软的床铺。不过就在我即将入睡时，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出现了一位年纪很大、长着胡子、满脸皱纹的老人，站在一旁瞧着我。我动弹不了。接着，他举起手杖开始戳我，就在那时，我又能听见声音了。他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说我累了，在休息。他笑了笑说：'好，很好。很高兴你用了你的眼睛，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我希望你在这里很舒服？''噢，是的，'我说，'我可以永远睡在这里。'我的好弟兄，这个老人又笑了笑，笑得那么可怕，那么不自然。因为我看见他嘴里塞满了棉絮，没有舌头，没有牙齿，光是棉絮。他说：'你这

么说，我不觉得奇怪，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认为他可以永远睡下去。'接着他挪步走开，我想到我还不知道出去的路。但是在我还没喊他之前，他又走了回来。他说：'我忘了问你，这个农场是你父亲的，不对吗？'我说，不对，我不知道这个农场是谁的。'噢，唷，你不知道是谁的。是谁允许你在这里睡觉的？'我还来不及开口求他原谅，他就狠狠地给我一棍子。我挣扎着站起来，还没站住就又没头没脑地挨了十来下。我拔腿就跑，看见他在棉花上留下的脚印，就跟着这些脚印跑，但是这个老人毫不困难地紧跟在我身后，用他的手杖狠狠地揍我。这时，我们来到脚印的终点，我面前出现了一扇很大的门，我看得见门顶，可是哪里是头呢？无处可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哪儿都不是。只是老人站在那里，张开塞满棉花的嘴哈哈大笑，看我怎么办。我跑上跑下，而他只是站在那里嘻嘻笑着瞧我，向我表示我无处可逃。这时候棉絮突然又开始飞舞，老人说：'瞧，你干了些什么？'他动手又打。这个老人对我毫无怜悯之心，棉絮铺天盖地而来。我转过身向他求饶，可是嘴和头又挨了那么重重的一下，我以为我完蛋了。我的嘴肿得几乎比我的头还大。我很害怕我会死，开始大喊'救命啊，老人呀，看在上帝面上，救救我！'

照旧那么狠。我象一条壁虎那样想爬到门顶，可是在这座大门上找不着落脚的地方。什么刮痕哪，钉子哪，一概没有。整座大门又滑又黑。'老天爷呀，请你给我指明一条出去的路吧，看在上帝面上，救救我吧，为了基督的爱，救我走出这里吧。'我竭力挖掉嘴里和鼻子里的棉絮。这些铺天盖地而来的棉絮不久就把老人淹没，我看不见他，也看不见他的手杖，很快就听不见他的笑声，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可是落到我身上的手杖却更凶狠了，棉絮还在拽着我往下沉，沉，它已经没过我的脖子，我每一滑都使我的胳臂陷入那种可怕的被堵住了的境地。我大声喊'救救我呀。'可是，没有回声。'上帝啊，救救我，上帝啊，救救我……上帝救救我……！'"

拉撒路双眼圆睁，满头大汗，他紧紧抓住经台的一角，身上的汗水流到了《圣经》上，死亡的恐怖再次向他袭击，蔓延开来，最终包围了全体会众。他的一双狂乱的眼睛就象一只瞎了的甲虫在墙上乱爬，然后一动不动，直勾勾地瞅着敞开大门外边的阳光。

"……是的，就是这个样子，由于我面向那扇门，所以我突然朝上看时，就见那扇大门在我眼前开了……"

一种奇迹出现的感觉又一次涌上拉撒路的心头，他合起《圣经》，只说了一句："弟兄们，帮助我感谢上帝。"

前排板凳上有人站了起来，领着会众进行长时间的祈祷。正是这次祈祷使他们的心境逐渐放松。在这之后，大家唱了一首赞美诗，然而，在礼拜仪式到了很晚的阶段，教

堂才又完全恢复正常。

在举行礼拜仪式时，坐在前排板凳上的似乎是这里的权威人士。只见又有一个人从前排板凳上站起来向教友们发言。

“弟兄们，对我们来说，今天是个可怕的日子。我们的主把教堂中的一切工作、洗礼、婚礼、作证等等交给了我们这些信徒。当我们肩负着死亡的大部分工作重担时，竟有这样一天轮到我们来充填坟墓。这种情况使我们太伤感了，死亡的手居然伸到了我们中间，并且埋葬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然而，死神对任何人都是一律看待的。医院里的医生也会死。富人也会死，穷人也一样。上帝不受贿，大公无私。耶稣基督本人以死来向我们证明，我们必须放弃幻想，这方面是不会得到照顾的。艾兹拉会友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人。我们一向靠他给我们出主意，处理我们的许多问题。他指引我们度过了所有艰难的时刻。由于这个教会是拉撒路教友创建的，我们这些基本成员一直在设法解决一切争吵，聆听我们的成员之间的问题，并且根据我们的一点点聪明才智作出我们最大的努力，所以，当我们环顾四周，发现艾兹拉会友今天已经不和我们在一起了，这对我们来说就太可怕了。然而我们感谢上帝。”

经文朗诵者这次没有站起来，而以同样聚精会神朝上看的神态说：①

① 下面一大段至拉撒路恢复常态止，引号内的话均系经文朗诵者所说。

上帝赐与的，上帝取走了，上帝的名字永垂不朽。

“我们希望他艾兹拉进入太平的境界。”

阿门。教堂里发出嗡嗡的叹息声。阿门。

“我们祷告，愿艾兹拉坐在上帝的右首。”

阿门。

“轮到我们死的时候，上帝会对我们说：什么事？啊——啊！别打扰我，朋友。难道你不认得早在你来之前就到这里的那个人吗？去吧，去找艾兹拉兄弟。不管他坐在哪里，你就去坐在他旁边。”

阿门。阿门，噢上帝，阿门，阿门。

“是的，弟兄们，上帝跟我们说话。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信号。”

哈利路亚①！众人喊道。

“上帝向我们做了保证，他履行了他的保证。”

哈利路亚！

“拉撒路会友对上帝说②：我到哪里去找一个使徒来代替你带走的人呢？在伺奉您的会众里，谁来当第十二个使徒？可是主摇着头说：到教堂外面去找，到街上去找，到小胡同里去找。拉撒路会友照办了。主不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吗：

看，我要象夜里的贼那样来找你。

“拉撒路找到了主指定的人。他说：主啊，我怎么知道

① 犹太教和基督教欢呼的用语，意即“赞美主”。

② 这一大段是经文朗诵者边解释边引用《圣经》中的经文。

就是他呢？主又对他说：

看，我要象夜里的贼那样来找你。

“但是拉撒路会友心中仍充满疑团。因为你瞧，这是一个年轻人，是主挑选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人。拉撒路会友说：这么个年轻人怎能负起会众的担子？他怎么能沿着您指出的那条路走下去？”

他抱起一个孩子，将孩子放在他们中间。他对他们说：让小孩子们来到我面前。

“于是以拉撒路的名义，在向我们的主祈祷的仪式上，我要你们接受我们的使徒会友，一个再次出生的罪人，一个用基督的血洗过并且选择了正义道路的罪人。”

经文朗诵者走到讲坛桌子旁边的门口。会众们又好奇又兴奋，急于想知道个究竟。他拉开一条帘幕，这是教堂里最考究的东西，一条十分费工的丝织帘幕。只见一个模样脆弱的年轻人从画着两个圣徒的丝织画中走了出来，犹豫地站在那里。

现在，拉撒路恢复了常态，站了起来，前排全体起立。经文朗诵者开始以急促的爆发声吟诵：

当他把他的十二名使徒叫到身旁时，他赐予他们抵制心中邪念的力量，把它们驱除出去，治愈各种各样的疾病和各种各样的病例。

你去的时候，谆谆告诫说，天国就在你身旁。

你走进一户人家的时候，向它致敬。如果这户人家是可尊敬的，就让你的和睦精神留在那里。但是，如果这户人家

是不值得尊敬的，那就让你的和睦精神回到你自己那里。

我真正地告诉你。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到来时，所多玛①和蛾摩拉②将会比那个城市更容易受到宽容。

因为不是你在说话，而是你归天之父的神灵在你身上说话。

拉撒路向前迎接那个孩子③。这时只听见后排有人深呼一口气，萨戈压低声音说："可他是商店扒手啊。"

"你说谁？你认识他吗？"

"人们在奥英博追赶的一个小偷。"

这孩子不象小偷，在其他的使徒中间，他是纯洁的象征，一名强壮的实心软皮球队的队员。一件素白罩衣一直罩到他的踝关节，甚至就象一个口袋，上面有几个窟窿让胳膊和头都露在外面。有人端来一盆水，向前举着。拉撒路在那盆水上作祷告，接着就把这个小伙子新信徒领到每一位使徒面前。

"接纳他，弟兄们，接纳他为一名信奉上帝的信徒。"

萨戈拿拳头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天啦！这不就是走在棺材后面的那十一个人吗。"

"哪里？"

"丧葬队伍里。德林诺拉爵士安葬的那一天。"

---

① 《圣经》中的所多玛城，位于死海边，上帝以其居民罪恶重大，降火尽焚之，故又名罪恶之地。

② 与所多玛同时被毁，参阅《圣经》中《创世记》第十九章第二十四节。

③ 就是从丝织画中走出来的那个年轻人。

大家都拥抱这孩子，只有萨戈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能安定下来，"拉撒路对这孩子作了什么了？给他洗了脑筋吗？那个巴拉巴斯①什么也没有了，好象有一块起收敛作用的海绵抹平了一脸的湿疹。"

德亨娃在另一边发出嘘声："安静！"

拉撒路说，"使徒们是教徒们的仆人，为他们指定的工作是极其谦卑的，因为他们走在上帝为他们选择的道路上。"

新教徒跪在地上，开始洗使徒们的脚。

"我们给这孩子命名为诺亚②，"拉撒路说，"因为我们担心主可能忘了他与尘世所订的圣约。朝外边看，弟兄们，往外瞧，瞧那洪水。给我们教会的财库带来一小笔收入的农场，已被大水淹没了。教堂本身每时每刻都需要修缮，而我们已经被大水淹没两次了。我们的教堂，由于地基受到浸蚀，已经摇摇欲坠了。弟兄们，如果人类忘记自己对上帝应负的责任，却希冀上帝记住他和尘世订的圣约，岂不是太荒谬吗？但我感谢上帝，因为今天早晨，四个星期日里的第一次，阳光普照大地。这是一个信号，我为此感谢上帝，因为这意味着上帝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感到高兴。我们的弟兄

① 《圣经》里的故事，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犹太人要求释放的一个囚犯。这里即指第八章里的那个小偷。

② 《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之族长，世界发生大洪水时，上帝启示他造一方舟，拯救自己及其家人，还有各种动物雌雄各一和各种植物，以脱离灭顶之祸。

诺亚给我们带来了上帝宽恕我们的信号。弟兄们，让我们高声欢呼，赞美全能的上帝！”

感谢上帝！众人欢呼。

“他听不见你。”

感谢上帝！

“苍穹很高。你还没有到达他那里！”

感谢上帝！

“弟兄们赞美他！”

感谢上帝！

“以及他在最高处的儿子！”

感谢他的儿子，我们的耶稣！

“还有圣灵！”

下来吧，噢，圣灵！

“哈利路……”

哈利路亚！

“哈利路……”

哈利路亚！

拉撒路在异常兴奋的高潮中转向经文朗诵者，提示经文：“女人，你为何哭泣……？”

女人，你为何哭泣？谁来寻找你？去到我的弟兄们身旁，对他们说，我飞升到我的圣父和你们的圣父身旁，我的上帝和你们的上帝身旁。

“你为何寻找……”

你为何在死人中寻找活人？他不在此，他已经飞升了。

“那么，弟兄们，艾兹拉弟兄死了吗？”

他活着！

“我说，艾兹拉弟兄死了吗？”

他在主身上继续活着，赞美上帝，哈利路亚！

“他会在诺亚兄弟身上活着吗？”

他在我们中间走着！

“欢呼吧，弟兄们，接纳他到你们的心里！”

哈利路亚！

“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孩子……”

因为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孩子
哈利路　哈利路
因为他赐给了我们一个孩子
使我们继续沿着他的道路走下去
哈利路　哈利路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向导
哈利路　哈利路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向导
照亮我们通过黑暗的路途
哈利路　哈利路

随着跺脚声、跳脚声、雷鸣般的掌声，诺亚正在冲洗那些不肯站住的人的脚，众人在狂欢浪潮中拥过来拥过去，直到为诺亚让出一条路，拉撒路前后迂回地闪避。他着迷的是那个小提琴手演奏出的异国情调的约鲁巴乐声，他似乎

并不是不愿意让他的躯体与众同乐，而是有一种天赋的力量使他留在自己心灵的躯壳里，处于隔离状态中。

“‘接纳他，主啊！’他不时叫喊，‘接纳他，主啊！’”

因为上帝给了我们一把剑

哈利路　哈利路

因为他给了我们一把剑

去驱除他身旁的敌人

哈利路　哈利路

钟声疯狂地响起来，与管理教堂事务似乎毫不相干的一些白袍女人，终于取得她们应有的地位，手中攥着手摇铃跑前跑后，无处不去。结果，这就变成了女巫的狂欢会，叮当乱响，令人毛骨悚然。她们不时拉住诺亚一起跳舞，铃声把使徒们的耳朵震得发聋，那钵水被兴高采烈的白色鬼魂不断撞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添换。连孩子们也卷了进去。妇女们那白色法衣的宽大袖子不停地颤动，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飞蛾，环绕着摇摇晃晃和明灭不定的蜡烛。这蜡烛就是诺亚。

拉宋温忽然大笑说：“假如诺亚和其他使徒的年纪一样大，她们就不会那么追着他了。”

“你应该承认他长得不算难看。”说话的是德亨娃。“走近点吧。每个人似乎都在交朋友，因此我也想加入你们一伙。”

萨戈说：“你到他们当中去碰碰运气，不是更好吗？”

“不行，亲爱的，我没有希望。”

不知几时，那个水钵到了他们身旁，只见诺亚跪在长板凳边。“这就不是开玩笑了，”拉宋温说。

这一回，对妇女们的狂欢活动，使徒们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小壁垒。她们的回旋只限于教堂的上半部分。不仅如此，还对萨戈这些来访者发了一条新毛巾，诺亚以令人感动的温顺态度开始给德亨娃洗脚。

萨戈悄声地说：“亲爱的，你感到激动吗？”

德亨娃说：“至少他的手要比你的柔软一些。”

随后轮到萨戈，接着是本德尔。拉宋温扭着身子，咒骂自己为什么那么蠢，凭着一时的冲动跑到这儿来。

“可是，”本德尔问，“把你的脚给洗了又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我就是不喜欢这样。”

“对这种优待，”科拉说，“我们无可指责。”

水钵端到艾格博身旁，使徒们对他又央求又提抗议。但是艾格博一声不吭，坚决不让人家给他洗脚，也不作解释，只是摇头摆手表示不肯。

水钵端走了，使徒们带头往外走。有个女人被鬼迷住了，开始作预言，但这并没有妨碍诺亚的奉献仪式，他得意洋洋地走在前头。有两个预言家跟那个女人待在一起，其他的人走在一群欢欣鼓舞的人流前面。

人们进来时曾看到那个巨大的十字架，现在这个十字架却抬在诺亚的肩上。在钟声和歌声中，在令人扫兴的劲风中，人们开始围着教堂转圈子，每转一圈都要在门口停一下，做短暂的无声祷告。诺亚感到累了的时候，使徒们只是

从他手中接过十字架转一圈，让他恢复一下体力。这个十字架确实很沉。人们在离门口不远处站定时，拉撒路第一次开口讲话："这是我们献给教堂少数几件礼物中的一件。教堂建好之后，这个十字架将要安装在房顶上。这个十字架是我们当中的一位木匠为我主制作的。他的妻子还为小教堂的窗帘绣上两名天使，你们注意到了吗？"

他们绕到第七圈的时候，有个使徒从教堂里跑出来呼唤拉撒路。艾格博听到里面传出疯女人痛苦的呻吟声和粗重的喘气声，以及陌生人的尖叫声。透过微开的门可以看到，她在对付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看来，疯女人绝不是一个弱者，她身体里有四十个魔鬼在作怪，内心的邪恶表现在外表的错乱上。在萨戈他们离开教堂之前，她甚至突然全身蜷曲，象个胎儿似的，紧绷绷地向上蹦跳，又瘫软地落到地上。不可名状的痛苦使她全身犹如被弹簧拉紧似地直不起腰来。她简直象一条蛆蛆，一只昆虫，一只蜗牛，一只蝎子。她满嘴冒着白沫，嘴角流着涎水。而且，她还象蛇一样满地乱爬，见人就咬。艾格博比其他的人先离开；这种情景，他见得太多了，并且一向十分厌恶。真是制造混乱的幽灵。是雷电之神。她象一条半死的蛇在作垂死的挣扎。每到这种时候，艾格博就渴望着其它能自制的情绪，那就是宁静的欢乐和高尚的激情。那个年轻的少女艾拉①被主神设法美化了的艾拉，整个身体弄得筋疲力尽，但是她的眼里却射出

---

① 就是那个疯女人。

得意狂喜的光芒。她那巧妙的低声细语，神秘的姿态，赢得了人们的同情，艾格博所要分享的就是这种感情的升华，而不是那个女人的疯狂的躯壳。

萨戈继续摇头："你知道，有时我根本不相信这就是那个年轻的贼。简直认不出是他，可也许当时他过于害怕了。"①

拉撒路满意地点点头："我很高兴你看出他已经变了。我急于想听听你的看法。"

艾格博说："我不可能喜欢那个新使徒。他看上去十分谦卑，但不象是得到拯救的样子。我看到了那孩子的纯洁气派，不过只是气派而已。他身上没有发自内心的光彩，只有狂热者的激情表现。"

拉撒路张口结舌："你错了。那年轻人接纳了上帝的圣灵。"

"我不喜欢叛教的行为，"艾格博说，"他那一副嘴脸，是个十足叛教者的嘴脸。"

本德尔转身向后说："这古怪的想法是什么意思？"

科拉说："我同意艾格博的想法。如果我给他画像的话，画出来的就会象救世主。"

"你要说的是犹大②吧。"德亨娃纠正他。

---

① 艾格博的一系列情感的波动是由那个疯女人引起的，现在萨戈又回到那个年轻的贼的事情上，这是这次礼拜的主题，即要拯救一个走入歧途的人，使他皈依宗教。

② 《圣经》中的人物，耶稣的门徒，又是出卖耶稣者。

“我是指救世主，那个叛教者①。”

“等一下。我认为我们必须把定义弄明确。”本德尔说。

“没有必要，”艾格博说，“科拉只是试图那么做。但别把你的观点强加给我。我说到叛教者的时候，指的就是犹大一类的人。”

“而我指的是耶稣一类的人。我就是要按照他的形象来给诺亚画像的。”

本德尔说：“你怎么不等到离开这里以后再说这种亵渎神明的话。”

“到了这把年纪，你还想变成伪君子吗？你从什么时候起认得伪君子这个词汇的？”

“不是那个意思，”本德尔说，“你何必现在一定要当着拉撒路的面说呢？”

已经转过去半个身子的拉撒路和萨戈，正在观察围绕教堂走着的队伍，拉撒路现在转脸冲着他们说：“请不要以为我会不高兴。不管怎么说，每个人去见上帝的时候都不信教。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他们照亮道路。”

另外一个使徒又走了过来，对拉撒路急切地说了几句话。拉撒路跟着他走进教堂，一边说：“我这就回来。那个受折磨的女人需要我去。”

他走后，萨戈说：“我同意本德尔的意见。那些话本来可以等到那个人走了以后再说的。”可是艾格博只是重复了

① 耶稣创立新教，背叛以撒利所创立的旧教，所以称他为叛教者。

一句“我不喜欢叛教。”

“我也不喜欢，那又怎样呢？有人在后头追赶那个男孩的时候，我正在奥英博。请相信我的话，即使当时他也不象现在这样可怜巴巴的。到了拉撒路手里，他就好象变成一团湿泥巴了。”萨戈说道。

“咱们都回家去吧，”德亨娃央求道。“我不喜欢这一切。”

“唉，我不明白拉撒路想要什么，但是，我的编辑可以在星期日版上用中心篇幅刊登一篇文章，谈谈这位别具风格的先知。”

本德尔瞧着他说：“就这些吗？”

萨戈转过身来：“‘就这些吗’，这是什么意思？”

“算了吧，无关紧要。”

“不，说下去，你在打什么主意呢？”

“没什么。”

“科拉，你为什么不把那孩子画下来？那我就可以把画用在我的特写上，给它一定的版面……。我不知道这个想法究竟是怎么钻进我的脑子的。”

科拉摇摇头说：“不。我可能画他，但不会把他画在十字架上，也不会干任何类似这样浪费时间的事。我刚才还把他看成是美妙的幻想，是媒介，是地地道道的圣约，叛教的圣约，模棱两可的圣约。拉撒路称他为诺亚时，我就想到要画他。他确实具有色彩鲜艳的纯洁标志。”

“对，对，”艾格博自言自语地说，“真是夸夸其谈。”本德

尔用略带嘲笑的口气说："萨戈在他的报道上，科拉在他的画布上，又可以描绘天国的另一块地方了。你从中悟出了什么，艾格博？"

艾格博忿怒地转身对他说："'你从中悟出了什么'？"

"新一代解释者的知识。"本德尔回答。

萨戈勃然大怒："你好象他妈的高人一等，简直非把圣徒气疯不可。"

"那可得当心。在你编造自己的神话时，可别粗心大意地去宣传另一个人的神话，或许是更有害的神话。"

"现在轮到谁了？"

"该轮到拉撒路了。可别粗心大意地去宣传他的神话啊。"

"那会是什么呢？"

"瞧，"本德尔说，"你甚至还没打算弄清楚是什么呢。他请你到这里来，是不是？你想没想为什么？难道你就相信教堂里的那个吹牛大王吗？"

"他还要怎么样呢？当然是想出名罗。当地所有的预言家都想出名。这是很吃香的行当嘛。"

本德尔摇摇头说："科拉说要把诺亚画成救世主时，我注意到了拉撒路的脸色。"

"我也看到了，"萨戈说，"但为什么不呢？如果他想成为一名塑造上帝的人，而自己不是上帝，那只会增添他那聪明才智的光彩。我告诉你，这个人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们为什么不回家呀，萨戈？"

"宝贝，别打岔……慢，你知道，我刚想到，你愿打什么赌，我说，这些所谓的传道士过去都是有前科或者品行低劣的人①？"

"你又在异想天开了。"

"哪里，哪里。拉撒路和他的'复活'②，建造一座教堂，把小偷转化成传道士，然后静静地等待横贯全页的红字大标题……嗯，不大可能，可还是……他妈的，这个人花招真多。"

"就象一篇纵横字谜那样迷惑人。或者象一篇谋杀故事。"

"求求你，本德尔，把你的敏感暂时收敛一下吧。这个人叫我来这儿是想利用我，而我也得利用别人来挣钱过日子。这种情况我想需要延续好几个星期，给他的每个门徒来一篇特写，给这个人来一张大照片。我说过，拉撒路是个财神爷。"萨戈说。

"从他的死亡经历，你得出什么结论呢？"

"你相信了吗？嗬，你相信了？"

本德尔沉思了片刻："我信不信无关紧要。不过，至少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拉撒路这个人确实有过一段非同小可的经历。如果他采取某种方法来解释这段经历，那就能把某种意义带进人们的生活，你又凭什么嘲笑它呢？你为什么要在你的臭文章里用玩世不恭的低俗态度去攻击它

① 指过去犯过罪的人。

② 指他死后复生，变成白化人这件事。

呢？或者叫科拉去……”

“离我远一点，嗯。我不知道最近是什么古怪念头让你着了迷。可现在你离我远一点，他妈的，本德尔，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变得如此爱挑毛病和多管闲事，真叫人受不了。”

本德尔好象变成了一只长螳螂，又象一只轻率的蚂蚁，缩进洞里去了，可是触角还伸在外面。他只是说了声：“你们没有一个在意你们给别人造成的痛苦。”

科拉说：“我知道我必须来这儿。我所需要的就是我那幅画中所缺少的一环，这里不就有了吗？就在这儿。我但愿现在有枚火箭能把我和诺亚发射到伊巴丹。”

艾格博说：“这是不是说《众神像》终于完成了？”

“我一看到诺亚，我就知道我今晚一定要把他带回伊巴丹去。①”

“你觉得怎么才能办到？”

“如果我向拉撒路说，我想画他最近新接纳的这个教徒的像，并且把画送给教堂，你想他会反对吗？我能画得比木匠妻子的刺绣还好。”

“那你就得露一手了。”艾格博说。

“也就一个小时的活儿。我能在半小时内画出拉撒路能接受的东西。”

“那么本德尔说的那些话又怎样呢——也许他是对的，拉撒路要那小孩画在十字架上。”

---

① 带他回去做模特儿。

"那他自己可以画他那该死的耶稣。"

萨戈沉思地说:"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从超度到培育又一个救世主,如果整个过程我都在场,那将成为报社无与伦比的独家新闻了。"

"那会很轰动的。"德亨娃讥笑地说。

"咳,宝贝,别学本德尔,听见了吗?至于拉撒路嘛,如果我的编辑答应的话,我打算到这个复活村① 去走一趟,看那里有没有人记得这件事。"

德亨娃打趣地说:"何必找这麻烦?你对真理又不真感兴趣。"

萨戈说:"我只是想去了解某些方面的情况。例如,如果我发觉拉撒路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那我把真相告诉他的教会是否多此一举呢?就连本德尔也深信拉撒路是个骗子。只有真事才能站得住脚。兴许明天诺亚成为救世主,拉撒路就能成功地把他捧起来。什么真相呀,要我去说?我的,懂吗。我要报道的真相。本德尔会说,我的玩世不恭和'干不干由你'的态度就能处理掉这个问题。"

"不论怎么样,那会起什么作用呢?这些教徒仍会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话。前不久,你的报纸不就试图打倒一个'基督'吗?"

"记不起来了。那肯定是我回国以前的事了。"

"那位'基督'是他们一伙当中胆子最大的。他说横贯

① 指拉撒路死而复活的那个村庄。

全页的红字大标题对他来说是一种享受，不是受罪。各报对他发起了一场最恶毒的攻击。”

“他挺住了吗？”

“他左右逢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兴旺发达呢。他从事交通运输，生意做得很大，还开了一个面包饼干厂，养了一大群女人，安然度过两起诱奸妇女的案件。”

“他们攻击了他吗？”

“猛烈极了。”

“瞧，这个世界不能容忍快乐的先知。每个人都爱上了痛苦。”

“不对，”艾格博说，“人们爱的不是痛苦，只是喜欢作出牺牲，做宗教仪式的祭品。”

“你的心理状态带有血腥气味，这是你的麻烦所在。总之，什么更符合逻辑呢？第一次拉撒路确实选择了痛苦，我们承认他有选择的权利。那他现在为什么不能选择快乐，我们也给予承认呢？”

“我必须搞清楚你认识的那个‘基督’还在做生意不。在这两个基督①之间挑起一场竞争，适者生存嘛……这事就是四页——加上图片。”萨戈把许多泥块踢进浅泻湖。

“先是图片和说明就占了另一个中心篇幅。”萨戈在脚趾上插了许多“铅字”②，干净利索地在浅泻湖上排版。他

---

① 指报纸攻击的生意人和诺亚。

② 萨戈在想象排版情况，把小石子当做铅字夹在脚趾间耍弄，把浅泻湖当做报纸的版面。

对这样平淡的排版生气了。“瞧我把那块空白补上!”他一面叫嚷，一面拿圆石子投入湖水。“用小小的新闻条目来刺激读者的胃口。”萨戈继续在“版面”上密密麻麻地“排字”，把他的报道分布在无边无际的波纹上，直到他突然痛得喘不过气来，赶快抓住自己的脚趾。

“这个‘排字机’已经坏了，”他一只脚站着，扶着德亨娃的肩膀，后者说道：“真他妈的活该。”

尽管这些人在浅泻湖边分散开站着，却茫然不知自己在哪儿，庄稼成熟的田地不时掠过他们的眼帘，他们不时在教堂门边停下来祈祷。这时微风再起，软泥地上是点点的白帆和纤维帆①，数百双手举着诺亚和十字架，直到他们觉得散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

本德尔打破沉默说：“如果最近塞孔尼没有死，我就不会好奇地来听拉撒路讲道了。在我心的深处，我想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艾格博朝荒芜、黑暗的教堂望去。“你认为拉撒路会告诉你什么吗?”

本德尔耸耸肩膀说：“我觉得奇怪，他和我在那张桌子旁边面对面坐着的时候，听他说他死了，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们该走了。”艾格博说着，朝汽车那边走去。

“你去吧，”本德尔说。“我跟拉撒路告别一声。”可是拉

---

① 指穿着白衣的教徒。

撒路这时正往外走，陪着他们到了停车站。“我希望”，萨戈说，“那个女人预言说，将有个慈善家来到你们的教堂。”

拉撒路看上去比刚才更严肃了。“不，她今天不是作预言。关于今后，她没说什么，说的只是过去。她看见过去的幻影；她看见我和一个没有脸的同伴在一起走，她就说那是死神。”

“我一直想问，”当他们驱车离开教堂一段路时，本德尔说，“……有那里来的消息吗？”

“家吗？浅泻湖也让你回忆起往事来了。不，报纸把我吓死了。”艾格博笑了笑，“我以为我已经把这些往事忘掉了，结果并没有。我外公手指在我脸上抚摸的感觉以及他那双失明的眼睛经常折磨我，接着我就乱抓床单，惊醒过来。”

他们继续驱车前进，过了一会儿，艾格博说：“我常想到这件事，如果它再发生，我就很难说我能否抵抗得住权力的诱惑而不留在部落里。”

“你现在才这么想的吗？”

“如果你要谋求转世，你就不应该惧怕权力。拉撒路是个榜样。”

“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区。”科拉在汽车后座上说。

“有好几个这样的浅泻湖村分散在各处。有些村子只能坐独木筏去。”

“它们是拉各斯的一部分吗？”

“我想是的。”

“过一会我再回来，”科拉说，“去跟拉撒路谈谈诺亚。如果拉撒路同意，我今晚就把诺亚带去伊巴丹。”

“他不会反对的。”本德尔说。

“问题在于，恐怕我会迷路。我对方向的辨别力很差。”

“我和你一起去。”艾格博自告奋勇地说。

“好，那车子可就有陷入泥沼的危险了。”

“我们得趁天还亮的时候去。”

十三

这个散步的男人以为萨戈是在闲逛。但是，房子里的一线灯光使萨戈在门口停了下来，他躬身贴近锁孔听了听里面的动静，喃喃地说："没听见什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什么。"萨戈在房子周围走了走。彼得也许已经睡着了，不过只要一开门，他就会冲下楼来向他问好，或者提议睡前一起喝杯酒。于是萨戈就想直接跑上楼去睡觉，可是，彼得一定会追到门口，表示愿为他诵读一篇催眠的故事。当这个男人走过来时，萨戈还在漫步。

"哈罗，你遇上什么麻烦了吗？"那是一张白面孔，房子里透出的暗淡灯光照出了他被打扁了的鼻子。

"没有，只是没有地方睡觉，没别的。"

"天哪，这真有趣！"

"有趣吗？我为你高兴。"

"啊，我并不认为它真有趣，我的意思是说，我好象每隔一天就会听到这句话。"

萨戈摆起进攻的架势说："听着，你……"但是那人彬彬有礼地制止了他："一点不假，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你知道，我是个美国人，对这里的每个美国流浪汉来说，它好象是一块免费招待所的招牌。"

迄今已有些日子了，平克肖尔不时唤起萨戈对白面孔的反感。甚至萨戈回忆起法塞伊夫人那种目中无人的样子都感到厌恶，她不顾她本国人的不安和丈夫的震惊与愤怒，居然在晚会上有那样一场表演，实在令人遗憾。自从那次晚会以后，连她也无法为白种人挽回面子了。说实在的，萨戈只有极力回忆，才能清醒地想到法塞伊夫人是个白种人，而这回忆几乎要撕裂他韧带上的酒神经。萨戈觉得眼前这个男子的态度尤其傲慢、油腔滑调。

"哎，我可不是个美国流浪汉。"

那人微笑着说："我还没遇到一个非洲人不觉得自己老是受侮辱。"

"我还没遇到过一个不认为别人应该把他的傲慢当做诚恳的美国人。"

"天哪，我出来只想散散步——我哪儿错了？"

萨戈发觉自己在嘟哝："算啦，你快走开吧，你的脸让我的酒神经受不了。"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说什么。"萨戈没理他，心里开始盘算：要是豁出去和彼得打交道或许还比现在好些哩。那个陌生人说："你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我发现你们这伙人是最不友好的了。"

"对，我知道。美国人就盼望有人跟他调情……"

"不，别说了，别说了……，不是那个意思。除此以外，别的都好说。"萨戈感到自己被诱入了圈套，说了粗俗的话。

"噢，我的名字叫乔·戈尔德，是讲授非洲历史的。我

失眠，所以出来散散步。"

萨戈点点头，又躬身在门边谛听。

"好啦，如果你被锁在门外了，那就到我家去喝一杯吧。"

"不，谢谢。今晚我相当清醒，不想喝酒。"

"那就喝咖啡好了，务必请去聊一会，虽然有一段路程，等一会儿我可以开车送你回来。"

萨戈考虑之后，觉得自己确实需要把态度缓和一下。他和这人并肩走着，惊讶地注意到乔·戈尔德的身材相当矮小，他自己还显得高大一些。但是，戈尔德周身呈现出十足的运动员气质。他的脑袋看上去十分结实，长在一个白人的肩上很不寻常。萨戈觉得这个人很敏感。乔·戈尔德这样的人到非洲受奚落来了，真是傻瓜。

"你的美国口音并不重。"

"恐怕是牛津口音，我在牛津学习了五年，还没有丢掉它。我不是个地道的美国人。"

"你该用你的继承权去跟我认识的一个德国人做交易，……"萨戈说道。

"不是彼得吧！"

"是的，你认识他吗？"

乔·戈尔德的脸色马上变得很难看。"原来你知道那件事，此外没有别的，总是那件事。因为我是美国人，每个有美国口音或者持美国护照的小丑到了这里，都往我的家奔。我自从到了此地，两年间搬了六次家。有人告诉他们

这儿有一位美国教师，他们就来到我的门前，甚至进入我的起居室，准备安营扎寨。我把房子让给他们，送他们去领事馆，但都没用，第二天又有一个精明的小伙子——甚至一个姑娘——课后等着我。你知道，我是一个厌世者，我不喜欢和人交往，我愿意孤独，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萨戈被镇服了，只能喃喃地说："有些人就是那种样子。"

"他们有些人还认为，这样做是帮我的忙。有一个自称是从亚利桑那①来这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心理系学生，在我的寓所里一直坐到凌晨三点钟，考虑住下来还是去住旅馆。他说：'可惜你这儿没有电话，我还要和许多许多人联系……'他们住进来以后，这房子就不是你自己的了。你走进自己的房间会发现一个陌生人坐在那儿，因为你早就忘记有人住在你家里了。你明白，我并不是个慈善家，我不喜欢别人认为这是我的份内事。"

萨戈全神贯注在这次邂逅上，已有好一会儿了。现在，他决定继续散步，于是问道："那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叫他们离开，叫他们不要打搅你呢？"

"我认为自己是乐于助人的，但不愿做冤大头。我没有义务非帮助别人不可。我当然可以把自己关在寓所里，叫他们都别进来。我喜欢安静。正因为乐于助人，所以我才讨厌别人把它看做是我的份内事。"他看上去稍微平静了一

---

① 美国州名。

些，似乎对自己不顾一切的发泄感到不好意思。

“很抱歉，”他声明说，“我有回忆往事的习惯，似乎觉得一切都是刚才发生的。这是个坏习惯。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每想起不愉快的事情，我都力图在它尚未左右我之前摆脱它。”

接着，戈尔德差不多有半哩路的功夫没有开口，现在又继续说：

“我是一个很唐突的人，情绪变化无常。有时我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主人，可是不定哪一天下午我会走进屋子，叫别人离开。有一次，为了跑回家去赶走一个音乐师，我甚至中断了讲课。那人在我的寓所住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你记得他干了些什么吗？”

“没有，我只是忽然想把他赶走。那天我开车的时候，反应迟钝，竟开到沟里去了，便把车留在那儿，一路跑回了家。”他笑了起来。“我很珍惜自己的时间，也许这会儿和同事一起谈笑，可是过一会儿就不理睬他们了。”

“那他们有何反应呢？”

“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有人说我装腔作势。”

“那么你不介意吗？”

“我不跟蠢货一般见识，有什么必要呢？我不是那种社交人物。我不参加他们的聚会或者会议。我珍惜自己的时间。即便在别人身上花费一分钟，我也会非常憎恨自己，假如我坐在自己的寓所里，什么也不干，白白浪费掉一整天，那是我自己的事，要浪费时间就让我自己浪费好了。”

大多数房屋的灯光已经熄灭，离他们不远有几只狗在叫，萨戈想起了本德尔曾对狗的叫声作过分析，便顺手拿起一根木棍。

“要打狗吗？它们不咬人。”

“我还是小心点好。”

“你怕狗吗？”

“不，但我以前被狗咬过。”

“我也是，不过情况不同。在我自己的家乡，曾有一个白人蠢货放出他的狗来咬我。”他似乎料到萨戈迷惑不解，就笑了。“啊，你也和别人一样受骗了。我是黑人。地地道道四分之一的黑人，我希望能够再多一些。”他又微微一笑。

“我在美国遇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戈尔德很惊讶：“你到过美国吗？”

“时间不短呢。”

“我觉得很奇怪，居然没有人向你作过介绍。”他拉起假嗓子说。“你去过美国？啊，你真该见过乔·戈尔德啦。一个最迷……迷人的小人儿。他有非常美……美妙的男高音歌喉。”

“你会唱歌？”

“你早晚会发现的，我不幸的是爱唱歌，而且我确信自己的嗓子很好——有人说我是大学里最好的男高音。不过一般都是妇女们如此评论的。那些疲惫的家庭主妇中大多数都不理解，我到她们的歌剧社去唱歌，并不是为了演出后的雪梨酒和闲扯。”他又激动了起来。“我屋子里还有一架

钢琴，所以她们觉得到我这儿进行短时间的排练是个好主意。尽管我每次都不让她们来，但也无济于事，她们确信只要努力就能挫败我。请你注意，如果有什么事让我忍受不了，那就是一些女人在我屋子里唱歌。那是一种令我难以容忍的入侵。对我个人独处的小天地，我是小心谨慎加以戒备的，不能容忍任何一个蠢货闯入。可是，她们却一厢情愿地认为我该当如此……"

他们走到最后一个转弯处，踏上一条新修的、简陋的大车道，四周的寂静就变了样。它不仅是沉睡的村镇形成的静止气氛，而且成了一种无声的负担，成了他们散步的第三个伙伴——一个令人抑郁的伙伴。它来自乱蓬蓬的灌木丛；来自砍伐过的、潮湿的棕榈树根，树根虽已翻出来了，却没有枯死；它也来自黑压压一片聚集在浅滩上产卵的癞蛤蟆。它甚至透过癞蛤蟆呱呱的叫声，透过它们受惊后的片刻中断，一直伴随着他们。萨戈想起在那万籁俱寂的气氛中一次心满意足的排泄，就禁不住微笑。

"嗨，你在笑什么？"戈尔德突然冲着他说。他这才意识到戈尔德的存在，可是不一会又把对方冷落了。

"你是个沉默的人。"戈尔德说。

"嗯？"

"我说你是个沉默的人。很少讲话，只管一个人微笑。"

"是吗？"

"是的，你在想什么？"

"我想到了玄学中的'虚无'。"

“原来这样，谢谢你。”

他们默默地往前走，萨戈沉迷在寂静之中。他越来越出神，不久竟茫茫然，头脑里一片空白，而戈尔德关心的似乎不是地方，他问道：

“你在想什么呢？”

没有回答。

乔·戈尔德无视萨戈正处于一种恬静的消极状态，他的干扰使萨戈难以忍受。萨戈从内心里希望戈尔德闭上嘴，他不能理解，一个看上去十分敏感的人竟然对这沉寂的夜晚无动于衷，置身其外。戈尔德继续絮絮叨叨地干扰着了魔的萨戈，直到他们抵达住地。

戈尔德住在一幢最新的公寓大楼里，是离大学中心最远、也是最高的一幢。他毫不费力就得到了最高层的一套房间——除了他，似乎无人愿意问津。

“要爬八层楼梯，别着急。我希望这个累活会使来访的客人望而生畏。”

“你是怎么把钢琴弄上去的呢？”

“就象住在一楼那样的办法，苦差事，可我坚持下来了。”

他把钥匙插进锁孔里，说：“我没有什么朋友。你会听到一些人说，乔·戈尔德是他们的朋友，但那只是他们的想象。有些陌生人来找我也说：‘乔·戈尔德，我昨天刚刚遇见你的一位朋友……’”

“这往往是一种说话的方式。”萨戈有理由感到生气。

萨戈看到迎面的墙上有一幅老年妇女的照片，其余的空间都摆满了书，装订得十分精致，而且都一模一样。

"在巴黎时，我曾在图书馆里工作。你去过法国吗？去过吗？图书馆扔掉的图书，我都捡来了。他们还经常出售廉价书，我也买。我把这些书都重新装订好了。我不在乎那是什么书，反正我都要。除音乐外，我最爱图书。"

房间里有一种过份讲究的气氛，使得萨戈没法马上坐下。尽管室内有一把轻金属架的帆布椅子，有白色弗米加塑料贴面的矮咖啡桌以及几个带有立体派图案的小靠垫，萨戈还是象进入了一个古老而沉闷的世界。钢琴上摆着一对烛台，插着红蜡烛……

"千万别拿慷慨大方开玩笑，美国人来到这儿都要开这种玩笑。"

"慷慨大方已经过时了。"萨戈边说边仔细察看那些装饰图案。

钢琴上铺着一块椭圆形罩布，上面也有一个镜框，是他双亲的照片。"他们看上去完全是白人，不是吗？可我父亲有一半黑人血统。这是过去照的。在我出世前，他就抛弃了他的妻子。不过他觉得我看来还成器，就又回来了。"

"后来怎么样？"

"平安无事了十五年。可是后来他又想起了往事。"戈尔德沉默片刻后又说，"如今他死了，自杀……你听了也许觉得可怕，他自杀是我逼的。我认为他太可耻了，我也毫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我当着他的面往自己身上吐唾沫，因为我的

皮肉是来自他的……当时我少年气盛……”

钢琴上还有几件很特别的摆设和一尊佛像。萨戈问：“这是玉制的吗？”戈尔德说他不知道。在一个架子上还摆着三只黄铜的猴子。

戈尔德室内有一个假壁炉，他说：“这是我自己做的，我搬到哪儿都带着它。我的嗜好比较特别，我认为有些东西是房子里不可缺少的。”

钢琴上用的灯罩是一个奇怪的十字形木匣子，涂着黑漆。壁炉上也有一个和它一样的作品，纯粹用于装饰。“我打算把它改成鱼缸。”萨戈不明白他怎么做法，但是没问。

“来点什么？咖啡还是酒？”

“我渴了，有啤酒吗？”

“你在皱眉头，怎么了？”

“是吗？”

“双眉紧锁哩。”

“我不知道，也许因为我感到很不安。太静了，反而会感到不安。你说呢？”

戈尔德听后连一丝笑容也没有，反而表情严峻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你心里有事，是什么心事？”

“我不知道。请给我点啤酒吧！”萨戈走了出去，站在阳台上。

城镇远离现实，凝聚成一片片赤褐色和银白色的斑点。下面是一片缩小了的森林，只有茂密的树冠还保持着原来的大小。他们曾经越过的小河，看上去象一条被弃置的绳

索，棕榈树根则象一个个巨大的疙瘩。这幢公寓楼实在太高了。只有一只萤火虫才飞得上来，它飞落在萨戈的手衰旁，闪着萤光。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

“你现在想什么呢？”戈尔德的声音十分刺耳，显然不满地说。“你在思索什么吧。”

“是吗？”

“你又皱眉头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老皱眉头？”

萨戈尽量跟对方合作，很想认真找出自己皱眉的原因，但是结果更糟。寂静使他困倦，他努力集中精神，可是感到筋疲力尽，立刻忘记了戈尔德的存在。

“算了，如果你要用那么长的时间去回忆什么……”

萨戈清醒过来，对戈尔德说：“很抱歉。我想，我并没有真正回忆什么。”

已经四五次了，戈尔德老是那么穷追不舍，而萨戈的精力一直没有恢复到能表示愤怒的程度，以对付戈尔德富于刺激性的干扰。戈尔德仿佛要继续缠住自己请来的客人，而且心里也很明白自己的失礼。

“你是个很沉默的人，对不对？你似乎很少讲话。”

萨戈觉得很有趣：“只要你知道就行了。”

“你到底开口了。那你为什么不说呢？自从我们见面，你就没说什么。除非我刺激你，否则你几乎就不开口。”

“也许我累了。”

“你不是累；是不是累，我看得出来。”

“那就是懒吧。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这里的高度使

我发懒，这么寂静也令人昏昏沉沉。”

“可你现在说话了，那就告诉我，你在想些什么吧？”

“我非得想什么不可吗？”

“那么谈谈你自己吧，说下去。我想了解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怎么会是这种样子。我自己是个厌世者。我不关心别人，也不需要别人关心我。总之，大多数人都是骗子。我到过好几个欧洲国家，然而天下乌鸦一般黑。伪善令人厌烦。我来到这里，希望非洲人有所不同。”

他坐在扶手椅上，沉着自信，象个威严的检察官。但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自己的历史回顾。

“我喜欢孤身独处，从事写作，直到深夜。我正在写第二本书，以非洲为背景的一部历史小说。”然后，他用非常尖锐的声音喊道：“你没听我说话，你一直在想什么。你究竟在想什么呀？”

这回他成功了，萨戈猛地站了起来。“怎么回事？我说过没想什么，就是想了也不告诉你，那是我个人的事。”

乔·戈尔德有时发笑的样子很吓人。他满口大牙，乱糟糟的短胡须里咧着两片嘴唇。萨戈现在警惕起来。他开始怀疑这个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也许你喜欢作出古怪的行动吧？”

乔·戈尔德止住了笑：“你为什么这样想？”

“没什么，我想到这儿，所以最好问问你。”

“我知道自己是个最真诚的人。”

“即便那样，也可以装模作样，我是指故作姿态。”

“我们要纠缠不清了，”他说着朝碗柜走去。“走这么远的路总使我觉得饥饿。你也想吃点什么吗？”

萨戈考虑的时间显然太长了，戈尔德跳了起来说：

“天哪，你不一定非吃不可，我只是问问你而已。”

“简直莫名其妙，难道你从没考虑过吃还是不吃？”戈尔德又说。

戈尔德已经走进房间，打开碗柜。萨戈跟着他，显然努力表现得随和一些。

“我在巴黎的时候认识一个从英属圭亚那来的舞蹈演员。”戈尔德说，“他可真他妈的傲慢极了，对人说声谢谢好象都有损他的自尊心，所以他总不让别人帮他做任何事情。哼，我真讨厌这混蛋，他也不喜欢我。你知道，他在巴黎时常挨饿，而我却在图书馆里有很好的工作。在他跑遍职业介绍所毫无所得之后，便来到我的寓所，扑通坐在椅子里听唱片；他的一双鞋实在不堪入目，可以看出他已有一星期没吃东西了。他会同意吃点东西吗？‘不，谢谢，’他说的是最标准的牛津口音。‘不，谢谢你！’眼看他坐在那儿，尽管饥肠辘辘，极想吃些什么，却假装吃过东西的样子，我真气坏了。唉，他那该死的英国派头，那副永远正确的面孔。他和我是牛津的同学，因为他考试不及格，我们就一起到了巴黎。不管怎样，他还是对舞蹈感兴趣。

“有一天我到他的住处去，那是在阁楼上，象一个肮脏的老鼠窝。我有几天没见到他，所以去看看。我花了三个小时才找到他住的贫民窟。他睡在床上，饿瘪了的样子……

我打开他的碗柜一看，连个大蒜也没有。可他还是勉强起身打开窗子，用那该死的英国风度向我说他已经吃过东西了。唉，天啊，他纯粹被自尊心迷了心窍。我只好出去买些食品，煮了给他吃。你想象不到，他吃我买的东西时，心里却在流泪。”

萨戈被戈尔德迷住了，看着他点燃起煤油炉。

“自从我收到第一份账单后，我就再也不用电炉了。”戈尔德说。

他开始往炒锅里打鸡蛋，当他打到第三个时，萨戈说：“希望你别为我打蛋。”

“你一点不吃吗？”

“是呀，不想吃。”

“我知道，你还在想什么。”

“我一点也不吃。”

“真不要吗？还是你身上的英国气质在作怪？”

“我的英国气质，当然，不过我还是一点也不吃。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给你添麻烦，这绝对是真的，你真好。”

“你到底还有点幽默感。”

“我认为自己并不幽默，不过，这没什么。”

“没什么吗？我得承认，发现别人的肚子饿不饿倒会使我得到某种乐趣。这又是我的一个坏习惯。我没告诉你，在找到图书馆的工作之前，我自己也饿过肚子；有了工作以后，我就永远摆脱了饥饿。宣称自己为了艺术和自由而挨饿的人，为了等待才华横溢的日子而挨饿的人——啪，全泄

了气！他们肚里空空，不过是巴黎拉丁区的一群傻瓜。啊，我也经历过一段那样的生活。不过家里接济我一点钱，所以我倒是幸运的。那些骗子叫人恶心。有一件事他们做得不错，就是依赖别人为生。在这方面他们倒是天才。”

“我在纽约也见过这种人。”

“是啊，那是格林威治村。”

“还有旧金山。你们那垮掉的一代真使我吃惊。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为什么？”

“你有意认真思考那个问题吗？我那位舞蹈朋友虽然挨饿，但并不象别人那样夸张。他口袋里空空如也的时候，只是呆在家里睡觉。我和他是好朋友。我很喜欢他，但是讨厌他的傲慢，他的傲慢真不知多么讨厌。你知道我是怎样发现他的毛病的？有一次，他生病住进了医院。我本来很不喜欢医院，从来不去探望病人，连我母亲生病住院，我都千方百计找借口不去看她。可是一听说这小伙子真病倒了，我就跑去看他。他无依无靠，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身无分文。我替他付了账，给他买了鲜花和水果。唉，他的自尊心又受到了伤害，他满脸委屈的样子，一点也不领情。为此，我曾希望他慢一点康复。我替他付了房租——他卧病时已经失业了几个星期，负债累累。在他出院之前，我还替他打扫房间。唉，他却恨我，不愿见我，就象以前从未见过我似的。但他生活不能自理，必须接受我的照料，只好请求我帮助他。我都照办了。有一次，他必须去参加试演，需要新的芭蕾舞鞋。我知道这事，但不作声。他只得自

已开口，开口向我要钱，真混账！”

清新的风从阳台上吹进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萨戈觉得自己好象坠入了脚不着底的深渊。这是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他的心无可奈何地飞向德亨娃以及她那粗暴的、令人苦恼的爱情，也飞向艾格博；如果使用暴力的话，艾格博足以和乔·戈尔德较量——艾格博的性格更坦率、更直截了当。

“我放这张唱片可以吗？”戈尔德站在唱机旁说。

“我没意见。”萨戈回答。他那昏昏欲睡的自我陶醉反正已被破坏，尽管他没多说什么，心里却感到懊丧不已。一个女高音的歌声淹没了油锅里的劈劈啪啪声。

“意大利的花腔女高音，你喜欢吗？我很喜欢人的声音。除小提琴外，人的嗓子是最完美无缺的乐器。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才放自己心爱的音乐。你知道，我多半会哭的。”

“很有趣，但我听了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

“我象那种轻易流泪的人吗？”

“不妨这么说，你很脆弱。”

萨戈站在室内唯一的一幅油画旁边。①画面上有许多白色条纹出现在全黑的背景上。那可能是出现在黑色天幕上的闪电，但他知道不是。在画面上，从主干上发射出来的火舌都湿淋淋地②，毫无威力，而且迟缓地，粘呼呼地，象是把少量牛奶放在管子里，透过一层起皱的薄膜挤了出来，任它

① 这一段是萨戈对这幅画的看法。

② 画布上的颜料未干，所以用湿淋等词形容之。

四处滴淌。

“你喜欢这幅画吗？”

“我只觉得恶心。”

他猛然停下：“你是第一个发表这种意见的，别人都说看不懂。”

“这是你那位跳舞朋友画的吗？”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萨戈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他完全是不自觉地说出来的，直到说出了口，才意识到自己说了。

“是的。”乔·戈尔德盯着他看了好半天。“你怎么猜到的？”

“我也不知道。”

“你从来不肯把话说出来，该死的守口如瓶……”戈尔德顿时勃然大怒。

“在你无事生非大发作以前，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

“我已看出，你们非洲人一旦撒了谎，就非坚持到底不可。在证据面前，连小孩子都能看清楚，你们还撒谎，撒谎……”

萨戈要动手揍他了：“看你再敢满口胡言……”

“我当然敢。你明白，因为我不是白人。就拿我的第一个仆人来说……”

“你假装十分蔑视英国人的态度，可你现在却若无其事地维护它，你自己也摆出那种高人一等的态度。”

“这就是说，你连一个简单的真理也不能接受。你们非洲人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闭上你那臭嘴!”他站起来威胁说。

戈尔德退缩了，看来他给吓住了:“我痛恨暴力。”

“那就闭上你的大嘴，免得让你的仆人讲出深奥的话来。哼，你们美国人真是他妈的叫人不能忍受。你能活着真是奇迹。”

唱片音乐结束时，气氛更紧张了。乔·戈尔德把食物推开，朝酒瓶走去:“现在我吃不下去了。”他微微地颤抖。

“是什么妨碍你吃东西?”

“我痛恨暴力，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叫我心烦。”

萨戈毫不动怜悯之心，对戈尔德说:“那你就该更加小心点。话里也会有暴力的。”

“不，不，那是讲道理，不是暴力。让我找出那小伙子的照片给你看看。我没有像册，不过我保存着关于他的剪报。现在他已经成名了。他在柏林、美国以及其它一两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跳舞。最近我收到他的明信片——从马德里寄来的。”他笑了起来。“是啊，他开始有了较多的固定工作，而且还清了我给他的钱。这就是他的为人。偿清全部债务。不过他至少用过我的，而又不得不接受过我的好意。现在他唯一引以自豪的便是还清了债务。但我还是照样打击他的傲气。现在，每当他需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向我借钱。”

乔·戈尔德越来越令人讨厌。不过，萨戈觉得还应该等一等。为了使自己能在这里待下去，还得保持适当的文明礼貌。他开始在戈尔德身上寻找值得颂扬的东西，诸如

他那喜爱孤独的习惯，他那审慎的自我隔离。整个房间处处都显示出这一特点。但是这间屋子仍然令人憎恶，它给萨戈一种猫抓心似的不舒服的感觉，于是他又吐出那个美国字眼：恶心！

“你什么也不说，我还是不了解你，或许你有什么可以让我了解的吗？我是说，你在嘀咕什么呢。说吧，你在嘀咕什么呢？”

“你是不是常常使你的朋友——对不起，如果你喜欢的话，就用‘熟人’这个词儿吧——你是不是总使他们觉得自己象走私贩子那样在国王路上叫卖手表：‘嘿，十七钻的，怎么样，试一试吧，便宜、真便宜，自动带日历的。’”

“啊，我不知道他们感觉如何，可我不喜欢神秘。”

“你喜欢研究钟表嘀嘀嗒嗒的机械原理吧。”

“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还是什么也没说，而我总想了解别人。我发现人们会利用你，如果你对他们好，他们就利用你。我曾经多次设法帮助别人，特别是住在巴黎的时候。全世界的游民都集中在那里。除去肤色与我相同的人，没人理会我。我喜欢黑人，这是真的。黑人能使人兴奋，他们的肤色充满了活力，我是说它确实很美，具有特色……”

“你可知道，你的内心世界是白的。”这话有些不公道，因为萨戈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这听起来很象大思想家卢梭的话，不过我有自己的看法，这是我的权利。我喜欢做个黑人，我也有一切权利做

黑人。真没道理，我为什么不该生出来就象黑玉一样黑。”

“我相信，你会因为手淫过度而送命。”

“你以下流为乐吗？”乔说道。

“真是英国上流社会绅士的翻版，你身上到底有多少英国气派，真令人吃惊。也许你就是仗着这种气派老是攻击别人。说实话，这种自爱叫我恶心，甚至民族主义也是一种自爱的形式，但这还说得过去。至于说黑皮肤漂亮，这种崇拜叫我作呕。比如说，那些患了白化病的人难道都要投河自杀吗？”

到目前为止，萨戈完全忘记了拉撒路。现在他想起来了，顿时感到不安。他站了起来。

“你要走吗？”

“是的。”

“那么，你并不觉得自己的皮肤漂亮？”

“我从来没有想过它。那天，我在晚会上见到一个白人姑娘，认为她很美。这是从美学角度作出的判断，我记不太清楚她的肤色了。当你谈到黑皮肤的活力时，我几乎能听到你在淌口水，而我偏巧是个黑人——这不是我个人的功过——我觉得这够让我恶心的了。”

“不，等一等……”

“我很惊讶，黑人竟能忍受别人——甚至黑人——把他引得直淌口水。”

乔·戈尔德站起来说：“路很远，我开车送你回去。如果你愿意在这儿留宿也可以，现在已经很晚了。”

“不，我的朋友不知我出什么事了。”

“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好象被关在大门外呀。”

“不是那么一回事。彼得，那个有口臭的德国小子还没走。我没心思见他。”

“你们住在一起吗？”

“我和他都是一位老同学的客人。”

“啊，我和本德尔很熟。”

“而且你还对他耍了卑鄙的花招。在你撵走了彼得之后，他才住到他那里的。跟彼得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一分钟都叫人受不了。本德尔真是个大好人。”

“你如果愿意，可以搬到这儿来住。”

萨戈笑了：“这是你突然心血来潮吧？我真不愿意设想，当我正在这儿休息的时候，你会从教室里跑回来把我轰出去。我可不想把脑袋往台阶上撞。”

“不，不，不会的，我一点儿也不想那样做。”

“不必了，我在这儿也只是待上几天，而且咱们俩在一起只能互相刺激。你知道，我还觉得有点震惊呢。我是说，你得承认你这个人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太过分了，一下子令人接受不了。”

“今晚住在这儿吧，明天清早我就送你回去。”

萨戈有点动心了：“我得承认，如果知道明天早上第一个见到的不是彼得，我一定会睡得好些。”

“好吧，这里一个蚊子也没有，我想是因为房子太高了。我就睡在这里，你可以睡在卧室里。”

“不，我喜欢这个沙发。你还是回到你的卧室去吧。”

戈尔德变得非常愉快：“不行，我不能那么对待客人。”

“你应该让步，因为只要有沙发我就不睡床。甚至在地上铺些垫子也行。”

“好吧，那我们两人都睡地铺。”

“呃，我不……”但是戈尔德已经走进卧室去了。萨戈一个人留在屋里，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又朝他袭来。他站在那儿犹豫不决。乔·戈尔德回来时，萨戈才拿定主意不在这儿过夜。

“我从浴室里给你拿来了一条新毛巾。穿过卧室就是浴室。”他又换了一张唱片，说：“我希望你拿定主意去卧室睡觉。”

“不，我……不想去。”

戈尔德十分快活地说：“好了，我们两人都用床垫子吧。”

“不，不，我不想住在这儿。”

乔·戈尔德拿起唱机的唱头，不肯相信：“为什么，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

“我本来就没决定。”

戈尔德严厉地谴责说：“你决定了的，你已经同意留在这儿。”

“好吧，就算我说过。”萨戈知道自己招来了比在这里过夜更多的麻烦。“你知道，你总不能独断，只许你变卦，不允许别人的心情突然发生变化吧？”

“可是，你为什么不愿过夜呢？”

“我只是不想待在这儿。”

“不，这不是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你真要我说明理由吗？”

“是的，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他的声音尖锐刺耳，怒气甚至达到最狂暴的地步，完全丧失了平静，“跟我说实话！”

“好，一件事，你不是说得一清二楚吗？你憎恨别人闯入你的小天地。”

“不，那只是为了说明我自己，而你就很特别，拒绝说明自己。我脾气坏，喜怒无常是事实，但我的确愿意你留下，你必须明白，是我要留你过夜的。”

“你会使我心神不安。”

“一个晚上都不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萨戈忽然想：我们两人都在争辩，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在争辩什么呢？看在上帝份上，他又期望我了解什么呢？萨戈意识到自己头脑里有一层障碍，妨碍他自觉地承认这个事实。不过今晚是他头脑最迟钝的一个晚上，他自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乔·戈尔德在辱骂他。萨戈发现对方的脸又变了，变得挺难看，好象一个不足月的流产婴儿。

最后萨戈说：“你心里有些猜疑。你说不说出来都行，反正我要走了。如果我说的理由不能令你满意的话，你自己去找原因吧。”

"你说话怎么拐弯抹角，你身上的英国素质又在作怪了……"

"看在上帝份上！"萨戈喊道。"是呀，你很清楚……承你相邀，不胜感激之至，但我不能在这儿过夜，这正象那个跳舞的朋友不肯吃东西一样。我不能容忍这种虚伪的做作。说，你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要知道。"

此时，萨戈显然用怜悯的目光望着对方，并且向门口走去："你既然被美国的这个那个给迷住了，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理由，说明我为什么不愿留宿。你会把我给烦死，我希望这条理由足够了。"

"等一等，"戈尔德靠拢一些，用几乎恳求的口吻说，"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怕我？"

萨戈有点不知所措，他的嘴张开就合不拢了。

"你不用那么吃惊，我要你老实地回答，你是不是怕我？"

"我怕你？"

萨戈又一次被迫放弃了争执。他的话里并无轻蔑之意，戈尔德没有理由对此大发雷霆。

"天哪，你是那种非常自信的类型，对吗？我刚见到你时就看出来了。那么过于自信。你是刚强型的黑人，无所畏惧。你的自负是怎么来的？我问你，是什么叫你嘀嘀咕咕？你不肯说，你就是那种刚强、沉默的人，过份自信，什么都不能使你害怕。"

萨戈故意奚落他："我会照料自己，是的，这又有什么

呢？”

萨戈心想：这个人疯了，他是个疯子。假如他手中有刀，一定会捅我一下子。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做错什么事呀？

这个美国人又开口了，不过现在已经客气多了：“你是不是以为……你怕我会调戏你？对不对？你是不是以为我是个同性恋者？”

“哎呀，天哪，不是的。”这种猜想使萨戈大吃一惊，他甚至连想也没想就急忙把它否定了。“你不过有一点娘娘腔就是了。”

“哎，哎！现在就坦率地谈下去吧。”

“我已经回答你了，你听着，我曾在一些地方住过；在那儿，一切反常的堕落行为都发生过。这都是事实。但我不会因为这个就轻率下结论。我总算出生在一个健康的社会里……”

戈尔德突然发动进攻：“别跟我说这些！去你的吧，什么健康的社会！你们的酋长和他们那小童子的勾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忘了历史是我的研究项目。而且，拉各斯那些不公开的俱乐部又是什么呢？”

萨戈作出认输的表示：“你好象比我还了解情况。不过，你要是不介意，我还坚持我的谬见。不管怎么说，我实在累了。你看，我只是想说明我并不怀疑你。经历过许多事情以后，我已经学会不仓促下结论。总之，让我们就此结束，以后再谈吧！”

戈尔德似乎平静下来："我送你回去。"

直到此刻，萨戈既没有收回自己的看法，也没有在自己承认的事实之外接受更多的东西。他把不同的社会区分开来：有些地方，色情是市镇规划的主要项目；有些地方，否决了为公园建造围栏的设计方案，作为不避嫌疑的象征。在美国时，他的朋友中每五个就有三个反常，有见诸行动的，也有潜意识的，而第四个人却爱上自己的母亲。由于无法容忍这类现象，萨戈只好拆下一条铸铁的百叶窗板，并学会了一手柔道的劈掌，用来对付那些在黑洞洞的电影院里暗中搞小动作的人。

他和其他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学会了不去理会各种暗示，同时仔细研究他们提出的问题，惟恐自己发生误解。但是，当对方的语言明确无误时，他就不动声色地朝那只"迷途"的手腕劈去，从而得到一个"无礼"的名声。

"你现在又在想什么呢？"

"啊，不，咱们别再从头开始了。"

戈尔德驾车穿过泥泞的大车道，驶上林荫道。"你知道，"乔·戈尔德说，"我喜欢男人。"

萨戈这天晚上异常迟钝，不然就是根本没有认真听他讲话。在萨戈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之前，乔·戈尔德加重语气重复了两遍，并开始诅咒萨戈反应迟钝。

"我是说……的确如此。我喜欢男人，以那种方式喜欢，是的，那种方式。我想你明白。"

"不，我恐怕不明白。"

"可我认为你明白，我想不出你有什么理由不在我那里过夜。不过，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怀疑？"

"我通常并不这么迟钝，这很难解释清楚。不过，这事儿一定在我头脑里闪过几次……我真想不出为什么它会一掠而过，我想，这只是我头脑里的一种反应。我想象不出一个男人会有什么毛病的时候，也不会想到那种时髦事儿。"

"哦，应该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我看到过欧洲人的使男子失去男性特征的这种阴谋，简直把我气疯了。于是我作出了一种最顽固的反应。但是即使如此……我还是战胜了自己……我想，喝酒一定把我的酒神经凝结住了。"

"你知道吗？你还没有把你的姓名告诉我。"

"萍水相逢，这是很寻常的，你说呢？"现在萨戈的思想已经豁然开朗，但他还不准备无所顾忌。

他座位旁边有一本书，顺手拿起它来，对着汽车仪表盘的灯光看了看书的封面。

"是鲍得温[1]的新作《另一个国度》(《Another Country》)。你读过吗？"乔问道。

"我把Country拼成Cuntry，C-U-N-T。[2]"

"你不喜欢这本书吗？"

"它使我想起另一书本：《艾里克》(Eric 男子名）或者

---

① 詹姆斯·鲍得温(1924—)，美国黑人作家，他的小说大部以美国黑人和种族间的关系为主题，《另一个国度》作于1962年。

② 女人的阴部。

《一点一点慢慢来》(Little by Little)。如果你懂我的意思，读出来的时候，你的肛门就会跟着痉挛。”

“你以下流为乐吗？”乔又一次这样说道。

“你呢？为什么把这本书放在车座上？这样，在你让学生搭车的时候，你就可以为自己的探险找到一个方便的开端？”

“你想伤害我？”

随后，他们就在沉默中驶完剩下的路程。戈尔德把车开到房子外面，仍然怀着希望问萨戈，“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的邀请仍然有效，你任何时候来过夜都行。”

“谢谢，不过坦率地说，我不想去。”

“是因为我说了那些话吗？”

“再说一遍，我会照料我自己。”萨戈说。

这句话总象是一记耳光打在戈尔德的脸上。“啊，对了，对了，我忘记了——”戈尔德再次冷笑道，“你这又粗又壮、沉默寡言的非洲大汉。”

本德尔给萨戈开了门，问道，“那不是乔·戈尔德的车子吗？”

“是的，谢谢你，这一次在这里的逗留真是太不平凡了，实在要感谢你。”

“怎么回事？”

“首先是彼得，其次是你的同事，现在又碰上这个怪物戈尔德。我只希望你再没有什么使我吃惊的事了。”

本德尔张大眼睛说："哎呀，原来如此，我早该提醒你。"

"没关系，我想，作为一个记者，应该把这一切都放在我的报道范围之内。问题是，我还看不出我的编辑会采用哪些材料。"

十四

又是法塞伊家午餐的时候了。对本德尔来说，口腹之乐是他永远不能抗拒的；由于这是前一次事情之后的午餐，法塞伊的母亲将在厨房里创造奇迹。至于惩罚嘛，没付多少代价。本德尔并没有听到他不愿听的消息。恰好是在适当的时间听到适当的声音，于是他把鼻子转向厨房，嗅了嗅宴会前最早散发出的阵阵香味。

莫尼卡对惯常的程序已经习惯，她斟好了酒就退了下去。法塞伊几乎没等房门关好，便把本德尔推到墙边说：“你都看见了，是不是？你看见了发生的事吧。你看这女人怎么让我下不了台！”

本德尔做了一个不赞成的手势：“那算不了什么。谁也没注意。”

“你怎能这么说？呃，本德尔，你一向对我很坦率，不是吗？科拉怎么样，他当时也在场吗？”他双眼直视着科拉，却莫明其妙地问本德尔：“他出席了晚会吗？”

“我没有去，”科拉断然回答。

“他没去吗？我敢肯定他去了，事后还跟莫尼卡跳过舞。”

“不，那不是我。”科拉转向艾格博，和他攀谈起来。

“不，我不记得在晚会上见过科拉。”本德尔说。

“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我是说，如果我也和别人一样在伦敦娶个目不识丁的女人，然后炫耀自己有个白种老婆，那我就能理解人们对我的看法。你老实说吧，我象那种人吗？”

本德尔说：“莫尼卡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你瞧，就是这么回事，她就那样给我丢尽了脸！她似乎连最普通的礼貌都不懂。”

“但是，也许……”法塞伊打断他说。“你不是从我的角度看问题……等一等，就一会儿功夫。”他走到门边去听。“好了。现在母亲正跟莫尼卡谈话呢，你知道那位教授夫人对她说了什么吗？她说她绝不能容忍莫尼卡再在她家露面。”

本德尔喃喃地说：“可怕。”

“你开始明白我的观点了吧？在正派的社交界里，居然做出那种事来，为什么？有时我想，莫尼卡就是不尊重非洲人。我只能说这些了。她在白人家里会那样做吗？如果那位教授是位白人，她会那么做吗？”

“你见到那位教授了吗？”本德尔接着问。

“还没有，不过，我必须去向他道歉。即使那样也弥补不了已经造成的损失。你知道吗，有一位部长在场呢，对了，另外还有一两位大人物。你知道，奥古阿左认识许多人。我在那儿见到四位企业团体的董事长，还有几位常务秘书。科拉，出了这么个乱子，一个人在社交界就算完了。”

“是的，对你来说，当然是的。”

“哎，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大学只是一个台阶。政界，企业——总有路子的。更不用说那些外国厂商时常招聘尼日利亚人当经理。科拉，你是个艺术家。我是说，我相信到大学里去工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是吗？”

科拉假装没听见。

“你知道我一夜没睡。其实，我很高兴你能来。妈咪很好——今天早晨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她，——但一个人只有和他的同龄人才能真正谈得拢。妈咪太喜欢莫尼卡了。她确实把她惯坏了。”

“你妈妈说什么了？”

“还没有。她说，还要听听莫尼卡怎么说，似乎她还有话要说。”

“艾格博，我们到阳台上去吧。”科拉说。

他们走了，把法塞伊和本德尔留在起居室里。艾格博嘴里嘟哝着：“我永远弄不懂本德尔为什么那么离不开他？”

“别问我。”

“在我同意来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自己掺合进来是为了什么？”

“这是——这是我的麻烦事。”

“怎么？”

“莫尼卡。”

艾格博看着他，摇摇头：“真是花粉无处不飞扬啊！”

“你找到那位姑娘了吗？”现在轮到科拉向他发问了。

"她不见了。我不知道马上就要放假了。"

科拉笑了："我从没想到你会败下阵来。"

"我也没想到。"艾格博承认这一点，"我一定是老了。"

校园已经变了样，声音也不同往常。原来一切都比较有秩序，譬如，参加会议的人群从一个大厅移到另一个大厅，然后回到条件恶劣的宿舍，这差不多形成了固定的程序，但是今天却人口大减，十分凄凉。大学生们的喧闹已经静止，平淡无味的《民族青年》也无声无息了，它被命名为"蛆蛆"或者"粘虫"倒是很恰当的，它甚至引起校内思想最开明的教职员的义愤，使他们认为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大学动物园的类人猿身上也许会更有成效。然而，奥古阿左夫妇常常出于良好的动机，容忍来访的漂亮小伙子弄脏他们家里的椅垫套，指望香茶和三明治或许可使他们表现得比较文雅一些。可是客人们回去之后，就抛出油印的文章，对不可侵犯的大学教职员又发起更为不堪的攻击。他们乘那些极端严格的教师中风卧床不起的机会大肆活动。他们被院长叫去训斥时，卑躬屈膝地认错。可是回到同学中间，他们又大吹大擂，说他们不仅反抗院长，而且反抗整个议会。奥古阿左认为，试发此类邀请必须经过审慎的选择，比如要考虑部长的儿子和其他显赫同胞的儿子。不过，有时等得茶都凉了，三明治都变硬了，坐垫套子也未能得到玷污的荣幸，奥古阿左便安慰妻子说："我不是跟你说过，那些小青年就是缺乏文化教养。"粘虫"还会蜿蜒滑行，"蛆蛆"也将蠢蠢欲动，刊物的编辑们则无可奈何地等着意料之中的镇压或

认错，然后在“言论自由”的名义下必然出现新的兴旺局面。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即将来临的联邦总统大选上。但在这个时候，大学校长已经感到厌烦，教职员也漠不关心，学生们悲叹校园里失去了“大学的活力”。现在，教室里的黑板揉拭得干干净净。从黑板上抹去的不仅是微积分的运算秘诀，还有色情的素描和学生们浅薄的俏皮话。校务委员会也终于摆脱了令人心惊肉跳的小广播，诸如猥亵的流言蜚语，说得有鼻子有眼，天花乱坠；或者是学生们想象中的虚构；或出于某一企图被挫败而进行的报复；或来自一般的失意和挫伤；或由于看到取得平等地位的妇女得意地与自己平起平坐而感到忿怒；① 谁处于多数地位，便要对少数人的动议逐项进行上百次的否决；谁由此获得巨大好处，便被失意者视为不可饶恕的妄自尊大。于是，一切事端又重新回到校委会，接着就出现许多编造的故事和绘声绘色的大事渲染，以及一泻千里的连珠妙语……

“尽管如此，他们当中……有时是不可思议的。”

“此话怎讲？”

“我想，从他们当中——我是说这些学生当中——能够发现未来的天才。”

“说话别那么老气横秋的。”

“哎，难道我还不老吗？”

“三十一岁就算老吗？”

---

① 这些都是原来黑板上乱写的内容。

"三十二了。"

"那又怎么样？那还不是跟你的学生属于同一代人。"

"这可不能按年龄来划分。"

"无论如何别用老校友的腔调在你的母校发表演说。"

科拉忽然站了起来："本德尔有时真叫我恼火。他怎能一直听法塞伊说下去呢？"

"别忙，让他们把事情理出个头绪吧。"

但是，科拉已经抛开最后一点良心的责备，把门推开。

法塞伊正在说："我对你说，这样没什么好处。一切都走得太远了，我已拿定主意，只需和妈咪说一声，因为她太喜欢莫尼卡了，我不能不向她打招呼就把莫尼卡送走。"

科拉觉得自己在出汗，却一点也不肯承认。他悔恨自己没有及时作出决定，现在已经太晚了。不管怎样，看来现在已为他扫清了道路，但这并非他的愿望。作为某种形式的补偿，他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使法塞伊的身份、地位一落千丈，降低他对莫尼卡拥有的权利。遗憾呀，遗憾，此刻他心中充满了遗憾之情；遗憾的是，法塞伊丝毫没有做个男子汉的念头，否则他，科拉就可以无情地公然把法塞伊打倒，而不必以这位丈夫的软弱来为自己开脱……

"如果你请求奥古阿左，或许会有帮助。"

法塞伊应声转过身去，看着科拉走过来，就象看到了希望。

"如果他去请求奥古阿左，你这是什么意思？"本德尔心中充满怀疑，但是他的激动似乎没有必要，法塞伊又一次

使他失望。

“科拉说得对，我今早本来要去的，可是妈咪说我应该等一等。看来只有等才比较明智。”

“法许，我说还是算了吧。”

“奥古阿左可不会罢休。”科拉警告说，而且他提出进一步的理由，使事情无可置疑。“奥古阿左是见过世面的，我了解他。象这样的事他是不会忘记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本德尔厉声说。“据你自己说，那天你根本不在场。”

“可我都听说了。”

“都是听说的——那你怎能作出判断呢？”

法塞伊看看本德尔，又看看科拉，他对科拉的关心口吻和判断感到高兴；出于纯粹的感激之情，他走过去重新斟满了酒。本德尔乘机轻声地问：“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

“要是他愿意，就叫他摇尾乞怜去吧。”

“嗯，让他自己拿主意吧。”

“你算老几？你是他的监护大叔吗？”

本德尔冷冷地盯着他看了好一阵子，但他不愿说出自己正在想些什么。

法塞伊端着酒回来了：“你们看，真是什么事都得依靠妈咪。真不幸，爹爹出国旅行去了，不然他该能助一臂之力。这些人他都认识。”

本德尔离开了他们，走到阳台上和艾格博待在一起。

“我正要告诉妈咪……”

“为什么告诉她?”科拉说,“她只会让你等待。你立刻去把事情了结了吧。”

“你当然有道理。我要……嗯……嗯,求你帮个忙好吗,如果妈咪找我,你就告诉她,我有紧急工作,必须回实验室去。”

“当然,当然。”

一种特殊的感情使科拉觉得这样做好一些,无论如何他都有必要干预将要发生的任何事情。

过了一会,莫尼卡进来了:“好象总是把你①一个人留在屋子里,我很过意不去。”

“没关系。”接着是令人尴尬的沉默。

“感谢你在晚会上做的一切。”

“请你……别来英国人的客套。”

“我可是真心实意的。”

“我明白,我只是说有些事情永远不必道谢。”

“我不知道还有这种事情。”

“那是因为你没有受过良好教育。”

“你喝杯酒吗?”

“不,我不想喝……我的朋友,那个新闻记者,向你献上他爱情的誓言。他称你是奥古阿左墓地的无名战士。”

“可别让阿尤听到你说这种话。”

“只要我愿意,我会直接说给他听。”

① 指科拉。

"你可别这样，"她沉默了一会问道，"那幅画怎么样了？"

"快画好了。我可以把它挂在塞孔尼的展览会上——只有我的一幅画。"

"没有别的吗？"

"没有，这个展览会实际上是为塞孔尼举办的，我只是还没找到更合适的机会来展出我最大的一幅作品。"

"我常看到你来接妩瑟叶，可你从没想到上来看看我们。"

"咳，我要的就是她嘛。"

"你对我们也没什么用处，恕我直言了。"

"妩瑟叶的眼镜下星期就可以取了。"

"谢谢你费心了。"

"你又谢我了，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而利用了这个可怜的小姑娘。"

"当然，我记起来了，你喜欢拒绝别人的好意和……你把它叫做什么来着？……噢，对了，叫做'糊涂的感情。'"

"我说的是实话。为了我，她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坐在那里。"

"好了，我不跟你辩论。不管你是什么动机，反正我感谢你带她去配眼镜。"

他们站在窗前，再一次陷入尴尬的沉默。妩瑟叶正在离树桩有一段距离的一条晒衣绳下玩耍，绳上挂着白色的、镶花边的、以及印花布的衬衣等。

“我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莫尼卡说，“但我最后总是把阿尤嘲笑一通。”

“你真是这么想吗？”

“我理解阿尤的感受，也许有时我表现得太愚蠢了。”

“你真认为是那样吗？”

“是的，在场的都是我丈夫的朋友，是他的社交圈子。我没有权利用那种方式降低他的身份。”

“那是不同看法的问题。”

“是什么？”

“那是你丈夫的社交圈子，而你喜欢的是我的社交圈子。这就是我的看法。至于你自己的行为，那就要你和他来决定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可我的婆婆非常慈爱，我很爱她，这是真的。你想象不到我们多么亲密。事实上，她不常来这里。如果阿尤不请她，她就根本不来。”

“她是怎么想的？”

莫尼卡沉默了一阵子，科拉说：“很抱歉，也许我不该问……”

“是的，我也在想应不应该跟你谈这些事，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她认为我应该离开阿尤。”

科拉把脸转了过去。

“你觉得震惊吗？她说过不止一次了。在真正考虑之后，我想也好，为什么不呢？那不是很合乎逻辑的事吗？归根到底，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无法改

变。”

莫尼卡见科拉不说话，就有些担心：“你太震惊了，是不是因为这话出自他母亲之口……？我很难过，我这么做太不对了，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讨论这件事……”

本德尔和艾格博从阳台走了进来。“哼，我不相信你，”艾格博正说着话。

“我告诉你，如果我再见到她[1]的面，我甚至会认不出来。她送条子来的时候，天已黑了。”

“但我已经描述了她的样子，你应该记得起来是哪个女学生。”

“我记不起来了。她们的面孔看上去都一样。我分不出谁是谁。”

艾格博向科拉求助：“你能不能跟本德尔说，我并不想勾引那个女学生，即使我有这个意思，也跟他不相干。他为什么不肯把她的姓名告诉我？”

“本德尔知道她的姓名吗？”科拉问。

“我再三对他说，我不认识这个姑娘。”本德尔说。

“好，把你班上全部女学生的名单给我吧。”

科拉笑起来：“你让他现在就办吗？”

本德尔说：“我们离开这里就去办公室，我就可以给你名单。”

“她们一共有多少人？”

---

① 这是指和艾格博乱搞的女学生。

“全体吗?”

“二年级的。”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嗯,也许你手边还有没发还给学生的作文,我辨认得出她的笔迹。”

“可能有。我得去办公室翻翻看。总之,这是你自己的错。你应该问她的姓名。”

“我以为你总可以告诉我,所以没有追问。”

厨房门忽然开了。法塞伊夫人站在那儿,把整个房间扫视了一遍,并向阳台望去。“我现在听到的是他的汽车的声音吗?”

莫尼卡也随着她四处张望,这才发现法塞伊不在场。夫人对本德尔说:“我以为他和你在阳台上呢,”

本德尔说:“没有,我离开的时候,他和科拉在一起。”

科拉觉得本德尔是在向他挑战,便说:“噢,他回实验室处理一项紧急工作去了,他说一会儿就回来。”

法塞伊夫人象一匹黑色种马,黑得很独特。她也象是精雕而成的纯种良马,雕得冲刺时踌躇不前,在接受土邦国王检阅时现出高傲与不驯的神态。现在她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并且对人们随便使用这种谎言来蒙骗她感到震惊。

“你是阿尤的哪一位朋友?”

“母亲,他是科拉……”

她忿忿地说:“那么,你就是那天下午浪费我的食物的那个罪犯吗?你好象是个善于撒谎的人。他到实验室去

了，哪个实验室？奥古阿左的起居实验室吗?!”

“法塞伊夫人，那天下午的事我很抱歉。我将努力弥补它。”

“上次你浪费了我的食物，你怎么还以为我会再请你吃饭呢？”

“夫人，我实在卑贱……”

“那天我儿子告诉我，说你已经来了，可是等午餐准备好了，你却溜了，你中了什么邪啦？”

“那是，嗯，我……我很难解释清楚，我忽然想起了手头的工作……”

“是呀，莫尼卡跟我说过你的工作。但是那和浪费我的食物有什么联系？”

科拉发现自己开始真有一种犯罪感，觉得自己确是犯下了滔天大罪：“我真抱歉，法塞伊夫人，我当时只想去一会儿就回，可是一去就把时间耽误了……”

“把时间耽误了！哈，你们艺术家似乎认为自己有非礼的特权。把时间耽误了！”

莫尼卡企图维护他：“母亲，你让这位可怜的人太难堪了。”

“他这是活该，我希望他也知道羞耻。”

“法塞伊夫人，我感到非常惭愧，我向你保证……”

“我不允许别人以怪癖行为来干扰我的烹调。你如果非要干这种事不可，就到伦敦的彻尔西文化区去干。”

莫尼卡开始拉她：“母亲，行了，我想他已经接受教训

了，是吗，科拉？”

科拉急切地说：“当然，当然，我绝不会再那么干了，我保证。”

“来吧，母亲，我们去看看饭做得怎样了。本德尔，你最好再跟科拉说说，这都是吓唬他的，让他放心，免得他又溜了。”

“你说‘都是吓唬他的’，这是什么意思？”法塞伊夫人说着已被拉出了房门。

科拉茫然站在那里。本德尔双手握着一个酒杯：“喝了它，放松一下。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做了什么错事呀？”

“你经受了火的严峻考验。这是她的一种礼仪。”

“这个女人真是太狂了。”

“对第一次认识的人，她都要找一个‘宣战的理由’，特别是对阿尤的朋友。”

“这真有点讽刺意味。”

“那你是在替他说谎，是不是？也可能不是。你编出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谎话，连小孩子都骗不过。”

“现在，你又是什么意思？”

“你还有脸问？”

“听着，你是他的教父呢，还是什么？”

“我相信，如果你想撒谎，你可以编得比这高明得多。”

“住嘴！”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俩自己去清理自己的问题呢？”

法塞伊夫人丝毫不理会他们，端着热气腾腾的大托盘走了进来。莫尼卡跟在她后面，提出了不同的想法："咱们等阿尤一会吧。"

"废话，你！"科拉跳起来说。"你的朋友让我们等他吗？"

科拉说出毫无意义的话，令人吃惊。

"你听我说，他现在可能正和他的教授共进午餐呢。"

"科拉说他去实验室了。"莫尼卡接过来说。

法塞伊夫人大笑一声："男人们就有那么一种特殊的荣誉感。"她又走进厨房去，端出更多的食物。"阿尤的这些忠实朋友，一定以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可我恰恰是他的母亲。来吧，来吧，随便坐。"

莫尼卡对科拉说："你吃吧，最好狼吞虎咽。"

"我儿子给了我一个坏名声，"法塞伊夫人接着说。"比如，今天我在这儿做什么呢？我每次会见他的朋友时，都不能不想到他们背后会怎么说：'就是这个女人，是她操纵着阿尤的生活。'你们知道，这是胡说，全怪他和别人谈我的事谈得太多了。"

"他一定很喜欢您。"本德尔说。

"喜欢我，为什么？如果他一点感情也没有，那就成了一个不近人情的儿子了——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也认为是当然的事。至于说他喜欢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我偏巧喜欢莫尼卡。虽然不必这样，可我实在宠爱这个傻姑娘——你们知道，她有时候十分傻。不过我很关心她的幸福。"

莫尼卡现出愁眉苦脸的神情，她似乎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她咕噜地说了说留给妩瑟叶吃的东西，就离开了餐桌。

“如果我不关心她，就会设法平息他们之间的争吵。可我明白地告诉她，走吧，到别处去寻求幸福吧，你从我这个儿子身上不会得到它。”

本德尔、艾格博和科拉，都象是掏去内脏的鱼，瞪着眼睛坐在那里，不知她说的话究竟有多少是真的。

她突然大声笑起来，神情变得严厉而有挑战意味。“怎么，怎么，你们都给镇住了吗？你们知道，一个破裂的家庭没有什么神秘的。我明白，你们会说我我出主意是找错了人。可我不喜欢不必要的感情用事。”

本德尔说：“法塞伊夫人，你这不正是感情用事吗？”

“还能是什么呢？年轻人，我和阿尤的父亲分离已经十二年了——不，是十五年。我了解那种只凭感情用事支撑的婚姻关系。”她在给科拉分菜时犹豫了一下，说：“这道菜可是辣的，不过我不能容忍尼日利亚人不吃辣椒。”显然是恶作剧，她又故意给科拉添了一些。接着她把菜盘推到本德尔面前，朝他挥动菜勺，加重语气说：“你是不是认为我对这件事不够关心？”

“不，不，不过我想，你要是告诉阿尤必须把婚姻关系处理好，他一定会照办的。”

“不，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跟他说他绝不能把莫尼卡送走，他就会听从我？”

“对了，”本德尔勉强承认，“是一码事。”

"不是，年轻人，这不是一码事。当然，如果我要莫尼卡留下——我是要留她——她就会留下，但这和他们的婚姻有什么关系？最好趁他们现在还没有孩子，各走各的路；生了孩子，生活就复杂了。因此，我要和阿尤说的，也就是我经常和他说的那句话：'你必须自己拿定主意，照你自己的意思去做。以前他写信给我，说他要和一个白人姑娘结婚，我也是这样说的。由于我知道他现在有什么打算，所以才提醒莫尼作好思想准备。"

以前，科拉是不敢在这里东张西望的。现在，他仔细地观察了他们的住宅，奇怪的是他毫无兴致。情况远非他期望的那样。莫尼卡第一次把母亲说的话告诉他时，只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一个恼怒的妇女的形象。在直接听到法塞伊夫人讲话以后，他不得不对她重新作出评价。

"你的朋友结婚了吗？我知道你还没有结婚。"她对本德尔说。

科拉在她脸上多疑地扫视了一下，其实这是个很坦率的问题。"你结婚了吗？"她转向科拉重问了一声。

"没有。"

"自然没有孩子罗？"

"没有。"

"好了，你不必做出那么正经八百的样子。也许你懂得该怎么做，许多年轻人都不懂，或者满不在乎，这种人太多了。"

莫尼卡进来了："妩瑟叶来过这儿吗？"

“到这儿来，姑娘，来坐下。你和你丈夫把你们的客人晾在这儿，指望我来招呼他们。你们把我当什么啦？我是你们的佣人吗？”

莫尼卡轻松地坐到座位上，问道：“母亲还在耍态度吗？”

“哼，你最好学学怎么耍态度。你们知道吧，这个傻姑娘来到这儿刚刚一个星期，就差点儿跑回娘家去了。我到船上去接他们的时候，看见她正倚在阿尤的胳臂上，她对周围的生疏环境有些害怕。唉，我有时候也很愚蠢，你们知道我怎么了？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莫尼不能理解，她以为我见了她很失望，或者有别的缘故。她以为我不喜欢她。真是谁也比不上白人姑娘的傻劲。”

科拉直视莫尼卡，然后问法塞伊夫人：“你叫她莫尼，是你自己的想法吗？”他这样说，也不顾本德尔会从中捞到什么把柄。

“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还能是谁的？是我儿子的吗？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富于想象力。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我儿子应该叫她莫尼——我想不出我们还有比莫尼更美好的名字，可是，唉！他叫她亲爱的，还叫我妈咪。”

本德尔说：“这你可不能责备他，这还是幼年时期的习惯称呼。”

“幼年时期？他小时候可没这么叫过。不，‘妈咪’是他从英国学来的。使我生气的是，他只在别人面前这样叫我，这是为什么？你们说说。”

科拉发现自己并不是在寻求公正，他需要的是强制性让位和一张所有权转移证书①。他甚至不寻求为自己摆脱责任，因为这意味着先要承认有罪，接受审讯，然后被判无罪。他突然希望自己是受害者，是盲目地顺着一条路走下去，途中撞倒一个同他的地位相等的人，同一个不甘心失败的人相对抗。他口中有一种讨厌莫尼卡的味道，直到发觉自己是在蔑视她。她的罪状是与人亲密和缺乏识别能力，而且判断能力太差的缺点越来越利害，使得法塞伊自我解除关系。那么，她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她意识到一定会有谈情说爱、海誓山盟……还有春宵良辰吗……？

“你怎么啦？”莫尼卡的声音就在他面前。

“这只鸡已经死了，我向你保证，没有必要再用刀子戳它。”

科拉流露出了多少隐情？若让本德尔看见了，又会引起多少误解？不过，他只需要知道事实真相，了解他目前的处境……

法塞伊夫人还在谈论：“他回来后，会指望这个可怜的姑娘谅解他：‘亲爱的，他们请我吃午饭，我如不接受，就很失礼……啊，我从实验室出来，只想顺路去看他们一下。’”

这种感情上的颠倒已接近于完美无缺，科拉不知道法塞伊夫人是否明白，她把天平的法码压得如此沉重，无意中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与此相反的是，法塞伊的价值

① 科拉想叫法塞伊把莫尼卡让给自己。

观念将会驱使他采取横扫一切的彻底报复手段，使一切都归于无效。科拉想到这些，是因为他又在注视莫尼卡……她只是为了来看看非洲吗？当她爱上法塞伊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梦想，为了非洲的太阳和传说中的永不消失的笑声和生命力？……对于那位丈夫，科拉绝不慷慨，他不给法塞伊任何好处，拥有一个白种老婆的声誉，一个白种老婆的声誉高于一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人们不是说法塞伊才华横溢吗，医院里的同事们都尊重他有学识，那为什么……？

于是，科拉的思想又回到午餐开始时的情景，莫尼卡低头坐着，双手抱在胸前，法塞伊夫人的声音切断了科拉对莫尼卡的爱慕之情："行行好，斯文点吧，等你和丈夫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再亲热吧。"

那天下午，科拉颓丧地离开法塞伊家，他说不清自己究竟真正需要什么。只有一点是合乎逻辑的，他恨死莫尼卡对他的毒害。回到画室，他把妩瑟叶安置在她的座位上，自己拿出了画笔。他有一种新的感觉，那就是背叛。虽然他们彼此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现在他认为自己已经背叛了莫尼卡。

"妩瑟叶，请你坐好，别动。"

但是这个下午，妩瑟叶很不安静，她低下头去，仔细察看特制罩衫上的丝穗子，这种罩衫是专为天花之神奥巴鲁委伊的使女制作的。"妩瑟叶，求求你……"但他发现自己也缺乏作画的热情，于是叫她回去。她没有马上离开画室，继

续在画架之间走动，她的眼睛对每件东西都眷恋不舍，似乎是在认真地观察它们。这时，房门缓缓推开，乔·戈尔德走了进来。

“我见你的车停在外面。”

“请进。”

“你不是在工作吧？我帮助假期音乐会排练，真是搞得精疲力尽。你还要在这儿待一会吧？”

“我哪儿也不去。”

“是不是这个住宅区又干净了？学生们都走了，每栋房子都空了，真是上天赐福。”

“现在太平一些了。”

“等教职员一走，‘扫除’就算完成。”

“我想也是。”

“出什么事了？你没有专心听。”

“我都听见了，接着说吧。”

“我认为，象这种设有住宅区的大学，一年当中只有放假空出来的几个月，它才算是真正存在。也就是说，只有这几个月才真正值得住在里面。对你来说，这又是学院式的似是而非的谬论。”

“对。”

戈尔德压低声音说：“对我也有好处。校园空了，对我的诱惑也少了。上帝呀上帝，开学期间对我来说简直是地狱，地狱，地狱！”

科拉很担忧，他没有心绪去理会戈尔德在精神压抑、自

我怨恨和生理上自卑等方面的间歇性大发作①。他对乔·戈尔德的各种毛病。都很了解。乔·戈尔德坐在那里等着科拉给他画像，突然控制不住大哭起来，丝毫不加克制，也不怕难为情。有一次他曾对科拉说："你应该把我画成印度诸神中的阴阳人。"科拉笑着说："你大概还不知道，我们也有类似的神。在这个地方，他们是男性；换个地方，又变成女性了。"但是戈尔德摇摇头说："不，你们的神，性别比较清楚。似乎从一开始，雌雄就已决定。只有历史记录者的头脑里还存在着混乱。你们雕塑的神像也是雄壮有力的男性形象。甚至女神也有男性气概。印度诸神在器官上都是两性同体的阴阳人，不男不女。"科拉显得恶狠狠的，准备在画布上给戈尔德画出一副凶恶而痛苦的面孔。乔·戈尔德看了，就会露出自怨自艾的愤怒神情，忽然大叫一声："天哪，它真叫我恶心！"

乔·戈尔德象一个畸形丑陋的人，弓着脊背坐在凳子上，开始哭泣地诉说他的生活遭遇。

乔·戈尔德知道，上辅导课时如何使谈话适合自己的需要是件很伤脑筋的事；他经常利用这种机会物色崇拜的对象，有时还让学生讨论沃尔芬登报告②，自己则象老鹰似地盯住他们，观察他们的反应。他有一本印度画册，他请学

---

① 戈尔德时而为同性恋病所苦，时而又好些，所以称间歇性大发作。

② 1957年英国同性恋和卖淫行为研究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讨论有关性行为的法律的制定。该委员会建议，在达到承诺年龄的成人之间的同性恋行为不宜纳入刑法的范围。

生来喝茶时，便拿画册给他们看，注意他们的面部表情。学生们迷惑不解，问起画中人是男还是女时，他就把《尼金斯①传》这本书借给他们去看。本地电影院经常大量放映印度影片，乔·戈尔德讨厌模仿好莱坞的、俗不可耐的廉价影片，所以他总是主动邀请学生们去看印度电影。

"印度有那么漂亮的英雄嘛。"有些学生时常这么说。

"你是这样看吗？"戈尔德问。"你喜欢那种美吗？"

"是呀，我愿付出许多代价去换取那种美。"

"但你不认为他太娘娘腔了吗？简直象女人。"

"当然，他真是太美了。"

"那你学他的样子也不介意吗？"

"美有什么错呢？"

戈尔德便说："有时我弄不清楚，是他们男人仿效神呢，还是神仿效他们男人。总之，对他们的神来说都一样，怎么都行。不过，假如你象那个样子，你就可能遭到强奸，我是说遭到男人强奸。"

"你是说，人家会把我误认为女人吗？"

"也是也不是，对某些人来说，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都是些什么疯子呢？"

戈尔德发现，追求美或"漂亮"只不过是大学生们的又

---

① 尼金斯(1890.3.12—1950.4.8)，俄国名盛一时的芭蕾舞演员，他的表演曾轰动巴黎，并走遍欧洲、美国和南美各国。1919年因患精神分裂症，退出舞台，时年29岁。

一个畸形审美观，他时常为此感到烦恼。晚上，戈尔德在学院里到处游荡，也去各夜总会闲逛。有一次，他在夜总会里认错了人，看中了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的人，这人扭着屁股，举止文雅，两眼倦慵，头发油亮，戈尔德把他带到自己的寓所，结果招到一顿毒打。这个轻意不会上钩的人受了侮辱，极为恼怒，狠狠地揍了戈尔德一顿，戈尔德却不敢叫警察。

戈尔德的仆人也讹诈过他一次。在绝望中，他求救于律师。律师劝他不必理会这类威胁。于是，他使这个讹诈者逃回了自己的家乡。

乔·戈尔德邀请学生们喝雪利酒、参加音乐会时，经常用膝盖碰一碰对方，希望对方有所回报。哥尔德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时，便跑到图书馆的参考书阅览室去，但他对试探不成将会产生的后果顾虑重重。于是，他只在那里注视他们，蔑视他们。他说，他们不过是一窝蛆。他们往脑子里塞满知识，没有消化。他们就象直肠子的蟑螂，把知识和唾液拌一下，就吐出来还给老师。他看不起他们，但不是指他们的身体。所以，他站在参考阅览室里，总是注视着他们进来，注视着他们投在光滑地板上的身影，那些身影是多么优美啊，真是令他惊叹、为之倾倒。只有在得到充分的满足之后，戈尔德才想到安全问题，此时他的苦恼也差不多消除了。从阅览室发亮的地板上，反映出他们给人的美感和他们的笑意，还反映出自己的想入非非，戈尔德说过，这就象置身于水晶玻璃中一样，可以看到自己的命运。在众多的人群中，他是安全的，因为理性使他羞惭，使他感

到无地自容，甚至想去寻死。他站在图书馆里凝视着一卷卷大部头的百科全书，仔细观察着一条条穿着短裤的大腿，心怀叵测地对之垂涎三尺，直到他觉得恶心，眩晕，才逐渐恢复常态。

乔·戈尔德丑恶地坐在凳子上，供认道："你还记得我第一次请你喝酒的事吗？那天下午……"

科拉怎能忘记呢？进入房间之后，他意外地发现乔赤裸裸地躺在沙发上，只在隐私的细小部分搭一条刚够用的毛巾，假装在阅读《乔万尼的房间》。

"实在热极了，是吧？什么时间了？我正要去洗个澡。"

但是科拉来的时候，经过这幢大楼，曾看见乔衣着整齐地站在阳台上。科拉进来时，他却站了起来，让毛巾从身上滑下去，一个未受过割礼的男子赤条条地站在那儿。科拉走到壁炉旁说："我还不知道这种公寓房子也有壁炉哩。"乔·戈尔德又尝试了多次，终于打消了念头，这样他们才成为朋友。在科拉所有的模特儿当中，只有乔愿意摆出完全裸体的姿势。他有结实的、富于弹性的躯体，确实很美。"你看，"他说，"我的身体完全象黑人，只是由于阴错阳差，我才大部分变成了白人。"然后，他忽然跳了起来，来回看科拉画好的最初几笔。"看在上帝份上，把我画成黑的吧，把我画成你们的诸神当中最黑的黑煞神。"

"我来，实际是为了塞孔尼的作品，"乔·戈尔德说，"你知道，我要那座《摔角者》。"

"我不久就要主持他的作品展览会。拉各斯有人来帮

助我评选——展出的全部收入将给他的妻子。”

“他结过婚了吗？”

“是的，事实上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有孩子吗？”

“有一个。”

“我真没想到。”

“如果可能，我将配合你的音乐会来确定展出的时间，我们甚至可以在剧院的休息室或门厅里举办展览会。”

这个想法使乔·戈尔德喜出望外。

“我将在《摔角者》上标明‘已出售’的字样，但是展览会闭幕后你才能拿到它。”

“正合我意，多谢你，科拉。你利用剧院举办展览会的想法太妙了，实在太妙了。”

门又开了，本德尔走了进来；科拉立刻戒备，几乎摆出交战的架势：“如果你来是为了……”

本德尔举起他的书说：“我只是来享受一点清静，喜媚发现艾格博进城了。我们回去的时候，她正在我的公寓里等着呢，所以我只好来这里了。”

科拉吹了长长一声口哨：“她知道另一个姑娘的事吗？”

“我不知道，我没呆在那儿。”

十五

力量……科拉发觉自己正在思考艾格博说过的话。艾格博谈到力量时，几乎象是谈他自己的经验，而科拉经常认为，就从这一点看（如果没有其它方面），他和艾格博两人的角色应该对调一下。关于力量的含义，科拉思想上是忽明忽暗的，根本没有确定不移的认识。在这方面，他已经有所感觉，知道自己的双手是有力量的，并且有转化力量的愿望。他明白，中庸是微不足道的，而要有行动，在画布上或者在人的肉体上展开行动，这就是生活历程，但他对完成这一历程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说实在的，他不敢去实现它。他的肘部有一个无形的制动闸，在最后的行进中，它把他从行动中拉了回来。典型的例子是，艾格博会自愿和他一起回到诺亚身边，因为追索捉摸不定的事物时，艾格博会毫不犹豫。他从不想表白自己，即使在他们之间时常发生的无益的争论中也是这样。事实上，与世界搏斗是艾格博的观点。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了结论，而且在口头上承认这个观点；但是在这之前，艾格博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看法。塞孔尼也一样，不过他是偶然意识到力量的存在。科拉回味一下，才知道事情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一件人为的作品怎能比一个人的生命力所蕴含的启

示更为重要呢？《摔角者》这个作品，科拉很晚才把它识别出来，知道作品的原型出自一场早被忘却的、发生在马约米俱乐部的斗殴，那场斗殴显然是艾格博引起的。那天晚上，艾格博太冲动了。由于某些思想活动，心情不好，他当然就会象寓言中的狐狸那样了："你泼翻了我的水——没有吗？——好，若不是你，就是你爸爸泼的。"在俱乐部里，对他稍有怠慢，他就会乱打乱骂，诉诸暴力。对事情的发生，俱乐部的一个服务员毫无掩饰地作了评论和解释。他说，当时其他顾客都已离去，座椅也架起来了，只有他们还在座，默默地占着一张桌子。服务员们都急于回家睡觉，他们却坐着不走，而且也不喝酒，一动也不动，甚至连话也不说。谁也不清楚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只知有一个傲慢的服务员走近艾格博，艾格博便把他摔倒了。顷刻间，安静的夜晚就给搅乱了。本德尔仍漫不经心地坐在那儿，直到俱乐部的门役，一个穿着紧身牛仔裤的大块头，仿佛偶然地撞在他身上。本德尔朝后倒下，跌进了一堆椅子，倒下的椅子完全把他埋在底下看不见了。这个恶棍——人们叫他奥孔吉——大摇大摆地来回走着，科拉手握酒瓶，不让他靠近，渴望警察快来，省得他们自卫。但是，奥孔吉突然倒了下去，事先既无迹象，也没有任何直接的缘故，他就倒下去了。后来才看出，原来是一根麻绳不声不响地滑下来卡在椅子腿上，绊住了奥孔吉的腿。他们以同样的速度行动起来，开始捆绑奥孔吉，动作十分敏捷。绳子的一端，从这个恶棍的臂下，绕到脖子上，再穿过后背。另一端捆住他的膝盖和大腿相

连的关节部位，把大腿强扭到了胸前。他被捆得奇形怪状，看上去很象一具卷起来的新西兰毛利人的干瘪尸体。这个人不断发出尖叫，又象是一头五花大绑等待屠宰的猪猡。见他这般模样，艾格博也罢了手。本德尔这方面也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所以这个人看上去似乎是自己绑上的，完全由他个人负责。奥孔吉屁股着地，被迅速拖往一个土墩，而他却象狗一样往后溜——狗有这种肮脏的习性——一直溜到土墩的边缘。他身上的肌肉渐渐恢复了常态，紧张状态解除了……塞孔尼则在这个被俘的恶棍周围盘桓，颇为这种结局感到意外。科拉和艾格博小心翼翼地搬开那些铁椅子时，塞孔尼的眼睛注视着奥孔吉的臂膀，观察麻绳缠绕的样式和强度。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观察结果，激动和赞美的心情达到了恍然大悟的程度，使他进入一种平静无声的境界。这场斗殴是在《摔角者》问世前几年发生的，也是在他们出国浪迹西方世界之前。现在，科拉记起来了，为什么这座雕像表现的紧张程度立刻使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但是，塞孔尼一直把他的体会埋藏在心里，直到这种体验本身的力量喷涌而出，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从作品的表面上看，就好象他的离婚一样已经摆脱了痛苦。然而，这幅作品却使塞孔尼自己的个性变得模糊不清了。

所以，科拉也许是为个人着想，如果这最后的直觉靠得住，他自己的画也能完成，那他就准备把它挂在塞孔尼的雕刻展上……“假如我们还能活着回来，”这个想法曾在艾格博的头脑里回荡，现在科拉心中也响起了同样响亮的声音。

他们迷了路，早在下午就开始下雨了。雨水冲走了每一块路标和淹没了茅舍以及较小的售货摊。在浅泻湖周围的居民区里，水涨得很快，已把植物淹没得看不见了，污垢溅入了贮存净水的容器里，就连置于屋椽之间的高架上的净水也不能幸免。

水面漂浮着陶器碎片（外层被油烟熏得发黑，里面则粘满凝固的油迹），还有钱币、祭祀用的家禽等污秽的大杂烩——心怀忌妒的大海好象从地壳的底部喷涌而出，将献给众小神[①]的祭品和凉席上精致的苇条都扫荡一空……他们把汽车丢弃在一座咯噔作响的木板桥旁边（所有的桥看上去都一样），这座桥只是用四块木板在运河上临时搭成的，很不安全。这运河是浅泻湖渗出的水形成的"半运河"，水流很缓慢。一只死山羊胀鼓鼓地嵌在木板的一个角落里，有两只狗要把它拖出来，又不愿弄湿自己的口鼻。他们屏住鼻息，避免去闻死羊发的恶臭，继续向前走去。

"光明的圣徒，结束诺亚的统治吧。"科拉嘴里嘟哝着。

"科拉，咱们没有跋涉多少水路，不可能走近目的地。"

"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方向还是对的。"

"咱们回去吧。我不赞成这种水中探宝。"

---

① 尼日利亚宗教信仰十分复杂，在全国，甚至最落后的部落，实际上都尊奉一个神，可是，这个神是肉眼看不见的，遥远的，而且似乎不大干预凡人的琐事。因此他们又有些比较小的善神和恶神，称为 lesser gods，这种小神被认为是密切关注尘世事务的，从而受到人们更大的敬重。（参阅［英］伯恩著《尼日利亚史》）

“不行，现在咱们应该分成两路，你朝那边走，我朝这边走。不管谁找到路，都回到这儿来等候。”

“光是等候不行，还得大声呼喊，水的传声效果很好。”

“好，我们是不是先用三十分钟探路。”

“先用三十分钟，去你的！过了三十分钟，咱们就回家。”

这是一段艰苦的路程，遍地都是浸在水中的物体，晚熟的玉米秆摇曳着，把头垂向紫铜色的、洪水的怀抱。脚下的土地很不牢固，艾格博拔起一根标桩，开始一边走一边试探水的深浅。水坑虽然不深，但很危险。坑里的粘土把脚吸住，越走拔脚越难。真是举步维艰。想完全绕过这些水坑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地面也粘糊糊地凝结成块。“我不相信咱们的汽车能走这样的路。”艾格博坚持说。现在偶一失足或者没弄清脚下的地面是否牢固，就有可能遇险，永远消失在沼泽之中。

一切都是灰暗、阴沉的，艾格博心里琢磨拉撒路教堂的水不知有多深了。他记得教堂是建在一个斜坡上的，但是洪水似乎野心勃勃，足以侵入教堂的主体建筑，甚至可以达到中殿上方只有几步远的祭坛。一只烂掉一半的独木舟正一面吞吐着流沙，一面往外溢水，其声响使艾格博想起萨戈办公室里那个电话员的声音，那声音简直令他火冒三丈——艾格博不清楚自己知道些什么、看见了什么，因为他知道：人性就象一个废坑里的污水一样，哽在他的喉管里要一吐为快。萨戈因怀旧而叹息时，他常在旁注视。萨戈痛

嗟往日可以向之吐露真情的朋友，如今多已疏远，形同路人……萨戈呀，萨戈……从另一方面看，难道他们不是都受到了镀金空想的伤害，受到了众多害人精的困扰，因而都坠入了同一个离心器？他们竭力想获得一把长长的“时间的刷子”，用以扫除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痛苦的原因是他们每一次受到的刺激……

这种灰暗的、不断的沉寂不可能是大海的一部分，清晨的大海风平浪静，露出棕色的圆卵石，海浪温和地拍击着海滩。艾格博已经看见了教堂的十字架。十字架好象挂在树桠上，底部陷入泥中，只在水面上露出尖端，指向艾格博。他环顾四周，附近看不到教堂。天已黑了，但他意识到现在离教堂不远了。他爬上树，危险地保持身体的平衡，眯着眼睛向远方望去。他不能十分肯定，但在单调的灰色背景上好象能够辨出教堂的轮廓。艾格博继续前进，黑暗完全把他吞没了。

艾格博……艾格博……艾格博……这呼声是那么遥远，一声一声在水面上跳跃，掀起的涟漪也难以搅乱它。这呼声又是那么连续不断，好象他的姨妈沿着整个海滩在呼唤他。海涛拍岸冲回的碎浪打在他的耳朵上，把他打聋了。艾格—博，艾格—博……那是他小时候第一次看世界，当时他成功地突破了姨妈的警戒，兴奋地冲向水边，在海水中洗脚。姨妈躺在月光下，闭上眼睛，说是小寐片刻，却睡了很长时间。那时他觉得很奇怪，她可以自由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却偏偏来到大海的恐怖之中。“靠近我一些，让白色的

浪花舐你的脚；你就等在这儿，海水会来找你的。”但是，他到离姨妈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救命，救命！艾格博快回来，艾格一博……”而他却想扑捉两个大浪，让海水淹没他的膝盖，而不只是沾湿他的脚趾。退潮以后，姨妈赶来了，把他打得半死，其危险性真不亚于溺水。

回到姨妈铺好毯子的地方，艾格博问：“现在是不是该妈咪的水流出来了[①]？”

“住口，跟我来。”

艾格博一博一博，艾格博一博一博……喊声跳跃在他身旁明亮的水面上。

科拉！现在早超过了约定的三十分钟。科拉一定会为他感到不安。他停止前进不走了。总之，艾格博对这失败的探索已经腻味透了……

接着，他望见了火焰。从原来的状况到完全黑暗之前的一瞬间，猛然跃起的火焰给貌似磨房的教堂蒙上一层忽隐忽现的火光。从一个拱洞里现出一只独木舟的轮廓，它的两旁都是熊熊的烈焰，因为独木舟内部着火。独木舟在水中剧烈地摇晃，但在水面上的震动并不大。这火焰并不比艾格博所受的折腾更强烈；现在，他们差不多沿着海岸已经空跑了一百码。这神秘的火焰引起的激昂情绪，使得艾格博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在火光中，艾格博可以清晰地看见渔民们的标杆冲到了海底，一个狭长的捕鱼器被浅

---

① 艾格博的母亲是淹死的，所以这么说。

滩的淤泥堵住，不能进入大海。就在这长长的小海湾里，大约只有一指之阔的水面上起了火，无疑，火是从水坑的表面燃起的。

随着风向的变化，飘来一股石油味，同时可以看见一个翻倒在那里的油桶，情况就更清楚了。在视线以内不见有人，可是现在他却分辨出了守候在捕鱼器另一端的两个人影，那是拉撒路和诺亚。

独木舟径直穿过这条河道向前移动时，火还没有燃烧起来。没有多少时间，船夫们便轻捷地划到了拉撒路和诺亚守候的地方。拉撒路跨上木舟，站稳以后，便向诺亚伸出手来。艾格博竭力观察细节，他看见船夫们的白色衣袖好象灼黑了，他们满脸流汗，在长时间的等待中，他们保持中立，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因为诺亚纹丝不动，他们在高温中越来越难受，拉撒路伸出的手立即缩回，因为火焰正如饥似渴地舐他的袖子。但是诺亚站在那里吓得动弹不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火势。拉撒路只好等待，两个船夫不敢往岸上看，只等拉撒路下令行动。大家默不做声，等待诺亚这个叛教者拿出勇气来，或者等待独木舟上已被火焰包围的一根灰色桅杆能起作用，单单靠它冲出火海。

诺亚没有直视拉撒路的眼睛，而拉撒路正期待诺亚看他一眼，这是十分显然的。等待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木舟两侧的柏油已经软化，十分危险。拉撒路的背后就是大海，它

---

① 海神。

已消融在黑暗之中，现出本来的面目，它是茫茫宇宙中的黑色深潭，是奥罗昆①试探的眼睛。这条独木舟会不会经不住烈火，成为午夜祭神焚化的供品呢？

诺亚仍然凝视着火势。木舟发出爆裂声，船夫们面面相觑，没有恳求，只是望着拉撒路，似乎在说："现在我们实在不能再等待了。"又发出一声爆裂，诺亚好象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他转身便跑，朝艾格博所在的方向跑去。火焰开始熄灭，独木舟四周已经烧焦，发出轻微的吱吱声。一些旁观者冲上前来，用根杆子把拉撒路往岸上拉。诺亚仍盲目地奔跑，而拉撒路却心不在焉地站在那里，并不注意把船系好。这些使徒们眼望诺亚渐渐缩小的身影在很厚的淤泥中跌跌撞撞地跑着，正在投入看不见的罗网；他怕有人追赶，一边跑一边回头张望。此时艾格博听见，夜间出来的螃蟹在诺亚的赤脚下被踩碎的声音。火势已缓缓地平息下来，把拉撒路的影子长长地投在教堂上。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使徒们守候在旁；然后，他便向岸上走去，带着他的巨大负担——失败，进入教堂。

艾格博不知为什么对拉撒路毫不怜悯，但他很高兴这个白化病人并不知道他也在场。艾格博回到诺亚所奔跑的方向时，好象觉得应该对拉撒路的失败保守秘密。

十六

画面[1]上是上帝创世时的洪水泛滥和灼热的茫茫雾海。这儿画着上帝派到尘世的第一个使者、大地上的覆盆果、一种家禽和一把谷穗[2]，都在寻找自己的地盘，只要轻轻一刨就会出现一个能够住人的小岛。这儿画着第一个叛教者，他用石头去砸毫无防范的神祇的脊背，把他砸成碎片，又虔诚地把碎片拾起，重新拼好。因为人们一定已经学会，一面从背后刺杀人，一面看着地位比他低下的人，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儿画着神圣气息环绕的龟背。这儿画着为听从上帝的召唤而预备好的锁链，以及指向苍穹传送预言的阳物形状的东西。这儿画着爱慕纯洁的人，这个洁白无瑕的人，用他伟大的爱拥抱瘸子、哑吧、侏儒和癫痫患者——为什么不痛惜他们呢，因为他们毕竟是造物主酒后失误的作品，但是反过来说，痛惜他们又有什么用呢？偏爱和禁欲的永恒苦行又有什么用呢？这儿画着一个嗜血者，他在战争中所向无敌，对爱和屠杀都贪得无厌；这个嗜

① 这一章第一段全部是描述科拉画的《众神像》的画面。

② 这是《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参阅第十二章注。

血者又是一个开拓者、探险者以及卫护熔炉和创造力的人，一个与酒葫芦为伴的人，他的放荡带着血腥味，从而也使自己遭殃。他肆意虐杀，直到悲惨的叫喊声冲散他的酒气，他才罢手；他耷拉着下巴颏，一副愚蠢相。这儿画着一个似吊非吊在绞刑架上的人，他乘坐一只鸵鸟升天，指挥蛇舌似的闪电和白炽石头般的雷公；倾盆暴雨和闪电在玩着儿童的捉迷藏游戏，它们把住宅的树木都拔了起来。这儿画着一个阴阳人，他把自己一分为二投了河。这儿画着大雾的消散、洪荒时代的隐退、神祇的永恒战争、一百零一只眼睛的传说、幻象出现前后的景象。这儿画着永恒战争的第一轮，里面有个带着长镰刀头的机遇之神，永远在嘲笑计划的虚假性，嘲笑在一团混乱中的秩序。这儿画着灾害乘闷热的午潮带着脓菌去寻找受害的对象；灾害是最贪婪的代表。这儿画着一个人正在照料大地上刚恢复元气后产生的果实，他处在四面既通风又闷热、又下雨的环境中，这里有更换季节的标志……

科拉说，"天上和人间只需搭一座桥，或者用梯子、绳索以及链条建立起联系。就只这个联系还没有画。十五个月的工作①剩下的就只有这联系……"

艾格博打断他的话说："只要你一说出'宰'字，我的刀子就会砍进这只公羊的脖子，鲜血将溅上这画室的天花板。"②

① 科拉花了十五个月时间完成这幅画。

② 科拉的《众神像》即将完成，所以想以宰羊来庆祝。

“我希望你喜欢它。”喜媚说。

“你知道喜媚首先买的是什么?”艾格博问。“一只白公羊。一只白色公羊。”

“对了，你说的是一只没有杂毛的白公羊。”萨戈说。

“应该是只黑公羊才对。因为白公羊不可能没有杂毛，不可能是纯白的，是吗?”艾格博说。

“戈尔德一定会给你上一课，如果公羊是白的，他会说这里有肤色自卑感。”萨戈说。

“谁是戈尔德?”艾格博问。

“你没见过他吗？这么说，你那天没有出席他的音乐会?”萨戈问。

“是的，没有，那天正好喜媚没来，这个不讲信用的狐狸精。”艾格博说。

“那是你的错，你送的口信是说你要到我这儿来。”喜媚说。

“不是，我是说你到本德尔那里去找我。”艾格博说。

“我已经说了，那个男孩儿说……”喜媚又说。

“你们俩没完没了啦？喜媚，我还没有谢谢你的这只公羊呢。”萨戈说。

“你应该谢我，是我叫她买的。”艾格博说。

“谁付的钱呢?”喜媚说。

“那无关紧要。”艾格博说。

“就我来说是重要的。”喜媚回答。

莫尼卡走了进来，看见喜媚就猛然站住。艾格博给她

们介绍，莫尼卡十分赞赏地说："当然你就是那位美丽的女士，可是……真叫人不能相信。"

科拉解释说："她认为我在画中把她理想化了。"

"是的，我想她……啊，我这么盯着看人太没礼貌了，但她真美。我认为你们的女神就是活的也比不上她。科拉，我到底见到她了，说实话，你的画对她不够公平。"

"等一会儿，"艾格博站起来说，"我想，在那幅画全部完成之前，谁也不能说看出了什么问题。"

莫尼卡忙用手捺住嘴，短促地尖叫了一声，涨红了脸。

科拉平静地摆摆手说："那是偶然……"

"那肯定是偶然的。说下去。"

"好了，没什么关系，因为她并不是为我当模特儿的。我不能让你们……呃，你们都听见她说什么了，她一进屋就吵个没完。好象我把喜娟请来，是让她一个人在这儿正襟危坐摆样子的。如果你们大家都埋怨我画得不象，没画出你们的真面目……我要说，主要问题在于你们只不过是画中人物的替身……"

"当然，当然，我们理解，是吗，喜娟？"

"好，她说这是偶然的，这也说明她对此并不介意，你说呢？"

"唉，请你别再解释了，我们都理解了。"艾格博说着，迅速闪避一支颜料管，而喜娟则在为她规定的谜一般的框架中平静地微笑。

"快点来，喜娟，有人需要等十五个月才能完成一幅杰

作，而有些人用不了一个星期就把它突击出来了。”

“你们出去时顺便把羊拴在外面。”

“行，行，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不受欢迎。”

“你没在画，”莫尼卡说，“他们单独在一起已经好一会了。”

“是呀，我还在等拉撒路哩。”

“拉撒路？我以为你叫他诺亚哩。”

“我已经画完诺亚了。这个没有面孔的家伙就是诺亚……过来看……他就是那个要用石头砸死主人的奸诈的奴仆。”

“可是你说……”

“那是判断错误。把诺亚当作承前启后的人物吗？我真该为自己的愚蠢去跳河。我把他找来，让他坐在这儿，就围绕他的中立态度构思虹神伊苏麦尔的形象。我错了，糟透了，这不是行家应该犯的错误，太外行了。我跟他奋斗了四个小时，还画不出一个头绪来。我只好放弃，这才第一次考虑诺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不是在犬儒主义哲学上中毒太深，头一回就该看出问题了。诺亚必须完全否定。他的脸那么单纯，简直没有变化，毫无表情，——他一无可取，绝对不行。我恨自己没有观察力。”

“那么谁是拉撒路呢？”

“诺亚的主人。是宗教贩子一类的人物，还是个白化病者。他是萨戈选中的，今天下午就要带他来。我等的就是

他。”

“然后呢？”

“然后就全部完成了。如果必要，我要干个通宵。莫尼卡，你知道我是多么急于完成它。对明天的展览会，我已经腻透了，除此以外，我见了这画布也觉得恶心、腻味。而且……没关系，再说吧。”

“为什么？告诉我。”

“不，相信我，没什么要紧的事。你现在该知道了，我并不是个真正的画家。我从来没有这个打算。但是，我理解艺术的性质，所以成了一个优秀的美术教师。仅此而已。譬如这幅画，是艾格博促使我画的，他当然是无心的，实际上，完成这幅画的应该是他，而不是我。主要是，他和这幅画的主题很接近，确实很接近，你知道，他的残忍和无情都够了。但我至少可以记录下来。在构思这幅画的场景时，有许多启示是在瞬间捕捉到的，而且是互不联系的片断，所以我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十五个月不算长，何况这中间你还做了别的事情。”

“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自豪的。除了塞孔尼的作品，我不想展出什么，甚至把《摔角者》也去掉。”

“那么，《众神像》呢？”

“《众神像》是个沉重的负担。它会搅乱感官，威胁客观反应。我现在谈到自己和生活的经历了。连萨戈也有第七感官，一种富有创造力的触角，他靠这个从事自己的工作。可是我……请你告诉我，艾格博会不会错把诺亚当做伊

苏麦尔①了？就是这类偶然事故使艺术家失去主动，变成一个蠢材。我就未能看清他叛教的性质……”

莫尼卡靠近他站着，犹犹豫豫地终于采取了关系到他们两人的决定性的一步，她把一头金黄色的长发在科拉的脖子上蹭。是不是因为作品差不多快完成了，你心里才充满了疑虑？科拉，这是很正常的，你对自己没有信心，那是因为你怕别人可能不相信你。”

“不，不是这样……”

“而且，你那么害怕同情，甚至害怕柔情也会使你变得软弱无能。可你的天性是很敏感温柔的，所以，你对艾格博有一种特殊的看法，就因为你对他有误解。”

“误解？”

“对别人有误解的不光是你。本德尔认为你们都麻木不仁、没有感情。”

传来汽车的声音，莫尼卡一惊而起。

“我希望是萨戈，他该来了。”科拉说。

“是他，”一个声音从门外说，“拉撒路在外面，我带他进来好吗？”

“当然。”

“你作品中的最后一个人物来了，我不打扰你们。”说着她向门口走去。“你叫他什么来着？”

“伊苏麦尔。他是天国的巨蛇喷吐出来的彩带。”

---

① 虹。

科拉发疯似地开始工作，而拉撒路却象一块石碑坐在那儿动也不动，科拉还没有找到过这样好的、坐得住的模特儿。显然，这人正在思考什么，怀疑地把画室环视了一遍，不过科拉决定把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他先得把这人禁锢在自己构思的意境之中，而且还得逐日进行修改。拉撒路顺从地静坐不动，科拉则满怀激情地工作，好象世界迫不及待地等着这份用画笔写下的誓约。

两小时过去了，科拉才开始放松，拉撒路也在凳子上动了一下。"诺亚在哪儿?"

"大概在学校里蹓跶吧。他饿了会来吃东西的，有仆人照料他。"

科拉好象又在整理自己的思路："我想起码要有一个继承人。我需要从教堂外面找一个人，那些使徒也都是凡人，他们互相妒忌。我要物色一个年轻人，鲁莽、轻率、心里有一团火的年轻人。"

"和其他使徒一样吗?"

"是的，"科拉承认，"和其他的人一样。必须要有能够使人改变信仰的本事。一个心地温顺的人会常去教堂，但他不是一个可靠的、满腔是火、富于献身精神的基督徒。一个人知道的坏事越多，我越能从他身上获得力量。我了解这些，我通过实验和探索才得到这方面的知识。教堂是我的献身精神，我什么都是靠自学的。我能读希腊文《圣经》，这你知道吗?希腊文的！因为，我发现了一本古老的希腊文《圣经》，便产生了学习希腊文的强烈愿望。我原以为它和希伯

来文相同，其实不一样。至少我学会了希腊文！”

“很少有人敢夸这个口。”

“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我知道宗教的算术。谋杀犯是你未来的殉道者，他是你的最心甘情愿的殉道者。很少有人了解这一点。”

“告诉我，你是怎么改造诺亚的？”科拉只是心不在焉地问，可是这个白化人的强烈反应把科拉聚精会神的思路给冲散了。

他简直喊叫起来：“改造！我没改造他什么。你去搏斗，你失败了。这搏斗和失败才是真正的改造呢。想在一周之内让一个真正的窃贼洗心革面，你听说过吗！我要说的只是洪水时代的故事，而今天是我们的信仰复兴运动者开展工作的时代。我们需要诺亚。我的真正门徒都是窃贼，是被社会遗弃的人。其中一个是锻工，在监狱服了五年刑。另一个是在他的团伙抢劫银行案发生后唯一逃脱的。我虽非常迫切需要，但也不能破坏这条法规，必须物色有罪的人。”

“有杀人犯吗？”科拉问。

“有一个，他在乌格里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用大砍刀杀害他的妻子。”

几分钟后，他恢复了平静，又说：“我得去看看诺亚是不是跑回贫民区去了。”

“你对他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在拉各斯城外，他可以自由行动。”他又激动起

来。“我不让他去拉各斯。假如我的教徒碰上他正掏人家的口袋，或者在市场上游手好闲地逛荡，就不好了。”

想到这里，拉撒路忽然站了起来：“你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你让他随便乱跑吗？”

“他不会走远的，请坐下。”

“我们找他去吧。”

“再等几分钟吧。”

“我们会回来的，科拉先生，你别那么着急。我来这儿之后一直服从你的要求，静坐不动。”

“诺亚没事，他就在周围玩耍。”

“你应该耐心点。就连那个有创造天才的人也是非常有耐心的。”

“是他吗？如果我们想到的是同一个人，他不是只用了六天的时间就创造了世界吗？”

“行啦，现在我们去找诺亚吧。我一想到他往后的命运，就有一种危险的预感。”

“好吧，如果你想要休息一下……”

“不，科拉先生，这和休息没有关系。如果现在有人遇见了诺亚，就跟他说：‘来吧，咱们去偷一只鸡，’他一定会跟着去的。”

“你何必为这个担心呢？如果他进了监狱，你只会睡得更安稳些。”

艾格博用车把喜娟送回本德尔家，看见诺亚待在一棵

芒果树下，便停了车。诺亚和一群哄抢芒果的人在一起，对着树上仅有的一个熟芒果挥舞棍棒，除此之外，树枝上挂的都是又硬又青的生芒果。艾格博叫喊诺亚，但是没有反应，他开始怀疑这是不是那个诺亚。对几天前的那番经历，艾格博已经淡忘。应该有什么东西会使他想起那场大火，但他又不知道是什么。艾格博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再现诺亚当时的恐惧和逃跑的情景。诺亚也没有因为艾格博让他搭车而表现出什么感激之情。另外，当科拉问他是否愿意一起去伊巴丹时，他又表现出一副可怜的热心的样子。那时他缩在后面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直到艾格博到了自己的寓所下车，科拉带着自己的猎物回到伊巴丹，他一直缩在那儿都没有吭声。

"他是谁?"喜娟问。

"等一会儿，我就回来。"艾格博踏着烂掉的果子走去，惊起一群群胖鼓鼓的青蝇。他轻轻地拍了拍诺亚的肩膀，诺亚吓了一跳，茫然地望着他。艾格博走近察看他，反应也一样。那次大火的经历已从他记忆中抹掉了，或者根本就没有那回事。诺亚已把过去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他只记着这次哄抢芒果的事。

"你真是一个稀世珍宝。"艾格博说。

"先生?"

"跟我来。"

艾格博突然好奇极了。自从那个晚上以后，诺亚和拉撒路两人的遭遇如何呢？艾格博发现他很想再次跟他们碰

头。诺亚快活地跟着他出来了，虽然艾格博可以肯定，诺亚根本不记得他了。艾格博在想，要使一个人真正净化，必须和诺亚一样呆滞，失去生命力，没有任何特性，只是一张偶尔供人涂写的空白纸。

“诺亚，你老是这个样子吗？也许是拉撒路把你弄成这样的？”

“先生？”

喜娟戏弄地打了艾格博一下：“你为什么跟他说这些呢，他又不懂？”

“我是跟自己说话哩，真的，我的声音是从那光滑的黄铜反光镜反弹回来的……嗳，现在我甚至不能说他是个叛教者了。我们都错了，错得真可耻。科拉在他的《众神像》中忽略了天国人物，否则他该知道诺亚是什么样的人。诺亚的叛教并不是故意的，那不过是一种拒绝的方式，他拒绝充当活人，而愿象月亮一样。”

“你在说些什么？”

“没什么。如果你不是一个食人肉的、同类相残的动物，你也许会走上同一条道路……”喜娟还没有碰到艾格博，他已经跳下了汽车，几乎同时，他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拖着脚步走进画室，想起自己曾把外公称为叛教者，便一阵阵地感到羞愧。

艾格博看见画布后面的角落里有个东西躲躲闪闪，便站在那儿盯着瞧。终于有一个白面孔从画布后面向外窥

视，接着走出一个男人，羞怯地咧嘴笑着。

"呃。"

"你是什么人？"

"很抱歉，我这样子象是犯了什么罪似的。我是溜进来看看这幅画的，迫不及待想看看最近画上去的部分。"

艾格博慢慢朝这个人走过去，仍然用怀疑的目光盯着他。

"你一定是科拉的朋友。我是乔·戈尔德。"

"啊，是那位歌手。"

"是的，你是来找科拉的吗？"

"他到哪儿去了？"

"我看见他跟拉各斯来的一个人出去了。你知道，从我的公寓可以直接看见这里，所以他们走后，我便想溜进来看看。说实话，我一直是这么做的，不过请你别告诉科拉。"

"我想，我应当向你学习。我好象是对这位画家怀有强烈敬意的唯一的人。"

乔·戈尔德笑了，他几乎象个找到了同谋者的孩子那么兴高采烈："我知道画中哪个人物是你，实际上我立刻就认出你来了。你对他最近的画有什么评论？"

艾格博实际上很想看看自己如何出现在这神奇的画布上，但他偏偏不看。尚未完成的画是一个躬背的人物，他不是从干燥的墓地来的，而是从洪水和一片混沌的雾气中升起的。他头上只有一圈光环，一道半透明的真正的彩虹。这是拉撒路，是科拉的新玩艺儿。

艾格博轻轻地左右转动脑袋，好象要让头脑清醒清醒。

"我搞糊涂了。"他承认。

"为什么？"

"我不能接受这种人生观。他一开始就画了复活。这是乐观主义者对人类延续性的幻想。"

"我认为这很聪明。"

"我可不这样看。"

"它很起作用，一个人还能再要求什么呢？"

"我朋友的本事真是有些稀奇古怪。举例来说吧，你看他把我画成了什么样子，简直象从防范最严的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嗜血如命的、该死的野兽。我就是那副模样吗？连武士之神奥贡都不会是这种样子，我猜这个形象是代表奥贡的。"

"这有什么不好呢？"

"这是无聊的歪曲，毛病就在这里。他接受了一种荒诞的说法：奥贡喝得烂醉如泥时丧失了辨认人的能力，把自己的部下杀害了；而科拉选定了奥贡在大屠杀时的形象。

"好啦，你应该承认他有选择的权利。"

"我就是对他这种选择有意见。用奥贡最后觉悟的一刹那也可以嘛……至少那还富于诗意一点。象这个全身溅满鲜血的恶魔，只不过是一种感情上的夸张。此外还有奥贡主司锻造的形象和作为工匠祖师爷的形象……但是他撇开那些都不要，却让我充当那个充满兽性的、让血块糊住眼睛的凶手！"

“我看，他是对的。他常说：只要你靠近画布，你就会是这个样子。”

“对你来说倒是挺好的。你这个铁打的人是不是还在这儿为兽仙埃林莱当差呢？”

“我看，你说的倒是实话，不过，这位神仙的经济状况更差了，你得知道，我已经领了解雇补助金。”

“我要走了。”艾格博说。“我要把我的羊一起带走。”

“啊，那只漂亮的公羊是你的吗？”

“是的，我买它来祝贺那幅画的完成和塞孔尼的作品展览会——啊，我倒忘了，这只羊不是专为那个调颜料的小丑买的。”

“你是说要……杀它吗？”

“不杀，留着干什么？从公羊身上难道还能挤出羊奶吗？”

乔·戈尔德听了之后，露出神经质的表情。艾格博注意到了，可他误解了。

“你不喜欢吃羊肉吧？”

“不，不是这个。一想到宰羊，一想到流血，我就觉得不舒服。”

艾格博瞅着他那结实的脑袋，瞅着他那健壮的、肌肉发达的身体，真不相信他会说出这种话来。

“这是实话，我真见不得血。”

艾格博摇摇头，走了出去：“诺亚在哪儿？”他问喜娟。

“他跟着你下车的，我以为他跟你进了画室。”

“唉，让诺亚见鬼去吧，我们走我们的。”

喜娟开始抚摸艾格博的颈背；每当艾格博发怒时，她就最爱作这个动作，“你烦个什么呀！”

“是那个亵渎宗教的拙劣画匠，你应该去看看，他把我画成了妖怪。”

“啊，你看见了？他把我画成什么啦？”

“你吗？哦，你。我忘记了你也在那该死的画布上。”

他把汽车发动起来，飞快开走了，把诺亚留在画室里，和乔·戈尔德在一起。

十七

艾格博忍受着圣体崇拜仪式——冰冷的手臂和圣体的亮光象鼓声似的在他头脑里回响，但是响声不大，不象他和喜娟在一起的第一夜那么鸣响。"我并不担心醒来会有闭塞之虞，因为在喜娟的大腿之间有亮光。我将从你们女人处拯救出圣盘①，而将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你们的淫荡行为。假如这就是罪恶，我将为它辩解，直到最后的审判。来吧……没有其他的女人能有这种力量，使他陷入无穷的音响和皮肉的强烈感受之中。

"艾格博，今夜你有点心不在焉。"

"是吗？"

"你在想什么人吧？"

他确实在想，打算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从那个陌生姑娘的身上获得了一种力量，让它侵蚀他每个周末跟喜娟的爱情。现在他又强烈地感到那个姑娘的存在，所以恨不得和喜娟的房事一结束，马上就去寻找那个姑娘，不论她躲在什么地方。艾格博一直不能理解，塞孔尼去世时，她曾送过一张便笺安慰他，而且她上一次又给了他温暖；究竟哪一次更

① 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用的杯盘。

使他感动呢，是在河边的那个下午，还是这张字迹潦草难看的字条？（这张字条确实起到了安慰的作用）这姑娘很谨慎，她给予他的只使他感到那是一种诚意的帮助。艾格博凝视着她，爱慕她，崇敬她，并且断定她是这一代人中的新女性。她对自己的天资感到自豪，而又处事审慎不逾矩。但这种回忆是痛苦的，因为他并未从她那里充分获取什么，也不曾回敬。她洁身自爱，俨然象一位女神，所以他们彼此分离时如同路人。喜媚也是这样，但她给艾格博的感觉迥然不同。他被纷乱的思绪弄得精疲力尽，又躺下去，心情极为沮丧。

喜媚也有她自己的"仪式"，她首先是一本正经地把艾格博的裤子锁在衣橱里，而把钥匙吊在一根几乎拖地的长线上。

两点钟时，喜媚听见石头敲窗子的声音，便把艾格博唤醒。他走到窗边，看见本德尔站在黄色的路灯下。

"什么事？"

"出来，穿上衣服，出来。"

艾格博茫然不知所措，他不想勉强振作起来。喜媚坐起来看着他。

"是什么人？"

"本德尔。"

"这么深更半夜？"艾格博一拉绳子，把钥匙拿到了手。

"他来干什么？"

"你不是都听见了，我没有问他。"

"你是和他约好的？"

“是的。”

“哼，我才不在乎。”

艾格博迅速穿上衣服。喜娟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怎么知道？”

他跑下楼去，便钻进了本德尔的汽车，后面还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那人象个萎靡不振的类人猿，看上去他曾经是个大块头，可是现在却掏空了身体；他声音沙哑，不断发出莫名其妙的悲叹声，其中只能听出他一再重复的一句话：“不能逼我离开这个国家……不能逼我离开这个国家……”这个人和那天晚上在船上遇难时经受烈火考验的诺亚唯一的差别是：他有语言能力，而诺亚没有。

本德尔一面发动汽车，一面说：“诺亚死了。”

他在一个行医的朋友家门口停了车，给乔·戈尔德服了镇静剂。这时艾格博才发觉，坐在车后的人和他那天下午偶然相遇的乔·戈尔德略有相似之处。

画室里还有灯光，科拉通宵不寐，正在给他的作品进行最后的加工，而拉撒路伸开四肢躺在行军床上，显然没有睡着。本德尔把车停在路边，对艾格博说：“最好把科拉叫出来，拉撒路可能在里面。”

科拉走了出来，本德尔告诉他：“诺亚死了，乔·戈尔德说他是从阳台上摔下去的。”

镇静剂已经开始产生效果，戈尔德昏昏欲睡地用单调的声音哀诉：“我叫他站住……我大声喊他站住！站住！我保证没碰他一下……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保证没碰他……”

本德尔说："艾格博，让他安静下来，好吗？"

艾格博靠过去拍拍他的膝盖。

"他是不是又干那勾当啦？"科拉问道。

本德尔点点头："我已经睡着了，却听见他拚命敲门。他进来时已经处于歇斯底里状态，语无伦次，前后矛盾。总之，据我分析，诺亚是看到他干那老勾当而受了惊才出事的。"

"是怎么回事？他干什么勾当？"艾格博问。

"你不知道吗？"本德尔问。

"我怎么知道？"

"乔·戈尔德是搞同性恋的。"

艾格博好象接触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邪恶，赶快把手缩回，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觉使他的脸部抽搐得变了形。他突然把身体转向前方，甚至离开了后面的座位，盯着那个萎靡不振的人物的脊背，好象在看什么有毒的昆虫，只觉厌恶得周身发痒。他那接触过戈尔德的手也忽然有了异样的感觉：他跳下车去，把手放在沾满露水的草地上擦了擦。本德尔和科拉注视着艾格博，对他这种嫉恶如仇的心理不能理解，而且艾格博的每个动作似乎都受到突然发作的盛怒的支配。

科拉终于问："我们现在怎么办？"

本德尔耸耸肩说："告诉拉撒路。"

"你看见尸体了吗？"

"看见了。"

"你能肯定他死了吗？找医生看过没有？"

"死了。"

"好吧，那就去告诉拉撒路。"

本德尔下了车，艾格博也忽然跳下车，尾随他们。他不愿单独和乔·戈尔德留在汽车里，不愿和他那么接近。

拉撒路——月光照彻的天空和大地之间的桥梁——轻得象个鬼魂，疲乏得象是刚刚复活，正躬身坐在行军床上，好象在等候他们。他期待地望着他们走了进来。

本德尔站在他对面，说得很简单。拉撒路不动声色，没有激动，最后才问："他是不是偷东西被人捉住给打死了？"

科拉慢慢抬眼看着本德尔，可是本德尔不再作声，而艾格博根本就不参预，坐在一个凳子上，愤怒地瞪着科拉的画布。他心里萌生了一种感觉，他好象已经永远陷进了创世之初造物主所用的粘土中了。

"他以前逃跑过一次。"拉撒路说。"他也许以为我随时随地都会救他。"

"他不是被打死的，"本德尔说，"他是从一栋楼房的最高层摔下去死的。"

"他不会象个正式的贼去爬窗户的。"拉撒路说。

本德尔又转了一圈，看了看没有和他们坐在一起的艾格博。然后，他好象已经拿定了主意，说道："是的，公寓的主人把他吓着了，所以他想逃跑。"

这番话显然是本德尔故意大声说的。艾格博略微惊讶一下，便回过头去轻蔑地看着本德尔和科拉。拉撒路翻身侧卧，他们就都走出科拉的画室。

"你们必须把戈尔德送到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去，如果他老是那么说胡话，会自找麻烦的。"

"我们一定要报告警察，可那是个麻烦的地方。"

"我要跟医生谈谈。如果乔·戈尔德因震惊而病倒，那他就无法作任何说明了。"

艾格博拒绝上车。他说他宁愿步行四哩进城到喜娟家去。

十八

“如果这个人陈述得完整一些，也就不会有多大毛病。”萨戈说。“可是他的想象实在太出格了。”接着他又大声地读起那篇社论。“总之，关于给雷科专区①的荣誉成员提出的这份计划，我们只想说，它向议会的神圣四壁泼了污水，使议会为之震惊。这件事情全部是胡说八道，没有新鲜东西。”

他们几个人以喜悦的心情抓住这个新话题。因为不该再把诺亚作为谈话的中心了，应当把它从有意的关注中完全抹去了。

“我想社论是你写的吧？”

“当然，你该看得出我的写作风格。”

“你一开头就把他引入歧途了。”

“那不是有意的。哎，本德尔，我要听听你对这件事的意见……”

“请……”

“可以，可以，科拉，你听着，是这么回事。我是在为照顾新闻界情绪而举行的政界集会上碰到这个人的。他对我说，你们年轻人总喜欢批评。你们只提出破坏性的批评，为什么不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不提出一些有助于改善国家状

① 尼日利亚的每个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专区(Division)。

况的计划呢，那样我们就会考虑能否予以采用了。”

“所以，你就抓住这个题目了。”

“只是为了摆脱他，我告诉科约米阁下，顺便说一声，他就是跪下来吻每一个部长手的那个人——我告诉他：你们应该把下水道的事搞起来，现阶段还让掏粪工人拖着粪桶在首都兜圈子实在太不体面了。总之，为什么不能废物利用呢？我说：你们看看北方的荒芜不毛之地吧。应该把粪肥运往北方的沙道那地区加以利用。增加耕地，就可以减少失业。”

“听起来很有经济意义，”艾格博勉强承认，“本德尔，你是搞经济的，你怎么……啊，我忘了，不是他在讲话。”

“等一等，我还没说完。作为交换，我提议把北方的驴运到南方来，这样城里就可以用驴运粪，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用在随着新土地计划的兴起的工业项目上。”

“有一个实际困难，”艾格博反对说，“掏粪行业的帮会不可能赞成这个办法，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他们的行当。”

“好吧，如果他们对大粪如此钟情，可以到农田去施肥嘛。我还向科约米阁下说，应该开特别夜车，并在每个车站上配备由地方提供的封闭式粪罐车，每晚收集的粪便直接运往北方，给贫瘠的土地施肥。我告诉他，一年之内国家的农产品就可翻一番。”

“等一下，等一下，”艾格博抓过报纸来，找那篇报道。“啊哈，果然如此，差不多把他的讲话逐字逐句登出来了。”

“在这一点上我算服了他。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除非他

会速记，把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别忘了，我曾使一些人信服，因为我自己的态度坚定不移，使人不可抗拒。我也把这项计划中的空谈部分给他指出了，这样考虑就比较周到。”

艾格博叫了起来：“那一定是他所谓的‘精神物理和化学。”

“你们瞧，我已说过，这个人的想象力出格了。”

“听听这一段——我敢打赌，一定又是你的一篇报道：‘科约米阁下宣称：用粪桶收集粪便是不人道的。当这可敬的人士发言时，他那长期处于抑制状态的大脑想象力丰富起来，而该项计划也变得宏伟庞大、五光十色，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这是你写的，对不对？”

“从风格上看，你大概没错，你知道，马西阿斯是个叛徒。编辑把我叫去说：‘马西阿斯告诉我，你对这类玩艺儿感兴趣，你怎么会想到它的？’”

“我可喜欢你那个用驴送粪的主意，”科拉说，“不过它们可能对臭味过敏。”

“给它们戴上防毒面具，需要多少，警察局就能提供多少。”

“那可要危及社会治安，把防毒面具交给驴去摆布怎么行？万一它们要搞游行示威，催泪弹就起不了作用了。”

“我还是赞成用驴子，不仅在城市里用，何不把它们送到北方去呢？”

“你是不是觉得火车运输太—太缺乏诗意？”

“是这样。”

“哼，那可好看了，想一想游牧大军的场景吧——牛车从北方南下，大批驴子组成大粪运输队向北跋涉。”

本德尔起身来离开，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大家盯着门口看了一会。

“怎么啦，他生什么气呀？”艾格博终于开口，他先看看喜媚，又看看德亨娃。“娘儿们有什么看法？你们能不能凭直觉发现我们有什么不妥之处？”

喜媚抚弄着艾格博的后脖梗，德亨娃说：“你那一通议论足够把人家逼到绝路上去。”

萨戈笑道：“你们不会相信，科拉，还有你，艾格博，有一天我喝醉了，竟愚蠢地答应这个女人说：在我们结婚之后，就把我那本《启蒙集》付之一炬。”

“你还发了誓呢。”德亨娃提醒说。

“尽管那是叫她逼的，很不公道，可我还是要履行誓约。”

“她到底用什么办法达到目的的呢？”

萨戈以报复的眼光看着德亨娃：“我告诉他们吧？”

“你敢！”

“我就敢。”

“你不敢……”

“那是，可以说是在一个非常时刻……”德亨娃站起来逃到楼上去了，在她背后响起了萨戈的笑声。“这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呀，德莉拉！为德莉拉的处女膜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喜媚问："你们真要结婚吗？"

"我已经陷进去了，"萨戈叹息说，"陷进去了，不过我情愿。"

"什么时候结婚，请告诉我一声。"科拉说，"我要送给她一副手铐。"

"你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只夜壶。"艾格博也许了愿。

本德尔又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截殿堂里用作雕刻的硬木桩子："乔·戈尔德真能忍受这家伙吗？"

科拉笑道："本德尔，你不懂。他不忍受又怎么办呢？那只有坐在那儿，心急火燎，最后彻底崩溃。"

"你有时说起话来好象不觉得……"艾格博刚开个头。

"艾格博，我没问你。"

艾格博站起来说："如果你还要这种孩子态度，我就离开你的家！"

本德尔的声音很平静："请便，我忘不了今天早上我向你求援时，你拒绝了我。"

"我并没有拒绝什么。"

"我来请求过你，不是吗？科拉家离我更近，可我来找你！"

"但你不是为自己的事找我。你要我帮助那个讨厌的、没有天理人性的家伙。我甚至不想认识他。来吧，喜媚，我们走吧！"

"在你走以前，我有个重要的信息给你……"本德尔说。

"以后再说。"

"……是我的学生给你的。"

艾格博呆住了，完全改变了态度："是……她……？"

"是的。"

"你得到多久了？"

"我们最好出去一下。"

艾格博忘记了喜娟在场，奔了出去。德亨娃迅速向喜娟投去一个女人同情的目光，并且坐到她身旁艾格博的位子上去。萨戈本想作一个恳切的说明，但马上改变主意，只是耸耸肩膀。

在室外，本德尔说："我知道她在哪里。"

"喂，暂不说别的，先说她究竟叫什么名字？"

"艾格博，你听我说，我只是把她交代给我的话原样转达给你，因为她求我替她转达。当然，我想她有点疯了，你自己也许心中有数。"

"看在上帝面上，是怎么回事？她怀孕了吗？"

"是的。"

"原来如此。"

"而且她知道你和喜娟，而且……她在一些晚会上或者其它场合看见过你们。"

"她没做什么蠢事吧？"

"她要采取措施。她去医院找过医生，就是那个小丑，鲁莫耶医生，他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坏蛋。我猜，他甚至想跟她睡觉，遭到拒绝后，他就说他爱莫能助。鲁莫耶还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由于她精神相当错乱，她又走到另一个极

端。现在她说她要保住孩子，继续在这里上课。”

“我到哪儿能够找到这个医生？”

“我是说，我只是带她的口信给你。”

“我是说，我到哪儿能够找到这个混蛋庸医？”

“艾格博，你在叫喊什么？”

“告诉我，他在哪儿住，要不就留着你那该死的口信。”

“随你的便。”

“等一等，”艾格博拦住他，心里真是苦胆翻腾。“本德尔，本德尔，你可不象这种折磨人的角色，告诉我到哪儿去找那个家伙。”

“我叫你出来，只是为了向你转达一个口信。”

“好，好，说下去。她在哪儿？她真是那样说——要回学校吗？”

“学校注册员亲口跟我说的，她给他写了一封信。”

“她在哪儿？”

“我不知道。”

“本德尔，你在说谎。”

“我不知道或者是我不愿告诉你——随便你相信哪一条。”

“好吧，算了，把她的口信告诉我。”

“等你决定了怎么办时，一定要告诉我，我替你转达。她要我让你明白，你对此事没有任何义务。这就是口信的全部内容。但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本德尔说罢转身要进屋去。

“不，等一等，”艾格博又把他拉回来，注视着他的脸说，“这当然说明了不少问题，我想这事实际上是由于你的特殊……”

“别想入非非，你认为事情就这么简单吗？”

“好吧，那就不把你考虑进去。现在，看在上帝面上，给我讲讲那个姑娘的情况……我是说，她是个尤物，甚至有些狂热。我不认为……”

“我希望尽可能少卷入这件事。我只管给你转信，什么时候都行，其它的请不要说了。”

这一次，他没阻拦本德尔。艾格博在台阶上站了很久，然后离开这所房子向黑暗中走去。

本德尔直接到楼上去了，人们听见他在浴室里把水泼得哗啦哗啦响。科拉说：“那个人存心把自己折磨死了，可是为了什么呢？”

“他所需要的是好好地排泄一下。”萨戈评论说。

喜娟很伤心，德亨娃以欢快的口吻不停地和她聊天。

他们知道，去参加独唱音乐会已要迟到了，但是谁也没说要动身。塞孔尼的展览会是在下午揭幕的，备有棕榈酒和烤羊肉——那只黑山羊的肉，科拉画室的地板上还留有凝结的血迹。本德尔说过：“你们宰杀这只山羊有什么意义？你们不是已经有了祭品吗？”好长一段时间他们都在等待艾格博拿刀子戳进山羊的喉咙，他们都站在那儿吓得不知所措，好象这一下，冲鼻的血腥气和割断血管的场面马上就要出现了。可是艾格博却象闹着玩儿似的拿刀子对着山

羊轻轻一挥，一条细细的血丝就溅在本德尔的衬衫上了。紧张的气氛立刻变得缓和，刚才那段时间无可名状的痛苦变成了喧笑，连本德尔也露出了笑容，他想，这只山羊不管怎样都是为了纪念塞孔尼的。在科拉的画布上，伊苏麦尔那一部分油彩还没有干，不过他们还是把它抬来挂在会场的门厅里，到了晚上，乔·戈尔德将在这里演唱。所有的赞助人都到齐了，包括奥古阿左一家，但是，他们看见令人心醉的棕榈酒招来了一两只苍蝇，便很快退席了。对艾格博来说，那屠宰的场面，那刺鼻的烤肉气味，那品尝棕榈酒的景象，都退到后面去了，只推出了单独的孤立的一幕，那就是在河边来到他的神殿里的第一个伴侣。艾格博明白，他不能只把她当作一个生动逼真的幻影，这一天对他是够慷慨的，而且他再次为她的意志力量所倾倒……

现在，艾格博不停地走来走去，而在本德尔的起居室里，大家仍然静静地坐着，等待参加独唱音乐会；透过灯光，他们愁闷地与乔·戈尔德面面相对。本德尔从楼上下来了。

“不是该去看那个怪物演出啦？”

“你想把我们从你家赶走吗？”

“不是。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在节目单里看到，乔·戈尔德排在后半场，唱一首安魂曲。你们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是他有赎罪的意思吗？”

“节目是一个月前安排的。”科拉平静地说。

“啊，那么就是出于另一件事的灵感了。”本德尔的声调

象是脆弱的干草，正如他有一次所说的："如果你开着较大的汽车驶过，这些狗就躺在路上让你压死。"

"你会骂街的。"科拉依然平静地说。

"不，我们大家都象是毫无必要地去鞭身赎罪似的，我预料乔·戈尔德会使我老好几岁，但我不会骂街。"

本德尔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越来越不可思议、令人费解。

他好象变得既无怜悯心也不宽容，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戏院里，他不和大家坐在一起，虽然也跟随大家走到同一排座位，却隔开几个位子，和喜媚坐在一块儿；科拉、萨戈和德亨娃坐在离他们有几个座位的位子上。科拉要看法塞伊夫人和她媳妇坐在哪里，他选中的座位刚好在莫尼卡背后。坐在前排的是奥古阿左一家，阿尤·法塞伊和他们坐在一起。

本德尔摆出一副顽强不屈的样子，好象是教廷红衣主教团的职员，态度僵硬、毫不通融。他好象在问舞台上那些塑造得十分肤浅的人物："你们让我们来看什么呢？是骗局吗？"本德尔坐在那里，象一幅超越时间的肖像俯视着芸芸众生。至于科拉，则力求洞观一切，想从当今的习惯做法中把一桩桩纷扰予以澄清。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以后，在一个井然有序的、宁静的时刻，失意受挫的时刻，他感到那天晚上所缺少的是一股力量，这股力量能把众多的事情一件件抖开，并将它们置于创世之初那种调和的静止之中。

"有时我觉得自己象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戈尔德

在台上唱着。

于是，科拉看了看本德尔。他想，假如我们真是这样，真不是来自母胎，多么好啊，我们便感觉不到那种奴性的束缚了；假如我们是从虚无缥缈中的一个非母胎的洞穴中出来，那么不论生死就都和我们无关，我们就没有任何义务了。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既不让感谢的心也不让谅解之情来削弱我们的意志。因此，当现实破灭时，我们就能迅速寻找一个新的生活规律。艾格博就常常这样做，现在又有本德尔。

“有时我觉得自己象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在舞台上，有些梁架已暴露出来，可以看见沙袋和横梁，还有那快要崩塌的平台两边飘着的黑色帷布。两个聚光灯的光线聚在一处，乔·戈尔德就站在那里。除此以外，是一片深邃的空虚和无边的黑暗。可移动的幕前部位的黑色边缘往外伸展，刚好在戈尔德周围形成一个框架，很象一张被赶出家族的人的肖像。乔·戈尔德满怀希望地寻求这个世界，一个无法辨认的、难以理解的世界。对这个人来说，它完全是一个空白，乔所唱的每一个音符都把自己暴露无遗。乔·戈尔德暴露出了自己破碎了的灵魂，辗转在阴暗、痛苦深渊的灵魂。这个深渊抚育了这个长久迷失的孩子，绝不会轻意抛弃他……

“家乡十分遥远，家乡十分遥远。”戈尔德继续唱。

科拉知道，这不仅是个地理问题。他突然觉得腿上什么硬东西绷得紧紧的，低头看时，发现莫尼卡的手紧紧地抓

住他的腿在颤抖。科拉握着莫尼卡的手说：这是一个分离的夜晚，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的感受。

科拉怀着一种无可名状的感情，向太平门走去。艾格博就站在门边，即使在门厅泻出的暗淡灯光下，也能看出他很紧张，而且是一副倒霉的样子，象一个忽然失去青春的人。

艾格博离开大厅到外面散步，差不多已走到了学院的尽头。他对头顶上空的星星毫无兴趣。忽然，干燥的爆裂声使他的皮肤带上了电，他那胳臂上的汗毛就象梳过似的竖立起来。这些现象使他想起本德尔的满腔怒火，它就象一股电流冲散哈马丹热风吹来的清洁空气，彼此悄悄地对抗。虽然艾格博希望快些下雨，但是乌云阻止了雨水的倾泻。尽管天空浓云密布，但也要冲破它，冲破它，至少要让脚下的大地冲成散沙，使他的皮肤摆脱灼热的刺痛，并且得到净化，就象涓涓细流中的水晶石一般透明。他听到自己心脏的剧烈跳动，尽管现在已经缓和下来，但是仍强健有力地回响在这条高低不平、活动的石板路上。……雨还没落下，地上只是一些湿泥块……他下意识地倾听一声嘶哑的吼叫，那是一头阉割的公牛在哀鸣。这叫声透过铅板换气窗在黑夜里回荡。艾格博走向那家的门口，去问什么人在这样一个充满谅解的世界上发出这种劈裂的咆哮。

艾格博又回到了大厅里来。双重聚光灯投在地板上的光圈好象一个洞，乔·戈尔德的双脚就站在这洞子似的圈子里。艾格博又遐想了起来，不知他们是怎么把这染坊的场

地接收过来的。从前，染坊的妇女们离开之后，孩子们便爬到大染缸的边缘上去。这些染缸是深埋在沙土里的，沙土已被颜料泡黑了。妇女们走后，孩子们就跳上去抓住十字交叉的竹竿，吊着玩耍。有时竹竿折断了，一个小孩就会掉进染缸，溅起的大滩染料就在缸边流淌。那孩子从染缸里冒出来时，抹着靛青色的眼泪，连眼珠都染黑了。现在艾格博看到，乔·戈尔德也被这种黑颜色吞没了。他好象再一次听见掉进染缸的孩子恐怖的尖叫声，一双染黑的手拼命扑打并且抓住援救的手；他等着别人来亲吻他，用清水给他冲洗。清水果然把他冲洗得干干净净，冲洗下来的靛青染料水在他脚下流着。乔·戈尔德总是寻求黑颜色，他走进那些老妪的后院，穿过十字交叉着的竹子（那么矮的竹子，好象是一个为侏儒准备的绞刑场），他躬着背，蜷缩着从染成黑色的竹子中间穿过。这些竹竿有的已经破损，互相交错地挂在木钩上，而染好的布在那里滴着水。低矮的"天空"下起了黑雨，脚下干净的流沙也染上了他选择的颜色。乔·戈尔德不管在哪里，他的脚都会冒出染料和老妪的尿来。因为那些老妪叉开腿蹲在她们的染料缸边撒尿。从冰冻的雪檐上，从古老河床深处的火山岩中，从海面到地平线的深处，涌出了黑色糊浆。啊，我在她们中间玩耍过，艾格博说，那些老妪在那里染她们自己的裹尸布呢，好象遭受了天罚那样痛苦。流沙里往上冒着染料，乔·戈尔德迈进了一口下陷的大染缸缺口，潮湿的裹尸布沉重地在风中旋转，泛起靛青色的泡沫。它们裹住了他的双脚，带着

他旋转、旋转，又下沉、下沉。而那黑色的水泡巨大无比，好象是奥罗昆①忿怒的眼睛在冒泡。艾格博一罗，艾一噗噜一噗噜，艾一格博一罗，艾一噗噜一噗噜，艾一格博一罗……

此刻，大厅里的灯光忽然倾泻到他的身上，他听到了鼓掌的声音。已经到了音乐会幕间休息的时间。

"可怕！我告诉你，英国妞就是太傻了。是什么把她吓着了？我真想知道。"法塞伊夫人还在哭，她的哽咽声混合着讲这话的男中音笑声听起来十分别扭。

法塞伊夫人发现本德尔在看她，他正和喜娟分别站在那儿。本德尔以一种有趣的、一本正经的神态向法塞伊夫人鞠躬行礼，这使她吃了一惊，忙把目光转向别处，心里感到不快和疑虑。萨戈正拚命想挤到放酒的桌子边去。他正和奥古阿左面对面地碰上了，两人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法塞伊正在此时朝他们走来："啊，教授，你们要什么？我去取来。"萨戈满面春风地说："请允许我向这位教授敬杯酒。"这时，奥古阿左却转身跟法塞伊说话。然后这位教授就离开这里，找他的卡罗莱英去了；她正站在那幅《众神像》前试验上面的油彩会不会脱落。过了一会，萨戈发现她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萨戈拿了一杯酒给喜娟，又送一杯给本德尔，本德尔继

① 异教徒的天主名字。

续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塞孔尼的雕塑。喜媚感到害怕和不快，从萨戈手里接过酒杯，想把它塞到本德尔手中。

莫尼卡望着他们说："本德尔好象在为什么事生气。"

"你注意到了？"她的婆婆用低沉的声音说。"他刚才用非常特别的态度向我致意，他是怎么啦？"

"喔，这个你知道……嗯，"科拉不说下去了，萨戈过来给他解了围："他的一位朋友走了，把自己的相好留给他照料，本德尔不喜欢这种局面。"

"男人，"法塞伊夫人断然说，"畜生！"

"可是他为什么不来跟我们在一起？"莫尼卡问。

科拉越来越觉得苦恼。出席招待会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喜媚，她声名狼藉，是个高等国际妓女。而本德尔站在那儿十分严峻，令人难以亲近，他几乎没有发觉喜媚就站在他身旁。她出席这种聚会实在是不得其所。那帮专事指责的闲人已经用胳臂肘互相碰碰，窃窃私语，各种议论已经微妙地散布开来。

"我认为应该把喜媚带过来和我们在一起，"科拉说，"法塞伊夫人，如果你不反对……"

"反对！为什么？是不是那位和本德尔在一起的可爱的女人？"

"是的，我怕……"

"年轻人，那个女人就是喜媚。除了此刻在这儿的一屋子男人，再去外面找十个来加在一起，才配得上她的一根小手指头。叫她到我们这儿来吧。"

“看，那边的那位是不是阿尤的朋友?”法塞伊夫人接着又问。

“那是艾格博。艾格博！到这边来。”

“他不是阿尤的朋友，母亲，”莫尼卡纠正她。“本德尔带他来吃过午饭。别把什么人都当作阿尤的朋友。”

“艾格博，到这儿来！”

科拉正要去叫喜媚，听到这声呼喊就停步不走了，他不知现在去叫喜媚是否恰当，因为艾格博马上就要过来了。他索性去找艾格博，但又受阻了，他好似遭到一只恶狗的强烈目光的进逼。随着艾格博那双硬果仁似的眼睛，他朝只有一步远的人群望去；由于距离很近，鲁莫耶医生阵阵淫猥的笑声一再使艾格博揣度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科拉含糊地说了一声“对不起”，便又回到那个敏感的小圈子里去了。

“你说她来过信，她确实说要回来吗?”

“在这种情况下回来?”卡罗莱英说。

“满肚子都是才华。”鲁莫耶说罢还张大嘴巴。

“你为什么大惊小怪呢？对这些摩登女郎来说，贞操根本不算一回事。”

“但是她看上去是个很有教养的文静姑娘。”卡罗莱英补充说。

“哈，哈，”鲁莫耶医生提出警告，“一般说来，那些文静姑娘也是最放荡的。她们一到我诊所来，我就明白了。我说的是文静姑娘中的一个。我可以打赌，她的问题就是那

老一套，罚球踢进网了，实惠得很①，哈哈哈哈哈……嘿！对不起。"

法塞伊似乎有点半信半疑。他说："这些女孩子有时精神非常紧张，对待她们一定要十分小心，她们什么不顾死活的事都干得出来……"

"哦，她们知道该怎么办。"鲁莫耶让他放心。"你记住我的话吧，等学校开了学，我这小病人的腰枝会和以前一样苗条，就象我的小女儿似的，哈哈哈哈。"

"都一样。"法塞伊提心吊胆地说。"真让人为她们难过。"

"不要为那种女孩子浪费你的同情心，她们应该为自己的寻欢作乐付出代价。"

在艾格博的眼睛中，怒火都快喷出来了。

"如今，道德标准实在是每况愈下。"卡罗莱英评论说。

"整个世纪都出现道德上的沉沦。我们正在努力查找那个不负责任的学生，然后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他了。"

"哎，你找不到他的。我敢打赌，教授，因为下学期那个网就要空了②，哈哈，嘿！原谅我……"鲁莫耶在法塞伊的背后说。他咧嘴笑了起来，显得容光焕发，而且还把他的开心传给他身后的一个陌生人。这个人就是艾格博。鲁莫耶把一张兴致勃勃的面孔朝他转过去，扭着脖子想把他看清楚，但是认不出他是谁。而艾格博似乎完全不用张嘴，就对着

① 指与人乱搞。

② 这是色情黑话。

医生的脸唾了一口。鲁莫耶向前摇晃了几步，两眼昏花，十分震惊，本能地用手臂去擦那块稀薄的唾迹。说它稀薄，因为艾格博一直喉干唇燥，可是他的舌头却很灵活。不过，艾格博几乎不知道自己唾了人。鲁莫耶踉跄地跌进法塞伊的怀里，后者问道。

“怎么回事呀？你没看见人吗？”

艾格博站在这伙人之中，现在他只等鲁莫耶睁开眼来看他。鲁莫耶感到生命危险，但在法塞伊的谈话中，他意识到别人并没有看见他挨了口水，便决定假装糊涂，视而不见地保护自己。这种本能的反应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因为艾格博没有动一动，而卡罗莱英却跟其他的人一样，在惶惑之余，赶忙帮助这位挨了口水的人。

鲁莫耶医生并不是傻子，在分析这件事情时，他仍然希望能够避免一场丑闻。他说的许多“请原谅”，非常希望每个人都以为是向他们说的，因为他还记不起冷不防侮辱他的那个人的面孔。

附近传来的柔和声音唤醒了奥古阿左。他刚刚对鲁莫耶医生和那个不声不响的人投去迷惑不解的目光，已经觉到在这两人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由于艾格博暧昧不明的威吓，奥古阿左对本德尔此刻的出现，反应就迟钝了。“你准备怎么办，教授？”本德尔问。

法塞伊含糊地回答：“噢，本德尔，我还不知道你在这里呢。”

这时，奥古阿左在拥挤的人群中让出了一些空间，对本

德尔说："哦，请过来吧，到这边来，我们正在谈你的一个学生呢。"

"哎，她是你的学生吗?"卡罗莱英问这位不速之客，可是本德尔根本就没听清她说的什么。

"教授，我是问，如果你知道那个父亲是谁，你准备怎么处置他?"这个问题丝毫不会使人误解。

艾格博从一开始就知道这回事，他对本德尔的介入非常不快。艾格博又迅速地看了鲁莫耶一眼，希望他赶快睁开眼睛，在他尚未失去忿怒的权利之前，叫他鼻青眼肿、脸上开花。鲁莫耶医生听到奥古阿左的声音，就知道自己得救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个小伙子对这位姑娘的处境负有责任……"

"是的。"

"那当然要把他开除，他是咎由自取嘛。"

"我明白了。"

奥古阿左觉得自己受到了挑战，而他的对手是傲慢无礼的；他恼怒已极，几乎喊了起来："学校不能容忍不负责任的年轻人的越轨行为败坏它的声望，年轻的一代也太腐化了。"

鲁莫耶猛然扬起头来，恢复了常态；由于巧妙地摆脱了艾格博，他的胆量也壮了："对；我赞成。他们无故玷污了自己的家庭，这是最可悲的。"

"当然，作为一个医生，"本德尔说，"你可以给失身的人

开一张死亡的处方。”

“喂，注意……”奥古阿左又开了口。

“我在问这位医生：失去名誉就得死亡，是不是这样？江湖医生就是堕胎专家——他们知道该怎么办。”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你不明白吗？可你对这类问题不是很熟悉吗？甚至对初次来向你求援的人。”

“我希望本德尔不要以为大学是个社会福利中心。”

本德尔看了看他，然后若有所思地环顾周围的人；他心平气和，身体也放松了，觉得这些人十分可怜。但是，他的怜悯比他的苛刻和无情更加可怕。本德尔老成持重，态度坚决，犹如贝宁宝座① 上庄严的母亲们；他无情得有如奥格博尼② 成员在主教团会议上说的：“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去埋葬你们的女儿。”

音乐幕间休息结束了。铃声在召唤他们，声音显得遥远、刺耳，象是麻疯病人的笑声。但是，大家都站在那里，还不相信似的。喜媚站在塞孔尼的雕塑品《摔角者》旁边等待。科拉歪着脑袋，心绪烦乱地站在她的附近。她朝艾格博走过来时，艾格博盯着她看。她的眼睛就象一对海蛤，露

① 指前贝宁王国，位于现在的尼日利亚西南部。

② 奥格博尼是一个宗教公会，而且大都干预政治事务，类似王室的行政机构。这一会社的特点是用活人祭举行宗教仪式。所说“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去埋葬你们的女儿。”意指某些人的女儿将被杀充当活人祭，这当然是极为残酷无情的事。

出她特有的哀愁……艾格博觉得，这真象是溺水者的眼神……的确象是溺水者的眼神。[1]

---

① 艾格博的父母都是被淹死的，所以他脑子里时常闪过"溺水者"的形象，正如萨戈由于在实际生活中受不了则所以及其他不平之扰，因而脑子满是"排泄理论"。

译 后 记

索因卡获得一九八六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尼日利亚总统巴班吉达在给他的信中说："你获奖的消息不仅使我本人，还使每一个黑人，感到高兴和满意。"我们很想加上一句："也使我们第三世界所有的人民感到欢欣鼓舞。"自从一九〇一年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以来，亚洲只有两位作家获得此种荣誉：一是一九一三年获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是一九六八年获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索因卡则为非洲的第一位。

索因卡学识渊博，语言词汇丰富，写作技巧独特。这部小说出版于一九六五年，距尼日利亚独立(1960年)仅仅五年，当时年仅三十一岁的索因卡已经看到了独立后政治上的腐败和当权者的独断专行，是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的根本原因，于是写了这部小说予以痛击和揭露。

本书是通过尼日利亚的几个回国青年留学生所经历的几件事，迂回地解释了国内种种腐败的症结所在，所以小说的原名为《解释者》(Interpreters)，为了突出原作的思想内容，我们将译本起名为《痴心与浊水》。今将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和事件举例说明。

艾格博是个贵族的后代，有一天他领着几个朋友回到他的部落所在地奥沙去参观。在这里，这几个朋友对社会制度和部落制度展开了评论。艾格博还有回去继承酋长位子的权利，他在回去继位和留在外交部工作这两个选择中始终举棋不定。甚至，他对两方面都不满，都很失望。

萨戈刚从国外回来就遇到几件不称心的事。他去一家报馆求职，首先碰到的是厕所污秽不堪的难题，他的一大套"厕所理论"和"排泄哲学"听起来似为无稽之谈、痴人说梦的胡言乱语，实则极为深刻地抨击了国内的污浊现象。他发现报馆内另有一间锁着的厕所，这却是专为高级职员使用的，里面铺着地毯，装有现代化的净气设备，香风自动地吹满了厕所的各个角落。老百姓和当权者之间仅在使用厕所上就有这样天壤之别，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报馆董事长德林爵士和社长温沙拉，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他公开索贿，给钱就给职位，这是多么赤裸裸的贪赃枉法。显然，董事长和社长都是影射当权派。其中描绘一个业务处长去国外出差时，带回许多"高级"的现代化生活用品，其崇洋思想更跃然于纸上。

塞孔尼是个有为的青年工程师，他满心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修桥、铺路、兴水利、建发电站。但是董事长（这无所不在的董事长）为了赚更多的钱，竟唆使一个外国白人诬告塞孔尼的发电站工程不合规格，就这样把塞孔尼的发电站在还没有开动之前就扼杀了，同时也逼疯了这位工程师。

尼日利亚的宗教比较复杂，虽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

约鲁巴地区获得进展已有多年，但是居民中大多是异教徒。“异教徒”在尼日利亚一般指既非基督教徒又非伊斯兰教徒而言。他们所信奉的是“万物有灵论”。“但是他们实际上都尊奉一个神。可是这个神是肉眼不能见的、遥远的，而且似乎不大干预凡人的琐事，因此，尽管它并没有为人所轻忽，但一些较小的善神和恶神，却被认为是密切关注尘世事务的，从而受到人们更大的敬重。不过，即使这些小神(lesser gods)也还是被当作精灵来看待的，人们所崇拜的偶像只是这些精灵的象征而不是神的本身。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部落有一个部落神，部落的每个村庄各有一个较小的村神，村中每个家族各有一家神，家族的每个成员又各有一护身神。此外，自然界中每一宏伟壮观的物体，每条大小河流，每座山岭或丛林，以及每棵巨大或怪异的树木，都各有一个神或魔，由此可知，非洲的神话学是何等的复杂。”①

我们之所以引用了这一段有关非洲的宗教和神话学，因为作者的小说不但蕴含有极深刻的哲理，还处处发出宗教的气息。描绘尼日利亚社会时，如果撇开这些宗教和神话不谈，就失去了真实性。显然，作者对某些迷信是持批判态度的，他用了第十二章的整章篇幅给我们画出了这种浓郁的、荒唐的宗教仪式。作者看到了，宗教归根结蒂也变成了一个行当，有人专门以此进行招摇撞骗。拉撒路想为自己的教会建造一座教堂，竟编造了一则自己死而复生变成白

① 参阅〔英〕艾伦·伯恩斯的《尼日利亚史》。

化人的故事，并利用了萨戈这伙青年的好奇心，把他们邀到他的破棚子“礼拜堂”去看教徒们的礼拜仪式，其中还串演了一出疯女人预言的插曲。拉撒路想以神秘的气氛来迷惑这些年轻人，使他们为他的建造教堂提供帮助。

总之，索因卡的揭露、抨击，甚至对色情的描写，都不是赤裸裸的，而是采用了一种隐秘、迂回的手法，而且语言幽默，这正表现了他那高超的写作技巧。当然，书中有些地方不免晦涩难懂。为了使广大读者早日一睹索因卡的文采，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译出了这部小说，难免有理解不透彻、甚至错误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译　者　1986年12年31日